

五千年演义

两宋春秋



ISBN 978-7-5315-5348-9



9 787531 553489 >

本册定价: 43.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共 18 册)

五千年演义

两宋春秋

杨世铎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杨世铎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两宋春秋 / 杨世铎著. — 3 版.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 1

(五千年演义)

ISBN 978-7-5315-5348-9

I. ①两… II. ①杨…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2183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许科甲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销售)部电话: 024-23284265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mail.lnpgc.com.cn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沈阳印刷厂

责任编辑: 佟乃林 孟萍

美术编辑: 刘丽菲 姚洪发 徐鹤

美术统筹: 徐鹤

封面设计: 徐鹤

封面绘画: 崔晓柏 李智

彩色插图: 李德庆 李铭实 李多娇

黑白插图: 张智 耿岚 耿芳 王萍

版式设计: 刘俊 东科

责任校对: 贺婷莉

责任印制: 吕国刚 王守志

幅面尺寸: 168mm×230mm

印张: 24.25 字数: 315 千字

插页: 4

出版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3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5348-9

本册定价: 43.00 元

全套定价: 750.00 元 (共 18 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五千年历史，以读文形式
出现，既可以提高读者兴
趣，又可以培养爱国热情。
编者有功，令人敬佩。谨祝

『五千年演义』出版。

一九八六年夏周谷城题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
为本书的题词。

白了少白頭
空悲切醜
康取松木雪
庄子恨口時
滅駕長角
踏破賀為山
缺壯志飄零
虧虧肉吸埃
渴飲肉如血
待挽弓收
拾舊山河

窮愁闌



滿江紅



岳正飛
怒發衝冠
憑欄霧靄
而歌慷慨
仰天長嘯壯
懷激烈三十

序 言

我于 1986 年开始参加工作算起，至今已经过了 24 年的时间了，一直从事着中学历史教学工作。故而，要说到给广大的青少年们推荐历史读物，我还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因此，值此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约我在工作之余，抽出一点儿时间为他们即将全新再版的“镇社之宝”——大型丛书“五千年演义”写序之机，我便欣然提笔。

大凡学过一点儿历史的人都知道，历史是一门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正是因为如此，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过去性：发生了，就永远成为过去，不能重复。换句话说，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实际上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即历史学家对人类过去的回忆和思考。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历史学具有主观性的特点，历史学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定位在追求描述历史的真实性上。这就引出了下面的一句话：“历史有什么用？”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布洛赫曾遭到其幼子此般的质问。

对于一般人而言，不管你学习的是什么，都会有上述这样的想法。因为，任何学科面向的，都应该是未来，而不是过去——历史学科当然也不例外。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有的朋友就会觉得，历史一点儿用处没有，因为它不能给非常现实的我们带来任何物质财富。

但我不这么看。对我来说，历史非常有用，因为它能给我们带来任何我们想要的东西——借用一千多年前的宋真宗在他的《励学篇》中的

话说，就是：“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您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证据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我纪连海本人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么？您想啊，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人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组能找到我么？即使人家一不留神发了昏，找到了我，我能够挑起这副担子么？我能够取得“百家讲坛”栏目开播九年来无人能及的0.69%的收视率么？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能有我今天的成就么？如果不是我本人多年沉浸于历史学科的研讨，您能知道我是谁么？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依我看，差距就在于你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否遵从了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几十年前所说的非常精辟的“认真”二字。中国有句古话：“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说话到了这儿，很自然的就会有个问题：应该看些什么样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呢？“五千年演义”这套书，在它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就看过，当时就觉得不错。这次又经认真修改后再版，质量更加精良，是一套水平较高、值得推荐的青少年通俗历史读物。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儿浅见，您的感觉如何呢？看了，就知道我所言不虚了。

纪连海

2010年9月27日

前　言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以讲述中国历史为内容的历史丛书。之所以编这套书，是想为青少年学习历史、丰富文化生活提供方便。要提高我们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离不开历史知识的普及。这种普及，可以采用多种方式。讲故事，是方式之一。

历史的内容，文学的方法，文史结合，是这套书的主要特点。人物和事件都是真实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丰富可信的历史知识；而叙述和描写的方法像小说，这容易引起阅读的兴趣。不论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消遣，看看这套书，都会觉得饶有兴味。

用演义的方法讲述中国历史，过去已有先例。蔡东藩先生的《中国历代演义》，是大家都知道的；其他像《二十四史演义》《二十六史通俗演义》，也有过几部。至于分散写的某朝某代的历史演义，就更多了。这些书在普及历史知识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它们毕竟都是写于旧时代，难免有局限性和陈旧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读者要求，有必要写一部新的历史演义。

与过去的那些历史演义比较，“五千年演义”有哪些特点呢？

首先是观点新。全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是否推动社会进步和对人民是否有益作为评论是非好坏的标准，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全书还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材料，提供了若干现代的史学信息。

其次，是写名人、写大事。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值得一写的人和事是很多的，一一写来，不大可能，也没有必要，只能拣重要的写。有些不太重要的人和事也不是完全不写，但有详有略，因而全书看上去也还是一系列重点突出、连续性很强的故事。

第三，选材较为全面。就是说，它不只是写帝王更替、朝代兴衰，而且是面向社会，写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等各界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形象地展现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精彩画面。

第四，语言通俗，难字注了音；古地名注了今名；历代官职说明了它的职权范围。扫除了这些阅读上的障碍，会使读者感到顺当和方便。

“五千年演义”既然是一部文史结合的读物，当然不能不注意它的文学性，诸如经典桥段的选择，人物描写的形象生动，故事情节的引人入胜，一般长篇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那种结构上的整体感，等等，本书都注意到了，完全可以把它当做通俗小说来读。

在如何处理虚与实的关系上，本书采取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保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真实的情况下，某些细节、环境、气氛、对话等，允许一定程度的虚构。史料极端缺少的地方，采用了一些传说；某人某事有两种以上说法的，取其一说，或稍加辨析。由此可见，“五千年演义”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五千年演义”是一套统一布局，分头执笔，多卷合成的丛书，从炎黄传说写到五四运动，差不多一个朝代一本。少数年代短的朝代，独立成书内容单薄，就与接续的朝代放在一起了，如秦、西汉，隋、唐。清朝，习惯上把它划为两个时期，加上内容详略的考虑，因而前期、后期

分开，写了两本。整套书系统地反映了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概貌。各本书的内容既互相呼应，又相对独立。读者如能从头看到尾，当然可以大有收获；单读其中的一本，也会开卷有益。

以上讲的，是作者和编者的共同愿望。到底做得如何，则应由广大读者和专家去品评了。谨以这初步成果，奉献给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们。

编 者

1989年7月

再版说明(一)

“五千年演义”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两次荣获全国优秀图书奖，先后被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刊发行业者协会评为“青年喜爱的图书”和“优秀畅销书”。根据读者要求，现予以再版。为了使该书质量更臻完美，我们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专家逐本进行了审校，对个别文字和史实方面的差错、疏漏进行了校订，使它在原有通俗性、可读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知识的准确性。

回过头来看，该书体现在初版前言中的编创原则，是合适的。对待这样一部大书，内容和形式的完美性只能是相对而言。书读的人多，议论也多。对议论中提到的关于如何对待历史与演义，如何处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何鉴别、使用某些史料，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及内容怎么详略、取舍等学术性问题，应允许有不同看法。本次再版没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修改，仍保持初版原貌。

编 者

1994年5月

再版说明(二)

弗朗西斯·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深谙此理，“修史书”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必做的“功课”，因为他们懂得要“以史为鉴”，足见“史书”在我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如此，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读史热”，反映中国五千年历史题材的各种形式的作品通过各种媒体大量涌现出来，教育部门也加大了历史知识在高考中的比重。这是很好的现象，说明读史书已成为当今社会人们提升自身素养、完善自我的潮流之举。

目前，图书市场上专门针对青少年读者编写的、历史知识准确、语言通俗易懂、系统地讲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读物非常少，而“五千年演义”在策划、创作之初，选择了以章回体演义的方式来讲述历史知识，它的完备性、知识性和趣味性，都非常符合青少年读史的需求。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多位史学专家逐本审校过的，其知识的准确性是毋庸置疑的。

“五千年演义”自1989年首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及专家学者的好评，曾先后几次荣获国家级各类大奖。自出版以来曾多次再版重印。如今，距这套丛书上一次改版重印（1997年）已经过去近14年了，此次选择改版重印“五千年演义”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恰逢其时。

编 者

2010年10月

编 委 会

主 编：盖 壤 吴庆先

副 主 编：张凤禾

编 委：吴庆先 张凤禾 杨春青 杜富山 迟赵俄
王吉祥 孙宝镛 王瑞起 尹世霖 张洪德
阎德荣 吴梦起 佟乃林 钱世明 杨世铎
李铁屏 盖如翔 朱仲玉 马光复 郎享伯
崔玉平

再版策划：许科甲 方 虹 薄文才 孟 萍 冯雁明
朱艳菊 马 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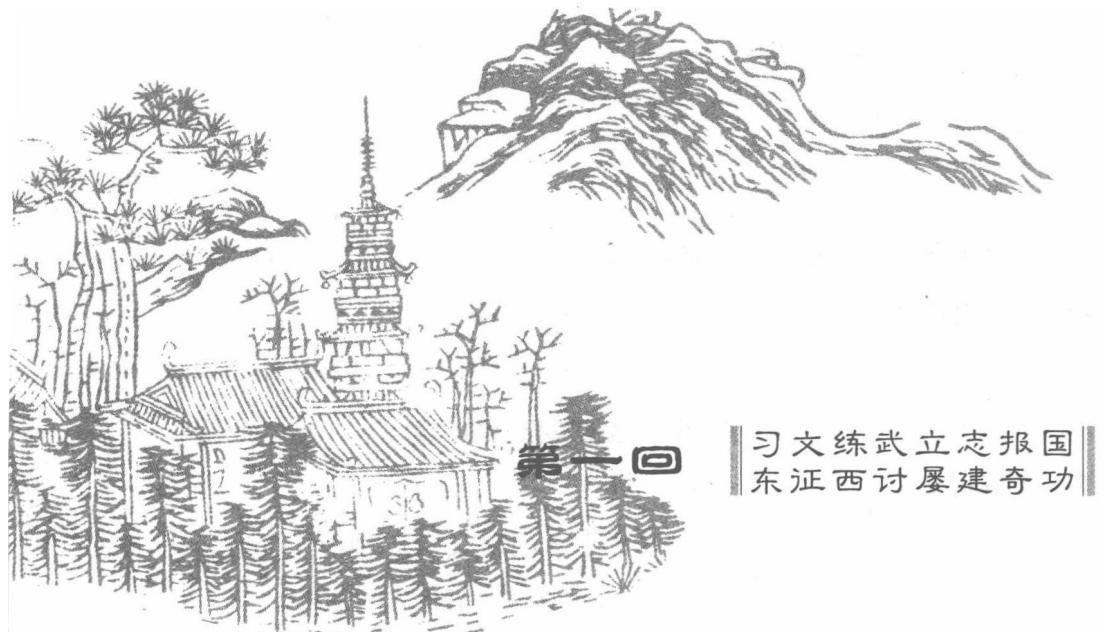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言	纪连海
前 言	
再版说明 (一)	
再版说明 (二)	
第 一 回 习文练武立志报国 东征西讨屡建奇功	001
第 二 回 兵变登位录用旧臣 征服叛逆消除后患	014
第 三 回 李重进全家投火窟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022
第 四 回 统一天下大势所趋 先南后北所向披靡	029
第 五 回 大权独揽官职分离 重文轻武擢用英俊	043
第 六 回 烛影斧声千古之谜 饷尽援绝北汉降宋	049
第 七 回 高粱河辽军初获胜 雁门关杨业出奇兵	057
第 八 回 拼力死战杨业捐躯 和战争议转攻为守	066
第 九 回 王小波李顺大起义 宋太宗纳谏立太子	076

第十回	寇准主战御驾亲征 辽兵受创澶渊议和	086
第十一回	元昊称帝争雄称霸 仲淹戍边屯田练兵	095
第十二回	忠臣良将勇当重任 文人才子力主革新	109
第十三回	出知开封兴利除弊 察勘刑狱铁面无私	117
第十四回	王安石变法开财源 司马光编书警后世	131
第十五回	“三不足”精神开新路 保守派围攻改革家	141
第十六回	苏东坡遭贬黄州城 王安石退隐江宁府	149
第十七回	沈括著作《梦溪笔谈》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	161
第十八回	赵佶登基腐败无道 蔡京入相搜刮民膏	171
第十九回	方腊起义波澜壮阔 童贯镇压四处受挫	182
第二十回	洪载叛变义军不屈 宋江失节朝廷招安	193
第二十一回	金朝南侵李纲抗敌 大兵压境奸相求和	201

第二十二回	李纲罢相群情鼎沸 陈东上书慷慨激昂	216
第二十三回	金兵反扑北宋覆亡 赵构南逃中原抗战	224
第二十四回	保卫滑州前仆后继 收服辽将足智多谋	235
第二十五回	国破家亡官兵哗变 弃城失地留守降敌	243
第二十六回	兀术穷追赵构下海 世忠堵截岳飞伏击	254
第二十七回	国破家亡颠沛流离 痛定思痛长歌当哭	261
第二十八回	奸臣秦桧受遣归宋 骁将岳飞征讨游寇	272
第二十九回	收复六州壮怀激烈 北伐无援国耻难雪	283
第三十回	均贫富钟相举义旗 中诡计杨幺遭挫败	293
第三十一回	卖国君臣屈膝投降 爱国将士奋勇挺进	306
第三十二回	挥泪班师功废一旦 绍兴和议丧权辱国	319
第三十三回	秦桧恶死遗臭万年 孝宗即位冤案昭雪	335

第三十四回	理财备战反对道学 出兵北伐诗人明志	345
第三十五回	杀叛将讨金获胜利 刺重臣大权落贼手	356
第三十六回	蒙元南进宋朝灭亡 人民抗战可歌可泣	363



习文练武立志报国
东征西讨屡建奇功

本书说的是公元 960 年到公元 1279 年北南两宋的历史。

从北宋建国到南宋灭亡，一共经历了大约 320 年。这三百多年的风云变幻，出了不少动人心魄的故事，我们就从赵匡胤说起吧。

赵匡胤，祖籍涿（zhuō 捉）州（今河北涿州市），父亲名弘殷，从小骁勇，善于骑射，后唐庄宗时，曾管过禁军，娶妻杜氏，治家很严。杜氏先是生了一个男孩儿名匡济，不久就夭折了。后唐明宗天成二年（公元 927 年）杜氏又在洛阳的夹马营内，生下了赵匡胤。这孩子一生下来，全身古铜色，十分健壮，手脚乱挠乱蹬，人们都说是个奇儿。他在父母的精心抚育下渐渐长大，体貌雄伟，性情豪爽。他跟着父亲，经常出入兵营，见士卒们骑马，他就学骑马；见士卒们射箭，他也练习射箭。加上父亲把着手儿指教，他的骑射技艺很快就超过了别人。

一次弘殷带兵出征，匡胤在家侍奉母亲。母亲对他说：“儿啊，你父亲出征在外，你在家可要好好读书，以求将来有个好的出路，也免得你父亲挂念。”

匡胤头一歪，两只小眼一瞪，说：“母亲，治世用文，乱世用武，如

今这世道混乱，兵戈相交，儿愿熟练武艺，留待后用。以后如有机会可乘，能够安邦定国，才算不虚度此生呢！”

杜氏见他那自负的神气，心中不快，板起面孔说道：“儿啊，但愿你能继承祖业，不要玷辱了赵家门楣。这就是我家的大幸了，还图什么大功名、大事业哩！”

匡胤道：“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是一个将门之子，他为什么就能统治天下？儿虽不才，也要和他比一比，轰轰烈烈地做个大丈夫。”

杜氏终于忍不住，生气地说道：“你胡说些什么！世上说大话的人，往往后来没有出息，我希望你不要瞎闹，还是老老实实地读书去吧。”

匡胤见母亲动怒，不敢多嘴，默默地退出了母亲房间。

事实上，他生性好动，屁股根本坐不住，读书读不多长时间，就跑出去玩，同邻居的孩子们驰马角射。大家都赛不过他。

有一次，一个少年故意牵了一匹未经驯服的烈马，来访赵匡胤。正巧匡胤出门，见是平日一起玩耍的朋友，便问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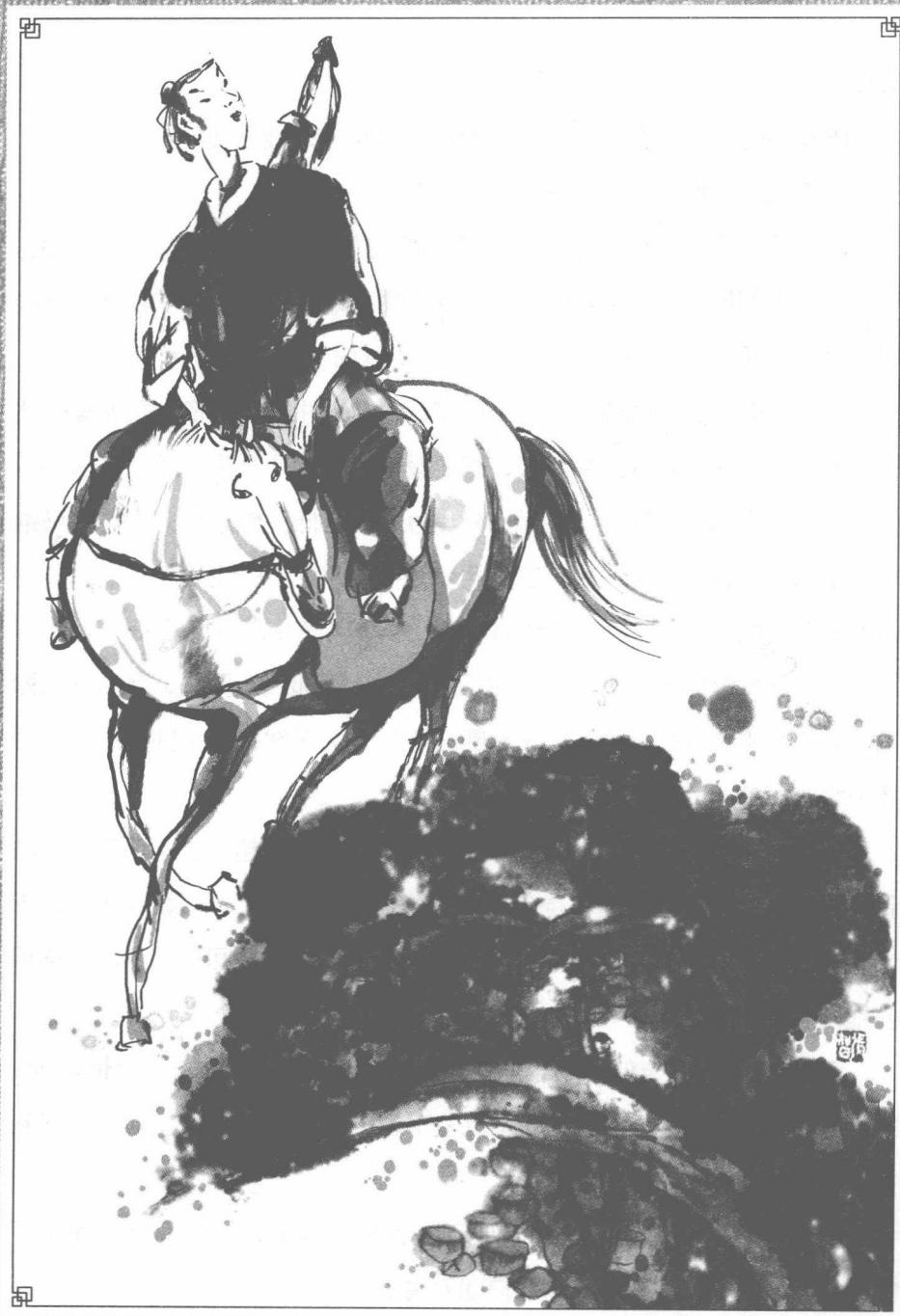
“你牵马到哪里去？”

少年答道：“这马狂纵得很，还没有一个人敢骑它，我想你的骑术高明，也许能驾驭它驰骋一番，所以特来请教。”

匡胤接过缰绳，仔细打量，只见这匹马黄鬃（zōng 宗）黑鬣（liè 猎），浑身膘肥毛亮，就像披着闪光的绸缎，只是比别的马高大一些，并没什么异样，便微笑道：

“天下没有难骑的马，越是怪马，我越是要骑。只要想办法驾驭它，怕它强到哪里去！”

少年故意激他说：“你也别这样说，的卢马常常伤害主人，你还是小



心点好。”

匡胤笑道：“不能驭马，又怎能驭人？你就看我跑一回吧。”

少年说：“我去找一个马鞍子备上。”

“不用了。”匡胤说着，从少年手中拿过马鞭，奋身一跃，跨上马去。那马也不等鞭策，扬起头咴咴嘶鸣，然后嘚嘚地扬起四蹄，风驰电掣一般向前急跑，翻起的泥花四处飞溅，倏忽间跑了五六里。

眼看前面来到了城墙，城门不很高，门前来往行人很多。匡胤唯恐飞马入城，撞伤来不及躲避的行人，正要拨转马头，从原路返回，可这马没戴衔勒，根本不听他约束。匡胤十分焦急，正在低头想办法，不料这马跑得越来越快，腾云驾雾一般，三脚两步到了城门下。匡胤抬起头来，恰巧左额碰在门楣上，连忙把身子往后一仰，一个倒筋斗，坠下马来。

那个嫉妒赵匡胤的少年，原在马后追赶，远远地看见赵匡胤从马上摔下来，不禁幸灾乐祸地说：“匡胤啊匡胤！今天任你脑袋是铁打的，也要摔个粉碎了！”

这个少年正说着，猛然看见匡胤一下子从地上爬起，这时那匹马已往斜道上蹿了一箭之地。匡胤跑步急追，不一会儿就追上了，纵身一跃，重又跨上马背，这一回他用鞭拦住马头，马儿顺从地随鞭回头，顺着原路平安地回来了。

那少年在途中与他相遇，见他从容自若，面不改色。少年惊问道：“我正在为你担忧呢。我想你从马上坠下，一定会受重伤的。你身上感到疼吗？”

“没什么。这马确是剽悍，要不是我见机翻下，头颅早已碰碎了。”匡胤说罢，将马交与那少年，各自回家去了。

从此，赵匡胤名声大振，伙伴们对他又敬又爱。其中，韩令坤、慕容延钊两个少年，从远方慕名来访。令坤是磁州（今河北磁县）人，延钊是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都是少年勇敢，心怀壮志。他们相识之后，谈得非常投机，很快成为知己。后来，彼此来往密切，除了研究武艺，常常骑马并辔出游，有时比赛射箭，有时一起打猎，有时一块儿踢球，做游戏。

一天，匡胤与令坤在一间没人住的破土屋中赌博，正在吆五喝六的时候，突然听到外面鸟雀声喧，嘈杂成一片。匡胤说：

“能有毒蛇猛兽经过这里吗，为什么鸟雀这样嘈杂呢？好在我们兄弟各带着弓箭，让我们出去看看，如果有毒蛇猛兽，我们就把它除了，这不但救了鸟雀，也为百姓去掉后患。韩兄以为如何？”

令坤听了大喜道：“正合我意！”

两人当下停了赌博，夹了弓箭一同出屋，悄悄向四处探望。

其实，并没有什么毒蛇猛兽，只有一群喜鹊在树枝间搏斗，因此弄得噪声震耳。令坤说：“喜鹊本是同类，还是这样争闹不休，古人所谓雀角相争，就是指它们这类行为吧。”

匡胤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给它们解围呢？”

“这有何难，咱们把它赶跑就是了。”

“不。你我两人也算是一对好汉，为什么学那种小孩的举动，去赶雀呢？你我夹着弓箭，正愁没有用处，何妨射死几只闹事的暴雀，以示惩戒。”匡胤说着，拈弓搭箭，“来，来！你射左，我射右，看谁射得准。”

令坤依他的话，抽箭搭弓，向左射去。匡胤用箭向右射。两人嗖嗖嗖，各发了数箭，好几只暴雀被射中，随箭坠下。其余的鸟雀都飞得无影无踪了。



两人刚刚收好了箭，忽听一声怪响，从背后传来。他们急忙转身回顾，只见那间破土屋咕咚一声坍塌下来，扬起团团土烟。令坤惊讶地说：

“好险！亏得我们出外射雀，不然，压死在屋里，连呼冤也来不及呢。”

“唉！”匡胤叹了口气说，“看来是这群喜鹊救了我们的命，可是我们却要了它们的命！”

两人将手一摊，后悔起来，赶忙到树下拾起那几只死雀，用土掩埋了。似乎，他们也从此掩埋了自己的童年。

赵匡胤渐渐长大。这时候，后晋亡灭，后汉建立。中原一带多次遭受北方契丹统治者的骚扰、祸害，民不聊生，叫苦连天。这契丹人早在公元四世纪，即东晋南北朝时期，就在我国北方的潢河（西拉木伦河）和土拉河（老哈河）一带，“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到了公元916年，契丹奴隶主贵族耶律阿保机，统一各个部落，建立了辽朝。从那以后，辽朝不断南侵中原，掳掠奴隶。赵匡胤长大成人，经常听到辽朝进行侵扰的消息，时时忧叹，恨不能立刻从军，驱除大敌。

后来，契丹国主病死，南侵的契丹兵北退，北汉稍稍安定了一些。匡胤的父亲弘殷，为匡胤聘定贺家小姐，择吉成婚。

到了汉隐帝乾祐年间，弘殷带兵出征凤翔，打败了王景的契丹军，因为立功被升为都指挥使。匡胤当时没有随父西征，失去了一次立功机会，心里很不安。他想拜别母亲，去找父亲，可是母亲杜氏听了他的请求，说什么新婚燕尔，不宜离家，没答应他。

于是，他便偷偷地离家外出，直奔襄阳。走在途中，他才寄信回家，劝慰母亲和妻子，不要惦记。母亲和妻子知道了他的去向，只是叹惜，却

没办法。

匡胤初次独自出门，不识路途，本拟向西寻找父亲，没想到迷失了方向，走着走着反而绕道往南去了。等他发现走错了，索性将错就错，信步走了下去。只是身上带的盘缠不多，到了襄阳就用光了。

这天，他走到襄阳地面的一个山沟里，日暮途穷，凉风侵肤，饥肠辘辘。他正在犹豫犯愁，看到山坡上有一座寺庙，便紧走几步，赶到那里去投宿。

一夜好睡。第二天一早，在一位老和尚的指点下，他渡过汉水，顺流而游，只见前面层峦叠嶂，异常险峻，山后隐隐约约有一大营，据险驻扎。那营帐上空有一面大旗，烨烨(yè叶)生光，随风飘扬。再行数十步，看见那旗上绣着一个“郭”字。匡胤望着大营，大步向前，不到片刻到了营前，对卫兵问道：

“贵营中郭大帅可驻在此地？”

“不错，在这里。你是从何处来的？”

“我离家乡多日了，现从襄阳到此。”

“你到此做什么？”

“特来拜见郭大帅，情愿留营效力。”

于是，这卫兵答应进营通报。

这座大营的主帅郭威，是后汉枢密副使，所有西面各军，统归他来管辖。这时他正在发兵前进，去征讨造反的李守真。

郭威听了兵士的通报，立即将匡胤招入，见他方面大耳，体貌魁梧，很是高兴。郭威问明了匡胤的籍贯家世，说道：

“你父与我同寅，现在凤翔立了战功。你为何不随父前去，反倒投奔



到我这里呢?”

“禀将军，父母对我非常宠爱，不许我从军。”赵匡胤又讲了偷偷离家的经过，郭威高兴地说：

“古来将门出虎子，看来你也会有出息的。目前就留在我帐下，一同西征，等到你立下功绩，我当向上举荐。”

“多谢将军！”

从此，赵匡胤留在郭营，随后开赴河中，披甲执锐，多次立功。等到李守真败死，河中平定，郭威移位邺都（今河北大名）留守，待匡胤甚好，但始终没有向上保荐，一直把他留在身边，做个偏将。

后汉内部发生了冲突，汉隐帝刘承佑杀了不少大臣，他也怀疑郭威造反，把郭威留在东京的家属也全部杀害。刘承佑还密令郭威部下杀掉郭威，郭威一怒之下，带兵打进东京，自己做了皇帝，号为后周。

在拥立郭威做皇帝的过程中，赵匡胤出了不少力，因此，他成了后周禁卫军之官。

郭威在位只有三年零半个月，就病死了。他的养子柴荣继位。这就是周世宗。

显德元年（公元 954 年）初，北汉刘崇趁郭威刚死，柴荣刚刚即位，勾结契丹，大举入侵。柴荣御驾亲征，大战于高平（今山东高平）。周将樊爱能、何徽临阵脱逃，造成周军弃甲溃逃局面。此时掌管禁军的赵匡胤、张永德二将，各领两千人出战。赵匡胤向右方冲杀出去，杀了北汉大将张元徽，扭转了战局。

显德三年春天（公元 956 年），周世宗决定亲征淮南。淮南是南唐主李璟（jǐng 井）所属的地方。赵匡胤和他父亲弘殷全都随驾南征。赵匡胤

第一仗在埚口打败敌军万人，斩兵马督监向延锡等人。南唐大惊，忙派节度使皇甫晖、姚凤率兵十余万，守住清流关。

清流关在滁州（今安徽滁县）西南，倚山背水，形势险峻。匡胤率兵星夜前进，路上偃（yǎn 眼）旗息鼓，寂然无声，到了关前，关上守兵还在睡觉呢。直到鸡叫三遍，旭日东升，唐军派人出关侦察，不料一开关门，周兵蜂拥而入，大刀阔斧，杀进关来。

皇甫晖、姚凤二人刚刚起床，闻听周兵入关，慌忙出屋，跨马狂奔。十多万唐兵被周兵杀死无数，有一半侥幸逃走，都奔向滁州城里。皇甫晖和姚凤在马上回头一看，但见黄尘滚滚，周兵如旋风般追杀过来。两人商议一下，赶紧进城，并下令兵士拆毁吊桥，关闭城门。

皇甫晖登上城头，望着已经追到城下的赵匡胤，大声喊道：

“我和你本无仇恨，不过各为其主，互相作战。你袭击了清流关，还要追到此地，未免逼人太甚。大丈夫明战明胜。现在我请你暂时停止进攻，容我成列出战，与你决一雌雄。”

匡胤骑在马上冷笑说：“手下败将听着，你这无非是个缓兵之计。我也不怕你，限你半月内整军出来，我与你厮杀一场，教你死而无怨。”

匡胤果然下令停攻，列阵等待。

约莫过了半月，城门开处，皇甫晖、姚凤并辔（pèi 沛）出城，后面涌出列阵的唐兵。赵匡胤立刻精神抖擞，扬鞭策马，带领队伍冲杀过来。他和皇甫晖交手，没有几个回合，就用刀砍伤了皇甫晖的后脑壳，皇甫晖栽于马下。姚凤一慌，露个破绽，周兵涌上去，将他绑缚过来。

这一来，滁州城不攻自破。赵匡胤进城安民，向周世宗报捷。

周世宗命翰林学士窦仪，到滁州打开仓库，登记库藏财物，向赵匡胤



一一交付清楚。赵匡胤见了库中绢匹想要拿走，窦仪劝阻说：“将军如果刚到滁州，就把库中财物统统拿去，也没什么。现在已经登记交公了，你要拿，只有等到皇帝诏书下来才可以。请将军不要见怪。”

匡胤听了好像明白了什么，不但不怒，反而婉言谢道：“学士说得对，我知错了。”

过了一天，又有一位军事判官来，与匡胤相见。此人名赵普，字则平，祖籍幽蓟（今北京地区），因避乱迁居洛阳，本来同匡胤相识，这次由周朝宰相范质举荐，到滁州任职，旧友重逢，两人谈得非常投机。

上边命赵匡胤清乡。他带兵捕到不服百姓百余名，统统指他们为盗匪。按当时法令，赵匡胤就要把这些盗匪杀头示众。赵普丝毫不讲情面，对赵匡胤抗议说：

“你又不曾审问明白，便要将他们一律杀死，如果诬陷良民为盗匪，岂不是要误伤人命？”

匡胤笑道：“你这书生所见，未免太迂，你应当知道，这里的百姓都是俘虏，我将他们一律赦免无罪，已经是非常仁义了。现在他们还敢做盗匪，若不动用刑法，怎能儆戒众人？”

赵普说：“南唐虽然是敌国，可百姓又有什么罪过？况且，你素负大志，要想统一中原，为什么要把这里的百姓还看做俘虏？望君三思！”

赵匡胤低头想了想，不再争辩，便说：

“你若不怕劳苦，就烦请你代为审讯吧。”

赵普对那些被抓来的百姓，一一查问，大多数没有作盗匪的证据。他立刻禀明匡胤，除了确有赃物的定罪以外，其余一律释放。乡民大为高兴，争相称颂赵匡胤英明。经过这次事件，赵匡胤对赵普更加信任，凡有

异议，都同赵普商量。

周兵占领滁州，南唐大震。南唐国主李璟，派李德明来求和，柴荣不许。李璟只得挑选精锐六万人，命弟齐王李景达为元帅，向江北进发，直到扬州。扬州本是南唐地盘，与六合相距百余里，同为江北要塞。周朝守将韩令坤听说唐兵打来，恐怕寡不敌众，特向滁州求援。

韩令坤自幼就是赵匡胤的好友。匡胤内奉君命，外迫友情，怎能坐视不发。

赵匡胤率兵来到六合，听说扬州守将韩令坤，已经弃城西走，不禁气愤起来，说：

“扬州是江南重镇，如果再让南唐夺回，岂不坏了大事！”他立刻派兵驻扎在大道上，阻止扬州溃军往后撤退，并且下令说：“如有扬州兵从这里经过，给我砍断他的腿！”

同时，他派人送信给韩令坤：“我们从小相交，素知兄长勇敢过人，今天听说怯退，实在出乎意料。只为离扬州一步，上无以报主，下无以对友。过去的英名而今到哪里去了？”

韩令坤被他这么一激，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下令回兵，仍到扬州城驻守。可巧，南唐偏将张孟俊从泰州杀到。令坤召集兵马，誓师道：

“今日敌兵到来，我当与他决一死战，生和你们同生，死和你们同死，如果有谁敢临阵退缩，立杀无赦，可不要怪我预先没有说明白。”

兵士们齐声应命。

韩令坤即刻命令打开城门，自己一马当先冲出城去。各军陆续随上，拼命冲杀。唐将张孟俊带兵迎敌，没想到周兵如此士气旺盛，一个个生龙活虎一般，见人便杀，逢马便砍，唐将士兵时间阵势散乱。

张孟俊一看抵挡不住，回马就逃。唐兵也扔下主帅，到处乱窜。韩令坤只管盯住张孟俊，紧紧追赶。大约相距百步，令坤取箭在手，搭在弓上，嗖的一声，将张孟俊射落马下。周兵争先围上，七手八脚将张孟俊捆绑过来。

南唐元帅李景达，听说张孟俊被擒，又率兵向六合进发，在距城二十里处下寨，掘堑设栅，固守不出。匡胤也按兵不动。

过了几天，敌帅李景达发兵前来。赵匡胤立即整军出城，摆好阵势。不多时，唐兵摇旗呐喊，蜂拥而至。赵匡胤下令反击。两下里金鼓齐鸣，喧声震野。杀了半天，不分胜负，渐渐地两军都饿了，各自鸣金收兵。

周兵回到城内，匡胤仔细检点，伤亡不过数十名。然后，他要将士们把皮笠献上，仔细查看一番，忽然命令几个将士上前，厉声喝道：

“你等为何不肯尽力？难道要等敌人自己死了不成？”

说罢，他即命亲卒，把这几个将士缚住，推出斩首。

众将见了，茫然不解。因念旧日情谊，都上前求情。匡胤说：

“诸将以为我冤枉他们吗？今日临阵，各戴皮笠，为什么这几个人的皮笠上，留有剑痕？”

众将听他如此说，都惊奇地瞪大眼睛，上前查看。匡胤说：

“敌众我寡，全仗各人勇敢过人，尽力杀敌，方可得胜。我督战时，见他们往后退缩，特用剑砍他皮笠，作为标记。若不把这几个人正法，以后还怎么用兵？那只有把这座城池，拱手让给敌人了。”

众将听他这一说，吓得面面相觑，吐舌而退。转眼间，已见那几名临阵脱逃的将士的首级，呈上帐前。匡胤令传示各营，然后才将他们的尸首埋葬。

第二天，两军交战，周兵勇猛无比，杀得唐兵大败，李景达马前的大纛（dào 道）也被钩倒，顿时唐兵大溃，赵匡胤带兵一直追到江边，把南唐兵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李景达等一急之下，骑着骏马跃入江中，半沉半浮渡江去了。

赵匡胤追随周世宗经过无数征战，平定了南唐，赐书唐主，罢兵通好。世宗凯旋归朝，论功行赏，对赵匡胤的赏赐特别优厚。

显德六年，北汉时常恃辽抗周，周世宗决定率兵征辽。命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另派韩通为陆路都部署。两将先行率军出发，水陆并进。世宗自己率军作他们后应。

契丹宁州（今河北青县）、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守将相继投降，后周军队直到幽州（今北京）大门瓦桥关（今河北雄县以南）。瓦桥关守将姚内斌也破城归降。眼看就要攻取幽州的时候，柴荣忽然病倒。诸将欲请驾还都，又怕惹他生气，真使人们左右为难。



第二回

兵变登位录用旧臣
征服叛逆消除后患

这时候，只有赵匡胤大胆地走到世宗御榻前，先问了安，而后谈起了军事。世宗着急地说：

“朕本想乘胜前进，收复北土，不料这一病不起，贻误战机，你看如何是好？”

匡胤说：“圣躬欠安，不能指日荡平辽国，这大概也是天意吧。那就请陛下顺天行事，暂时不要惦记这事，天必降福，圣躬自然康泰了。”

世宗迟疑半晌，才说：“你说得也是。朕暂且回都，你可调还各处兵马，明日起程。”

赵匡胤退出，世宗又传旨李重进、孙行友等，命他们准备返回京都。

这赵匡胤因随世宗征辽有功，世宗回到汴梁后，将赵匡胤命为殿前都点检，掌管禁军，兼检校太傅。赵匡胤的权势威名，由此更盛。

宰相范质等看到世宗的病，一时难以痊愈，就请世宗早立太子，以正国本。世宗便把自己的儿子柴宗训立为梁王。宗训年仅七岁，根本不懂国家大事，不过挂个虚名罢了。

这一年，世宗皇后符氏去世，世宗改封符后的妹妹为后。这位新的符

后人官没多久，世宗的病情又加剧。他自知不妙，忙召范质等大臣，重言嘱托，令他们好好地辅佐太子。就在他留遗嘱的这天夜间，世宗与世长辞。

范质等遵照先主遗命，奉梁王柴宗训即位，尊符后为皇太后。

这时赵匡胤改授归德军（今河南商丘市）节度使，兼检校太尉，仍任殿前都点检，负责掌管精锐的皇家禁军。慕容延钊为副都点检。延钊与匡胤自小是莫逆之交，现在更是往来无间，格外亲昵。

转眼间，到了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元旦。这是幼帝柴宗训纪元第一天，文武百官都上朝庆贺。可是没过几天，北方的镇、定二州飞报来京，说是“北汉主刘钧，勾结辽兵入寇，声势浩大，请速发兵防边！”

幼主柴宗训还只知嬉闹玩耍，哪晓得什么紧急大事！符太后只得召范质、王溥（普）等商议，范质奏道：

“都点检赵匡胤，忠勇多智，可令做统帅；副都点检慕容延钊，素称骁悍，可令做先锋；再命各镇将领，会集北征，全归赵匡胤调遣。这样一定可以得胜。”

符太后准奏，立即命赵匡胤率兵北征。慕容延钊带领前军先行。慕容延钊挑选精锐兵士，按时起程。赵匡胤又调集各处镇帅，如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张令铎、张光翰等，一队一队地先后出发。

就在部队出发的时候，首都谣言四起，都说“点检做天子”，闹得有些市民心中惊惶，相继逃跑。

赵匡胤率领大军，按驿站前进。到了京城以北二十里的陈桥驿（今河南开封市东北陈桥镇），天色渐晚，他便令各军在驿站附近宿营，等明日再走。原来，赵匡胤老谋深算，六年来，他在禁军和藩镇中结拜了义社十



兄弟，有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等等；在自己的幕府内，又招收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一伙谋士、心腹。对部下，他是恩威兼施，把士卒们治得服服帖帖，加上他巧妙的政治手腕，使自己的威望越来越高。就在这天夜里，他导演了历史上有名的“黄袍加身”一剧，众将士拥立他做了皇帝。

因赵匡胤以前领归德军驻在宋州，因此改国号为宋朝；纪元建隆；大赦天下。这是公元 960 年间的事。从此，方面大耳的赵匡胤，做了宋朝第一代皇帝，史称宋太祖。

这行伍出身的赵匡胤，用不光彩的手段当了皇帝，面对着重重矛盾。比如新建的朝廷和北周旧臣之间的矛盾，皇帝和他的功臣夙将的矛盾，皇帝与地方节镇的矛盾，这些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另外，还有北汉勾结契丹入侵的民族矛盾，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等等。如果赵匡胤处理不好，他随时都可能从皇帝的宝座上跌下来。

作为一代开国君主的宋太祖，在这些复杂的矛盾中，不但表现了一个有作为的封建政治家的胆识，同时也采取了合乎时势的正确策略。为防止后周势力进行反抗，他即位以后，将周世宗的符皇后和幼子柴宗训迁往西宫，封柴宗训为郑王，尊符太后为周太后，并命令臣下，要给他们安排好养尊处优的豪华生活。对于郭威和柴荣的其他亲属，也分别封官晋爵。后周的文武百官，照旧录用。原来的宰相范质，仍做司徒兼侍中，王溥任司空兼门下侍郎。追封被杀的韩通为中书令，厚礼安葬，对于拥立赵匡胤的有功人员，也都重加赏赐：授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高怀德为义成军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安军节度使，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赵彥徽为武信军节度使，并且全都掌管侍卫亲军；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由高

怀德兼任；赐皇弟赵匡义为殿前都虞侯，改名光义。

赵匡胤一边封官，一边也防范那些居功自傲的人。

有一天，京城巡检官王彦升，带领几个亲随，半夜三更去敲宰相王溥的家门。王溥的家人把大门打开，王彦升不等通报主人，就趾高气扬地闯了进来。家人紧紧跟上，并禀报主人。王溥赶紧出迎，以礼相待。没想到王彦升两眼朝天，径自来到堂上坐下，扯开嗓门儿嚷道：

“我王某跟随陛下南征北战，风里雨里，出生入死，可是容易吗？你宰相家财万贯，仆婢成群，倒是享福不小，今日也该有福同享……”

王溥对这一介武夫，不敢怠慢，慌忙命家人备办酒宴，殷勤招待。不料王彦升几杯酒下肚，益发放肆，瞪着血红的眼睛，对王溥说：

“新天子对待宰相不薄，宰相也该知恩图报，对咱将士厚加赏赐……”

王溥已看出他的醉翁之意，是在敲诈勒索，仍然不动声色，劝酒让菜，虚与委蛇。看看王彦升油光满面，颠三倒四，已经酩酊大醉，便令家人撤去杯盘，侍候送客。王彦升的随从驾着他往外走，他还贪婪地向王溥伸出两只手来：

“相爷的赏……赏赐……”

王溥毫无表情地挥挥手，不但分文不给，连送也不送，就让家人将他推拥出大门去了。

第二天，王溥向皇上告了御状。宋太祖毫不留情，罢了王彦升的禁军职务。这一来，他所留用的后周旧臣，感到政治地位有了保障，对新王朝由观望、怀疑转为真正拥护了。

但是，后周领兵在外的节度使并没有全部降服。公元 960 年四月，昭

义（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筠（yún 匀）和太原的北汉相联络，在潞州（今山西长治市）起兵反宋。李筠是太原人，曾在唐、晋、汉三朝做官，到后周，时为检校太尉，驻守潞州。太祖即位，派人赐封。李筠本想拒绝，由于左右人们劝谏，勉强拜受。可是，到了宴请使臣的时候，酒过数巡，李筠忽然命令部下挂起周太祖画像，瞻望半天，大哭起来。

左右的人们见此情景，十分害怕，赶紧对使臣解释说：

“令公喝酒失度，请勿疑虑！”

使臣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回到汴京，详细陈奏给宋太祖。太祖认真听了，表面上若无其事，搁置一边，不再提起。而北汉主刘钧得知李筠有抗宋的意向，立刻派人快马加鞭递送蜡书。这蜡书又叫蜡丸书，是当时的绝密信件，外面用蜡包起来，捏成丸状，遇有紧急情况，送信人可以随时吞进肚里。刘钧的蜡书就是约李筠一起起兵反宋。

李筠拆开蜡书看了，对宋太祖的不满不服情绪又引发出来，他同部将们说：

“赵匡胤忘恩负义，乘后周之危，夺得帝位，不反怎的！”

李筠的长子李守节进谏说：

“潞州处境偏僻，兵少将寡，这点力量恐怕不足以抵挡大梁（汴京），还请父亲慎重从事！”

李筠怒道：“你晓得什么！赵匡胤欺弄孤寡，诈称辽、汉犯边，出兵至陈桥驿，买通将士，归属自己，又回军逼宫，废少主，禁太后，大逆不道。这样的人，难道还要我向他称臣吗？今日为后周讨逆，即使不成，死也甘心！”

守节一听，心情更加紧张，眼里掉下泪来，说：

“父亲要想举兵，也须想个万全之策。依儿看，不如将北汉来书，寄上汴都，宋主见我效忠，当然不生疑忌，这样就可袭其不备了。”

李筠称赞地说：“这倒是一条妙计！”立刻命守节南下，入京，向宋太祖呈上北汉书信。

宋太祖将北汉书信阅毕，对李守节说：“你父有此忠诚，朕深感欣慰，你就在此做皇城使，朕当派使臣回复你父亲便了。”

李守节驻汴京，见都城内秩序井然，民心很稳，自料潞州不便窃取，便悄悄寄信给父亲，劝他归顺宋朝。可是李筠不但不听，反将朝廷的使臣扣押，不肯放回。宋太祖一听到这消息，立刻召见李守节说：

“你父亲叛逆朝廷的心迹已很明显，你应当在此抵罪！”

守节惶恐地说：“臣确曾哭着劝谏父亲，请他勿生异心。”

“这个朕已知道了。朕且特赦你，你回去告诉你父亲，朕未做天子时，尽可随意行动，朕既为天子，为什么他还不守做臣的规矩呢？”

李守节返回潞州，按太祖的嘱咐苦劝父亲，切切不可贸然用兵。李筠大怒道：

“你既回来了，我还怕他什么！”

李筠当下命幕府草拟檄（xí 席）文，历数宋太祖不忠孝的罪状，布告天下；并带兵数百，进发到泽州（今山西晋城）。

泽州刺史张福，不知潞州兵变，开城迎接李筠的部队，被一刀砍死。有的部下劝李筠不可冒进，李筠气势汹汹地说：

“我是周朝夙将，与世宗义同兄弟，禁卫军全是我的旧部，闻我起兵讨逆，势必倒戈归我。”

正说着，北汉主刘钧发兵到来，李筠拜伏在道旁迎接，但因周、汉本

是世仇，刘钧对李筠并不信任。李筠见汉主带兵甚少，心里也闷闷不乐。只因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太祖得到警报，即命石守信为统帅，高怀德为副帅，兴师北征。太祖又命慕容延钊、王全斌出兵东路，夹击李筠。石守信、高怀德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同李筠交战，天晚收军。第二天两军又杀在一起，正在难解难分时，慕容延钊突然杀入李筠阵内。李筠部下立刻散乱。

石守信听慕容延钊说，王全斌已绕道进攻泽州，便下令拔营，前去接应王全斌。行军数十里，到了大今砦（zhài 碟）李筠收集败兵，在此把守。石守信猛攻数次都没攻下。

第二天，石守信按照慕容延钊的计策行事。慕容延钊先到砦前，大叫：

“李筠败贼，违逆天命，犯上作乱。你的死期到了，快快出来应战！”

李筠耐不住，怒睁双眼，也不搭话，拍拍坐骑，呼呼地出寨迎战。两下里相见，抡刀便砍，杀了二十余回合，高怀德又纵马前来，挺枪参战。又战二三十回合，装着力怯，倒退下来。延钊又接着出战，杀得李筠火起，高叫道：“你们都来，我也不怕！”舞动大刀，越战越紧。

延钊、怀德且战且退，奔驰了五六里，蓦的一声炮响，石守信伏兵四起，接着延钊、怀德也杀了回来。

李筠的部下看看不能取胜，返军北走，剩下李筠一支孤军，哪里还能支撑得住？也慌忙往回奔逃。

等他逃到砦旁，见砦外已竖起大宋旗帜，一员金盔铁甲的来将，领着宋军从砦内杀出，吓得李筠大吼一声，向西北角逃去。原来，此将就是王全斌。他本想悄悄往攻泽州，因见路上多山，怕孤军难以取胜，便于中途

转回，来会石守信、高怀德。

第二天，宋太祖宣布亲征。进军途中，遇到山岭复杂，乱石嵯（cuó嵯）峨，太祖下马，亲自背石头。将校见了，不敢怠慢，争将大石背出，平为大道。

李筠退回泽州，宋兵追到城下，李筠决心死守。这时宋将马全义已经登城，城已被破。李筠眼看败局无法挽回，纵火自焚身死。他的部下，死的死，降的降。

过了一天，太祖又下令攻潞州。李筠的儿子守节大惊，赶紧向汉主刘钧求援，哪知刘钧早已跑得没影了。宋太祖到达城下，谕令守节快快投降，免罪不究。守节立刻出城迎驾，跪伏在地。太祖说：

“你父叛逆，你却知忠。朕今天赦你，授作团练使，你不要辜负朕恩！”

守节感激万分，叩头谢恩。太祖进入潞州安民，宴请随从大臣。

宋太祖平了潞州，班师回朝。过了几天，南唐派使臣入朝，祝贺太祖亲征凯旋，同时带来了一封信。这封信，太祖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勃然大怒。



宋太祖看的这封信，是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写给南唐主李璟，要求南唐出兵与他配合，共同反宋的密信。

李重进本是周太祖郭威的外甥，生长在太原，在周世宗时代同赵匡胤分掌内外兵权，势位相当。周恭帝时出任淮南节度时，镇守扬州。太祖禅位，加授重进为中书令并命他移镇青州。重进一想，我本与太祖并肩共事，分掌兵权，他如今做了皇帝还能容我？心里时常惴惴不安；等到他收到移镇青州的诏命，心里更是疑虑重重。李筠举兵反抗朝廷的事传到扬州以后，李重进特地派遣亲使翟守珣（xún旬），往潞州与李筠联络，欲与他结盟反宋。谁知翟守珣暗暗思忖，李重进这样做，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己要是和他混在一起，必然没有好结果，因而悄悄地潜往汴都，求见宋太祖。太祖问明底细，对守珣说：

“他无非是对朕有所猜忌，心怀异图。朕今天赐他铁券，以表誓不相负。”

守珣说：“臣见他终有异志，愿陛下事先预防为好！”

太祖厚赐守珣，让他重返扬州，劝重进休要发兵。太祖心内的打算却

是：等到平定潞州以后，再来对付李重进。翟守珣依计而行，回到扬州，对重进说了一番谎话，止住重进发兵。

太祖北征时，还恐怕李重进会袭击他的后路，特遣方宅使陈思诲送去朝廷的信件，并赐给李重进铁券，使他享有受到朝廷保护的特权。李重进把陈思诲留下，表示在太祖还都时，一起入朝。

太祖果然凯旋回到汴都，重进见太祖威势确实越来越大，心里有点害怕，决心整理行装，随同陈思诲一起入朝，表示臣服。偏偏这时候，李重进的部将向美、谌敬等人，进来劝阻李重进说：

“将军本是周室至亲，宋主总不会对你真诚信任，你现在入朝，岂不是自投罗网，恐怕那就一去不复返了。”

李重进说：“如果我不去，宋主加罪于我，岂不是更糟吗？”

向美说：“古人有言，宁让我负人，不要人负我，现在宋主压服了潞州，兵力已经疲惫，何不即日兴兵，先发制人呢？”

李重进在室内踱来踱去，仍然眉头紧锁，顾虑重重地说：“兵力不足，恐怕难以成事。”

谌敬接上去说：“可以把宋使拘留起来，然后派人向南唐求援，若能得到唐兵援助，何愁大事不成？”

重进拧着眉沉吟半晌，叹了一口气说：“唉，事宋拒宋，都难免一死，不如就依你说的办吧。”

当下，李重进命人拘住陈思诲，同时派人投书南唐，准备起兵。他不曾想到，他送给南唐主的信，又落到了宋太祖手上。

没过几天，宋军已经南下，李重进得到准确情报，大惊失色：

“唐兵未出，宋兵已到，这可如何是好？”

向美、谌敬也都有些胆寒，但因这次兵祸是由他们惹出来的，只好硬着头皮，请兵前往，李重进发兵万人，令向美、谌敬带领去迎敌，自己在城内固守。

过了不多时，前线战败的噩耗送来，李重进坐立不安。他又听说，宋太祖已经南下亲征，更是惊慌，他想招募兵士，忽见谌敬狼狈逃回，报告向美阵亡，兵士多半丧失。

李重进吓得面如土色，接着就听城外喊声大作，鼓角齐鸣。他料想宋军杀到，登城一望，果见军士如蚁，矛戟如林，长约数里，当下长叹一声，对众将士说：

“我本周室旧臣，理应一死报主，我已决心全家自焚，你等各自逃生去吧！”

说罢，就令全家人取柴点火。先是妻子投火，然后自己跃入，只见烈火熊熊，在嗷嗷的惨叫声中，一家人都化为焦骨。

扬州已平，太祖回京，封赏有功将士，翟守珣补宫殿直，不久又升为供奉官，有时候，跟随太祖，微服出行。

这天，太祖到了赵普门前，赵普出来，迎入大厅。赵普见皇帝这样带几个随从出来，怕出事情，就劝他谨慎小心，太祖笑了说：

“如有人该得天下，那就让他去得吧，何必禁止呢？”

赵普说：“陛下自是圣明，但要说天下人人悦服，臣却不敢断言。就是统兵的诸将帅，也不一定个个可靠。万一祸起萧墙，措手不及，那就后悔难追了。所以，还请陛下善自珍重！”

太祖说：“像石守信、王审琦等，都是朕的故交，想必不致生变，卿不必多虑。”

赵普说：“臣并非怀疑他们不忠，但总的看来，他们全不是统帅之才，恐怕不一定能够制伏部下。如果军伍中有人胁迫他们生变，那时他们也不得不听从啊！”

太祖忽然想起自己陈桥兵变的事来，不觉脸色沉郁，点头应是。他对赵普说：

“是呀，国家初定，人心归向，还难预料，所以朕就是为此私行察访，不敢大意啊！”

赵普忠心耿耿地建议说：“只要一切大权归天子，他人不敢觊觎（jì yú 寄于），自然就太平无事了。”

这几句话正中下怀，太祖十分满意地回宫去了。

到了建隆二年，各地将帅的地位，依然没有变动，赵普很是着急，又不便多说。到了闰三月间，太祖才调任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撤销殿前都点检一职。又过了两三个月，又没动静了。

直到快入秋了，太祖才召赵普入便殿，开阁乘凉，促膝深谈。太祖说：

“自唐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前前后后换了八个姓，十二个人，变乱不休，战斗不止，老百姓肝脑涂地，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打算平息天下兵祸，定一个长治久安之计，你看应当怎么办好？”

赵普略一思索，回答说：“这原因不是别的，在于方镇权势太重，君弱臣强。如今陛下要求治国之计，只需逐步削夺节镇之权，控制钱谷，尽收地方精兵于中央，天下自然会安宁……”

太祖打断了说：“卿勿再说，朕已明白了。”

七月的一天，太祖命有司在便殿设宴，召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

张彦徽等人入宴。大家本是结义兄弟，好友故交，都无拘无束开怀畅饮。就在酒兴正浓的当儿，太祖屏退左右的侍从，对石守信等故友勋臣，义社兄弟们发话说：

“我如果没有你们出力相扶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德真是无量，我心里都有数。然而，做皇帝实在太难了，远不如当节度使的时候逍遥自在。我自受禅一年多来，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

石守信等站起来，问道：“陛下还有什么忧虑？”

太祖微笑着说下去：“我与诸位都是故交，不妨直说，这皇帝的位子，谁不想坐？”

石守信等吓了一跳，仓皇避开席位，叩头说：

“陛下何出此言？尔今天下已定，谁还敢生异心？”

“我知道你们不会有此异心，可难以担保你们部下没有贪图富贵的人，一旦有人把皇袍加在你们身上，纵使你们不想干，也会骑虎难下呀。”

这一番话吓得石守信一伙哭了起来，一个个叩头请求说：

“我等愚不可及，还望陛下哀怜，给指示一条出路。”

太祖长叹一声，说：“人生短促，有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想多积蓄点钱财，尽情地吃喝玩乐，并长保子孙能过上好日子。诸位何不释去兵权，到地方上当个大官，买上一批好宅子好地，为子孙立下永远不动的产业，多买些歌童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一辈子。我将与你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两相无猜，上下安定，岂不是上策吗？”

众将帅听罢，渐渐开窍，连忙拜谢。石守信说：

“陛下如此怜念臣等，真是可谓生死骨肉了。”

接着，大家又举杯饮酒，尽欢而散。



第二天，石守信等将帅，好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上表称“病”，告假不能上朝。太祖对他们大大赏赐一番，并命知制诰（gào告）起草了一道道任免诰命，正式宣布罢去石守信侍卫都指挥使、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王审琦殿前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都虞侯等禁军统领职务，分派他们到各州郡去当节度使。石守信虽然名义上还兼任侍卫都指挥使，实际上军事指挥权已被免除。节度使表面上守卫边境，实际上军事都已归各州掌握。

宋太祖用举杯饮酒的方式，就解除了这些高级将领的兵权，一下子把禁军精兵的全权都集中在自己手里，从此便可以从容地调兵遣将，去完成国家的统一事业了。历史上把这一行动叫做“杯酒释兵权”。

从这以后，太祖又趁热打铁，将原禁军两司之一的侍卫司一分为二，即分为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与殿前司合称“三衙”。另外任命一批资历较浅的军官为“三衙管军”，地位都比较低。这样，从五代以来，禁军飞扬跋扈的风气被扫除了。禁军只有乖乖地听从皇帝的指挥。

宋太祖在解决了禁军将帅不驯服的问题以后，又想到各地方藩镇手中还掌握着军事实力，如不能把他们削弱，仍是一块心病。



第四回

统一天下大势所趋
先南后北所向披靡

就拿当时许多并峙的政权来说吧，辽朝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都比宋朝强大。宋朝刚刚建立，辽朝已立国 40 余年，幅员辽阔，农牧发达。军事方面，辽有军队 10 万，以擅长骑射的骑兵为主力，宋初禁军只有 19.3 万，以步兵为主力。如在燕山以南的旷野上作战，辽军在数量和技术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面对这种形势，赵匡胤心里有数，所以，他常常睡不好觉。早在建隆元年（公元 960 年）8 月，赵匡胤刚做皇帝不久，他就为统一天下的大事，向大臣们征求意见。禁军将领张永德对他说：

“陛下，北汉兵少而剽悍，加上辽国援助他们，我们不能匆匆忙忙去攻取。臣以为，每年多布置一些流动的军卒，骚扰他们的农作田事，让他们日夜不得安宁；同时派密探打进辽国，破坏辽国和北汉的关系，以便断绝北汉的外援，到那时，我们再伐北汉也不迟。”

太祖当下点头，表示赞成张永德的主张。

在平定了内部的反抗以后，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宋太祖心事重重，又为了如何用兵的事，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他一骨碌爬起来，披衣



下床，令侍从去请开封府尹（首都行政长官）赵光义来。太祖把自己的心事同光义说了，光义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于是，兄弟两人穿着便服，只带了两个随身小童，打着灯笼，悄悄地离开了皇宫，来到赵普的家门口。

这个赵普就是当年周世宗征南，命赵匡胤打滁州时，曾为赵匡胤引路的那个人。此人足智多谋，从那以后就一直跟在赵匡胤身边，为他出谋划策。陈桥兵变那一出戏，大部分是赵普导演的。兵变成功，赵匡胤就让他掌握军机大权。乾德二年（公元 964 年），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时罢相，太祖用赵普同平章事。同平章事一职，在唐朝就已设立，就是宰相的代名。太祖任命赵普为宰相以后，又打算设置一名副宰相，问翰林承旨（为皇帝起草文书的官员）陶谷该用什么名称为好。陶谷说，唐朝有参知政事一职，比宰相稍低一级。于是，太祖命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吕余庆，兼任参知政事。但是，太祖对赵普格外信任。常常在朝中不能解决的事，到了夜间，太祖亲到赵普家，慢慢与他商量。

这天，童儿轻轻敲开赵普家门，附耳向门卫报一声：“万岁爷驾到！”

不多一会儿，赵普整装出迎，但见皇帝等人伫立于风雪之中，天上的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着，皇上兄弟都成了雪人。赵普不禁大吃一惊，在雪地上跪拜道：

“这样的天气，陛下同府尹还亲临寒舍，臣实在担当不起！”一边说着连忙把宋太祖和皇弟接进相府。

赵普命家人点起灯来，在堂屋内铺起厚厚的地毯，点起烤肉的炭火，请皇帝等人围炉而坐。赵普的妻子和氏亲自把盏劝酒。太祖亲切地答谢说：

“多谢嫂子厚意！”

酒过数巡，颊红耳热。赵普启问太祖说：

“夜深天寒，敢问陛下，出来有什么事吗？”

“唉，朕难以入睡呀。你想，一榻之外，都是人家的地盘。因此，特来找你商量。”太祖抿了一口酒，故意用试探的口吻说，“我打算收复太原（北汉）。”

赵普摇摇头说：“陛下，太原位于西、北两面，如果一举而下，那么，辽国南下的边患就要由我们独挡了。还不如暂时留着北汉，等到平定南方诸国以后，它那弹丸黑痣之地，不就无处可逃了吗？”

太祖忽然拊掌大笑，说：“说得好！正合朕意。朕原是想试探试探你的呢。”

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反复征求臣僚们的意见，太祖终于确定了“先南后北”的统一中国的策略。太祖对皇弟光义说：

“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国库空虚，必先取巴蜀，其次取广南、江南。这样，国家储藏富饶了，再去攻取北汉，也就好办了。”

公元 962 年，湖南的统治者周行逢死了，他的儿子周保权继位，大将张文表起兵反对周保权。周保权无力抵抗，派使者向宋求救，这正好给宋朝出兵找到了借口。同年，割据荆南的高保勗（xù 叙）死了，他的侄儿高继冲继位。荆南处在各割据国的包围之中，国势衰弱，有兵不过三万。宋太祖看了这个形势，制定了取道荆南，攻占湖南，一举削平荆湖的战略方针。963 年初，宋太祖派人遣大将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率领十州兵将，向荆南进发。

宋兵开到江陵，高继冲便得到消息，急忙率领亲随，来到城北十五里外迎接。高继冲站立路旁，打躬作揖，问候辛苦。前行的宋兵告诉高继



冲：“慕容延钊将军还在后面，你可在这里等候见面。”队伍仍然马不停蹄往前进，大道上扬起滚滚烟尘。

过了一刻，慕容延钊来到，高继冲毕恭毕敬地行过礼，陪同慕容延钊一同进城。这时，高继冲看到，宋兵扶戟执刀，已经列满江陵的街巷，不由心跳加速，脸上冒汗。他明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只好把自己所辖州县的图册，拱手献予慕容延钊。慕容延钊矜持地微笑着，对高继冲好生劝慰，答应回到京城奏明皇上，为他请赏。

宋兵继续向湖南进发，这时湖南的周保权已率兵杀了叛逆的张文表。宋兵猛打猛攻，硬是占领了潭州（今湖南长沙），并在澧江打败了企图抵抗的湖南守军，进而攻取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周保权眼见是自己招来灾祸，叫苦不迭，要想抵抗，明知是以卵击石，只好带领几个亲随，气急败坏逃到江南一个寺院藏了起来。可是，宋兵如潮水般涌来，终于在寺中将周保权擒获。湖南也平定了。

宋兵占领荆湖，从这里可以西逼后蜀，东胁南唐，南方可直取南汉，战略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于是，宋太祖委派张晖做凤州（今陕西凤县）团练使，命他专门刺探蜀国的虚实，以及山川地理形势。宋太祖根据张晖搜集的这些情报，让人绘制了后蜀的详细地图，制定了进军路线，并对各路兵马作了周密部署。

公元 964 年的一天，宋兵发现有个过路人，鬼鬼祟祟的，十分可疑，立刻将他捉住。那人更加慌张。兵卒从那人身上一搜，果然搜出一封传递密信的蜡书。这人叫赵彥韬（tāo 涛），是后蜀派往南唐的信使。信里要求两家联合起来，一起对付宋朝。

宋太祖将这封蜡书看完以后，大笑说：

“这信来得正好，这回朕要西讨后蜀出师有理了！”

11月，宋太祖派王全斌、刘光义统率大军六万，分两路进攻后蜀。后蜀国王派王昭远为西南行营都统，仓促率兵迎战。王昭远不知天高地厚，吹牛说：

“古有诸葛亮辅佐刘玄德，三气周瑜，七擒孟获，上通天文，下懂地理。我王昭远即是今日诸葛亮，不信他宋兵能攻下我后蜀。我此行何止克敌制胜，夺取中原也易如反掌！”

实际上，他只是好读兵书，并没有实际作战经验。他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而蜀兵又虚弱骄躁，怎能打胜仗呢？

12月，宋将王全斌攻取兴州（今陕西略阳县），打败蜀兵七千人，获军粮十余万石。先锋军过三泉（今陕西安康）到嘉州（今四川乐山），蜀兵烧毁栈道，退到葭（jiā）家萌关（今四川广元东南）。宋兵修复栈道，进兵罗川（四川广元东北），蜀兵依江而战。宋兵夺桥渡江，分三路击蜀。王昭远引兵来迎击宋兵，结果三战三败。

宋兵乘胜追击，王昭远狼狈逃跑，眼见宋兵追到，他命令军士们放火，烧毁渡口浮桥，退到剑门，依靠天险据守。

宋兵另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率领，入峡路，连败蜀兵，在锁江斩获后蜀水军六千余众，夺得战舰二百余艘，然后渡江攻夔（kuí）州，蜀守将高彥俦（chóu）战败自杀，宋兵占领夔州。

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正月，王全斌打算率兵从益光（今四川昭远县）攻打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兵到益光，前面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盘盘绕绕，不知往哪里走。正如唐代诗人李白所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正在这时，蜀国刚刚投降过来的一名小卒，名叫牟进，走上前来



对王全斌说：

“将军，我知道路，往东越过几重大山，有一条来苏小道，可以绕过剑门天险。”

王全斌听了非常欣喜，忙派偏将史延德，带领一支队伍，跟着这位小卒走小路。到了江边，史延德让军士们造浮桥渡江。蜀兵哪里会想到，宋兵自天而降，立刻弃寨逃跑，宋兵便沿青强店大道，大摇大摆地向前进军。

王昭远急惶惶退驻汉原（今四川剑阁东），留偏将把守剑门。宋兵一举攻破剑门，乘胜追到汉原，王昭远派副将赵崇韬出战，没有几个回合，便让宋兵生擒活捉过去。

王昭远一见这情景，吓破了胆，也不顾兵卒如何，自己脱去甲胄，落荒而逃。宋兵占据了剑州（四川剑阁）。

王昭远逃到东川（今四川三台县），藏入民间仓库。他躲在里面无吃无喝，心惊肉跳，再也不敢吹牛了，抱着头痛哭起来，只哭得两眼红肿。宋兵追到，王昭远束手就擒。

刘光义、曹彬军从夔州进兵，连降万（今四川万县）、施（今湖北恩施县）、开（今四川开县）、忠（今四川忠县）等州，峡中郡县，全被占领。王全斌军到魏城（今四川绵阳东北），蜀国主孟昶（chǎng 厂）投降。宋兵进入成都，刘光义等领兵来会合。到此后蜀全被平定了。

南汉主刘𬬮（chǎng 厂）建都广州，占有湖南南部。宋灭湖南以后，又于公元 964 年派丁德裕、潘美等，攻下南汉的郴（chēn 押）州（今湖南郴县）。宋太祖从俘虏的南汉侍臣口里知道，南汉主刘𬬮凶狠残暴，昏庸无道，整天沉溺于酒色，把政事委任给宦官，政治极度黑暗、混乱，因此

没有立即发兵。等到灭蜀以后，公元 970 年九月，宋太祖任命潘美为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道行营都部署，领兵去灭南汉。

南汉主刘𬬮急忙中与亲信宦官商议出兵御敌。南汉能够领兵打仗的武将邵廷琄（juān 捐）早被刘𬬮处死，只得派了个不会打仗的伍彥柔来援助贺州，结果让潘美砍了头，挂在旗杆上来贺州城叫战，贺州守将一见，不战而降。

宋军继续东进，向广州的大门韶州（今广东韶关）进军。刘𬬮派李承渥（wò 卧）为都统，率兵号称十万，在韶州莲花峰下摆开战场。最为奇特的是，南汉列象为阵，每头象上载了十多个人，各执兵杖。但因为南汉长久没有打仗了，兵不识旗鼓，根本不会打仗，列队出阵，只是摆个样子罢了。潘美看着这象阵确实威武，不敢轻敌，便指挥将士们搜集强弩劲矢，向前射击。大象中箭，又跑又跳，南汉象阵立即解体，骑象的士兵纷纷坠地。潘美乘胜冲杀过去，李承渥一败涂地。潘美又拿下贻州，占领桂、连二州。刘𬬮得报，对左右说：

“这些州本来就是湖南的地方，宋兵得到这些地方就满足了，不会再往南来。”

实际上完全和刘𬬮的愿望相反，公元 971 年二月，潘美攻下英、雄二州，直逼广州城。刘𬬮这才慌了神，忙派人求和。潘美不许。刘𬬮只得命嫔妃把金钱财宝装上四十几只大船，准备携带入海逃跑。而那些宦官们，这时也不管主子了，趁着黑夜将这些大船盗走。

刘𬬮急得直跳脚，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等到宋兵一到，南汉的残兵败将只好据水置栅，进行抵抗。但因人无斗志，怎奈宋兵如熊似虎，挡着便死，触着便伤。汉军十死六七。

潘美说：“汉兵编木为栅，自以为坚固，若以火攻，必能破敌。”于是吩咐丁夫，每人持二火炬，趁夜静悄悄接近木栅，乘风纵火，万炬齐发，烈焰腾空，汉兵被烧得焦头烂额。

刘𬬮走投无路，在广州焚烧府库宫殿。大火刚起，宋兵已来到城下，刘𬬮只得出城投降。宋兵开入广州城内，灭火济民，刘𬬮被押解到东京去了。

南唐是江南大国，又是弱国。宋朝一建立，唐元宗李璟就派遣使臣，带上万匹锦绣，前来祝贺宋太祖即位。公元961年李璟死了，第六子李煜(yù 玉)继位。李煜每年仍然向宋朝进贡大批的金银、锦绣、珍玩。宋朝每次出兵向外征讨，南唐也要派遣使臣带上牛羊酒食，去犒劳军队。公元971年，宋灭南汉以后，南唐陷入了宋朝的三面包围之中。李煜大为恐惧，急忙向宋朝上表，自动削去南唐国号，称江南国主。他想以自己的恭顺，来维持原有的统治。宋太祖早就说过，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当然不会允许这样一个割据国的存在。

宋太祖早就谋划好了。在他贯彻“先南后北”的策略时，还采取了分化瓦解、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具体策略。比如对国力较强的南唐和与它毗邻的吴越、漳泉等国，采用了“羁縻”(jī mí 基迷)手段，也就是先用好言抚慰，稳住他们，争取同盟或中立。因此，当宋太祖南征西讨、忙于用兵时，南唐主李煜不但不感到唇亡齿寒，反而替宋朝卖力，写信劝南汉主刘𬬮投降宋朝，成了宋的同盟。宋太祖对吴越也采取了同样计策。建隆初年，他授予吴越主钱俶(chù 处)“天下兵马大元帅”称号，派遣使臣赐给钱俶战马、羊、驼等。伐南唐以前，太祖又特地带信给钱俶，要他帮助宋朝，共伐江南。

南唐主李煜是个风流才子，读书很多，擅长诗词曲赋，整天深居宫中，不是同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就是和皇后妃子们朝歌暮舞，根本不问政事。当宋军攻打邻国时，他只是观望，并无切实的戒备。宋太祖多次召他入朝，他怕被扣留在汴京，然后并吞他的土地，因而一直托病不去。公元974年九月，宋太祖命曹彬、潘美率兵十万，往伐江南。

在这以前，江南池州（安徽贵池县）人樊若水，在南唐考试进士，一再被刷掉，心怀不满，暗中想归顺宋朝。他平时没事的时候，便漫步在采石（安徽当涂西北）江畔，装着去钓鱼的样子，常从南岸系着长绳，驾船引到北岸，往返几十次，把那一段江面的宽窄、江水的深浅，测量得分毫不差。当他听到宋朝要出征江南，马上偷偷地赶到汴京，上书宋廷，陈述平南计策。

宋太祖立即召见。樊若水进殿，双手呈上长江图，请太祖审阅。太祖一看，那长江形势，画得十分精细，江上所有曲折险要，全都注明了。到采石矶一带，特别详尽地注明了江水狭阔，不禁大喜，用手捋须道：

“好，好，得此详图，江南尽在朕眼中了。”

太祖当面授予樊若水为右参赞大夫，令他到军前效用。然后，又派他马上到荆湖监制黄黑龙船数千艘，又用大船载运巨竹，自荆南东下。

这时，江南守兵见宋军到来，以为是江上巡逻的，便准备了牛酒犒师，不曾出兵拦挡。宋军顺流直下，直到池州。池州守将戈产，派侦察骑兵探视，才知是宋军大举南征，急得手足无措，弃城逃走。

曹彬等拍马催骑，驰入池州，不杀一人。再进到铜陵，才有江南兵前来抵抗，可他们哪里经得住宋兵一阵砍杀，一个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宋军进到石牌口，先由樊若水按照采石江面的宽窄，试制浮桥。三日

造成，再移置采石江面，尺寸正正合适。曹彬令潘美带着步兵先行渡江，浮桥很稳当，走上去就像走在平地一般。

宋军渡江，早有探马报入金陵，李煜这才急忙召集群臣会议。学士张洎(jì)计说：

“陛下，臣遍览古书，从未见有江上造浮桥的，这大概是军中的谣传吧？”

李煜也不相信，笑道：“朕也以为是儿戏罢了，不必深虑……”

他的话还没说完，又有探卒来报：“大事不好，宋军已经渡江了！”

李煜这时才着急起来，即命郑彥华、杜真各率水军步兵万人，同拒宋师，并且嘱咐说：

“只有水陆两军同时并进，方可取胜，千万不要互相推诿。”

郑彥华领命，率领战船，溯江鸣鼓，直奔浮桥。

潘美看到敌军来到，选弓弩手五千，排列岸上，一声鼓号，箭如飞蝗，射得来舰桅折帆破，东倒西歪，急切中战船无处停泊，只好倒桨退去。

没过多久，杜真率领步兵，也从岸上赶到，潘美也不待列阵，便领兵杀将过去，又将杜军杀得七零八落，向南溃散。

李煜得报，仰天长叹：“这可如何得了！”感慨哀叹过以后，下令招募兵士，聚敛钱粮。无奈江南百姓素来文弱，不愿打仗，更不会打仗，无人应命。

曹彬大军进到秦淮河。秦淮河在金陵(今南京)城南，水道可通城内。江南水陆兵十万，列阵城下。潘美率兵渡河，找不到船，几万人待在河边。潘美看了，心急火燎地说：

“我带兵数万，从汴州到此，战必胜，攻必克，无论什么险阻，我也要亲去试一试。我就不信，这么小小一条河，就不能涉过去！”

说罢，他将坐下马使劲一拍，马儿仰颈长嘶，蹬起四蹄，跃入水中，截流强渡。那马儿好像晓得主人家心事，入水后，奋力前游，扑腾起无数水花，嘴里喷着水珠，一直向前。

众将士见主将这样过河，也都拍拍坐骑，跟了过去，尽管水湿全身，颇有凉意，却无一人惧怕。就是没骑马的步卒，也凫水直到对岸。江南兵前来阻挡，却被水兵一鼓作气，杀得大败。

李煜采纳门下侍郎陈乔和学士张洎的计策，关上城门固守。关于作战的事，他全部交给了都指挥使皇甫继勋。

李煜躲到后院，照旧同和尚道士们念经拜佛，祈求神灵保佑。直到宋军兵临城下，听得炮声震耳，他才出来巡城。

他登城一望，只见城外驻满了宋军，列栅为营，旌旗遍野，不由得哆嗦起来。他一气之下，命令将误事的皇甫继勋斩首，一面飞诏上江的都虞侯朱令燡（yūn 晕）前来援助。

朱令燡接诏，从湖口发兵十五万，前来支援金陵。兵到皖口，宋兵早已得到消息，在那里展开前后夹攻的攻势。朱令燡看看无法，下令纵火，焚烧宋兵。而这时，恰巧北风骤起，朱令燡的军队在北面，结果熊熊大火反而烧了自己。朱令燡的队伍大乱，哭爹叫娘，四散奔逃。宋兵乘势急攻，霎时间把朱军杀得人仰马翻，朱令燡看看无处脱身，叫声：“天亡我也！”投火身死。

江南最后一支大军覆没，金陵指日可取。

李煜无奈，派遣学士徐铉（xuàn 眇）驰入汴都，请求宋太祖罢兵。太



祖说：

“朕令你主人朝，为何故意违命？”

徐铉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并没什么过失，还愿陛下多多包涵，赐诏罢兵！”

太祖说：“李煜既然事朕若父，朕待他如子，父子应出一家，哪有南北对峙、分作两家的道理？”

徐铉看到太祖表情严厉，赶忙哀求说：

“陛下即使不念李煜，也应顾及江南生灵百姓。若大军多日逗留，玉石俱焚，那也不符陛下爱护黎民百姓的原意啊！”

太祖说：“朕已谕令军师，不得妄杀一人。若李煜见机速降，何至生灵涂炭？”

徐铉说：“李煜多年进贡，未曾失礼，陛下仍要见战，未免……”

太祖一听到此言，勃然大怒，拔出宝剑，啪的一声，置于案上，大叫道：

“不需多言！天下一家，江南自应归顺。你难道不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能战即战，不能战即降，若再多言，就看此剑！”

徐铉大惊失色，诚惶诚恐，拜辞太祖，返归江南。

李煜听说宋太祖不肯罢兵，越觉惶急。这时吴越王钱俶，遵奉宋朝之命，来攻常州。李煜只得派人给钱俶送信说：

“今日没有我，明日岂能还有你？一旦宋朝天子为奖励你的功勋，让你换个地方，恐怕那时你也就成了汴梁的布衣（百姓）了。”

钱俶也不回信，只是催促军队进占江阴、宜兴，并攻下常州。到此，江南州郡已经剩下不多，曹彬敦促李煜投降，李煜仍然迟疑不决，曹彬决

计攻城。

十一月末，宋兵整队进入金陵，李煜奉表降宋，被当做俘虏押解到东京。

南唐既亡，公元 976 年，宋太祖要钱俶到东京朝见，讲明入朝后仍回杭州。

二月里，钱俶带上夫人孙氏，到东京入朝。太祖派皇子德昭迎出郊外。钱俶入觐太祖后，太祖又赐坐设宴，大加款待。钱俶心内乐悠悠的。

过了两个月，钱俶要回国了，太祖特地在讲武殿为他饯行。等到宴饮完毕，太祖令左右捧出一个黄包袱送他。钱俶受宠若惊，不知皇帝送了些什么宝贵礼物，连忙跪地谢恩。

太祖说：“这包袱望你到途中启视，幸勿泄露于人。”

钱俶唯唯遵命。

登程以后，他当着妻子的面，兴高采烈地将黄包袱打开，一看里面，全是宋朝群臣请求扣留钱俶的奏折，约有数十篇。钱俶读着读着，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他对宋太祖又感激又害怕。

回到吴越，钱俶立即派使臣进贡了大批金银财宝。自此，吴越对宋朝更是百依百顺，叫出兵就出兵，叫入朝就入朝。只不过暂时还保留着吴越国的称号，随时等着宋太祖将它削去。

宋太祖自公元 963 年出兵荆湖，到 976 年，共用去十三年时间，消灭了南方各地的长期割据。这主要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唐末五代以来，各地军阀之间无休止地争夺权力的战争，破坏了各地的经济联系和生产发展，广大人民厌弃战争。宋太祖能够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顺应民意，同时又推行了先南后北的正确策略，充分发挥了他个人的才能，因而取得了



很大的成功。然而，南征荡平割据只是第一步，毕竟如何进一步巩固皇权统治，又在他面前摆下了一道难题。



第五回

大权独揽官职分离
重文轻武擢用英俊

为了进一步加强皇帝的权力，宋太祖对中央和地方官僚体制，进行了一番改革。

在中央，他首先降低宰相的威望，不但使宰相不敢和皇帝闹对立，还得服服帖帖，一切听从皇帝。那是在赵匡胤当皇帝的第二天，宰相范质、王溥登殿奏事。如按汉唐以来的老规矩，宰相奏事都是坐在殿上，同皇帝面对面地在一起商议国家大事。宰相位高望重，皇帝也要客客气气，尊重他们几分。而这天，宋太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故意要煞煞宰相的威风。他威严地扫视群臣一眼，然后斜望着别处，对范质、王溥慢条斯理地说：

“朕的眼睛有些昏花，请你们把奏疏送到前面来吧。”

范质、王溥两位宰相不敢怠慢，奉命走近太祖御榻跟前，将奏疏呈上。宫廷侍从看着太祖眼色，立即把两位宰相的坐椅搬走了。两位宰相只得站着，眼盯着皇帝，随问随答。打这以后，宋朝宰相再到皇帝面前奏事，都要毕恭毕敬地站着，成了定制。这就更加突出了皇帝高高在上的特权，宰相的地位大大下降了。

宋初宰相的名称，沿用唐制，叫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没有定员，



如果是两个或三个人做宰相，就要轮流掌印。宋太祖刚刚即位，仍用后周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三人为相。公元 964 年，范质等三位宰相要求退职，赵匡胤便趁机任命他的心腹赵普为相。可他又怕赵普一人专权，所以又增设“参知政事”一职，这参知政事就是副宰相，太祖命薛居正、吕余庆为参知政事，从此这也成为定制。

唐代宗的时候，曾设内枢密使，用宦官担任此职，掌管朝廷的机密大事。到了五代，也是枢密院掌管朝政，枢密使的权力很大，成了宰相之外的又一个宰相。宋太祖认为这样弊病太大，就明确规定枢密使专管军事，同掌管行政的宰相文武并列。中书省与枢密院号称“二府”（政府与枢府）。两府的大事分别奏明皇帝，彼此不相干预。这样，就由皇帝分别控制了政权与军权。

宋以前，“三司使”总管四方贡赋和国家财政，地位仅次于宰相，称“计相”。三司通领三部：盐铁掌管工商收入及兵器制造等事；度支掌管财政收支和粮食漕运等事；户部掌管户口赋税和榷（què 确：买卖专利的意思）酒等事。全国财政支出，都出自三司，权力甚大。宋太祖沿用了这些制度，但把三司的最后裁决权抓在了自己手里。

为了防范宰相的越轨行动，宋太祖还打破了自唐代以来宰相操纵御史台和谏院的制度。御史台是专管纠察官吏的机构，台分三院：台院、殿院、察院。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官员。谏院设知院官，对朝政得失和大臣百官的过错，都可以提出谏言。宋太祖规定，凡是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都要由皇帝亲自选定，宰相和大臣们不得干预。从此，御史台和谏院的官员就成了独立于政府，顺从皇帝意向的监督工具。历来以向皇帝进谏为职，带有皇权性质的谏官，到了宋代一下子变为弹劾宰相、大臣，专门

向皇帝负责的监督官员们的工具。

对于中央和地方行政官吏的任命，宋太祖采取了“差遣”的办法，也就是从中央六部二十四司、寺、监，到地方州县长官的实际职务，要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差遣，就是三年一任，或者两年一任，具有临时性质。由于名义不正，做官的人缺乏长远打算，这就防止官员们在任职的地方扎下根来。地方上的州郡长官，统统由文官担任，不许武将插手。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他们互相牵制。这样一来，国家大权完全集中于皇帝一身。

从唐末五代以来，武将权力很大，社会上形成了重武轻文的风气，以致学校不兴，文化教育日益衰落。到了后周郭威、柴荣的时代，开始扭转这种局面，渐渐重文轻武，因而又造成了武将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后又采取奖用文官，限制武将的做法。但因时间短促，效果不好，后周政权终于被武将推翻。赵匡胤当然深知这一点，所以，在他即位以后，彻底扭转了重武轻文的风气，开创了一直延长到明清两代重文轻武的时代，推动了宋代文化、科技、教育的发展进步。

赵匡胤本来沉默寡言，喜爱读书。在他跟随周世宗征伐南唐时，有人在周世宗面前毁谤他说：

“赵匡胤在攻克寿州城后，掠取宝货很多，装了好几大车。”

周世宗连忙派人去检查，翻箱倒箧（qiè 切）一看，搜出了几千卷书籍，此外并无其他物件。周世宗非常惊讶，召来赵匡胤问道：

“卿为朕任职将帅，扩张疆土，理当以磨刀剑为急务，用这些书做什么？”

赵匡胤叩头说：“臣无奇谋大才可以赞助皇上，受到重任时常感到惭



愧。因此，我广购书籍，以广博见识，增长智慧。”

赵匡胤在那重武轻文的社会里，就能独立其中，重武不轻文，并着意学文读书，重视接受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为他后来建功立业打下了基础。

宋太祖一即位，就开辟儒馆，请聂崇义、崔颂、尹拙等儒士，出来办教育，培养人才。就连太祖幼时的启蒙老师辛文悦，也请到朝中做官。他还下令拨款，增修国子监（最高学府）学舍，派官员管理国子监，招选生徒讲学。太祖常派内侍代表他去给太学生们赐酒菜，表示劝学崇儒。这一来，凡儒士、学者、穿白袍的举子、大襟束带的士大夫，常常进出于骑马披甲的武人之中。老百姓见了，高兴地指着说：

“这一辈人露脸了，天下可以太平！”

自从禁军统帅权力被分散以后，中央政府里，宰相的权力最重，宋太祖统统用文人做宰相。他不止一次地讲：“做宰相必须是读书人。”像赵普、卢多逊等，都是以儒学见长而获得了太祖的信任，当了宰相。就是枢密使、三司使，也起用文臣担任。

宋太祖还说过：“五代藩镇残暴肆虐，老百姓深受其害。朕今用儒臣办事，分治大州大县，即使这些人都贪污浑浊，也赶不上武臣十分之一那么厉害。”

选拔大批文臣，担任中央和地方官吏。这大批的文臣，主要是从科举考试中选拔。为此，宋太祖对科举制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他规定：

第一，不论出身贫富，郡望（世族）高低，只要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应举，使得那些有才能的人，都不至于被埋没。

第二，确立复试、殿试制度，以便杜绝权贵们用请客送礼的办法走后门。比如公元968年三月，科举考进士，合格者有十人，其中户部尚书陶

谷的儿子陶邴名列第六。宋太祖早就听说陶谷教子无方，怀疑他从中作弊，下令：“从今以后，凡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统统要经中书复试。”

开宝八年（公元 975 年）起，宋太祖亲自主持殿试。他说：“以前登科及第的人，多为官僚世家所占，使得出身孤寒的读书人，不容易获得做官的机会，太不像话！如今，朕亲自临试，以是否符合标准定进退。”而且从此以后，殿试成为定制。

经过这番改革，宋代科举不重出身门第，大得人心。科举试场代替了战场，成为主要的名利角逐场所。孤寒之士，一旦进士及第，如登龙门，光宗耀祖，人人称羡。宋太祖统治时期，是变重武轻文为重文轻武的转折点。正像后来宋朝儿童所读的《神童诗》中所写的：“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其实，宋太祖重文轻武是针对五代以来重武轻文的弊病而来，并不是对武人一概歧视。他非常重视人才，不问资历，擢用英俊，不求全责备。对于下层官吏中，只要有一才可取，宋太祖就给予破格提拔。比如有个叫李鹤的人，从中牟县令一下子升迁为国子监丞（中央太学的官）；刘琪由莱芜县令升迁为朝中拾遗（谏官）；李博由郑州防御判官提拔到中央任监察御史（掌朝中百官违法事），等等。

对武臣也是这样。在赵匡胤还没有什么地位时，曾去投靠王彦超、董遵诲，结果受到他们的拒绝。但这两人都是武艺绝伦的武将。宋太祖即位后，并不计较个人旧怨，对王彦超特别加了中书令的官衔。有一次太祖在饮宴以后的归途中，问王彦超：

“以前在复州我去投奔你，为什么不肯收留我？”

彦超顿时惶恐起来，脸上冒出汗珠，红着脸支支吾吾，不知如何答



对。第二天，他上表请罪，不敢上朝。太祖马上派人传旨抚慰，并立刻令他入殿觐见。

董遵诲曾经跟随过赵匡胤的政敌韩通，等到赵匡胤做了皇帝，自认为得罪不轻，惶惶不能自安。一天，太祖召见，董遵诲伏地请死。这时，董遵诲的部卒乘机敲响登闻鼓，揭发董遵诲十几条违法的事。董遵诲浑身战栗，越加认定必将处死。没想到，太祖竟开恩不问，还诚恳地对他说：

“朕正在用人之际，赦过赏功。你不必担心，朕将继续录用你。”

说罢，太祖任命董遵诲为罗州刺史，又派人将他的母亲从辽朝统治下的幽州接回来。董遵诲感恩不尽，以后在平叛保卫边陲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宋太祖这些做法，以后便成了“祖宗家法”，沿袭下去，虽然纠正了过去的弊病，但又导致君权过于集中，以致国力日衰，军队不能打仗，留下了日后宋代外患不断的祸根。这在当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还是按照既定的“先南后北”的策略，准备在平定南部的割据以后，继续北伐。



第六回

烛影斧声千古之谜
饷尽援绝北汉降宋

宋太祖在平定江南以后，前往西京洛阳，祭告天地。原来，太祖按照周朝旧制，定都开封，号为东京，以洛阳为西京。太祖祭告完毕，想要把洛阳改为都城。群臣和皇弟光义都极力劝阻，太祖只得怅然回汴。

过了个把月，太祖又和群臣商议北征。遣侍卫都指挥使党进、宣徽北院使潘美，以及杨光美、牛光进、米文义等，率兵北伐，分道攻汉。党进遵诏前进，连败北汉军。快要攻到太原了，太祖又命行营都监郭进等，分别进攻忻、代、汾、沁、辽、石等州，一个个战役都取得了胜利。

北汉主刘继元，急忙向辽朝求援。辽相耶律沙率兵援汉，正想着鏖（áo 敖）战一场，决一雌雄，党进忽然接到汴京急报：宋太祖病重，促令班师，党进不得不领兵回朝。

原来，太祖自西京还驾，已觉不适，后经治疗，渐渐痊愈。到了孟冬，自己觉得身体康健，便到处去游玩。有一天，他来到皇弟光义家里，宴饮甚是欢悦。太祖素来与兄弟友爱相处，光义有病，太祖与他灼艾，光义觉痛，太祖也取艾自灸，以便试验着为光义减轻痛苦。光义因此对兄长也十分温良恭谨。但是没想到，就在这次宴饮以后，太祖忽然旧病复发，

渐渐不能支持，不得不卧床歇息，一切国政，全委托光义代理。

光义白天办理朝廷大事，夜晚还要守侍在兄长床侧，自然忙得不可开交。

这天，刚刚下了大雪，光义入宫稍稍晚了一点，宫廷内侍急急忙忙跑来传诏，令他即刻入宫。

光义怕是兄长病重，不由心里一阵急跳，马上跑入皇上的寝殿，只见太祖面色苍白，喘息急促。太祖看见光义以后，眼里放射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待了半晌也没说出话来。光义想了想，即命内侍退出，只留自己一人，静听嘱咐。

内侍们不敢怠慢，都蹑手蹑脚地退出寝宫门，远远地立在外面，探看门内举动。忽然听到太祖在叮嘱光义，语言若断若续，声音很低，吐字听不清楚。过了片刻，又见宫内烛影摇红，忽暗忽明，仿佛光义离座起来逡巡、退避的样子。又过了一会儿，似有斧子截地的声音，接着太祖大声叫喊：“你要好好去做！”声音激动而凄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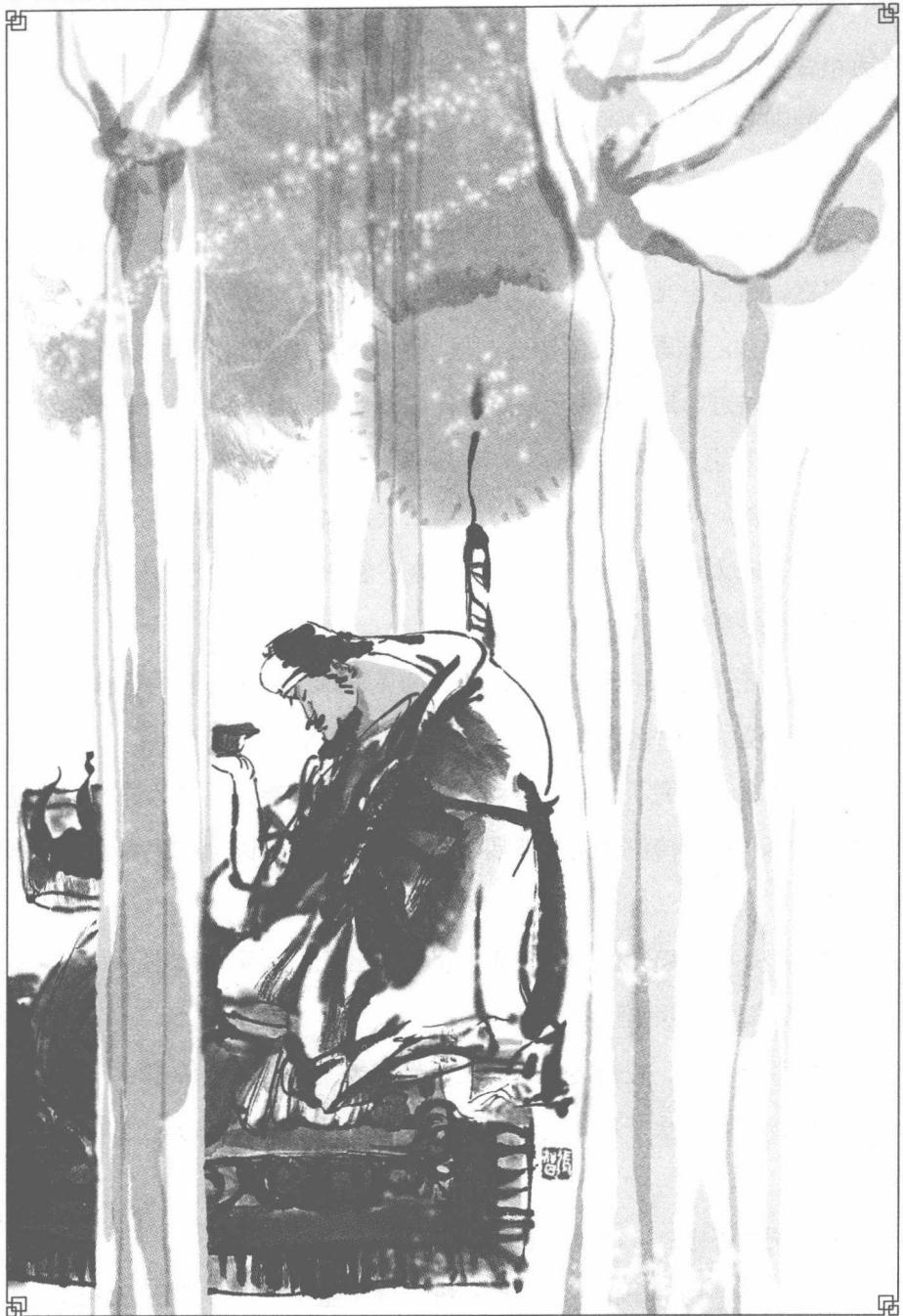
这时候，光义猛然走出屋外，传呼宦官与侍女们：“你们快去请皇后皇子来！”

“是！”内侍们应着，分头去请。

不大工夫，皇后皇子陆续到来。大家紧张地走近皇帝榻前一看，都惊呆了，太祖早已目定口张，悠然归天去了。人们呆愣片刻，不禁放声恸哭。太祖死时是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年仅50岁）。

宋太祖到底是怎样死的？在历史上留下了一桩疑案。

有的说，太祖背上生疽（jū居），痛苦得不得了，光义进屋探视，突见一女鬼用手为他捶背，他便拿着柱斧，向鬼砍去，女鬼闪避，那斧反落





在太祖背上，疽破肉裂，太祖痛死过去。

有的则说是光义谋害太祖，他先屏退左右，以便下手。

还有的说，十月二十日晚上，宋太祖来到太清阁观看天象，先是星光灿烂，天空晴朗，不多久又见阴云四起，雪雹骤降。太祖见势不妙，赶紧退归寝宫，召晋王光义一起饮酒。光义入殿后，太祖屏退身边侍从，只有兄弟两人对饮。从殿外远远望去，只见烛影摇红，光义不时离席。饮毕，三更鼓刚刚敲过，地上积雪已有数寸。太祖步出寝阁，用柱斧戳入雪地之中，“嚓嚓”之声清晰可闻，并有“好做！好做！”的凄厉叫声。说罢，太祖回室就寝。当晚光义没有出宫。第二天，太祖便猝然死亡。

总之，宋太祖活了 50 岁就死了。这“烛影斧声”的传说，说明皇室内部确有过争夺皇位的斗争。

太祖一死，皇后宋氏和皇子德昭、德芳等扶床恸哭，哀号不停。皇弟光美也在悲泣。这时宦官王继恩走上前来，劝说皇后：

“娘娘，不要哭了，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主。昭宪太后曾为先帝立了遗嘱，命在百年之后传位晋王，遗嘱藏于金柜，现在可以拿出来看看，遵嘱办理。”

据说那是宋太祖即位的第二年，皇太后杜氏，看到后周亡于幼帝的教训，临终时把太祖叫到跟前，嘱咐说：

“你百岁以后，应当传位给光义，光义传光美，光美传德昭（匡胤的长子早死，德昭是次子）。能立长君（年纪达到成人的皇帝），才是国家的福气。”

太祖哭着答应：“请娘放心，儿怎敢不遵教诲！”

赵普在场，用笔墨记下了这一遗嘱，藏于金柜。如今经王继恩这一提

醒，赵普赶忙打开金柜，拿出太后遗嘱，请宋后和众人审视，并请晋王光义继位，然后准备治丧。

此时，宋后的心里更加悲怆难过，禁不住又一阵号啕大哭。光义瞧不过去，上前劝慰了几句。宋后哀告说：

“我们母子性命，今后全托付官家（对皇帝称谓）了！”

光义也哭着说：“今后当共保天下、富贵，请勿担忧！”

原来皇子德芳是宋后所生，本拟把他立为太子。因太祖对母亲十分孝顺，对兄弟友爱，誓守金柜遗言，不敢违背，所以宋后无法。眼下太祖骤然长逝，宋后想想今后孤儿寡妇，谁知会落个什么结果？可是光义现已掌握大权，又不敢和他争执什么。

赵光义在后周时做过供奉官，陈桥兵变，他拥立太祖有功，建国后为殿前都虞侯。太祖率兵亲征的那两年，光义留守京城，任开封府尹兼中书令，后又加封晋王，位在宰相之上，成为太祖以下权位最高的人物。所以，太祖死光义继位也算顺理成章。

过了一天，赵光义正式即皇帝位，这就是宋太宗。宋太宗实行大赦，并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元年（公元 976 年），称宋后为开宝皇后，授弟光美为开封府尹，晋封齐王，所有太祖、光美子女，均称皇子皇女。光美因为避讳皇帝名字的光字，改为廷美。

公元 978 年，吴越王钱俶进京，朝见新皇帝，太宗将他留在了东京。占据着南方泉、漳二州的陈洪进，眼看着宋灭南唐，吴越入朝，自己陷于孤立。陈洪进便也来东京，朝见宋太宗，乖乖地献上了泉、漳二州。钱俶看到这形势，不得不把吴越 13 州 86 县献给宋朝，削去吴越国号。宋朝完全统一了南方各地，就把主要兵力转向了北方的北汉和辽朝。



公元 979 年初，太宗想要兴师伐汉，左仆射薛居正等都说不可。后来太宗又召枢密使曹彬商议，曹彬说：

“可伐！”

太宗说：“从前周世宗和太祖都曾亲征北汉，为何没取得成功？”

曹彬说：“周世宗时，史彦超兵败石岭关，人心大乱，所以班师。太祖屯兵草地，适值暑季多雨，军士生病的很多，所以中止。这都不是由于北汉强盛，不可战败。”

太宗说：“朕今日想要北征，你看能够成功吗？”

曹彬兴奋地说：“国家刚刚兴盛，兵甲精锐，要想进攻太原，那是摧枯拉朽，不怕不成功。”

于是，太宗决心北征北汉。任潘美为北路招讨使，率领崔彥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米信、田重进等，四路出兵，分攻太原；又命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判官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阻截从燕蓟来的援兵。

四月，宋太宗御驾亲征北汉，兵发太原，浩浩荡荡的大军把太原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北汉主刘继元，听到宋师大举进攻，急忙遣使向辽求救。以前宋太祖在位时，辽朝遣使来和宋朝表示和好，太祖答应了。如今，辽朝见宋伐汉，又派挞马官来求见太宗，询问伐汉的情由，太宗说：

“北汉独自割据，违抗本朝，应当问罪。若辽朝不去援助他们，我们照旧和好如初；否则，也就只有开战了。”

辽朝使臣悻悻而去，太宗预料辽朝必去援助，一场大战不可避免。于是太宗决定亲征，命沈伦为东京留守，赵廷美随驾北征。

太宗来到镇州（今河北正定），接着郭进捷报，已将辽兵击退到石岭

关外。原来辽主得到使臣报告，连忙派宰相耶律沙为都统，冀王敌烈为监军，领兵救汉。兵到白马岭，耶律沙要在涧前扎营，敌烈不听，争先渡涧，步兵也抢过涧去，三三五五，不成阵列。正这时，猛听一声炮响，宋军从营内杀出，辽军手足无措。敌烈还不知死活，硬是往前乱闯，正好碰上郭进。两马相交，战不几个回合，敌烈被郭进举刀劈于马下。

耶律沙正要上前救应，那逃过涧来的辽兵，反而冲乱了耶律沙的阵脚。宋军乘胜前进，辽军无法抵挡，耶律沙只好策马返奔。郭进正率军追击，不防斜刺里杀出一支人马。这是辽将耶律斜轸奉命前来接应。郭进便勒马止追，整队回师。

郭进回到石岭关，驰书向太宗报捷。太宗立刻从镇州出发，进逼太原。这时，北路招讨使潘美等，多次打败汉兵，直达太原城下，筑起长围，四面合攻。太原城内，早就盼望辽兵到来，多天不到，又派健卒偷偷溜出城去，送蜡丸帛书给辽国，催促出兵。哪知这送信的又被郭进的兵士捉住，斩首示众。北汉主刘继元得到这些情报，寝食不安，幸得建雄军节度使刘继业入城助守，才得以支持。

五月初一，宋军攻打太原城西南角，俘虏了北汉大臣范超，将他斩首，人头挂在大旗杆上，向城内守敌示威。初四，北汉守将郭万超，是骑兵元帅，他怕被俘后也落个范超的下场，便秘密地派军士出城，与太宗约定投降。太宗与他折箭为誓，决不加害。太宗看到北汉军人心动摇，便趁机发诏书，给北汉主刘继元，要他赶紧投降，保证他的富贵和安全。

这诏书颁到城下，城内总算接待了来使，并引使者去见刘继元。刘继元读罢诏书，沉吟半晌，回答来使说：

“如蒙天子优礼，谨当遵旨。”

宋使出城向太宗报告。可是待了半天，也不见刘继元出来投降，宋军将士有些人又急躁起来，锐意攻城。太宗冷静地出谕将士们：

“攻城必然扰害百姓，不如稍待。等到明日如果还不出降，当即破城。”

宋军稍稍往后退了退。刘继元眼看饷尽援绝，再无出路，当晚就派客省使李勋奉表请降。太宗赐给李勋袭衣金带，银鞍勒马，另派薛文宝同李勋一起入城，送诏书给刘继元，进行慰勉。

第二天，宋太宗来到城北，登上城台，设宴备乐。刘继元率领原来北汉的百官，缟衣纱帽，待罪于台下。太宗令人传旨特赦，请继元升台，并加封刘继元，赏赐甚厚。然后，太宗令刘继元引宋军入城。没想到城上立着一员金甲银盔的大将，高声喊道：

“主子降宋，我却不降，愿与宋军拼个你死我活！”

宋军仰头往城上望，那将不是别人，就是北汉建雄节度使刘继业。这刘继业是北汉名将，骁勇剽悍，多智多谋，不论北方的辽朝还是南方的宋朝，提起刘继业都要惧怕三分。宋军将刘继业不肯投降的事报告给太宗，太宗爱继业忠勇，很想把他引为己用，便令继元好言抚慰。继元立即派亲信入城，同继业讲明不得不降的苦衷，劝他不如屈志出降，保全满城百姓。继业大哭一场，才开城迎入宋军。

太宗入城，召见继业，立即授予右领军卫大将军，并加厚赐。原来继业姓杨，太原人氏，因为追随北汉主刘崇，赐姓为刘，降宋以后仍恢复原姓，单名业。后人称为杨令公。



第七回

高粱河辽军初获胜
雁门关杨业出奇兵

刘继元降宋以后，宋太宗命康仁宝监督刘继元带上家属、行装，离开太原，迁往汴京。有人向太宗控告刘继元曾经残杀臣民，应按罪惩治，太宗说：

“凡亡国的君主，不是失于懦弱，就是失于残暴，否则何至于灭亡？这等人只要他肯投降，不再作恶，放过他就是了。若朕也把他虐待，岂不是与他相似了吗？”

太宗稳住刘继元及其部属，还为了打算从太原出发，顺道伐辽，企图收复五代时被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即幽州（今北京市）、蓟州（今河北蓟县）、瀛州（今河北河间）、涿州（今河北涿县）、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莫州（今河北任丘）、新州（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北京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

辽本是鲜卑族的一支，属游牧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起初居住在潢河（今内蒙古自治区内）附近，号称契丹。全族共有八个部落，部落首

领叫大人。各部落的大人推一人做联盟首领。梁朝初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并吞各部，僭称帝号。后来辽人称他为太祖。阿保机死了以后，他的儿子耶律德光继位，助晋灭唐，逐渐强大起来，占燕云十六州。到晋出帝时，耶律德光不愿称臣，举兵灭晋，改国号为辽。宋太宗即位以后，辽朝正是辽景宗耶律贤当政。耶律贤用萧守兴做尚书令，立萧守兴的女儿燕燕为皇后。燕燕才貌出众，精通韬略，景宗又经常生病，凡事都由萧皇后代理，甚是得力。

宋太宗要一鼓作气，北上伐辽，潘美等大将，认为宋兵在与北汉作战中已疲惫缺饷，继续用兵是不利的。唯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说：

“陛下，乘胜北伐，正是好时机，不难取胜。”

太宗求胜心切，决定向北进军。兵到易州，辽刺史刘宇见此威势，献城出降。太宗留兵千人，协助守城，接着入攻涿州。辽判官刘原德也献城投降。宋军乘胜进攻幽州，辽将耶律奚底率领辽兵自城北来攻宋军。宋军杀将过去，锐不可当，辽兵败走。太宗就命宋军分四路攻城。蓟州、顺州接连投降，只有幽州的辽将耶律学古，多方守御，一时没有攻下。宋太宗亲自督攻，昼夜猛扑，倒也使城中惶惧起来。就在这时，忽然有探卒入营报告：

“辽朝宰相耶律沙带兵来救幽州，前锋已到高粱河了。”

太宗略一思忖，说：“敌人援兵已到高粱河，我军不如前去迎敌，等杀败了他，再回来攻城不迟。”

说罢即下令拔营，向高粱河进发。将到河边，果然看见辽兵黑压压地越河而来，差不多有几万人。宋将全都跃马出阵，各执兵械，杀奔前去。耶律沙当即指挥辽兵抗拒。两下里战鼓齐鸣，旌旗飞舞，杀得天昏地暗，

鬼哭神号。过了两三个时辰，辽兵伤亡惨重，渐渐地向后退去。

太宗见辽兵退却，手执令旗，指挥宋兵前进。正追赶中，蓦地听得数声炮响，辽将耶律斜轸从左翼杀来，耶律休哥从右翼杀来。耶律休哥是辽邦良将，智勇双全。他的部下也都是精锐，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而宋军此时正战得疲乏，耶律休哥趁这机会，攻入中坚，来拿宋太宗。太宗急命各将护驾，然而各将都在奋力作战，自顾不暇，急得太宗手足无措。幸亏辅超拿着钢刀，呼延赞挥着铁鞭，前遮后拦，才护住太宗，往涿州方向逃跑。

这时候，宋将也陆续逃回，检查军士，伤亡过万。看看天色将暮，大家正要进城去休息，不料耶律休哥又带兵杀到。宋军喘息未定，一听辽军到来，纷纷逃散，自寻生路。就是宋太宗的卫队，也都逃了。宋太宗无法，只得加鞭催马，向南逃奔。偏偏天色渐渐昏暗，苍苍茫茫，不辨方向，路上七高八低，蹀躞 (dié xiè 碟谢) 难行。后面的喊杀声一阵紧似一阵，太宗心里发急，使劲将马缰收紧，扬鞭乱抽，马儿忍受不住，猛劲蹿跳，只听扑通一声，跌入泥潭。

太宗急喊卫卒救驾，哪知前后左右，并无一人。自己想下骑掀马，又怕自己和马一起陷入泥坑，不禁仰天呼道：

“唉，我为什么偏听崔翰的话，弄到这步田地！”

话刚说完，但见前面火光荧荧，有一队人马到来，也不知是南军，还是北军，越觉惶惑不定。待到军队来到附近，才见旗帜上写着一个偌大的“杨”字，不觉转忧为喜。

原来杨业自降宋以后，本已跟着征伐幽蓟，因为太宗命他赴太原搬运粮械，接济军需，所以去了好几天，到现在才运粮草回来。太宗急忙呼



救，杨业不顾个人安危，跃马入泥坑，轻轻将太宗拽起，递交岸上一小将，然后再去牵引御马，好不容易才拉到岸上。

太宗坐在岸上喘息，杨业带着小将来拜见，并说道：

“救驾来迟，臣应负罪！”

“快别如此说，若非卿到，恐朕性命难保哩。”太宗说着，又指了指小将问，“小将何人？”

杨业恭敬答道：“这是臣儿延昭。”

太宗高兴地说：“卿有此儿，也好算作千里驹了。”

正说着，只见后面尘土飞扬，似有辽军追到，太宗皱眉道：

“敌军来了，怎么办？”

杨业挺身道：“请陛下先行一程，由臣父子退敌便是。”

杨业就去牵御马过来。哪知御马早已躺卧在地，爬不起来，杨业返身对太宗说：

“御马已不可再骑，请陛下乘臣马先行。”

太宗推辞：“卿欲退敌，不可以没有坐骑。朕看装载饷械的驴车，可腾出一乘，由朕先坐一辆去吧。”

杨业遵旨，命部卒腾出一辆驴车，请太宗坐人，命部卒保护前行，所有饷械也一律载回。杨业与延昭勒马待敌。

不多一会儿，有一批军马跑到，原来是孟玄喆、崔彥进、刘廷翰、李汉琼等一班宋将，带着败兵残卒，狼狈不堪。紧接着，潘美也驰马赶到，见了杨业问道：

“皇上哪里去了？将军是否遇到？”

杨业把情况讲明，潘美说：“后面还有追兵，如何是好？”

杨业说：“业父子二人正想退敌，今得诸将帅到来，怕他什么？”

潘美听了不觉脸红愧赧，即命杨业收整残兵，列阵以待。不多一会儿，果有辽兵追到。前队二辽将，一个名叫兀环奴，一个名叫兀里奚。杨业策马抡刀，抢先出阵，叫一声“胡虏慢走！”兀环奴、兀里奚大怒，上前迎战。杨业勇战二将，毫不惧怯，延昭怕父亲有失，急挺枪出战，挡住兀里奚。杨业独战兀环奴，战不几合，杨业一刀劈死兀环奴。兀里奚见状，心中一慌，刀一松，也被杨延昭刺落马下。

宋将见杨业父子杀死辽将，也都前来助阵，辽兵渐渐不能支持，慌忙退去。宋军追杀数里，夺回枪械物资若干，方才收军。

宋军到了定州（今河北定县），重遇太宗。太宗命孟玄皓屯定州，崔彥进屯关南，刘廷翰、李汉琼屯真定，又留崔翰、赵延进等，援应各镇，自己带兵返回汴都。

再说辽军杀败宋军，回国报功。辽主还要继续南侵，派遣南京留守韩匡嗣，与耶律沙、耶律休哥等率兵五万，入寇镇州（今河北正定）。

刘廷翰得到情报，急忙派人请崔彥进、李汉琼等商议对策。刘廷翰说：

“我军刚刚战败，元气尚未恢复，辽兵又来侵扰，如何是好？”

崔彥进说：“若从正面与他对打，胜利没有多少把握，不如用诈降计，诱他入内，然后设下埋伏，进行袭击，定可取胜。”

刘廷翰说：“这耶律休哥智勇双全，老成持重，未必纳降。”

李汉琼说：“先去献给他粮饷，令他信以为真，我想可以取得成功。”

廷翰再也想不出高招儿，只得点头，说：

“也好，不妨依此计一试，再作定夺。”

廷翰当即派军使到辽营送粮请降。辽帅韩匡嗣看见粮饷，问：

“何日出降？”

宋使答：“明日。”

韩匡嗣满意地说：“好吧，明日按时来降。”

宋军使自去回报，耶律休哥果然多了个心眼，对韩匡嗣道：

“宋军未曾交锋，就来请降，是否有诈？元帅不可不防！”

匡嗣说：“他若用诈降计，怎肯到此献粮？”

休哥说：“这不过是，要想取之，必先予之。”

匡嗣说：“我军士气正盛，杀败宋军数十万。宋军今闻我军再来，怎能不害怕？我想他是真心实意想投降。就是诈降，我也不怕。”

耶律休哥见韩匡嗣听不进，只得退出，自去号令部下，不得妄动，等待有自己的军令，才准出发。韩匡嗣与耶律沙约定，明日入城受降。

刘廷翰得到军使的回报，立即整点兵马，令李汉琼率兵马万名，埋伏在城东，准备伏击辽兵来路；崔彥进率步兵万名，埋伏城北，截断辽兵的去途，再约边境的崔翰与赵延进，连夜发兵，前来夹攻。

第二天，刘廷翰将真定城门敞开，自己领兵去城西埋伏，专等辽兵到来。辽帅韩匡嗣当先开道，耶律沙押着后军，望镇州城前来。临近城下，但见城门大开，并无一人。韩匡嗣想指挥众人入城，护骑尉刘雄武提醒他说：

“元帅不可轻入。他说请降，为何城外不见一人？”

匡嗣听他这么说，也觉惊异，这时猛听一声炮响，城西杀出刘廷翰，城东杀出李汉琼。匡嗣才知是中计，拍马便走，部下顺势往回奔跑，冲动了耶律沙的后队。耶律沙也阻挡不住，只好倒退。忽然间，炮声又响，崔

彦进又带兵杀出，截住了辽兵去路。

辽兵腹背受敌，只好拼着性命，杀开一条血路。没想到宋将崔翰、赵延进各军，又按约定，领兵杀来。人马越聚越多，将辽兵围困在核心。韩匡嗣、耶律沙领着将校冒死突围，怎奈四面八方被宋兵围得像铁桶一般，无缝可钻。宋军又纷纷射箭，射得辽兵一个个坠马，伤亡无数。

韩匡嗣与耶律沙正处于万分危急时刻，忽有一员大将挺刀跃马，带领健卒，从北面杀人。韩匡嗣抬头一看，来将不是别人，正是智勇双全的耶律休哥，不觉大喜过望，急忙和耶律沙跟随休哥，杀出重围。宋军追趕一程，夺得辎重无数，斩获兵马上万。直追到遂城（今河北徐水西），才收兵返回原来阵地。

宋太宗得到情报，十分高兴，但又对群臣说道：

“辽兵入寇镇州，没有得逞，将来必要移往别处骚扰。朕看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至关重要，须遣良将把守，才能保证无患。”

群臣齐声说：“陛下明烛万里，料事如神，应当立即选择良将，进行防御。”

太宗说：“朕有一人在此，可以胜任。”随后招呼左右：“宣杨业入殿。”

不多一会儿，杨业入殿，进谒太宗。太宗亲切地说：

“卿熟悉边情，智勇兼备，今特任你为代州刺史，望勿推辞！”

杨业叩头说：“陛下有令，臣怎敢推诿！”

太宗大喜，赐予鞍马戎装，令他指日起程。

杨业叩谢而出，率领儿子延玉、延昭等，向代州出发。杨业特别喜欢延昭，每次出师都让他跟着。到了代州，正值天寒地冻，杨业马上派人修



城，亲自进行监督，就是刮风下雪，也不懈怠。

转眼到了太平兴国五年，寒尽春回，草木萌生，辽邦又重整兵马，大举入寇。耶律沙、耶律斜轸等领兵十万，一直奔向雁门关。雁门关在代州北面，是一重要门户，雁门有失，代州也就危险了。杨业一听辽兵侵入，就对二子延玉、延昭说：

“辽兵号称十万，我军不过一两万人，就是以一当十，也未必能取胜，看来只好用智，杀他一个下马威，才能使他不敢轻视我们。”

延昭说：“儿意从小道绕出，突然袭击辽兵背后，出他不意，这样可能取胜。”

杨业说：“我也这般想。兵不在多，只教他们深夜伏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让敌人自行溃散。”

杨业说罢，当即挑选劲卒数千名，由雁门南口经关出去，绕到雁门北口。这时正当星斗黯黯，遥见雁门关下，黑压压地扎着敌人的大营。杨业令延玉带兵三千，从左杀入；延昭带精兵三千，从右杀入，自己率健卒百骑，独踏中坚。

三支兵马，衔枚急走，看看到了辽营附近，齐声呐喊，捣将进去。耶律沙、耶律斜轸等只是防备关内兵出来袭营，压根儿没想到宋军会从背后杀来，正是防不及防，大都吓得东逃西躲。中营里面，有一辽邦节度使驸马侍中肖咄李，自以为骁勇，执着利斧，从帐后出来抵敌，凑巧碰上杨业。两马相交，战作一团，战到十余合，只听杨业大吼一声：“胡虏哪里逃？”那肖咄李连头带盔，咕咚飞马落下。

肖咄李一死，辽兵更加惊慌，顿时大溃。

辽相耶律沙与辽将耶律斜轸等，因部属溃散，也落荒而逃，黑暗中自

相践踏，伤亡甚多。杨业父子杀退辽兵，便整军进入雁门关，检查兵士，不过伤了数十人。当即休息半月，驰回代州。从此，辽兵就把杨业称作“杨无敌”，见了“杨”字旗号，赶紧溜掉。



第八回

拼力死战杨业捐躯
和战争议转攻为守



辽景宗得知将相败还，勃然大怒，于公元980年十月，亲自督军，再举侵宋。他命耶律休哥为先行，率兵进攻瓦桥关。而守关的宋军将士，听说辽兵两次被杨家将打退，便也大意起来，竟然开关迎敌，面水列阵。耶律休哥率领一支精兵渡水南来。宋将欺他兵少，不曾截击，待到大批辽兵一起渡河，才发起攻击。哪知耶律休哥的部下，都是剽悍的强卒，宋军被杀得七零八落，连城关都守不住，一哄而散，往南逃到莫州。

宋兵作战失败后，是继续作战收复燕云，还是从此罢兵，宋朝内部出现了不同的主张。宋太宗回到东京没有几天，多数朝臣主张再次出兵攻辽，唯有左拾遗（谏官）上书谏阻，说什么“圣人举事，动在万全”，“先本而后末，安内以攘外”，主张先加强内部的统治。河南路转运副使田锡，主张放弃收复燕云，与辽谈和，甚至说“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得而无功”。在主和意见的影响下，宋太宗在公元981年下诏，命令沿边州县好生守卫，不得出关。宋辽暂时休战。

宋太宗经过几年的军事准备，仍然要收复燕云。他对宰相宋琪说：“我看史书，见晋高祖（石敬瑭）求援于契丹，对契丹行事父礼，还要割

地奉送，实是屈辱太甚。”

宋琪说：“臣知陛下想要收复燕云之志，不过，这还要等待适当时机。”

到了公元 986 年，也就是宋太宗七年，辽景宗耶律贤病死，他的儿子耶律隆绪继位。因隆绪年幼，由母后萧燕燕摄政，史称萧太后。萧太后恢复的国号为大契丹，用韩德让为政事令，兼枢密使，总领卫兵；耶律勃古哲总管山西各州；耶律休哥做南面行军都统，号令严明，威镇朔漠。

驻守淮州的宋将贺怀浦父子，以为契丹国主年幼，母后摄政，似乎有机可乘，请求朝廷出兵，夺回幽蓟。于是，宋太宗分兵三路北征。曹彬、米信出雄州，田重进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北），潘美、杨业出雁门。

曹彬率领宋朝主力军，急速攻下新城、固安，直攻涿州。没过多久，契丹兵来攻新城，与米信相遇。米信只带了三百人，而契丹兵上万，众寡悬殊，顿时被围。米信挺着大刀，当先突围，三百骑兵紧随身后，拼命冲破西面一角。契丹兵也紧追不舍。这时，宋将崔彥进、杜彥圭等两路杀到，曹彬也带兵赶来。各路兵马，一起进攻涿州。田重进攻下飞狐，又接连攻下灵丘。潘美也攻下寰、朔、应、云等州。

捷报传到东京，文武百官全来庆贺，唯独武胜军节度使赵普上书劝阻进军。太宗以为三军都打了胜仗，依然坚持用兵。就在这时，忽然接到曹彬急奏，说是占领涿州十来天，粮饷已经接济不上，不得不暂时退到雄州去。太宗一听，脸色大变，说：

“从前朕命他缓进，他反而要快；现在大敌在前，又要往回退。如果被敌人袭击，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当下派使者传诏，令曹彬决不可贸然行事，要带兵与米信会合，稳住



阵地。曹彬接旨以后，遵命行事。可这时潘美已经会同田重进东下，乘势去攻幽州。崔彥进等将领都向曹彬要求说：

“朝廷命令三路出师，我军是正路，将士最多，号称十万，现今逗留不进，反让两路偏师建功立业，岂不可羞？元帅为何不统兵前进，急取幽蓟呢？”

曹彬说：“皇上有令，不得轻易冒进。”

崔彥进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元帅如能取得成功，皇上是不会责备的啊！”

曹彬暗忖，彥进的说法未尝没有道理，当下即和米信取得联系，各自带足粮饷，直奔涿州。

契丹大将耶律休哥看到自己兵寡将少，不敢正面打大仗，一面令轻骑锐卒，夜间去打劫抢掠，断绝宋兵粮道，同时派人报知朝廷，等候援兵。萧太后接到耶律休哥禀报，竟然自己统率雄师，挟着幼主，去援助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听到援兵将到，便先到涿州，只令一小部分兵士挑战，等宋军杀来，就边打边退。当宋军扎营开饭，他再次冲杀过去；宋兵再战，他又退了下去。这样每天折腾数次。到夜晚，辽兵埋伏在四周崖谷，吹胡哨，鸣鼓角，逗引宋军。等宋军杀出，却又不见一人。这就使得宋军日夜受扰乱，累得昼不安食，夜不安眠，只好结成方阵，缓缓前进。

宋军刚刚接到骑兵报告，耶律休哥已率兵前来，接着又有探马报告：

“萧太后与少主耶律隆绪，又带大兵来进攻了。”

曹彬大惊失色，便与米信商量退兵。曹彬命令一下，宋兵顿时大乱。耶律休哥催兵紧紧追来，追到岐沟关（今河北涿州市西南），才追上宋军。

宋军已无心打仗，勉强交锋，怎敌得住凶悍的契丹军？回头又跑。曹彬、米信禁止不住，也只得顺势退却。宋军沿途弃戈抛甲，不计其数。

跑到沙河边上，回头已看不见追兵，大家才停下来，埋锅造饭，准备夜餐。忽又听到战火连天，契丹兵又追上来了。曹彬与米信又领兵南逃。宋军过河还不到一半，敌人的骑兵已经追上来了，对着宋军乱砍乱劈。河里被躺倒的尸首填满了，河水都无法流动。

萧太后母子到了沙河，见耶律休哥大胜，甚是欢喜。耶律休哥要求乘胜前进，杀到黄河以北。萧太后说：

“盛夏不宜行军，宋兵犯了这个忌讳，所以失败。我军不如得胜回朝，等到秋高马肥，再向南进军。”

萧太后说罢，就命令班师回朝，封耶律休哥为宋国王，又命耶律斜轸调集生力军，再准备南下。

再说曹彬逃到易州（今河北易县），计点兵士，伤亡大半，只好修本上奏，自己请罪。太宗览奏，十分懊丧，立即下诏召回曹彬、米信和崔彥进等，重派田重进屯驻定州，潘美驻代州，并把新收复的云、应、朔、寰四州吏民，分别迁移到河东、京西。事情还未办妥，契丹将耶律斜轸已率兵十万，到了安定以西。

雄州知州贺令图，自恃骁勇，选择精兵，出城迎敌。可是一经交锋，经不住敌兵锐气，被打得一败涂地，拼命逃回。耶律斜轸进攻蔚州，贺令图急忙向潘美求援。潘美率兵与令图会合，到了飞狐一接仗，正遇上耶律斜轸的兵马来到，又打败了。于是，驻在浑源、应州（今山西应县）的守将，统统弃城南逃。耶律斜轸乘胜攻克寰州，杀守城吏卒千余人。潘美只得退出代州，同众将士商量如何保护云、朔各州。副将杨业进谏说：

“现今北兵势盛，不应与他打仗，打了也难以取胜。朝廷命令数州吏民，迁居内地，我军可先派人密告云、朔各州守将，等大军离代州时，云州吏民就可以先迁出来；当我军进到应州，敌人必来应战，到那时候，朔州人民也可以乘机出城；我军直入石碣谷，再遣一些强弩手，列阵于谷口，再用骑兵配合，三州官民就可以保全了。”

潘美听后，不免低头沉吟，旁边闪出护军王侁（shēn伸），阻挠说：“我军多至数万，还这样畏首畏尾，岂不惹人耻笑？为今之计，不如出兵至雁门北关中，堂堂正正与他交战一场，未必就打不过他！”

杨业摇摇头说：“胜败虽然难以预料，但他已经两胜，我们两败，如果我军再连续受挫折，后果将不堪设想。”

“哼，”王侁冷笑一声说，“将军素来号称杨无敌，没想到今日竟这样犹豫不前，莫非有他志不成？”

杨业一听也火了，愤然说：“业何敢贪生怕死，不过因为时机未到，贸然出兵，徒然增加将士的伤亡，有害无益！护军既然怀疑我有二心，我可以为诸公当先锋，看我杨业是不是贪生怕死！”

说罢，杨业整顿戎装，号令部下，准备出发。临行，他前思后想，不免感到委屈、伤心又生气，流着热泪对潘美说：

“业本为太原降将，理应早死，蒙皇上不杀，提拔重用，怎不铭记在心！业绝非是为了纵容敌人，不出兵，实在是为等待适当时机，杀敌立功，报答皇上的恩遇。今日诸公责备我杨业躲避敌人，业还敢自爱吗？业此次出兵，恐不能再见主帅了……”

杨业说着，声泪俱下，哽咽难以自制。

潘美听了竟无动于衷，只是哼了一声，装出一副笑脸说：

“将军父子，均负盛名，今日未战先馁，无怪乎大家不解。你尽管大胆前去，我自前来救应。”

杨业说：“敌兵狡猾，机变莫测，必须好好提防。我此去陈家谷，地势险峻，可以驻守，请主帅也派兵到那里去。这样，可以前后夹击；否则，恐怕就危险了。”

潘美拉长了脸，冷冷地回答：“知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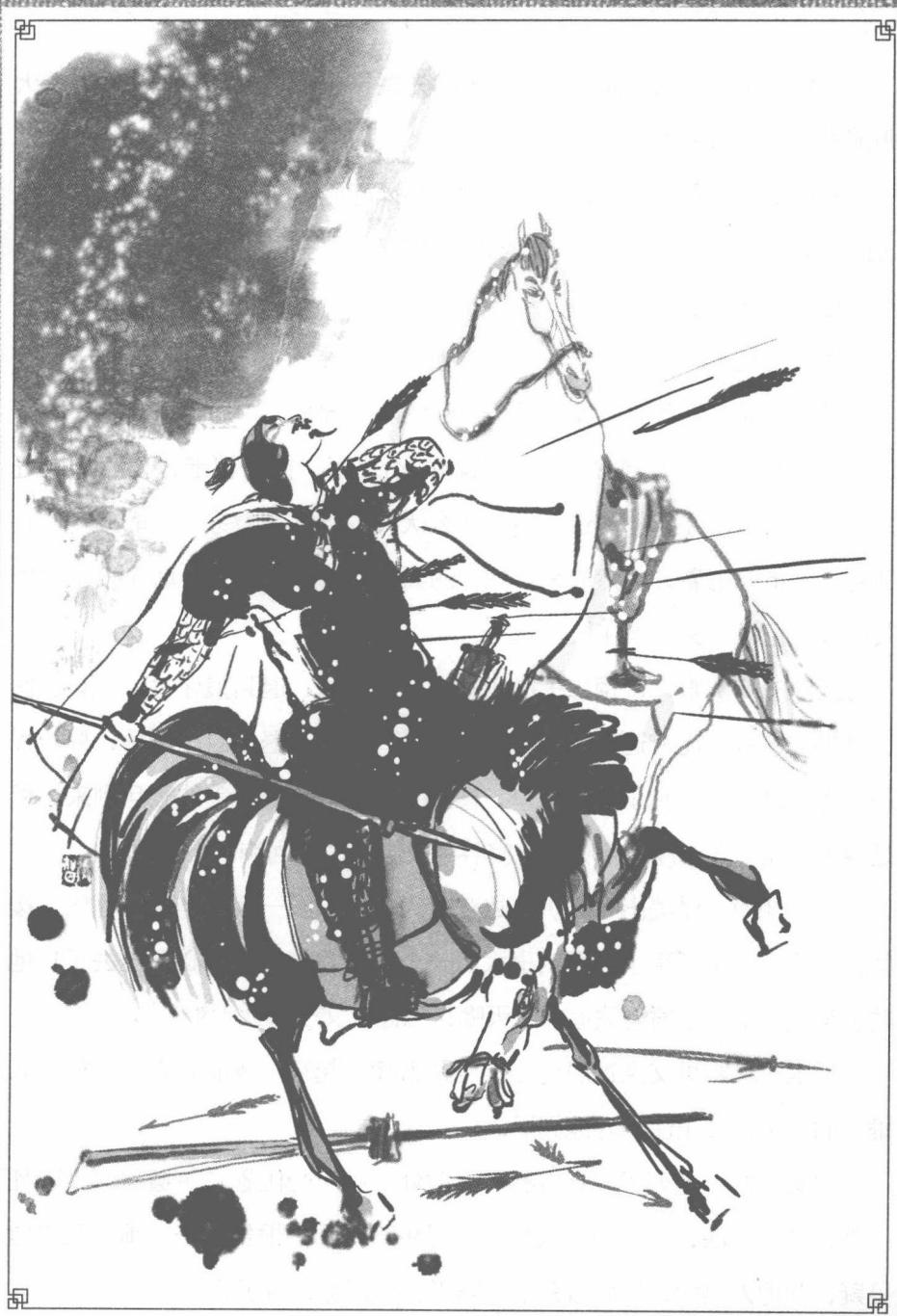
杨业率兵自石跌口出发，延玉、延昭随父同行，中途与耶律斜轸的队伍遭遇，免不了一场厮杀。耶律斜轸打不几下，掉头就走，杨业挥兵赶去。沿途多是平原，他估量不会有伏兵，所以尽力穷追。耶律斜轸且战且退，退着退着，忽然放来号炮，四面伏兵，蜂拥而至。耶律斜轸也掉转枪头，把杨业父子围在核心。

杨业怒睁两眼，带领二子拼命杀出一条血路，退到狼牙村，士兵已伤亡过半。那敌兵还穷追不舍。杨业只得指挥士兵南退，自己断后，战一程退一程，好不容易到了陈家谷口。杨业眼巴巴地盼望潘美的援兵到来，可是谷中空无一人。冷风呼啸，在空谷中发出凄厉的回响。

杨业知道，潘美出于嫉妒，故意背约，并未派一兵一卒前来埋伏、援助，害我杨家父子事小，误国事大，一个朝臣武将的责任心哪里去了！他越想越气，不禁怨愤恸哭道：“天哪！怎让我父子遭此大难！”

延玉、延昭见父亲这般伤心，也跟着啼泣起来。杨业看看身旁如两只雄虎的儿子，又止住泪对他们说：

“父子们一起死了，也没有什么益处。我上受国恩，下遭陷害，除死以外，别无他法，你兄弟二人可以自寻生路，回去报告天子。须知我忠信见疑，为他人出卖，日后若蒙皇恩昭雪，我死也瞑目了。”



延玉说：“儿愿随父战斗至死，不愿逃生。”

杨业含泪摇头，心如刀割，说不出话来。

延昭回头对哥哥说：“潘帅答应来援，就是不到陈家谷，也该出兵来了。哥哥且保护父亲，守住谷口，我前去求援，若请得兵来，还可能保得父子俱全呢。”

计议已定，契丹兵也赶到。万弩齐发，箭如雨落，延昭慌忙走脱，臂上已被流矢贯穿，鲜血淋漓，染红了战袍。他也顾不上裹伤，咬紧牙关，扬鞭飞马，求援去了。

杨业同延玉率兵血战。不多时，延玉身上已中数十箭，一腔热血，洒在疆场。他忍痛不住，哭着对父亲说：

“儿先去了，不能保……护父亲……”一句话还未说完，口中喷出一股鲜血，倒地身亡。

杨业见延玉身死，好似万箭穿心；回顾部下，已剩下不过数百人，而四下里全是劲敌，便也流着泪，对部下们说：

“我本欲立功报国，不期弄到这步田地。我的存亡未知，若被敌人所擒，我是无法受那耻辱的。你等都有父母妻儿，与我同死，也无济于事，还是各自逃生，回报皇上吧！”

各将士哪里肯听，都流着泪说：“生则同生，死则同死，我等怎能忍心割舍将军！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不报血仇，誓不为人！”

杨业见大家甲衣破裂，多处流血，一个个却眼里冒火，坚贞不屈，便也拼出最后力气，高喊着“杀！”手刃敌兵数十，自己身上也受伤几十处，反而只感麻木，不觉痛痒，无奈坐骑也受重伤，不能前进，只好暂避林中。



契丹将领耶律希达，望见杨业袍影，立即用强弩射来，正中马腹，马仆地上，杨业也随着坠地。契丹副将肖达纵马抢入，把杨业捉去。杨业部下，个个英雄，奋战到最后一息，无一生还。

契丹兵押着杨业走到平原上。杨业见路旁竖立一块石碑，上书“李陵碑”三字，不禁长叹道：

“皇上待我甚厚，我本想讨贼保边，上报主恩，今为奸臣所迫，兵败被擒，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

他想起李陵本是汉武帝时的名将，曾任骑都尉，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率步兵五千人出击匈奴，战败投降。“李陵不忠于国，还有什么资格享用这石碑呀！”杨业说完，连呼：“皇天，皇天，请见此心！”甩掉头上金盔，猛力向碑上撞去，顿时头破脑裂，铿然倒地。连押送的敌人也肃然起敬。

却说潘美与王侁在杨业出师以后，发兵到陈家谷，久久不见杨业到来，王侁以为他已杀败了敌兵。为了争功，王侁不派人探察实情，轻易地率兵出谷，潘美在后面随行。行了约二十里，潘美见王侁又领兵退回，问他原因，王侁答：

“杨业已经打败，辽兵猖獗，恐怕难以抵挡，所以退回。”

潘美听到这里，也惊慌起来，索性领兵退回代州，根本把援助杨业的事扔在脑后了。

杨延昭到代州乞援，潘美仍不发兵。此时延昭得知父兄已捐躯疆场，潘美却撒手不管，又气又悲。不禁恸哭一场，尔后上表奏闻皇帝。

这时候，朝中有些大臣纷纷攻击抗敌的主张，鼓吹屈己求和。赵普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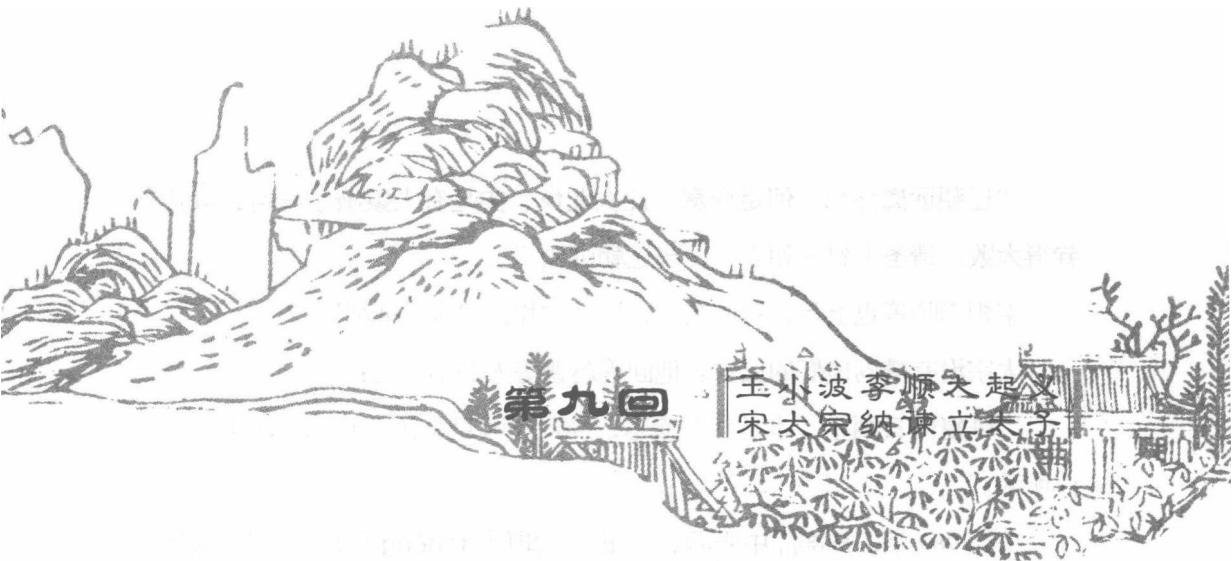
“辽朝远离汴都，何足介意。此次北伐，实是有人蒙蔽了皇帝，以致弄得大败，请圣上忍一朝之愤，与辽朝讲和。”

宰相李昉等也上疏，劝谏太宗，屈己求和，“永息征战”。

太宗没有赞同他们的议论。他回答赵普等人的话，说：

“恢复旧日疆土，本是朕之宿志，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在军事的失误所致。”

公元 989 年，户部郎中张润、右正言王禹偁（chēng 称），上书要求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集合兵力，再次伐辽。宋朝廷内部开始出现了主战和主和两种相反的政见。随着民族矛盾逐渐激化，这两种主张逐步发展成抗战与投降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宋太宗为了防止地方割据的复辟，没有采纳王禹偁等人的建议，而是对辽转取了守势。



契丹看宋朝不再发兵，又集结兵力，蠢蠢欲动。

这一天，耶律休哥深知定州李继隆发真定兵万余人，护送粮饷数千乘，赶赴威虏军。他便率精兵数万，在中途截击。恰巧，宋朝北面都巡检使尹继伦领兵巡边，遇到契丹军，避到树林中去了。耶律休哥明明瞧见，但见宋兵寥寥无几，不值一扫，索性不理。尹继伦待敌军过去，对军士们说：

“敌人欺我太甚；他明明不把我军放在眼里，等到以后得胜回来，再和我军交战。今天不如卷旗衔枚，跟踪敌后，杀他个出乎意料。我即使战他不过，殉节沙场，也不愧为忠义！”

军士们群情鼎沸，齐声喊道：“我等遵命！”

尹继伦让军士们喂马、做饭，待到傍晚，携好轻短兵器，悄悄走了数十里，来到徐河，见敌人正好扎营河滨，隐隐约约可见炊烟缕缕，袅袅散于空中。河对岸也有大营扎住，谅必是李继隆的人马。尹继伦当机立断，对军士们说：

“敌兵打算在此做饭，我等正好杀将过去！”

军士们摩拳擦掌，待尹继伦一声令下，一拥向前，奔到河边，捣入敌营。

辽兵正在吃饭，毫无提防。耶律休哥一惊，手里的饭碗掉在地上，正要返身逃走，右臂已被砍了一刀，亏了帐下亲卒拼命抵抗，才使他脱身。从此，再不敢轻易深入宋地。

由于宋朝对辽采取了守势，暂时没有征战，宋太宗转过手来专门加强国内统治，不仅在政治、军事和赋税、徭役制度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也加紧了对农民群众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因而引起了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首先在川蜀地区爆发了农民起义。

那是在宋朝消灭后蜀以后，由于宋兵大肆劫掠蜀地居民，不断引起蜀兵和农民的反抗。到了淳化四年（公元993年），连年不断爆发的人民起义斗争，终于酿成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蜀地青城（今四川灌县南）味江是著名的产茶区，茶民不种五谷，只以种茶为生，像种地的农民一样，到时候交税。太宗时实行“榷（què 确）茶”法，由博买务（朝廷专门收购农副产品的机构）强行收购。大批依靠“采茶货卖，以充衣食”的茶农，因而失业。宋朝的大批官员，由此贪污勒索，地主商人投机牟利。富的更富，穷的更穷。淳化四年二月，那些遭受残酷压榨的破产农民和失业茶农约一百人，以王小波为首，在青城发动起义。王小波本是青城县农民，他对起义的人们说：

“贫的贫，富的富，太不平均，令人痛恨！我们今天起事，就是为了均贫富。”

不到几天，群众聚集到上万人。人们拿枪持棒，攻入青城县城，捉住县官，大声指斥他贪婪扰民的罪状。人们气愤不过，当场用利刃将他剖

腹，拉出心肝肚肠，用钱装入，在县衙门口外用棍子狠狠揍他的尸体。

起义军打下青州以后，又转战邛（qióng 穷）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今四川眉山）的彭山。彭山县令齐元振，曾被宋朝赐玺（xǐ 喜）书，奖为“清官”。实际上，起义军从这位“清官”家里，搜出大批金帛。他们立刻把这些金帛散发给贫民，并把齐元振处死。那些与齐元振狼狈为奸的豪绅地主，也都受到了应得的惩处。这一来，人心大快，参加起义的人日渐增多。

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宋西川都巡检使张玘（qí 乞）出战，王小波不幸额上中箭，血流如注。他心中怒火万丈，带箭奋战，终于挥刀斩了张玘。起义军虽然取得胜利，但王小波在此次战斗中终因负伤过重，壮烈牺牲了。

起义军又推举王小波的妻弟李顺继任头领，继续顽强战斗，乘胜攻下蜀州，杀了宋监军。攻下邛州，杀了知州、通判。在新津江口，起义军大败宋兵，杀死了宋朝巡检使。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进取永康（今四川灌县），夺得双流、新津、温江、郫（pí 皮）县等地。

李顺军纪严明，每逢打下州县，就没收地主豪绅财产，分散给贫民。当时蜀地饥荒严重，起义军的正义行动，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淳化五年（公元 994 年）正月，李顺率军进攻成都，没有攻下，转而攻打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县）。两天之内，打下这两个州，形成了对成都的包围。

十天以后，起义军便胜利地拿下了成都，宋知府郭载率领残部逃到梓州（今四川三台）。农民军入成都建立政权，号“大蜀”，李顺称大蜀王，立年号“应运”。

大蜀设中书令（政府最高长官）、枢密使（管军事的最高长官）等职，各路起义军分别设立统帅，号“大蜀雄军”。李顺分派各路军，四出攻打宋军。北到剑关，南到巫峡，都为农民军所占领。农民军发展到数万人，震动了整个宋朝。

淳化五年初，宋太宗派亲信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领京师禁军入川，镇压起义。王继恩刚刚发兵，成都失守的情报传到了朝廷。太宗又加派重兵，分别向峡路和剑门进军。

峡路军在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北）和渠州（今四川渠县）、果州（今四川南充市北）一带被农民军阻击，不能前进。剑门栈路是宋军入川要道，只有上百兵士把守。李顺知道这是咽喉要地，派遣了十倍于敌的农民军，去攻剑门。可是农民军到达时，正碰上从成都撤出的宋军到达剑门，农民军寡不敌众，败回成都。宋军一占领栈路，便可以长驱直入了。

而农民军没有专门设防，主要兵力二十万人正在攻打梓州，用云梯、冲车攻城，没有攻下，乘风纵火急攻，又不能下。两军相持八十余日。王继恩却率宋军自剑门急速挺进。四月，王继恩攻入研口寨，农民军五百人战死。宋军又攻绵州（今四川绵阳）、阆（làng浪）州（今四川阆中）。农民军在老溪，依据天险拒守，三千人牺牲。不久，阆州、巴州（今四川巴中）也为宋军攻陷，大蜀的成都陷入了宋军的威胁之中。

王继恩得梓、绵两州，集合兵力围攻成都。李顺率农民军据城固守。太宗在三月间下诏给王继恩，说农民起义军如再反抗，“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五月，王继恩进攻成都，残酷地镇压了起义者。农民军坚决抵抗，三万人英勇战死。李顺也壮烈牺牲了。

但是，大蜀农民军仍在继续战斗。成都郭门十里以外，就有农民军根



据地。成都以西、以东和以南，还有农民军几十万人，形成三面包围。他们在张余的领导下，再次掀起战斗高潮。

王继恩攻下成都以后，留重兵把守，由攻势转为守势。张余见宋军孤立无援，坐守成都，乘势聚集农民军数万人，向宋军守卫空虚的南郊和东川各州进攻，先拿下嘉州（今四川乐山），接着进兵东南，攻下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四川泸州市），沿江而上，连续攻下渝州（今重庆市）、涪州（今四川涪陵）、忠州（今四川忠县）、万州（今四川万县），北向攻下开州（今四川开县）。几乎东川全被农民军占领了。

农民军列阵西津口，向夔州进军。宋太宗又加派白继贊等领兵自峡路经夔州入川，镇压起义。五月间，白继贊同夔州宋军两面夹攻。张余的农民军没有防备，损失惨重。两万农民军在战斗中牺牲，战船千余艘为宋军夺去，成千上万的农民军尸骸在江上漂流，英雄的鲜血染红了长江流水。

张余率万余人，往西退走，打到遂州（今四川遂宁），宋军指挥张璘杀死统帅王文寿，率领所部倒戈起义。宋军杀到，张璘部下又杀死张璘，叛变降宋。宋军又以他们作向导，追击张余军。张余退守嘉州（今四川乐山）。

宦官王继恩自从打下成都，整天在城里摆酒席，宴饮游乐。每次出游，前呼后拥，管弦丝竹，音乐杂奏，胡乱抢掠百姓财物。即使大白天也关了城门，不敢出城。

太宗得到消息，又派宦官卫绍钦持诏书去成都指挥军事，督令王继恩出兵。

由于农民军遭到宋军镇压，大蜀中书令吴蕴在眉州一带作战，不幸牺牲。张余在嘉州就成为一支孤军。十二月，宋军从眉州打到嘉州。大蜀嘉

州知州王文操叛变降宋。公元 995 年张余被捕，他痛斥贪官污吏、昏庸皇帝，壮烈牺牲。

后来，仍有一支农民军隐蔽在山谷间继续抵抗。但因大势已去，不久就被镇压下去了。

至道元年（公元 995 年），开宝皇后宋氏死了。宋氏是宋太祖皇后，宋太宗的嫂子。宋太宗早已忘记了他在太祖刚死时的许诺，宋太宗不但自己不治丧，也不准群臣参加丧事。翰林学士王禹偁看了不平，对同僚们说：

“宋皇后驾崩，应当按旧礼办理丧事才对。”

太宗听了，勃然变色，怒道：“无须多言！”一怒之下，把他贬到滁州当知州去了。

正在这时候，以朝廷大臣冯拯为首的一伙人，上疏给皇帝，要求立太子，以便树立太子威望，等到皇帝百年之后，接替皇位，不致引起变故。太宗看了他们的奏疏，怒斥道：“多事！”也把冯拯贬到岭南去做官。从此以后，关于朝廷内的事，没人敢说了。

这时，寇准从青州被召回，入朝去见太宗，正当太宗脚上生疮。他一边提起衣裤让寇准看，一边叹惜说：

“卿为何回来这样慢？朕已年老体衰，而今脚上又生病，真是一天不如一天，如何是好？”

寇准说：“臣如不是奉诏命，岂敢到京，既然来了，我就要把我想说的话上达陛下。”

“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吧。”

寇准向太宗跟前靠了靠，直截了当地说：“要立太子！”

“卿看朕的几个儿子中，哪个可以掌管大事？”

“陛下为天下选择皇帝，不应同下臣去商量，更不应受宫中妇人和内侍的影响，要挑选符合天下百姓愿望的人。”

太宗低头沉思良久，屏退左右，对寇准说：

“卿看襄王如何？”

寇准素知襄王在几位太子中是比较有为的，听到仁宗提起，心中满意，便回禀道：

“知子莫若父，圣上的意思认为可以，那就请立即决定吧。”

太宗的长子元佐，因病发疯，成了残废；次子元侃，生于端拱元年（公元 988 年），受封为襄王。太宗见寇准赞成自己的想法，便把元侃调来做开封尹，改封为寿王，并于至道元年（公元 995 年）八月，正式立寿王为皇太子，改名为恒，大赦天下。

为什么太宗如此信任寇准呢？因为寇准确实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人（今陕西华县一带）。父亲寇相，曾在五代时的晋朝，担任过魏王府记室参军。寇准少年时聪明多智，通晓《春秋》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19 岁到京城参加考试。太宗选拔人才，常常亲自到考场上考问学子，看到过于年轻的，总以为幼稚，往往不问。有人为寇准担心，劝他把年龄改大一些。寇准说：

“我刚刚求学上进，怎能欺骗皇帝呢？”

这次考试，他果然考取了进士，被授予大理评事，到归州巴东大名府成安县做官。他公正廉洁，颇得民心。每逢向百姓派劳役的事，不必命令、出条子，只要把老百姓的名字在衙门口张贴出来，老百姓没有敢落后的。因此，他的官越做越大。遇到皇帝召集百官商量事情，寇准总是把利

害关系讲得头头是道，深得皇帝的器重。

一次，寇准到宫里去向宋太宗提出建议，说的话不合太宗心意，气得他怒冲冲站了起来。寇准仍然从容镇静，拉着宋太宗衣服，请他坐下，有条不紊地进行解释，直到解决问题才退出。

过后，宋太宗想想寇准做得正确，便高兴地说：

“我得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贤明的宰相魏征一样。”

淳化二年（公元 991 年）春天，天大旱，宋太宗把他左右的大臣们找来，询问时政得失。大臣们说：

“天气大旱，是上天的安排，没有法子的事。”

寇准却借题发挥说：“天灾人祸互有影响，天气大旱，百姓遭灾，那是因为朝廷执行刑法不公平。”

太宗一听大怒，一甩袖子，离开座位，回到了内室。过了一会儿，太宗冷静下来，又走出屋问寇准有哪些不公平的情况，寇准说：

“请陛下把管刑法的大臣找来，我再说。”

宋太宗命人把中书、枢密二府的大臣召入，寇准便说道：

“前些时候祖吉、王淮两人全因为受贿枉法受到处罚，祖吉受贿少而被杀，王淮因为是参知政事王沔（miǎn 免）的弟弟，是大窝赃犯，只是杖打几下，仍然官复原职，这不是不公平是什么？”

宋太宗问王沔是这样吗？王沔赶紧叩头服罪。宋太宗狠狠责备了王沔，觉得寇准是真诚可信的。于是，拜寇准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后改知枢密院事。

可是，寇准和另一知枢密院事张逊合不来，有几次争吵起来。有一天，寇准与温仲舒并骑走路，道旁一个疯子，忽然迎着马高呼万岁，恰巧

让张逊和他的好友王宾看到了，张逊便唆使王宾，到太宗那里告御状，说是寇准想当皇帝。寇准拉着温仲舒做证人，说明实情，而张逊并不甘心，仍然让王宾再告，言辞刻毒。寇准也不示弱，当面揭露张逊。太宗不分青红皂白，不但将张逊降了职，也把寇准贬到青州（今山东益都）当知州去了。

由于太宗一向待寇准很好，等他走了以后，常常怀念他。一天，太宗问他左右的大臣们：

“寇准在青州快乐吗？”

大臣们回答说：“寇准到了青州这块好地方，是不会吃苦的。”

过了几天，太宗又问：“寇准在青州过得好吗？”

大臣们揣摸皇帝的意思，是想重新重用寇准。他们害怕寇准的刚直清廉，于他们这般庸碌之辈不利，因此回答说：

“陛下时常不忘寇准，可是我们听说，寇准整天纵酒取乐，不知他是不是也在想念陛下？”

太宗沉默起来。

过了一年，太宗还是起用了寇准，让他担任参知政事。

从唐末以来，有些边外的少数民族居住在渭南，等到温仲舒当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市）的知州，把他们驱逐到了渭北，而且建起堡栅，限制他们与内地来往。太宗看了温仲舒的报告，很不高兴地说：

“古代的羌戎还和汉民在伊洛之间，杂居其处。他们这些民族不容易安分，一旦闹起事来，就会把我困在关中了。”

寇准说：“唐代宋璟，不鼓励守边的大臣显武扬威，因此取得开元之间的太平。目前，有些守卫边疆的大臣，常为了邀功请赏，惹出祸端，请

陛下三思。”

太宗觉得他说得有理，立即命令寇准到渭北，安抚那些少数民族，并把温仲舒调到了凤翔。

宋太宗急于征服北方的辽朝，但两次出兵都遭到了失败。他的健康状况渐渐不佳，精神不振，只得对辽采取守势，把重点放在治理国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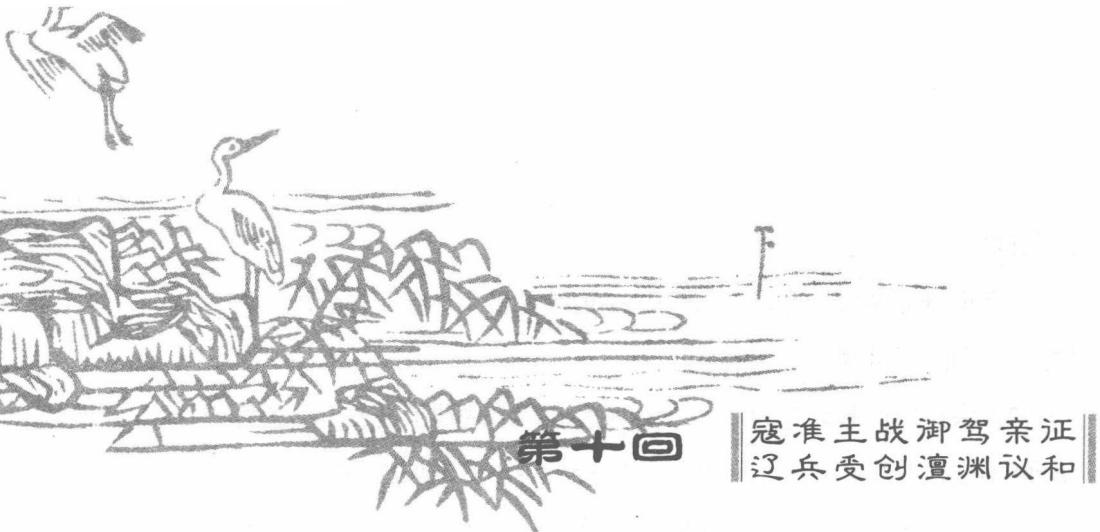
这天，太子赵恒进庙去祭祀回来，首都的百姓，夹道欢呼，齐称他是“少年天子”。太宗听说以后，心里很不自在，召寇准入见，生气地说：

“人心一下子转向太子，将把朕置于何地？”

寇准听了却喜笑颜开，跪拜称贺说：

“陛下，这是您的造化，也是天下人的福气呀。”

太宗见他那表情，恍然醒悟，转怒为喜，赶紧回到后宫，同嫔妃们说知。后宫的嫔妃见皇帝如此高兴，也都跟着前来庆贺。太宗越加喜欢，又出来请寇准把酒对饮，尽欢而散。可是过了不久，寇准又因性情刚烈，在政事上同一些大臣争执不下，被对方指责为“滥用权力”，宋太宗一气之下，又把他贬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去了。



第十回

寇准主战御驾亲征
辽兵受创澶渊议和

公元 997 年，宋太宗病死，他的儿子赵恒即位，这就是宋真宗。宋真宗又把寇准从邓州召回。咸平三年（公元 1000 年），真宗到大名府，把寇准叫到自己住处，倍加抚慰，同时调他到开封府任职。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迁兵部，任三司使。当时，朝廷将盐铁、度支、户部三司合为一使，称三司使，总管国家财政和贡赋，地位仅次于宰相。真宗命寇准主持这一工作，寇准就设六个判官（地位在副使以下），分别掌管，使得机构合情合理。

真宗老早就想让寇准当宰相，可又怕他性情正直刚烈，不善于和别人相处。景德元年（公元 1004 年），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不久又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寇准被升为集贤殿大学士（有学问的人，充当皇帝顾问），位在毕士安以下。

这时候，契丹向宋朝侵扰，契丹骑兵常常抢掠深（今河北深县西南）、祁（今河北安国）二州，抢不到东西就走，忽来忽去，闹得边境鸡犬不宁。边官告急的文书，一封接着一封，真宗赶忙召集文武大臣们，问他们该怎样对付，寇准说：

“契丹对朝廷一直抱有吞食的野心。请陛下赶紧任命将领，训练兵卒，挑选骁勇将士，占据要害地方，进行防备。”

说话间，到了公元 1004 年闰九月，正当秋高气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次领大兵南下，号称二十万，经保（今河北保定市）、定（今河北定县）二州，一直到达澶（chán 缠）州（今河南濮阳），正威胁着汴京。

宋军的告急文书，一天足有四五次，有些文臣武将在那儿等得心急火燎，坐卧不宁。可是那位力主抗辽的寇准，反像没事人一样，照旧饮酒谈笑。

第二天，文武百官上朝，纷纷把辽兵逼近京都的事，向真宗稟奏，真宗甚是恐慌，便令寇准设法退敌。寇准胸有成竹地说：

“陛下，要了结这事不难，不过五天之内罢了。”

接着，他就请求真宗亲自率兵，到澶州去打仗。

在场的大臣们一听都吓坏了，悄悄地往外溜，寇准腾地站起来，用手挡住了去路，要他们等候皇帝起驾亲征。真宗也是又急又怕，起身想进内室，寇准悄悄对真宗说：

“陛下一进去，大臣们也就会走散，那岂不是误了大事，还是请陛下当机立断，赶紧采取行动吧。”

真宗没法，只好让大臣们商议出征的事，他想把事情往后拖延。

到了九月下旬，辽兵步步进逼，已经包围了瀛州，直犯贝（今河北清河境）、魏（今河北大名）二州。朝廷内外，惊慌失措。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参知政事（副宰相）王钦若是江南人，劝说真宗放弃汴京，迁都金陵（今南京），参知政事陈尧叟是四川人，则主张迁都成都。宋真宗未置可否，而是把他们的建议，说给新任宰相寇准听，征求寇准的



意见。寇准早已知道了王钦若、陈尧叟的打算，因为皇帝没提他们的名字，寇准也就假装不知道，对皇帝说：

“这是谁给陛下出的坏主意，真是罪该杀头！现在陛下威武如神，朝内将相团结协和，若是圣驾亲征，辽兵自当退去。我们出奇制胜，挫败他们的阴谋，坚守城池消磨他们的斗志，完全处于有利地位，为什么要把国家扔掉，跑到那遥远的楚、蜀之地？果真那样做了，就会使人心崩溃，使辽兵乘势深入，大宋天下还怎能保得住？请陛下立即起驾亲征吧。”

在大敌压境和广大军民请求下，真宗皇帝不得不同意亲征。可是当真宗到达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时，看到辽兵的气焰很盛，那些主和的大臣们请皇帝驻足，观察一下形势再说；同时，有人又重弹迁都金陵的老调，弄得真宗又犹豫起来。

寇准果断地说：“今敌骑迫近，四方百姓都在担心，此时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河北诸军，日夜望圣驾到来，并力对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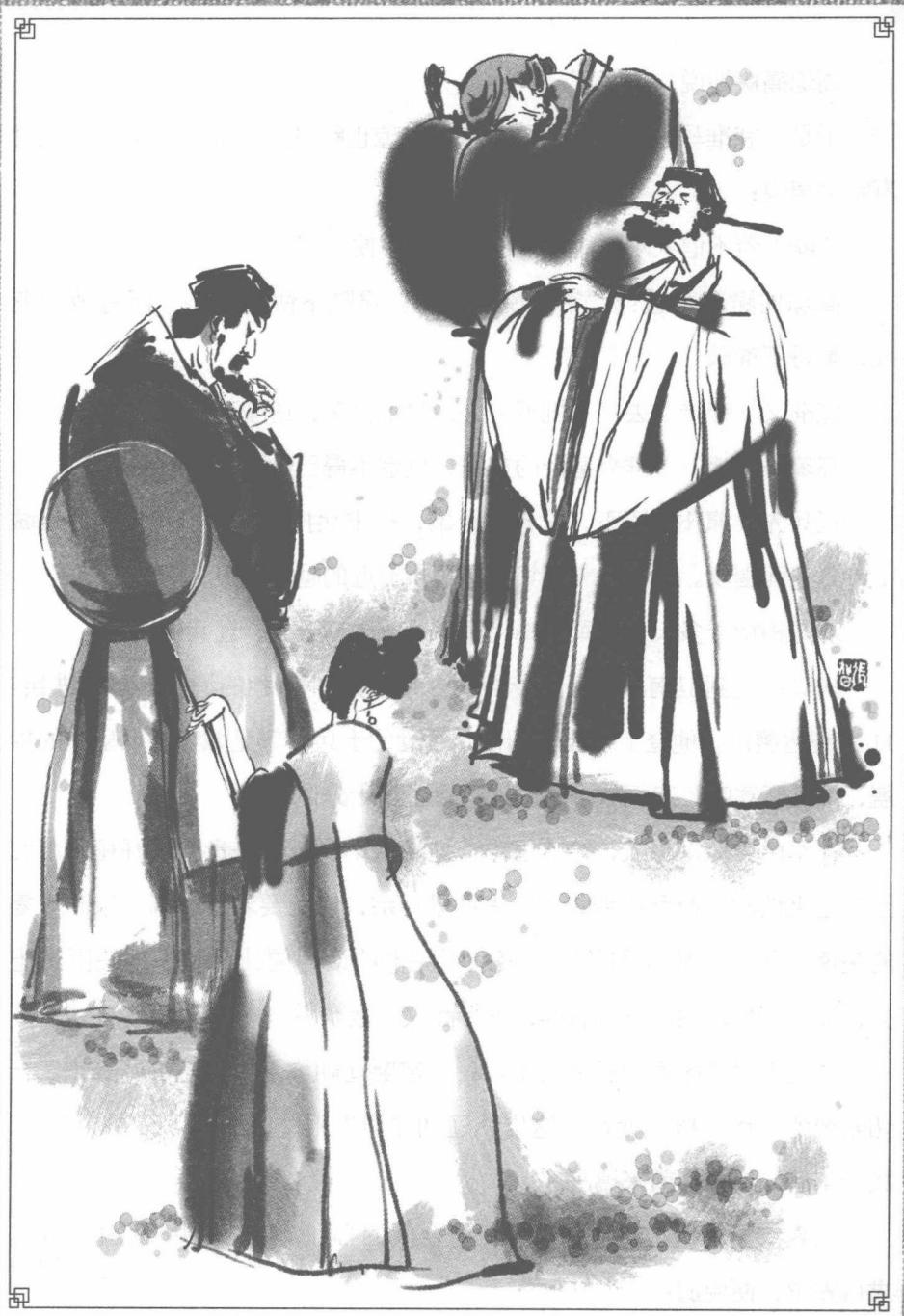
他又说：“陛下不过河，人心会更恐慌，敌人也不怕，就不能以天子的威名去取得胜利。而且，王超正率劲兵屯驻中山（今河北定县），阻住敌人的前锋，李继隆、石保吉分别列阵，控制了敌人的左右肘，四面八方的援兵，会源源不断地来到，有什么可以疑虑而不前进呢？”

可是那些主和的大臣们，早被敌人吓破了胆，顽固地拉皇帝的后腿。寇准力争，真宗仍然犹豫不决。寇准气得甩袖要走，转过屏风，正遇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对他说：

“太尉（对将军的尊称）受国恩甚厚，今天打算怎样报国呢？”

高琼说：“琼是武人，愿为保卫国家战斗到死。”

寇准立刻拉着高琼的手臂说：“走，我与你入奏天子，马上渡河杀敌！”



高琼痛快地说：“好！”

于是，寇准马上返回，来见真宗，高琼也跟进去，立于庭下。寇准对真宗厉声说：

“陛下若不信我刚说的话，请问高将军便了。”

高琼便跪下奏道：“宰相说得极是。愿陛下快去澶州，臣等效力死战，契丹不难破。”

寇准又从旁接上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请陛下起驾吧！”

高琼率领部下，推来皇帝的车子，真宗不得已勉强领兵前进。

辽兵先攻瀛州攻不下，又转攻天雄，把宋兵打败，进一步赶到澶州城下，分三面围攻。这时，宋兵集中到澶州附近的越来越多，有几十万人。

双方相持十多天，辽军先锋将领肖达览中箭身亡，辽兵败退。

宋真宗走到卫南（今河南滑县东），听到澶州得胜的消息，继续进兵。11月到达澶州。他登上了北城门楼。远近的士兵，望见城门楼上皇帝的华盖，都跳跃欢呼，声闻数十里。辽兵看了，十分惊慌。

辽军由于孤军深入，给养困难，处境很不利，契丹贵族只好秘密派使臣韩杞来谈和。曹利用带着使臣来拜见真宗，使臣要求收回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地带，作为议和条件。真宗听完他的话，便让曹利用把使臣带出去，设宴招待，然后召见寇准，进行商议。寇准说：

“陛下若为国家的长久安宁计，一定要辽朝称臣，献还幽蓟等州。一切索要的岁币，概不允许。这样，辽朝才能畏服，保证百年无事。否则，数十年后，他又会前来捣乱。”

宋真宗早已厌战，敌人求和正符合他的心理，他打算用笼络的办法，求得安宁，便说道：

“若如卿所说，那就非战不可了，可是一打起仗来，胜败难以预料，即使能够打胜，也要伤亡若干兵民，朕心不忍。而且数十年后，子孙自能防御敌人，眼前还是议和了吧。”

寇准听了很不以为然，但转而一想，此刻正有人污蔑自己是挟主邀功，指挥军队是为自己捞到好处。寇准不得已，才答应谈和。

宋真宗再次派遣曹利用去辽营，答应每年可以给辽朝绢匹银两，并且叮嘱他：“百万以下，都可以答应下来。”

曹利用临行，寇准将他召到自己的营帐，对他说：

“虽然皇帝有旨，可以允许百万，你要答应超过三十五万，我就杀了你！”

曹利用暗暗吐舌，随即回答说：“当然越少越好，利用岂能不知！”说完，辞别寇准，前往敌营。

曹利用到达辽营，经过谈判，达成和议：两国疆界不变，宋廷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这和议的内容，经皇帝内侍传到皇帝耳朵里，说是答应了三百万，宋真宗大吃一惊，可是过了一会儿又说：“能把事情办了，也就可以了。”

等到曹利用回来，向皇帝奏明，说只答应了银、绢共三十万，真宗喜出望外，特别给予重赏，并写诗要大臣们唱和，以示庆祝。

澶州也叫澶渊郡，澶州西南有水名澶渊，澶州的西南境称澶渊。因此，历史称这一次宋辽和议为“澶渊之盟”。实际上，这次订盟以后，全国人民又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

那个被派到天雄去带兵的王钦若，因南北议和奉诏还京，仍任参知政事。他因和寇准不和，多次请求辞职，皇帝只好让冯拯代替他，改授王钦

若为资政殿学士（供皇帝咨询政事的官）。没过多久，毕士安死了，只有寇准一人做宰相。他性情刚直，一切政令独断专行，每逢用人升官，不讲资格，同僚对他常有怨言。一天，寇准又在任命官吏，有人拿出例簿让他看，寇准摆摆手说：

“宰相有权推荐贤才，辞退无能之人，若按例簿办事，那是普通官员的做法，还要宰相干什么？”

寇准因为在澶渊有功，真宗对他也是特别敬重，有时寇准用语言顶撞，皇帝也忍让过去。一天上朝，寇准侃侃而谈，真宗听罢，温和地接受了他的建议。寇准奏完，走了出去，真宗对他注视了很久。正好，王钦若在场，等寇准走了出去，急忙上前，向皇帝跪奏道：

“陛下如此尊重寇准，是否因他对天下有功？”

“是的。”真宗点头。

“澶州一仗，陛下不仅不以为是耻辱，反把寇准看成功臣，臣委实不解。”

“为什么？”真宗愕然。

王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时代就以为是耻辱。澶州一仗，天子亲征，不但未将敌寇制伏，反与外敌作了城下之盟，难道不是耻辱吗？”

真宗的脸刷地变了颜色。王钦若见皇帝已经上了圈套，索性又进逼一步：

“陛下听说过赌博吧？赌博的人看将要把钱输光了，便把袋子里所有的钱倒出来押注，叫做‘孤注一掷’。陛下，实际上寇准是将您作了孤注，这是多么危险啊！幸亏陛下量大福宏，不曾失败。”

真宗被他说得面红耳赤，回答道：“朕知道了。”

从这以后，真宗对寇准渐渐冷淡。后来竟罢了他的宰相，命他到陕州（今河南陕县）做官。这期间，正好碰上益州（今四川成都）张咏，从成都还京，路经陕州，寇准迎到郊外，欢宴了一天。张咏临走的时候，寇准问他：

“先生治蜀多年，政绩卓著，敢问有什么可以指教吗？”

张咏慢慢回答说：“先生也过于谦虚了，但‘霍光传’不可不读。”

寇准听了，一时莫名其妙，回到衙门便取出《汉书》“霍光传”来读。他随读随想，当他读到“不学无术”一句，不由笑道：“张公所说，想必是指的这句话了。”他不仅不生气，反而学习更加勤勉。

没过多久，他又被调往天雄（今河北大名）做官。契丹使臣经过大名，会见了寇准，故含嘲讽地问道：

“相公威望甚高，为什么不在京都做官？”

寇准哈哈一笑，从容答道：“我朝天子因朝廷无事，特派我到这北大门来掌管钥匙，你何必多疑！”

一句话，噎得契丹使臣变哑了。

天禧三年（公元 1019 年），寇准又被进为尚书右仆射（协助皇帝，总理全国政务），集贤殿大学士（为皇帝充当顾问）。当时真宗中风，刘太后干预朝政，寇准看不下去，便对真宗说：

“皇太子是天下人们所瞩望的人，愿陛下早早把国家大事交托给他，并选择可靠的大臣，从旁边辅佐他。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千万不能让他们干扰少主。”

真宗自知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便决然准奏。

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是皇帝的顾问和秘书官）杨亿起草文书，请太子

出来监督朝政，并想请杨亿辅佐太子。但此事不慎泄露出去，寇准被罢为太子太傅（辅佐太子的高官），封莱国公。后来人们也称寇准为寇莱公。

大臣怀政看看这形势的发展不妙，就想不让皇后干预朝政，尽快奉真宗为太上皇，而且传位给皇太子，再请寇准出来任宰相。结果，这事又让丁谓打听了去。丁谓、曹利用密谋，一下子杀了怀政，把寇准降为太常卿（朝廷的虚衔长官），后又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

这些阴谋活动，处于病中的真宗皇帝，一点都不知道。过了些天，他还问左右的人们：

“我怎么不见寇准呢？”

左右的人们都不敢答话，直到真宗病危，还说：“只有寇准和李迪是可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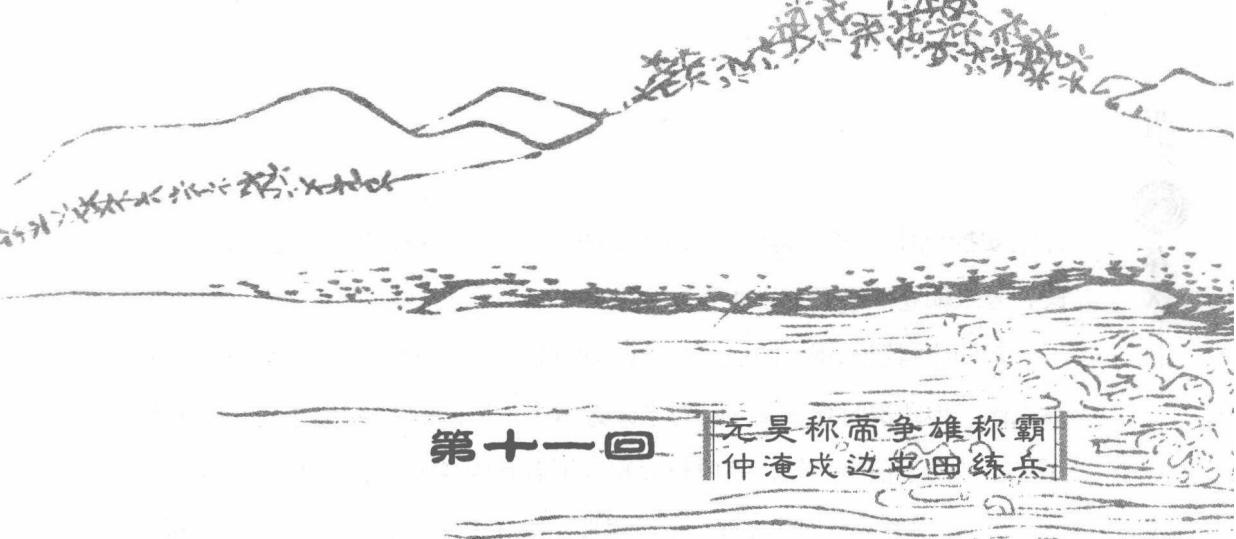
乾兴元年（公元 1022 年），寇准再被贬为雷州（今广东海康境）司户参军。以前，丁谓曾在寇准门下做参政，侍候寇准十分殷勤。有一次在中书省吃饭，菜汤沾在了寇准的胡子上，丁谓见了，赶忙过来，用手小心地去擦。寇准开玩笑说：

“参政大臣怎么为官长擦胡子呢？”

丁谓听了恼羞成怒，一直怀恨在心。

寇准被贬到雷州，恰逢丁谓从这里路过，寇准出于礼节，便派人给他送去一只蒸羊。丁谓说要见见寇准，寇准则婉言拒绝。可是寇准的家僮非常痛恨丁谓，想要趁此机会，为主报仇。寇准便把他们关在家里，破例地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赌博玩，直到丁谓走远了，才放家僮们出门。

天圣元年（公元 1023 年），寇准病死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司马任内。此前一年，宋真宗病死了。



第十一回

元昊称帝争雄称霸
仲淹戍边练兵

宋真宗死后，宋仁宗继位，因他年幼，刘太后垂帘听政。十一年后，仁宗才临朝亲政。他的政策如他父亲一样，对外采取守势，十分软弱。

宋太宗时候，占据夏州（今陕甘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受辽朝封号，称夏国王。公元 1002—1004 年，李继迁攻下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与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后来，李继迁在战场上中流矢死亡。他的儿子李德明继位，与宋朝修好。公元 1038 年，德明的儿子元昊（hào 浩）建都兴州，自己称帝，国号大夏（西夏），意在争雄称霸，又开始向宋朝进扰。

边报传来，满朝文武大臣，聚在一起，面面相觑，惊慌失措。守边的宋兵，分别驻扎在五路二十四州，互不联络，所以元昊一进攻，宋兵就节节败退。

宝元三年（公元 1040 年）初，元昊再次率西夏兵侵犯延州（今陕西延安市），宋兵又被打得大败。满朝又出现惊慌失措、举棋不定的局面。恰巧这时，知制诰韩琦从四川回到汴京，向皇帝奏明西夏的形势。仁宗听后便命夏竦（sǒng 耸）为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命韩琦与范仲淹为陕西

经略安抚副使，同管兵事。这范仲淹非同小可，从此戍守边疆，招抚边民，为宋朝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范仲淹祖籍邠州（bīn 彬，今陕西彬县），后来徙家江南，成为江苏吴县人氏。他两岁时死了父亲，母亲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仲淹便也跟着改姓了朱。他从小很有志气，等他长大知道了自家的身世以后，便哭着拜别母亲，来到应天府，跟着当时著名学者戚同文上学，夜以继日，勤读不辍。冬天里实在疲劳难耐，就用冷水洗面，午饭不够吃时就喝稀粥。经过长期苦读，终于考中了进士，当了广德军的司理参军，把母亲接来奉养。后改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恢复了原来姓名。

宋朝大政治家晏殊，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知州，知道范仲淹很有名气，便把他召来，请他教书。这时候，他给皇帝写了一篇万言书，要求皇帝注意选拔好的郡守，举荐好的县令，斥责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废除烦琐的制度，安抚将帅等。后来晏殊推荐他当了秘阁校理。范仲淹熟通六经，尤其精通《易经》，好多学者都向他请教，他拿着书为大家讲解，从不感到疲倦。每当他论及天下大事，常常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知识分子）好表现出高尚的风节，都是从范仲淹开始的。

天圣七年（公元 1029 年），章献太后准备在冬至上朝，宋仁宗赵祯率领百官，前去拜寿，范仲淹劝阻说：“陛下，在家里孝敬老人，自有家礼，何必也让文武百官跟着列队朝拜？这种做法万万不能流传于后世。”

他还请求章献太后把大权交还给皇帝，结果遭到拒绝。范仲淹被徙官陈州（今河南淮阳）。范仲淹尚未离开京都时，听说朝廷为了建设太一宫和洪福院，打算派人到陕西去购买木材，他急忙跑到宋仁宗面前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既不顺乎民心，又不合乎天意，请陛下立刻降旨，停

修寺庙，减少每年购买木材的数目，以免欠债。”他还说：“陛下往往以自己的好恶升降官吏，这可不是维护国家太平的德政啊！”

他的这些意见，宋仁宗并未采纳，但也觉得他的这些劝谏，表现了对皇帝的一片忠诚。

章献太后死了以后，范仲淹又被召回京都，任右司谏。许多人来向他诉说太后做的一些错事，范仲淹说：

“太后受先帝的委托，帮助皇上当政十多年，如果有些缺点，也应当包涵，以便维护太后的威信。”

皇帝为此下诏，命朝廷内外不要再议论太后的长短。本来太后临死，曾留下遗嘱，立杨太妃为皇太后，参与国家的军政大事。范仲淹对仁宗说：

“太后，是对皇帝母亲的称呼，自古以来没有因为要扶助皇帝而代立的。现在太后已去世，另立一个太后，岂不使天下人以为，陛下没有一天能离开母亲的帮助吗？”

这一年，天下遭受了严重的蝗灾和旱灾，江淮与京东一带灾荒格外厉害。范仲淹请求皇帝派遣使臣去巡视，皇帝没有准奏。范仲淹急了，说：“陛下，如果宫廷中半天不吃饭，能行吗？”

仁宗这才动了心，即命范仲淹做使臣，去安抚江淮一带的灾民。每到一个地方，范仲淹都命当地官吏打开粮仓，救济灾民，禁止百姓迷信祭天。他还要求皇帝免除灾区的各种苛捐杂税。

后来，范仲淹被派到苏州做官。苏州地区正闹大水，民田不得耕种，范仲淹便亲自领人勘察，疏通五河，导入太湖，然后再转流入海。

宋仁宗见他为政清明，又把他召回京都，任吏部员外郎，知开封府。

这时正当吕夷简当宰相，朝廷选用的人，多是吕夷简的亲信。范仲淹心里很是不平，写了一篇《百官图》，指责吕夷简用人不按次序，是为私不是为公，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让他做宰相。吕夷简知道后很不高兴。

过了不久，朝廷的大臣们议论建都的事，范仲淹说：“洛阳地方险固，而开封则是兵家争战之地，所以在太平年月应当住开封；有事的时候就要住洛阳。要在洛阳多多储备粮草，修缮房屋。”

宋仁宗听了，问吕夷简这个主张是否可行，吕夷简说：“这是一种迂阔的论调。”范仲淹听他这么说很不服气，做了“四论”禀奏皇帝，尖锐地讥讽时弊。吕夷简便指责范仲淹是挑拨离间君臣关系。范仲淹毫不示弱，和吕夷简的争论更加激烈，仁宗一气之下，又把范仲淹贬到饶州（今江西波阳）做官去了。

集贤院校理余靖、馆阁校勘尹洙（zhū朱）、欧阳修上奏，为范仲淹喊冤，皇帝不但不听，反说他们是“朋党”，也遭到贬斥。

范仲淹在饶州待了一年多，又徙润州（今江苏镇江）、越州（今浙江绍兴）。这时候，西夏的元昊进犯，宋仁宗任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为安抚副使，范仲淹只得走马上任去了。

元昊打破了延州，宋朝边陲诸砦失守。范仲淹看到形势严重，上表请求皇帝，自己驻守延州。仁宗准奏，即命他为户部郎中兼延州知州。他日夜兼程来到延州以后，发现原来有些规定很不合理。按原来诏令，总管领兵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当敌人打来的时候，小官先领兵打仗。范仲淹说：“打仗时不是选择良将带兵，而是按官职大小作为出兵的次序，怎能不打败仗？”

于是，他检阅州兵，组成一支一万八千人的队伍，分为六部，每部三

千人，分别进行训练。等到敌人来犯，便根据敌人多少，派队伍轮换出击。当时，塞门、承平的许多砦子已废，范仲淹采用种世衡的计策，在青涧筑城，防御敌人的冲击。在城下大兴农田耕种，让群众自由贸易，互通有无。他又看到人民从远处运输给养，十分劳累，就请求朝廷在鄜（fū夫）城（今陕西富县）建军，让附近的地方供应给养。到春夏两季将兵开拔到粮食充足的地方去，这样就解决了长途运输之苦。

到第二年正月，皇帝下令征讨西夏，范仲淹说：“正月是塞外大寒，我军暴露在外，处境不利。不如等到春天，敌人马瘦人饥，趁机打他个措手不及。况且到那时，我们的边防已经修筑了工事，部队也训练得有纪律了。敌人再猖狂，也会泄气的。鄜、延两州紧挨着灵、夏两州，是西夏进攻必经之地。我们按兵不动，静观敌人动向，然后让我用计去招抚它。不然，恐怕我们的伏兵就没有归期了。如果我的这个主意不能生效，我们就攻占绥（今陕西绥德）、宥（今陕西靖边西北）的要害之地，屯兵种田，作为长久打算。这样，住在茶山、横山的人民，必然会来归顺。所以，开拓边疆，防御敌人，这是上策。”

仁宗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仲淹又请修承平、永平的堡寨，把流亡在外的人民找回来。于是，羌、汉等族人民相继归来，安家立业。

元昊听说仲淹善守，就放回原来俘虏的宋将高延德，并派遣使臣和仲淹议和，暗中却引兵进犯三川诸砦。安抚副使韩琦令环庆副总管任福，以巡查边防的名义，领兵七千人，攻入豹城，烧毁了西夏在这个城里聚集的财物。元昊不得不向韩琦求和，韩琦不答应。而范仲淹看到，要完全降伏西夏不大可能，不如乘胜压西夏罢兵称臣。他便给元昊写信，苦口婆心地劝他削去帝号，向宋朝称臣。韩琦主战，范仲淹主守，两下里各执一见，



弄得宋仁宗不知如何是好。

元昊却不肯罢手，又派兵攻入渭州（今甘肃平凉），韩琦又命任福去打，并嘱咐他：“元昊多诈，此去务必小心！你等可从怀远到德胜砦，攻击敌人背后，如果形势不可战，就占据险要之地，埋伏下来，截他的归路。若不听我指挥，有功也得问斩！”

任福初战得胜，就晕头涨脑忘了韩琦的命令，轻敌冒进，追敌人追到了六盘山下的好水川。此时，西夏伏兵四出，列阵围攻。任福自知中计，后悔莫及，对部下说：“我作为大将，违反帅令，军败，当以死报国。”说罢，挺身决斗而死。

元昊一时气焰嚣张，写信答复范仲淹，信里的话极其傲慢无礼。仲淹看了元昊的信，怒不可遏，当着西夏使臣的面，嚓嚓几下把信撕碎，投到炉火里。西夏使臣一看，怏怏而归。

这事一传到朝廷，吕夷简和大臣们议论说：“范仲淹给元昊写信，私自办理外交，已经失去了做臣的规矩；现在得到元昊复信，又不报告皇帝，擅自焚毁，实在是过于大胆了！”

参知政事宋庠火上浇油地说：“罪当斩首！”

枢密副使杜衍反对说：“仲淹志在招降元昊，存心未尝不忠，怎能治罪！”

两派争议不决，宋仁宗就命人通知范仲淹，让他自己说明情况，范仲淹上奏给仁宗说：

“臣闻元昊有悔过之意，因而写信劝谕，宣示朝廷德威。现在因任福打败，他的气焰又嚣张起来，复信中多有悖慢，臣以为此信如若上达，一时朝廷不能征服他，就污辱了朝廷，不如当着他的使臣毁了这封信，顶多

让他污辱了我个人，可与朝廷无关。”

仁宗得奏，再令中书、枢密两府议论一下。宋庠、杜衍仍然各执己见。仁宗便问宰相吕夷简如何看法。宋庠以为吕夷简与范仲淹以前闹过矛盾，总该同意自己的看法，谁知吕夷简不慌不忙地说：“杜衍大人所说很对，只应轻轻处置。”

于是，宋仁宗降仲淹知耀州（今陕西耀县），不久徙知庆州（今甘肃庆阳）。

元昊又来进犯麟州（今陕西神木东北），攻破宁远砦，陷丰州（今陕西府谷北），知谏院张方平奏闻皇帝，说夏竦守边三年毫无作为，应另选统帅。仁宗便将夏竦调离，令韩琦知秦州（今甘肃天水），辖秦、凤（陕西凤县东北）；范仲淹知庆州，辖怀庆，各兼经略安抚招讨使。他们招抚边民，修城筑砦，甚得边民拥护。羌族百姓尤其爱戴范仲淹，因为他曾任龙图阁待制，便亲切地称他为“龙图老子”。

庆州西北马铺砦，处于西夏的腹地。范仲淹打算在那里筑一座城，料定西夏知道以后，一定会来争夺。因此，他先派遣儿子范纯祐与另一将领赵明，先去占领那个地方，自己带兵随后赶到。许多将士跟着他行军，不知到哪里去。队伍行到柔远，他才发号施令。这时，他早已令人准备好了筑城的用具和材料，队伍一驻下，只用十多天，就筑成了一座城，这就是大顺城。

西夏人发觉以后，派了三万骑兵前来夺城，但他们却装作向北开去。仲淹看透了敌人用意，告诫部下，不要追趕。后来探卒来报，敌人果然有伏兵在远处等着。大顺城建成后，敌人再不敢任意侵扰，白豹、金汤、环庆从此安定。



公元 1042 年，西夏再度入侵，宋兵九千多人屯驻定川寨，与西夏交战，败退。到了夜间，夏兵从四面放火，葛怀敏等十六名宋将被害，西夏兵在渭州大肆抢掠、焚烧。关中百姓大为震惊，多数人逃亡到山谷间。仲淹听到这个消息，率兵六千，由邠、泾（今甘肃泾川北）二州去支援。还未交战，敌人闻风逃窜，仲淹又班师而还。

当初，宋仁宗听说葛怀敏败于定川，手按地图说：“若仲淹出援，朕就不愁了。”等他接到范仲淹出援的消息，十分高兴，说：“朕早知仲淹是可信赖的。”于是，仁宗将仲淹晋升为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诏令一下，仲淹认为自己虽然出兵，并未打仗，恳切地推辞任命，但皇帝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

范仲淹在将领军队期间，号令明白，爱抚士卒，羌族百姓来拜见他，他都推心置腹地接待，所以敌人不敢轻易地侵犯边境。元昊在较量了几次以后，只得求和。

朝中宰相王举正懦弱无能，不能胜任相职，谏官欧阳修等就对仁宗上书，说范仲淹有相才，请求罢免王举正，改用仲淹。仁宗准奏，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仲淹婉言拒受，愿和韩琦仍然戍守边疆。仁宗又命他为陝西安抚使。在他未去上任前，仍命他担任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

在多年内忧外患的折腾下，仁宗深感宋朝的贫弱局面日趋严重。庆历三年（公元 1043 年），仁宗询问仲淹该如何治理国家，仲淹对此早已考虑多时，他便向皇帝提了改革弊政、奖励生产、富国强兵的十条建议。这十条建议是：

一、“明黜陟”：改变以前文官三年一升迁的办法，对于官员中确实

有作为、立大功的人，才能提拔重用。

二、“抑侥幸”：改变贵族子弟承受“恩荫”做官的旧法，以减少冗官。

三、“精贡举”：考试学子着重在策论经学，不在诗赋。

四、“择官长”：严格选择提点刑狱以及各州县长官。

五、“均公田”：各级官员要按等级分给“职田”，防止贪污。

六、“厚农桑”：每到秋天，各地开渠修堤，以利农业生产。

七、“修武备”：招募卫兵五万，保卫朝廷。

八、“减徭役”。

九、“覃恩信”：朝廷有政令，各地必须执行。

十、“重命令”：注重统一。

仁宗看了他上书所陈十事，都很满意。除了府兵法因为有人反对未采纳，其余全用诏书的形式颁布天下。史称“庆历新政”。

这次新政，虽因保守势力的反对流产了，但它表明了北宋的有识之士，实行改革的开创精神。

前些年，范仲淹因为冲撞了宰相吕夷简，被放逐了好几年。在士大夫中支持吕夷简和范仲淹的人，分为两派，互相指责对方是“朋党”，也就是说拉帮结伙谋私利。到了范仲淹驻守陕西，用兵御敌，很得下属的膺服，因而受到皇帝的提拔。等到吕夷简罢相，皇帝正式将范仲淹调回京都，内政外交都靠他来治理，仲淹也忠心耿耿。他大力裁减那些多余的无能的人员，考核官吏，日夜地为天下太平谋虑操心。然而，他急于求成，规模铺得太大，好多人以为行不通。当他接管按察院以后，执法甚严，得罪了许多人。那些滥用权力、提拔自己子弟做官的人，受到了限制；考核



官员的规定也严格起来；那些依靠权势占便宜的人，也不那么随心所欲了。在这同时，枢密副使富弼也向仁宗上书，提出当世之务十多条以及安边十三策。这些建议与范仲淹条陈十事，同时颁行天下。谏官欧阳修也支持他们的改革主张。

他们的改革主张遭到了章得象等大臣的反对。好多人都说他们的坏话。那个戍边无能的夏竦，借机指责范仲淹、富弼与欧阳修等人是“朋党”。这些话不久就传到了宋仁宗耳朵里。

这时候，正赶上边陲传来警报，范仲淹便与枢密副使富弼一起，请求到边防前线去。仁宗任命仲淹为河东、陕西宣抚使，赐黄金百两。范仲淹当时就把这些黄金分给了各个将领。此时，麟州报警，许多人主张放弃，仲淹则主张修复原来旧砦，把原来流亡在外的三千余户，召回家乡，安置生产，免收赋税；他又请皇帝准许免收边境府州商税。因此，河东以外的地方逐渐安定。

庆历五年（公元 1045 年）十一月，范仲淹辞去了安抚使的职务。这时，他已 57 岁，过去在边防日夜思虑防务大事，患了头昏目眩的病。他回到内地，在邓州做了知州。

第二年九月，邓州有位新科状元贾黯回乡省亲，慕名来探望范仲淹。贾黯以学生自居，施礼求教说：

“范大人是当朝名臣贤相，有勇有谋，晚辈深为敬仰，今日幸会，万望指教。”

两人交谈很投机，范仲淹便对这个年轻人推心置腹地说：

“我为官数十年，忧国忧民，虽然遭受过不少挫折，但我从不灰心。如今朝中还有些人诽谤我，那是难免的，我并不介意。”

贾黯深深佩服，又问道：“范大人，学生初入仕途，应当怎样做才好？”

“为官就要忧国忧民，不然就难当个好官。我以为官不在大小，都要上不欺君，下不欺民，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如果一心光想爬上高位，不用欺诈手段是不行的。你是一位有志之士，我愿以‘不欺’二字，送你作座右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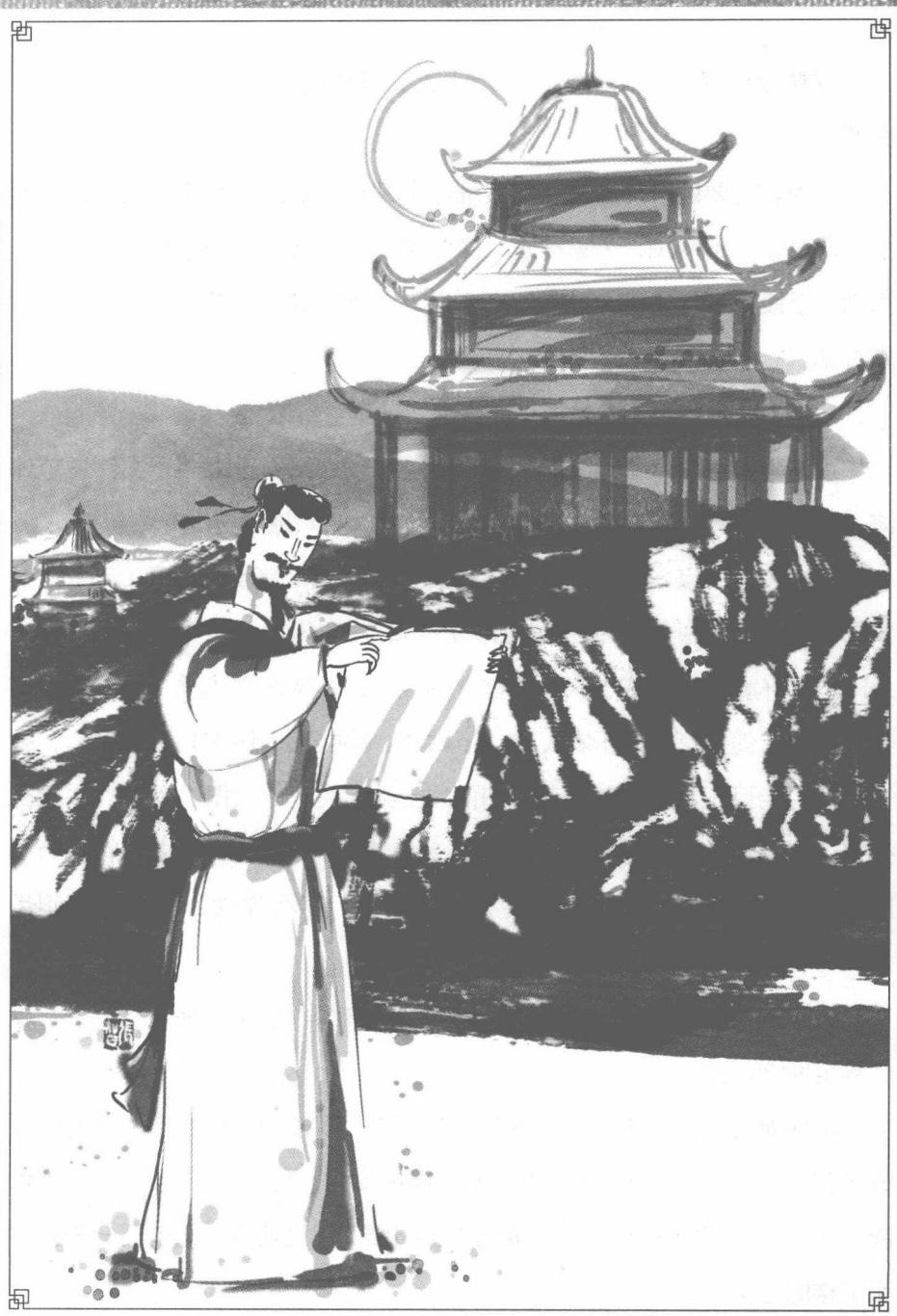
“学生一定牢记大人教诲，一生都要做到‘不欺’。”

正这时，岳州（今湖南岳阳）知州滕子京，派人送来一个文件。范仲淹一见老朋友那熟悉的字体，如见其人，不由高兴地对贾黯介绍起来：

“我和滕子京同年科举做官，后来又同到边防御敌。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他在边防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知州。九月间，元昊再次入侵时，葛怀敏、曹英等十六名将官全部战死，军队伤亡惨重。滕子京手下兵力甚少，他招募了几千农民来守卫城寨。那时我率环庆兵到达泾州，滕子京购买老百姓一些牛驴犒劳我和他的士兵，使军心大振。但御史中丞王拱宸、梁坚等人却弹劾他滥用公款，把他贬到凤翔府，后又贬到虢（guó）国州（今河南灵宝东）。王拱宸还不甘心，再次弹劾，又把他贬到岳州。”

贾黯听后非常同情滕子京。他想到滕子京派人送文书来定有要事，就告辞范仲淹而去。

范仲淹打开公文袋一看，里面装有重建岳阳楼的设计图样，楼的四周的风景和一些诗人的诗句，都描画得栩栩如生。滕子京在信中告诉范仲淹，庆历五年（1045年）开始重建的岳阳楼，现已建成，请他写一篇重修岳阳楼的记文。



岳阳楼位于岳州西门之上，它与武昌的黄鹤楼、南昌的滕王阁，被誉为楚地三大名楼。三国时东吴大将鲁肃曾在此建起了阅兵楼。唐玄宗时的中书令张说(yuè月)又在这旧址上建成岳阳楼，范仲淹看到滕子京主持重修的岳阳楼，其结构的雄伟超过了前人，赞叹不绝。

九月十四日夜晚，明月的银辉洒满大地。范仲淹认真审阅了滕子京送来的几份材料，经过反复的揣摩、构思，伏案疾书，一夜之间，写成了那篇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

在这篇文章里，他除在开头记叙重修岳阳楼的经过，描绘巴陵、洞庭湖的壮丽景色，又借景抒怀道：

“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焉！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我曾推想古时候品德高尚的人，思想感情不是随着景色不同，有的欢喜，有的愁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不受环境影响，不计个人得失。他们在朝为官，替人民担忧；退隐下野，也为国分愁。也就是在朝也担忧，在野也担忧，不管自己得志与否，都要忧国忧民。那么什么时候才快乐呢？他们一定会说，忧在一切人之先，乐在一切人之后吧？唉！除了这样的人，我还能和谁同道呢？

范仲淹不但散文写得好，他也非常喜欢写诗和填词，比如他写的描写渔民生活的诗，就很有名。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皇祐元年（公元 1049 年），范仲淹从邓州到了杭州。三年，又到青州（今山东益都）当知州。皇祐四年春，他又奉调到颍州（今安徽阜阳）。在上任途中，复发重病，于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徐州。

仲淹内刚外和，非常孝顺，其母亲在世时，处处简朴，后来虽然富贵，仍然是不招待宾客，不吃肉，但他却乐善好施，用自己俸禄所得，在乡里设置义庄，赡养族人，救济孤贫。他在任职的各郡，恩威并济，好多读书人都愿投奔他的门下，就是不识字的乡下人，也都知道他的名字。



第十二回

忠臣良将勇当重任
文人才子力主革新

范仲淹去世之后，四面八方的人都为他惋惜，祈、庆二州人民和边疆羌民原来非常信仰爱戴他，他死后，人们在家里供上他的像来纪念他。由于仲淹戍边有方，修城筑堡，招抚边民，成绩卓著，元昊也不得不收敛一些。

然而，仁宗之世，宋无良将，元昊骚扰西陲，并未真正平伏。夏竦、范雍，材皆庸驽，就是韩琦、范仲淹也都是文才，而非勇将。他两人在主战主和方面虽有分歧，但均因武略不足，没能彻底征服元昊。正因如此，庆历二年时，契丹忽然派使臣来宋，要求宋朝还它关南故地，并要沿边疏浚河流等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仁宗派遣知制诰富弼出使辽朝，见了辽主耶律宗真，行过礼，直截了当地问道：“两朝和好已有四十年了，今天无故要求割地，究属何故？”

耶律宗真说：“南朝违约，堵塞了雁门关，增开塘水，又修城隍，登记民兵，那是为何？我国大臣，均请举兵南向，我意遣使质问，索回关南故地，若南朝不肯相从，再举兵未晚。”

富弼说：“北朝怎能一下子忘我先帝的大恩大德呢？澶渊一役，我朝



将士哪个不主张开战？若先帝从将士言，恐北兵均不得生还。我先帝顾全南北，特约修和，今北朝又欲主战，想必是北朝臣子均为自身打算，不管主子的祸福吧！”

耶律宗真不觉一怔：“什么，不管主子的祸福？”

富弼回答：“是的。现今天宋有精兵百万，政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胜？就算能胜，劳师伤财，是群臣受害，还是人主受害呢？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群臣得不到多少利益。所以，为群臣计是宜战不宜和，为陛下计，宜和不宜战啊！”

耶律宗真听着，不由不点头。富弼接着说下去：“塞雁门，是为防元昊，并非对付北朝，塘水开浚，是在塘水淤堵的时候，城隍（huáng 皇，没有水的城壕）无非修旧，民兵不过补缺，有何违约可言？”耶律宗真说：“果如卿言，是我错怪南朝了。但我祖宗故地，幸祈见还。”富弼说：“若欲求故地，幽蓟十六州，本属我朝，怎说是北朝故地？”耶律宗真无话可说，但又提出了与宋朝和亲以及增加岁币的要求。富弼带着这两项条件，回到汴京。

耶律宗真一无萧太后燕燕的雄才大略，二无耶律休哥等的将才，富弼与他的一场舌战，就挫伤了他的锐气，压下了他的气焰。可是他提的这两项要求，由于宋仁宗优柔寡断，志在苟安，虽不同意与辽和亲，却答应了每年增银 10 万两，绢 10 万匹，以求契丹撤兵，暂保和好。这也说明宋朝在一步步地衰弱了。

仁宗庆历八年以后，又改元皇祐。皇祐初年，南方广源州的侬智高，自称南天国。广州进士黄师宓（mì 密），郁郁不得志，投奔侬智高，为侬智高出谋划策。一天，黄师宓让侬智高放火，烧毁居民村寨，然后装作局

外人，召集众人说：“我们平生流血流汗聚集的一点财产和房屋，全被大火烧尽了，现在只好入取邕州（今广西南宁市），谋一出路才能活下去；否则，大家只有死在一起了。”众人本来见大火烧了家园，正愁眉苦脸，忽然听他这么一说，个个摩拳擦掌，齐声说：“我等愿意听命！”侬智高便率众五千，沿江东下，一举攻下邕州，自称仁惠皇帝，国号大内。接着，他又挥兵四出，连陷横、贵、藤、梧等八州。

仁宗接到警报，命余靖为广西安抚使，杨畋（tián 田）为广南安抚使，发兵西征，但均未奏捷。仁宗正在焦急，忽有一人出班奏道：“臣愿奉旨南讨，生擒贼首！”

仁宗一看，原是枢密副使狄青。狄青字汉臣，河西人氏，骁勇善战，曾从军西征，在范仲淹部下立有大功。仲淹见他忠勇可嘉，对他十分器重，要他熟读兵书，增长军事才能。狄青一一照办，渐渐变得智勇双全。仁宗见是狄青，高兴地说：“卿既欲去，事不宜迟，朕命卿宣抚荆湖，卿即去整顿行装，指日出发。”

狄青领步兵万人，骑兵数百，日行夜宿，来到宾州。但为敌兵所阻，狄青退至青州，会集孙沔、余靖各军，设营扎寨。孙沔、余靖等报告了陈曙与敌军交战溃败情状，狄青怒道：“号令不齐，怎得不败！明晨请诸位到来，严申军纪。”

次日天明，狄青命各军集齐，大小将校，依次列座。他见了陈曙，问道：“皇上授我特权，来讨贼酋，我已在途中传谕诸将，不得妄战，你何故违我号令，致遭惨败？依法当斩！”陈曙吓得面如土色，说不出话来。不一刻，陈曙被枭（xiāo 肖）首示众。孙沔、余靖相顾失色。

转眼到了皇祐五年（公元 1053 年）新春，狄青按兵不动，并传令各营

休假十日。可是第二天，他便带领前军，先行出发，孙沔为次军，余靖为后军，一起奔向瓦仑关。依智高派人来侦探，只见狄青各营张灯设席，宴饮尽欢。到了次日，依然如此。饮着饮着，狄青对众将说自己不太舒服，暂时退入后帐，并劝各军官尽量饮酒，等到翌晨下令进关。

到了黎明，各军官均到帐前听令，可是帐内突然走出传令官，宣布说：“元帅早已进关去了，诸位将军，请即前往会齐，不得有误！”诸将不胜惊异，来不及多问，急忙领兵入关。孙沔、余靖也引兵疾进。

原来，昨晚狄青离座入帐时，即改换戎装，从帐后悄悄地走了，并暗约先锋孙节等，乘夜渡关。这关地当宾、邕两州交界，形势险要。狄青偷越关外，把阵势摆好，静待后军。等到后军到齐，依智高才得到消息，立刻倾寨而出，抗拒官军。先锋孙节先上前与敌搏斗。敌众来势甚锐，枪矢并发，孙节力战不退，中枪殒命。孙沔、余靖驻兵岗上，见孙节阵亡，不觉大惊。

就在这时，忽闻鼓声大作，一彪人马从山麓杀出，兵分左右两翼，夹击敌众。为首的一员大将，银盔铜面，手执白旗，向左右军官进行指挥，忽纵忽横，忽开忽合，杀得敌人东倒西歪。孙沔对余靖说：“这不是狄枢相吗？看他部下将士，个个如生龙活虎一般。我等赶快上去，助他一阵。”

余靖答应着。孙军在前，余军在后，从山冈上直冲下去。敌军早已敌不过狄军，再加孙、余两军杀人，顿时大败。但是依智高逃跑了，后经查找，才知他已逃往大理，并死在那里。

狄青得胜回朝，任枢密使，自知慎重。但因他平日待部下宽厚，每当他出门，总有许多士卒环拥马前，再加有人说他坏话，学士欧阳修便上奏，请皇帝将他调往外地。从此，他出判陈州。过了一年，病终于任所。

这位时常弹劾人的欧阳修，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和宋代有八位有名的散文家，人称“唐宋八大家”。他们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韩愈坚决反对六朝以来靡丽不实的文风，首倡写文章要重视思想内容和语言的新颖、通畅，主张恢复和发扬秦汉以来散文朴实流畅的优良传统。欧阳修不但对韩愈的主张身体力行，还注意培养后进。宋代六大家中的另外五人，都曾受过欧阳修的指导和推荐。他是诗文改革的领袖。

欧阳修出身寒微。他父亲欧阳观曾在泗州〔今江苏省盱眙（xū yí 需宜）县〕做过小官，欧阳修四岁时，欧阳观死在任所。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能读书写字，她靠做针线活，挣几个钱，把欧阳修抚养成人。孤儿寡母，生活艰难，到了欧阳修该上学的年龄，郑氏就从外面铲回一些沙土，弄来一些荻草秆，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就是靠着母亲的辛勤教育和自己的刻苦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后来，欧阳修跟母亲迁居到随州，去投奔在随州任推官的叔父欧阳晔（yè 业）。这时，欧阳修已能背诵许多古文名篇，欧阳晔考问他以后，感到非常吃惊和高兴。一天，欧阳修到随州城南一位大户人家李尧辅那里去，发现李家一只装书的破筐里，有一本缺页的《昌黎先生集》。他蹲在那里读着读着就入了迷。李尧辅就把这本书送给了他。

欧阳修回到家，一头钻进这本书里。当他读到《讳辩》一文，对韩愈仗义执言，为遭遇不幸的李贺进行辩护，十分佩服；读到《祭十二郎文》，又止不住悲哀和眼泪。他越读越觉得韩愈的文章高超，他决心抛弃当时社会上风行的华而不实的“时文”，向韩愈的文章学习。

随县有一家姓黄的兄弟俩，哥哥黄茂宗，弟弟黄梦升，与欧阳修都是



好朋友。黄茂宗参加科举考试时，作了一篇《木铎赋》。文章写得很好，却没考上，而一个比黄茂宗差得很远的叫王交的人，竟得了第一。茂宗很不服气，拿了自己的文章，向当时在河南尉氏县的翰林学士胥偃（yǎn 演）请教。胥偃看后大为惊奇，就去找那位主考官询问。

胥偃先是请主考官看看茂宗的文章，问他能不能考中进士？主考官看后说：“这篇赋写得好，连王交也比不上。”胥偃这才把茂宗的事摊开来，弄得那位主考官狼狈不堪。胥偃回到京城，把这篇赋送给真宗皇帝，真宗要礼部举行一次特殊考试，黄茂宗终于考上进士，当了官。

黄梦升告诉欧阳修，胥偃现在汉阳，建议欧阳修带上自己的诗文去登门求教。欧阳修依计而行，果然得到了胥偃的赏识。

胥偃见欧阳修人品文才都很好，就和夫人商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欧阳修喜出望外，连连道谢。胥偃对他说：“现在考期将到，我不久要回京城，你可准备与我同行，赴京赶考。婚事，就等考试以后再办吧。”

天圣七年（公元 1029 年）春天，22 岁的欧阳修，在“国子监”参加考试，考了第一。翌年春，礼部考试，由著名翰林学士晏殊主考，他又考了个第一。

这年五月，欧阳修被派往西京（洛阳）担任留守推官，协助洛阳地方官处理刑事案件。洛阳留守钱惟演，也是有名的文学家，他礼贤下士，爱才若渴。他听说欧阳修到了洛阳，主动请欧阳修来家做客，同时把当地文学家尹洙（zhū 朱）、谢绛、张尧夫、张子野，以及才华横溢的诗人梅圣俞，都介绍给欧阳修。欧阳修见此地人才济济，良师益友这样多，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常在一起宴饮。一次，在酒酣耳热之际，钱惟演提议大家乘酒兴赋诗。梅圣俞笑说：“钱公在座，谁言诗？”表面是在恭维钱

惟演，实际上人们与他文学主张不同，怕因此引起难堪。钱惟演又提出，以他家驿舍落成一事，请大家各写一篇文章。大家都听说欧阳修的文章写得好，很想见识见识，于是，大家一致拥护。

过了数日，欧阳修、谢绛、尹洙都赶到钱惟演的华丽驿舍去观赏，并各自写成文章。他们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拿出自己的新作，互相揣摩、欣赏。三篇文章，尹洙写得最好，语言精练，结构严谨，只用了三百八十多字；欧阳修用了五百多字，谢绛用了七百字。欧阳修经过反复琢磨，又把自己的文章改了几次，最后，不但比尹洙的文章少了二十字，而且比他写得更加完美了。尹洙、谢绛问他怎么进步这么快，欧阳修说：“我也没什么好办法，不过是依靠‘三上’罢了。”谢绛疑惑地问：“什么‘三上’？”欧阳修说：“我这人文思不敏，写文章总是反复思考，大多是在马上，床上、厕上构思的。所以叫‘三上’。”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经钱惟演推荐，到京城升任馆阁校勘，负责管理皇家图书、编辑史书。好友尹洙也与他一起调任此职。宰相吕夷简对外族侵扰提出割地求和；对内，排除异己，任人唯亲；生活上也奢侈腐化。仁宗皇帝偏偏宠信他，所以，许多人都是敢怒不敢言。当时，范仲淹实在看不惯他这一套，经常在仁宗面前与他争辩，吕夷简就暗地里向皇帝诬告范仲淹，范仲淹被贬到饶州。

一天，欧阳修在集贤校理（也是负责校勘皇家图书的官员）余靖家，遇到了一位名叫高若讷（nè纳）的司谏官，就请他说说对范仲淹贬职一事的看法。没想到高若讷竟说：“贬得好”，“宰相重用他，他非但不感恩，反而处处与宰相顶撞，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欧阳修一气之下，起身告辞，回到家，写了《与高司谏书》，痛斥他

作为谏官，不辨是非善恶，诽谤有才能的好人。高若讷读了欧阳修的信，气得暴跳如雷，然后去找吕夷简。两人经过一番密谋，向仁宗告发了欧阳修，诬陷他与范仲淹等是“朋党”，致使欧阳修贬官夷陵（今湖北宜昌）。

直到庆历三年（1043年）春天，他才被召回京都做谏官。他耿直敢言，揭发了许多贪赃枉法的事件。淮南转运使（掌握一路财权，又有权检查地方官吏）吕绍宁，一到任就贪污受贿，搜刮民财。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卑劣行为，先向朝廷交出十万两银子。欧阳修经过调查，请朝廷退回银子，作为救灾费用。这就警告了那些鱼肉人民还向皇帝买好的贪官们。

庆历七年（1047年），欧阳修又因得罪权贵，被贬职到滁州（今安徽滁县）当太守。这时他已40岁了，满头皆白发，因而自称“醉翁”。著名的《醉翁亭记》就是这时写成的。在他离任时，滁州许多人为他送行，他也含泪惜别，写了这样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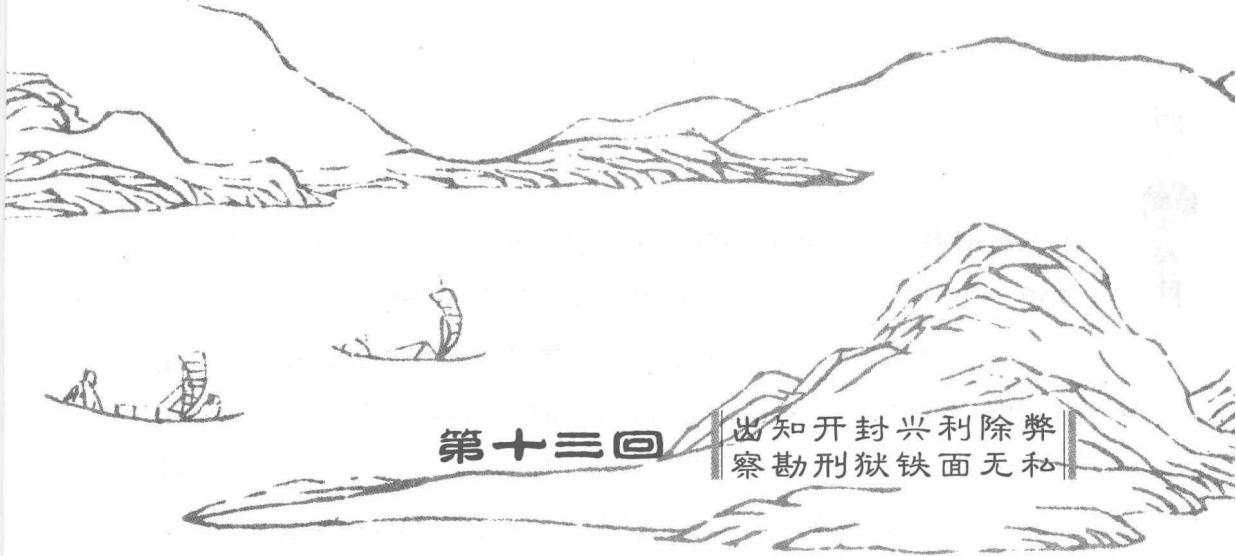
春光明媚柳青青，花前酌酒送我行。

就像往常一样醉，弦管莫奏别离声。

他回到京城以后，又与宋祁合修《新唐书》，自撰《新五代史》，又搜集三代至隋唐的金石文字加以考证和论述，名为《集古录跋尾》。

韩愈曾主张“文以载道”；欧阳修继承了他的观点，主张“道”重于“文”，也就是内容重于形式。对于作诗，他提出要有“李杜豪放之格”。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任礼部贡举，即担任全国的主考官。他毅然下令：凡写华而不实的骈文投考者，一概不取；凡有革新朝政愿望而又善写散文的才能者录用。这一改革虽遭到许多人反对，但有力地推动了诗文改革运动，提高了古文作家的声望。



第十三回

包知开封兴利除弊
察勘刑狱铁面无私

宋朝开国后经过几个皇帝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到了仁宗时，经济虽有一定发展，但同时统治阶级内部日益腐朽，对外妥协苟安，对内因循保守，官僚机构庞大，官员们贪污腐化，贿赂公行。军队人数虽然不少，但兵不能战，对西夏、北辽的侵扰，节节败退，只得多“赐”银帛，求得妥协。许多有眼光的人都要求改革，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是曾经不同程度地提出过改革主张，但也都因触犯了大贵族的利益，不断遭受打击。这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畏权贵的清官包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县人。父亲包令仪官居朝散大夫、部员外郎，管理山泽苑林。包拯自小严守父教，刻苦读书。宋仁宗天圣五年，他到开封参加考试，初举进士，授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父母年迈，推辞不去就职。过了几年，父母双双谢世，包拯又在父母墓旁，盖了草房守墓，期满仍徘徊不肯离去，经家乡父老多次劝勉以后，他才在景祐四年到天长县做知县。

包拯到天长县后，经常同家人包兴微服私访，了解民情，深得民心。他上任的第二年，听说县城小巷里有人偷卖牛肉，心里很不安。为了防止

有人光为赚钱，私宰耕牛，影响生产，他命书吏写了告示，张贴在城门和集镇，布告周知。谁知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个稀奇的案件。

正当一场春雨过后，青草生长，农村的孩子们到河边放牛，一个孩子只顾和小伙伴们到河边钓鱼，忽听老牛哞的一声惊叫，孩子回身去看自家的牛，只见那牛前蹄趴地，嘴里不住地滴血，原来，这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孩子的父亲正在收拾犁耙，准备春耕，听说牛舌头被人割去，又气又急，向孩子问明情由，立刻牵牛到县衙告状。包拯听了他的叙述，想了想说：

“牛舌头已被割掉，不能再长上去，你赶紧回去，把这牛宰了，做成熟牛肉卖了吧，免得时间一长，一个钱也不值了。”

牛的主人心里很是不满，抱怨说：“老爷，这头牛是咱庄稼人的命根子，怎能杀了？小民是来请老爷追究割牛舌头的人。”

包拯一拍惊堂木，怒道：“一个牛舌头，也值得告个没完，快去吧！”

那人忍气吞声地走了，按照包拯说的，把牛宰了，卖肉换钱。包拯却悄悄派人去作了调查。

没过几天，有人来县衙告发牛的主人，违法宰杀耕牛。包拯不动声色地听他讲完，忽然大喝一声：“你为什么割掉他家的牛舌头？”

那人大吃一惊，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了。

从这以后，包拯善于断案处理诉讼案的名声就传开了。

仁宗庆历元年，包拯调到端州任知州，迁殿中丞。端州（今广东省高要县）地处岭南，是有名的端砚产地。原来的知州，每年要百姓用极好的端砚为皇帝上贡。此外，还要多数十倍的端砚，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到任以后了解到，端砚制作精美，样式古朴，闻名天下，但制砚工匠，从勘

察、采石到加工成砚台，要花费许多血汗，知州向百姓大量征收端砚，便增加了他们的劳动，造成了人们没完没了的负担。好多老百姓都被搜刮得揭不开锅，吃不上盐。

一天，包拯来到制砚工匠居住的羚羊峡，工匠们告诉包拯，唐朝时每年进贡端砚八块，现在却增加到几十块甚至上百块，交五块才给一块的钱，简直是明抢暗夺。他回到衙门把经办贡砚的书吏找来，问他每年到底向朝廷贡砚多少，书吏回答说：“按规定每年二十块，今年是按五十七块进贡的。”

“为什么进贡那么多？”

“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大人说，端砚是名产，二十块不够用。”书吏见包拯刨根问底，又吞吞吐吐地说：“实际上收的是——五百块！”

包拯亲自查点了仓库里的端砚，命书吏把历年使用端砚和支付砚工的工钱，以及官绅贪污的事实讲了一遍。然后，他作了若干规定。规定中说：凡州中官吏士绅贪污的端砚，一律交归府衙；砚工价由州府付给，不得向百姓摊派制砚赋税；库存端砚，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

因他为官清廉，庆历三年冬天，他被调到京城御史台。这时，正是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推行“庆历新政”的开始阶段。庆历新政由于触犯了皇亲国戚和大官僚的利益，一开始就受到了他们的反对和攻击。特别是那个刚刚辞去宰相职务的吕夷简，指使御史中丞王拱宸，表面上拥护新政，实际上暗中拉帮结伙，反对新政。包拯一到京城，就非常佩服范仲淹的治国十策，认为这是使朝廷清明、官员廉洁、人民安生的好办法。可他的顶头上司王拱宸告诉他，他调来京城，是吕夷简对他的器重，要他去拜访吕夷简。包拯心里很不自在，一气之下，他要求到地方去做一名县令，随后



便离开了开封。

王拱宸同吕夷简听说以后非常惊慌，立即派人把包拯追了回来，任命他为御史台里最小的官职——御史里行。包拯给范仲淹写了一份《论县令轻授》的呈文，劝范仲淹不要随意任命县令，没当过县令的不能担任转运使和知州。范仲淹看了以后，亲自来找包拯，听取他对朝政的意见。包拯虽然不是范仲淹新政的成员，但他的主张是与新政一致的。不久，他便被提为监察御史，成为御史台的主要长官。

没过多久，庆历新政宣告失败，参知政事贾易朝和御史中丞王拱宸非常得意。这时，京东西路转运使王逵上奏皇帝说，今年陈州麦子收成不好，知州任师中不准百姓改用货币缴纳小麦赋税，逼得百姓纷纷逃亡，请求撤换任师中，另外任命一位新知州。宋仁宗看过奏章非常生气，命王拱宸以御史台的名义去查办。王拱宸以为这是打击拥护新政的官员的好时机，就要先定任师中的罪名，然后再去搜集证据。包拯说：“这只有经过调查，才能作出判断。”王拱宸无法，只好派包拯到陈州查访。

包拯带上书吏，顶着初秋烈日，骑马前进。到了陈州地面，忽见前面有一群逃难的百姓。包拯与书吏急忙下马，打听今年陈州夏收情况，人们都说，麦子收成不错，只是在收麦不久，转运使王逵便派人来，不让百姓交麦子，改收“折色”，也就是把麦子留给百姓，让百姓用钱交税。王逵他们把官价 50 文一斗的麦子，折合成 100 文，外加运费 20 文，蚀耗 20 文，每斗麦子就得交 140 文。这样一来，百姓们把全部收成的麦子卖掉也不够啊，又怎能不逃难呢？人们还告诉包拯，任师中是个好官儿，自他来陈州以后，那些贪赃枉法的人，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包拯听完，继续往前走，又遇到一些难民，也都是这样说法，并且大

骂王逵坑害百姓。有的还说：“我们早就准备给王逵挂‘五大天地匾’了。”

“五大天地匾？什么意思？”

难民们齐声说：“王逵上任，金天银地；后堂享乐，花天酒地；坐堂审案，昏天黑地；百姓含冤，恨天怨地；等到他滚蛋，再来个谢天谢地！”

包拯一路听一路走，到了陈州衙门，见任师中身穿便服，手捧官印，愁眉苦脸。包拯问：“任大人，为何愁闷？”

“唉，下官一时冒犯王逵大人，下官甘愿罢官为民，这官印就交给包大人吧。”

包拯劝慰说：“任大人清廉爱民，百姓都在称赞你，快把官印收起来。”接着，包拯请他将收折色的事一一说明，同难民们说的一模一样。

第二天，包拯便命任师中派人，将王逵派来收折色的爪牙统统抓起来，带上账册、银两，回到京城。

此时，王逵早已被王拱宸召到京城。王逵见包拯抓了他的爪牙，便心生一计，一方面将百姓逃难的责任全推到爪牙们身上；一方面又以重金行贿包拯。没想到，包拯竟毫不客气地将贿金全部收下。

包拯将调查结果以及人证、物证全部带到御史台，向王拱宸一一作了禀报，王拱宸还想为王逵讲情，包拯又一下子拿出了王逵行贿的重金，王拱宸再也没有话说，只得将包拯写的陈州查粮的奏章转呈仁宗。仁宗不得不把王逵罢官、问罪。

包拯当了监察御史，在朝廷有了发言权，他就向仁宗上奏说：“国家每年给契丹许多银钱绢帛，这不是御敌之策，应当练兵选将，切实地巩固边防。”他还建议废除赃官，建立选举地方官吏的考试制度。当时各道加



设按察使，监督行政官员，可是他们所奏报的事情，多是官吏们的细微小节，使得官吏们常常提心吊胆。包拯建议取消这个制度。

庆历五年（公元 1045 年）八月，宋仁宗派遣包拯，出使契丹，祝贺即将到来的契丹元旦佳节。包拯查阅了有关契丹的历史资料，访问了一些熟悉契丹情况的朝中大臣。在他去契丹的路上，每到一地，也总要向州官郡守了解，当地军政情况与契丹人的活动情况。他不断嘱咐随从人员如果契丹人打听宋朝情况，千万不要泄露机密。

在契丹首都上京（今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县境），契丹皇帝兴宗的弟弟重元，对于兴宗采取与宋友好的政策很是不满。重元还想与他哥哥争夺王位。重元找到汉人翰林学士刘六符，要他等到包拯到来时，多想办法，寻找进军宋朝的理由。刘六符为取得重元的信任，就找了负责接待包拯的张宥（yòu 又），面授机宜。

当包拯一行快到上京时，刘六符根据重元指示，安排了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成千上万的契丹兵，手持戈矛，骑在马上纵横驰骋，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杀声震野。包拯知道，这是契丹给他的下马威，心里很不高兴，立即命随从挺胸昂首，迎着飞土黄沙大步行进。到达上京后，张宥又故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很不像样的住处。

辽兴宗本来主张对宋友好，但在重元、刘六符等人挑拨下，对宋使包拯也很冷淡。在一阵应酬过后，包拯重叙自澶渊之盟以后 40 余年，宋辽交好的情况。不料辽兴宗忽然插话说：“不过，听说贵朝军卒又在边境屡次兴兵，这是为何？”

包拯说：“西夏原向我朝称臣，元昊称帝后多次向我边疆侵扰。镇边老将韩琦、范仲淹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可是，近两年他们又在寻衅闹事，

本朝不得不给他们一点惩戒。”

刘六符却在一旁气势汹汹地说：“你们哪里是打击西夏军，那是我们契丹军卒……”

“噢！”包拯故作震惊地说，“原来是贵国军士在侵扰我边防？”

辽兴宗见刘六符说走了嘴，赶忙打圆场说：“那是西夏犯我边境，我出兵抵抗，在几国交界的地方行动，难免有跨越疆界之事，尚祈原谅！”

到了元旦这天，包拯和副使命随行兵丁，抬来一箱一箱礼物，辽兴宗看后很高兴。过节不几天，包拯就要回国，张宥又突然对包拯说：“最近贵朝又在涿州新开便门，目的是引诱契丹叛国的奸细，搜集我国的军政情报吧？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下去，就不能怪我们不讲交情了。”

包拯知道这是张宥又在借机寻事，便哈哈大笑说：“我们在涿州早就敞开了大门，要刺探情报，又何必开便门呢？”说得张宥无言以对。

包拯回宋不久，被任命为三司户部判官，并任京东转运使，后又改任工部员外郎，派到陕西、河北工作，回来升为三司户部副使。朝廷要在秦陇斜谷一带，搜求造船的木材，这些负担全都加在了百姓头上。朝廷还让七个州供应搭桥的竹索，一要就是几十万。包拯认为这对百姓负担太重，就上奏皇帝，请求免去。

契丹虽然接受了那么多银两绢帛，仍然不断在边境上聚集土卒，边界报警，仁宗便命包拯往河北调运军粮。包拯上奏说：“漳河流域土壤肥沃，便于耕种，还有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赵（今河北赵县）三州，民田有一万五千顷。这些地方都可交给百姓，让他们牧马，供给军用。朝廷只要收税，就可免得长途运送给养了。”仁宗准奏。

张尧佐曾任宪州（今山西静乐）和筠州（今江西高安县）推官，在仁



宗康定年间，他的侄女张氏，在宫中被选为才人。张才人为人乖巧狡黠，深得仁宗欢心，不久，张才人晋为美人、贵妃。张尧佐便也跟着担任了三司使，主管国家的贡赋和财政。张尧佐在任上趁机搜刮百姓，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谏官陈旭、吴奎和唐介等人几次上书，奏章都被扣押在谏院里。包拯了解到这些情况，亲去拜见仁宗，要求撤换张尧佐的三司使。仁宗明知张尧佐无能，又贪赃枉法，可一想这人是张贵妃的伯父，就支支吾吾不置可否。

包拯回到谏院，又与陈旭、吴奎等联名上书，告张尧佐，言词激烈。仁宗看后又气又怕，不得不免去张尧佐三司使的职务。但在同时，又任张尧佐为宣徽使、淮康节度使、景灵使和群牧使。还把张尧佐的两个儿子赐进士出身，加以重用。

包拯、陈旭、吴奎、唐介等人，又一起去见仁宗。仁宗不耐烦地说：“朕的圣旨已下，不容更改。”

包拯忍不住，大声地说：“陛下，贬降张尧佐，本是众人之愿，而陛下免他一使，加封四使，实在是违背人心。众心不可违，违者必生乱。望陛下以社稷为重，改不明之决断。”

宋仁宗一直害怕为张尧佐的事，引起朝廷思想混乱，只得缓和一下说：“关于改任张尧佐为宣徽使的事，本为中书省建议，待朕召见文宰相，再作商议。”

这文宰相即文彦博，他与张贵妃父亲张尧封素有旧交，文彦博当了宰相，自然要提拔张尧佐了。由于包拯等直言劝谏，仁宗只得再下诏书，免去张尧佐的宣徽、景灵二使。

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三月，仁宗任命包拯为龙图阁直学士，出任

河北转运使。龙图阁是国家官阁之一，存放皇帝的御书、文集、典籍、画图等。后因他儿子包縕（yì 意）死了，心情沉郁，要求到小地方做官。仁宗准许。他先是担任扬州知州，后徙庐州（今合肥市）。包拯一到庐州，合肥县衙门告状的人忽然多了起来。包拯亲到合肥县衙，审理百姓的诉状，原来好多人是告包拯的舅舅，抢占民田、横行不法。包拯问县令：“这些案件为何不审理？”

“那些人都是无理取闹的，我已命人把他们赶跑了。”

包拯听了很生气，厉声问道：“你怎知是无理取闹？身为县令，你当为民做主。你却不察案情，反把告状的人赶跑，理应将你查办。姑念你是初犯，暂且放过。你现在要加紧审理！”

县令心情矛盾。按法，就该逮捕包拯的舅舅，这岂不伤了包拯的面子？因此，他吞吞吐吐地说：“包大人，这次案子就算……”

“你无法审理，可将此案报到州里。”说罢，包拯离开了县衙。

数天之后，包拯派捕快将舅舅缉拿归案。包拯夫人董氏劝他留点情面，免得让乡人数说包拯无情无义。包拯说：“不是我包拯无情无义，是舅舅太不自爱，正因我坐镇庐州，更应执法严明，不徇私情。舅舅伙同一些乡绅横行乡里，弄得民怨载道，合肥县令不敢管。我如宽容了他，这庐州会弄成什么样子？”

当第二天包拯要去审案时，儿媳崔氏又来求情。因为包拯儿子包縕死后，崔氏全靠舅舅照料，包拯对儿媳说：“舅爷照顾你，我都知道，可他犯了法，我如不执法，告状的百姓能心平吗？”

包拯亲自审理舅舅的案件。他把平民百姓送来的一份份状子摆在面前，又令衙役找来原告和证人，然后让衙役将舅舅带上大堂。舅舅一抬



头，看见坐在堂上审他的是自己的外甥，气得扑上前去要打，立刻让衙役拉开了。但舅舅嘴里还在骂包拯不仁不义。包拯怒喝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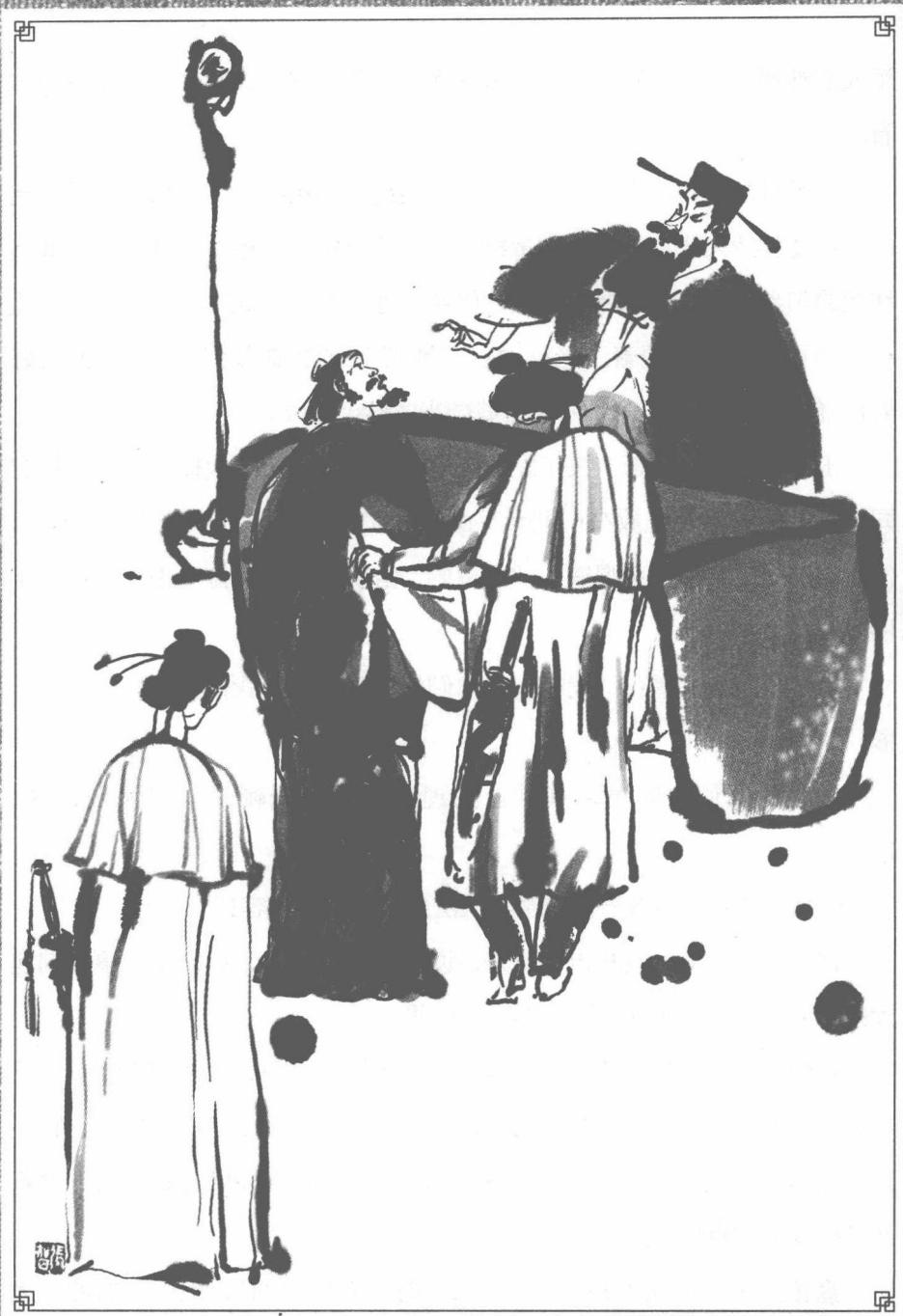
“大胆罪犯，你为非作歹，扰乱乡里，不但不老实认罪，反辱骂本官，是何道理！拉下去，打！”

衙役立刻将舅舅拉下，重打四十大板。那些同舅舅一起横行霸道的乡绅都在府衙门外等候，当他们听到啪啪的板子声时，一个个面面相觑，吓得颤抖起来。

一般百姓们和一些小官员们，都赞扬包拯为民除害，敬重他执法如山，铁面无私。

至和二年（公元 1055 年），包拯又从庐州调往池州。第二年八月，又调到江宁府。十二月，由江宁府调回朝廷，任右司郎中，出知开封府，主持开封府的政事。包拯主政刚毅公道，不论豪戚宦官，还是当朝权贵，都很怕他。按照过去的制度，凡是告状打官司的人，都不能直接到庭下。包拯却大开正门，让人们进去，直接诉冤。不论什么案件，全让原告被告上堂直接诉说。包拯当面直接剖析是非曲直。遇到疑难的案子，他必定多方调查，弄清真情。锄豪强，伸冤屈，铁面无私。因此，连妇女小孩都知道他的名字。有的叫他“包待制”，有的叫他“包龙图”。在京都人们互相传说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一天，有个姓王的老头到开封府衙告状，告一个姓刘的富户霸占了他的二亩田产。司理参军接了状子以后，传讯姓刘的，姓刘的见瞒不过去，便如实招供抢占了王老汉二亩田产，并掏出 10 两银子送给司理参军。司理参军嫌银子不多，趁机向姓刘的讨要 200 两纹银，把案子了了。这一来，王老汉仍然三天两头来喊冤。司理参军不得不把状子交给包拯。包拯



派人把姓刘的抓来，姓刘的死不承认霸占王老汉田产，并把契约递给包拯看。

包拯看过契约，马上让王老汉验证契约上的指纹，发现那指纹是伪造的。包拯勃然大怒，就要施刑责打，姓刘的只好将他贿赂司理参军、伪造地契的勾当供出来。包拯忍住气，仍要司理参军审理此案，自己在一旁监听，当司理参军怒视着王老汉说：“地契上有你按的手印，怎敢诬告好人！”包拯忽然说：“拿地契来，我要当堂验证指纹。”

王老汉在一张白纸上按了左右两手大拇指的指印，包拯看了看，把它同地契上的指印一起放在司理参军面前，司理参军马上目瞪口呆。不过，他稍一踌躇，突然厉声喝道：“衙役们，给我将姓刘的拉下去，重打二十棍！”

包拯也厉声喝道：“衙役们，你们将司理参军给我拉下去，重打二十棍！”

在座的人们一时莫名其妙。司理参军还想抵赖：“包大人，这，这……”

包拯怒道：“身为府衙官员，执法犯法，天理难容！”

这时那个姓刘的富户走上前来，说：“参军大人，小人早把事情向包大人实说了……”司理参军只得低头服罪。

京都有些达官贵族建筑花园亭榭，侵犯了惠民河，致使河道不通。正巧这时京都闹大水，使得河水无法排泄，包拯立即下令，不管什么达官贵人，凡是因为建筑私人花园，阻碍了流水畅通的，一概毁掉；如有人拿着地券私自增加步数的，都要上报皇帝。

嘉祐三年（公元 1058 年）六月，包拯离开开封府，担任了右谏议大

夫，代理御史中丞。受职以后，他仍然耿直公正，有话敢讲。他见宋仁宗年纪大了，就上奏说：

“东宫的位子已经空了很长时间，天下百姓没有不忧虑的。请陛下深思，天下万物皆有根本，国家也是这样。太子就是国家的根本。陛下这样长期犹豫不决，以后国家怎么办？”

仁宗很不耐烦地说：“卿又来说这事了，朕且问你，你想立谁？”

包拯一看仁宗多心，就掏心剖肺地说：“老臣本无多少本事，只是错蒙陛下恩遇，才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臣所以请陛下立太子，无非为了国家与后世着想。陛下今天问我应当立谁，仍是怀疑我多嘴。其实，老臣年将七十，而且没有子孙后代（他妾生的儿子已长大，他尚不知晓），还想什么后福？不过一颗耿耿之心，不甘沉默罢了。”

仁宗听他讲得恳切，原来满面愠色才稍稍转缓，说道：“像卿这样忠心为国，朕是深信不疑的。关于立太子的事是要举行的，容我慢慢考虑吧。”

包拯又建议皇帝裁减宫廷的随从内侍，减少或节约一些铺张的费用；并要求皇帝授权给各路监司、御史府，可以自己举荐下属官员等等。仁宗全都准奏。

张方平做三司使，乘机收买豪民财产，包拯弹劾他，罢了他的官；宋祈代替张方平做三司使，包拯又揭发他的弊端，免了他的职。最后包拯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兼任三司使。这时大学士欧阳修又对他冷嘲热讽地说：“包拯的这种做法，恰似人家牵牛过田就夺人家的牛。这样的处罚就够重的了，现在又要贪图人家的财富，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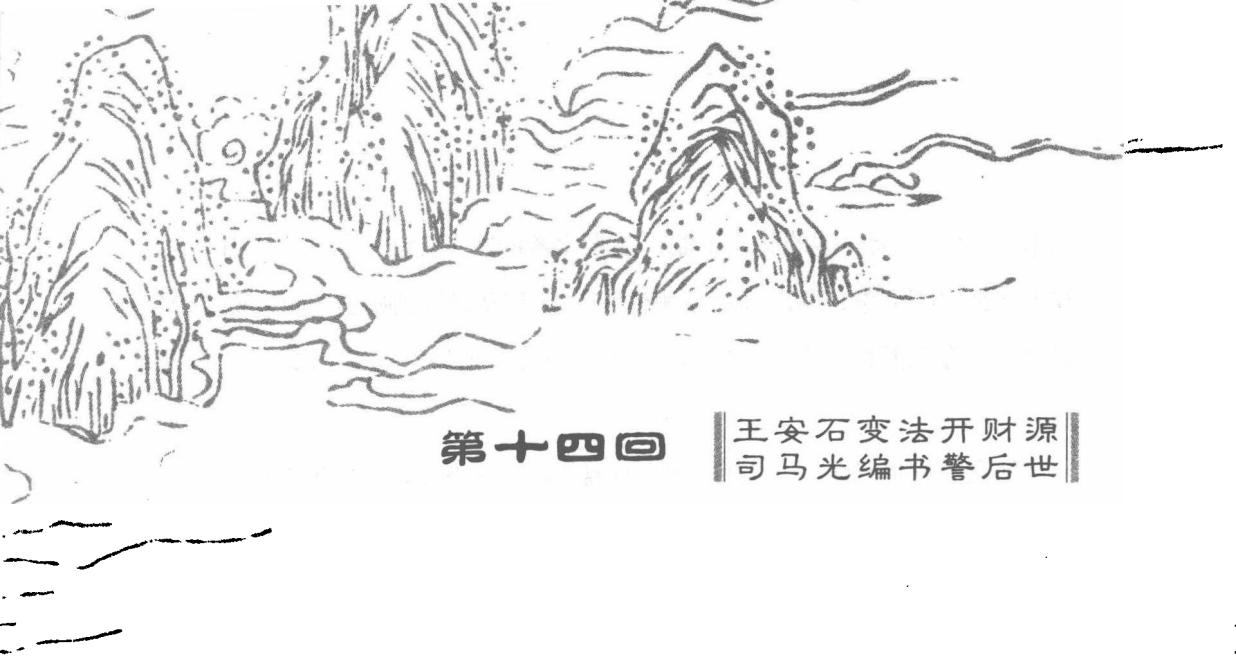
包拯听了，故意在家躲避皇帝的任命，过了好久才出来上任。他在三



司发现过去仓库的上贡物品，全是从外地各郡搜刮来的。这些贡品加在一起，造成了人民的严重负担。包拯废除这种进贡的办法，设置市场，连皇宫所用物品，也都让百姓自由买卖，免得再受重重搜刮。

有些小官吏因负债过多，让官家绑走，有的中途逃走，老婆孩子受牵累。包拯对这类犯人，都释放他们回家。

后来皇帝正式任命他为礼部侍郎，包拯因为积劳成疾，一直没有接受这个职务。嘉祐六年（公元 1061 年），他因病重辞官为民，回到合肥老家。第二年冬病逝。



第十四回

王安石变法开财源
司马光编书警后世

包拯死后，宋仁宗身边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清官。朝廷的政治日益腐朽，包拯曾上奏说：“真宗时，文武官总共九千七百八十五员，现在内外官属总数是一万七千三百员，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人，还不在内。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已超过了近一倍。”皇族宗室和官僚子孙、亲属、姻亲直到门客，都可由恩荫授官，甚至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有官衔。除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还有腐败的军队，各地的厢军，到仁宗时已增加到四十三万多人。因为对外作战，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的乡兵不断增加，三路共达四十二万人。这些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就像一大批寄生虫，残酷地吸吮着劳动人民的膏血。宋仁宗时的国库年年短缺。

为了挽救宋朝统治者的危机，范仲淹虽实行“庆历新政”，但因侵犯了大贵族利益，只实行一年多就遭到挫败。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又有王安石向仁宗上万言书。这万言书为他以后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王安石变法仍然是为了“富国强兵”和防止农民起义，重新开辟国家的财源，加强抵抗辽和西夏的军事力量。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生于真宗天禧五年（公



元 1021 年) 冬天。他的父亲王益，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吏，在家乡并无什么田园宅第，所以他在哪里做官，就把家属带到哪里。王安石在 22 岁以前，在江西好几个县里住过，后到江宁、扬州、广东韶州以及京城开封。

他在《忆昨诗》中，曾讲他从小读书，过目不忘，下笔能写出洋洋万言的文章。他恃才傲物，以为能吟善赋就会博取高官厚禄。17 岁那年夏天，他跟父亲来到江宁府（今南京市），才猛然醒悟到，时光是永远前进不停的，人在少壮时如不立定正确方向，一辈子都会一事无成。这时，他决心谢绝一切婚丧嫁娶的应酬，去钻研学术，并以古代曾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的契和后稷做榜样，争取将来名垂史册。

范仲淹的新政失败以后，那些支持过他的官员们，有的被抓进监狱，有的被赶出东京。韩琦怕受牵连，于庆历五年，主动要求到扬州任知州。王安石在庆历二年考中进士，接着就被派到扬州，在韩琦手下任职。

王安石平日只顾读书，不修边幅，韩琦不喜欢他。在他 27 岁那年，他被调到鄞（yín 银）县（今浙江宁波市）任知县。他到鄞县这年，正赶上大丰收，他用了十多天时间，跑遍鄞县各乡，劝导农民疏浚河川，“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深深得到农民的拥护。第二年，在青黄不接的春季，他又把县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农民，要求农民在秋收以后，加上少量利息，归还给政府。这样，可使农民避免豪强人家的重利盘剥，又可使政府粮仓的存粮得到更新。

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他被派往常州去做知州。他要在这里开凿一条运河，但因许多人反对，调集的民夫很少，又逢连绵大雨，民夫生病，只好半途而废。但是，兴利除弊的愿望，一直在他心内燃烧。

过了一年，宋仁宗召王安石到京都，命他担任三司度支判官。他上任一个月，就给皇帝上万言书，提出“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就是主张依靠人力，发展生产。但宋仁宗并未重视，只是说他文章写得不错。

公元 1063 年，宋仁宗病死，嗣子赵曙继位。这就是英宗。

王安石和吕公著以及韩绛、韩维兄弟是好朋友。韩维曾给太子赵顼（xū 须）讲诵诗书，每当讲到一些新的主张时，总是说，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的见解，使得赵顼对王安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公元 1067 年，宋英宗在位三年以后病死，19 岁的赵顼继位，这就是宋神宗。这时，王安石正在江宁做知州。

神宗赵顼少年时代很知道读书用功，立志让国家富强起来，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收复被辽和西夏夺去的大片国土，一洗北宋王朝的耻辱。自他当了皇帝，就想取得老臣们的支持，辅佐他实现他的抱负。当时的文武大臣有富弼、韩琦、曾公亮、文彦博等。二十多年前，富弼、韩琦曾支持范仲淹搞“庆历新政”，后因碰了钉子，现在自家又有了财产和地位，都不愿搞改革了，只是苟且偷安。宰相曾公亮，为了排挤富弼、韩琦他们，向神宗推荐了王安石。

神宗对于王安石的许多新主张，记忆犹新。于是，在熙宁三年（公元 1070 年）四月，召见了王安石。

王安石正怀着一腔报国壮志，从江宁来到京城。他第一次与神宗见面，两人谈得很投机。宋神宗表示，要效仿唐太宗的榜样，王安石则劝他要成为尧舜一样的圣贤。宋神宗对王安石说：“愿你尽心辅佐我，一起治理国家。”安石说：“陛下如能听臣的意见，臣敢不尽力！”

熙宁元年冬天，宋神宗到南郊祭天。按照惯例，祭祀以后，皇帝要遍

赐金帛。宰相曾公亮上奏说：“河朔一带受灾严重，国用不足，请陛下在祭祀以后，就不要遍赐金帛了吧。”

神宗问身旁的翰林大学士司马光，怎么办好。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从贵官近臣开始，宰相的提议，可以听取。”

同是翰林学士的王安石却不同意，说：“国用不足，是不善于理财的缘故，光是节流，不开财源，也无济于事。”

司马光说：“怎样叫善于理财？无非是聚敛百姓的财产罢了，民穷为‘盗’（起义），难道是好事！”

王安石说：“不然，善于理财的人，就在于对人民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冷笑说：“天下哪有这种道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是有一定数目的。官府多要一钱，民间便少一钱。如果设法抢夺民利，岂不是比增加赋税更厉害？”

王安石还要辩论，神宗摆手制止了。这一场争论揭开了王安石变法的序幕。王安石对国家的忧虑有三方面：

一、从宋太祖开国到王安石入朝做官，官僚豪绅竞相兼并土地，各族人民被逼得接连起义。

二、国家财政危机。根据户部副使包拯奏报，真宗时，满朝文武官员不到一万，到仁宗时不过四十年左右，已达一万七千多，增加将近一倍。太祖时，雇佣兵三十七万多名，仁宗时已达一百二十五万，军费支出竟达到财政收入的一大半。而北宋王朝每年送给契丹和党项贵族的钱，也是一大笔。皇亲贵族大量浪费，仁宗祭一次天地祖宗就得花费一千二百万贯。

三、辽和西夏不断骚扰，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宋兵多是被迫当兵的饥

饿百姓，平素没有训练，有的根本不能披甲上马，军事指挥无能，在防御战争中连遭失败。

根据这些情况，王安石认为必须变法。19岁当了皇帝的宋神宗，很想有一番作为，他有些治国的想法和王安石是接近的。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便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基本主张，就是他同司马光辩论时说过的，要“富国强兵”、“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时候，宰相曾公亮年过七十，遇事模棱两可，是个油头滑脑的官僚；宰相富弼，因循保守，见行新法，便装病求退；另两个参知政事唐介、赵抃（biàn 卞）都是变法的反对者，唐介在四月间死去，赵抃也难以阻挠变法，自在暗地叫苦。所以当时有人讽刺说：五个执政者王、曾、富、唐、赵是生、老、病、死、苦。神宗和王安石怎能依靠他们变法呢？

那些过去的执政者一个个下台以后，一些御史们又闹着反对新政。其中，吕诲是真宗时宰相吕端的孙子。他听说王安石因为用人的事，同神宗、皇太后发生了分歧，就赶紧写了一份奏折，罗列王安石“十大罪状”，诉说王安石如何骄傲专权、提拔亲信、欺负大臣等等。神宗看了奏折，要吕诲拿出“罪证”，吕诲又拿不出，神宗一气之下，把吕诲免职。

翰林学士司马光，本来和王安石、韩维、吕公著是好朋友，但他也不同意王安石变法，而且在以后反对新法的斗争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在宋真宗时做过光山县令，司马光就生在光山，因此取名叫“光”。司马光7岁那年，同小伙伴们在院子里捉迷藏，一个孩子不慎跌入比孩子还要高的水缸里，眼看落水的孩子就要出危险，好几个孩子都吓得边跑边喊“救人”！司马光却急中生智，搬起一块大石

头，使劲向大缸砸去，随着“哐啷”一声，大缸被砸破，水从破口处急涌而出，溺水的孩子也被冲了出来，得救了。司马光五六岁就会背诵《论语》、《孟子》。他还特别喜欢读《左氏春秋》。《左氏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公元前 722 年）到鲁悼公四年（公元前 464 年）的历史事实。其叙事直至于悼公十四年（公元前 454 年）。他不但会背诵，而且能把这二百多年的历史讲得清清楚楚。

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西夏侵扰边境，枢密副使庞籍束手无策。他想起他曾推举司马光为馆阁校勘（馆阁内的校书官）同知礼院（礼院的长官助理），后又推荐他为并州通判。于是，他派人把司马光找来，委派司马光到麟州（今陕西东北和山西交界处）去巡视。司马光率领一支骑兵，昼夜兼程到达麟州，在那里仔细观察了解西夏人的活动情况和地理形势，回来后向庞籍报告，提出在西野河上游和河西两处，分别建筑两个城堡，以及在河西招募百姓开垦荒地的建议。庞籍听了很高兴，而麟州守将郭恩却很不满意。在一个秋夜，郭恩擅自带兵去袭击西夏兵营，让西夏人识破，打了埋伏，郭恩兵败被杀。

宋仁宗得知此事，认为有损宋朝声威，下令将枢密副使庞籍撤职查办。司马光甚为不平，认为这是郭恩自己闯出的乱子，不应怪罪庞籍。仁宗不理。司马光在庞籍倒霉以后，仍然去照顾他的家属。

治平三年（公元 1066 年）深秋，司马光花了几几年心血，编成了史书《通志》。宋英宗闻悉，在金碧辉煌的文德殿内召见了他。司马光叩拜说：“陛下，臣已编就《通志》，共八卷。书中写了自周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 403 年）起，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 207 年）止，共 195 年的七国（秦、魏、韩、赵、楚、燕、齐）的兴亡史，请陛下御览。”

英宗翻阅了目录和一些章节，问司马光：“往下的历史还准备写吗？”

“臣准备写下去，直到五代为止。”

英宗高兴地说：“朕知你忠心耿耿，不畏艰难，但要编好一大部通史，你一人难以完成，可遴(lín 林)选一些懂史学的人，专司编写之事。”

司马光应命而起，立即在秘阁内设立书局，约请刘攽(bān 颁)、刘恕、范祖禹等，一起研究编写工作。刘攽编写两汉，刘恕专写魏晋南北朝，并且又编修隋唐五代。可是第二年正月，英宗病死，司马光等茫然不知所措。所幸神宗继位后，对《通志》的编修也十分重视。神宗登位后，召见司马光说：“你的《通志》写得很好，七国的盛衰写得清清楚楚，可为后世汲取不少的历史经验，对于治理国家大有裨益。朕以为《通志》之名过于普通，不如改名《资治通鉴》。”

司马光大喜过望，赶紧跪拜说：“谢陛下，臣等一定尽力把《资治通鉴》编好。”

神宗又说：“朕要为《资治通鉴》作序，告诫后代君主和官吏，要把《资治通鉴》作为治理国家的镜子，每日进读，不忘历史教训。”

司马光从历史的镜子中，照出了北宋王朝的弊病，他在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时，本来是支持改革的，但他看到范仲淹遭受大官僚的打击而失败以后，对于王安石变法，便采取了反对态度。他甚至于整天为抵制新法而奔波，耽误了《资治通鉴》的编写工作。

可是，王安石在一片反对声中并不示弱。有一天，神宗对王安石说：“有些大臣说你但知经术，未通世务。”王安石说：“经术正是通世务的。他们说我不通世务，也就是不知经术，怎能说但知经术、未通世务呢？”神宗说：“照你这样说，当前的国家大事该怎么办呢？”安石胸有成竹地

说：“变风俗，立法度。立国之本在于理财，利权在握，然后才好推行政令。”神宗点头称是，又说了一些人反对变法的议论。

王安石知道，自己要想变法就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因此，他尽力详细地说明自己的想法：“古语说，‘为政在人’，但人才难得，更难了解得深刻。比如现在用十人理财，如其中有一二人不肯同心协力，就会把事情弄坏。唐尧和众人共同选了一人（鲧）去治水，尚且九年没能成功，何况我们今天要选的不是一个人，又没征求众人意见，能没有异议吗？陛下要决心推行新法，就不要听信那些不三不四的说法。”

神宗说：“这些朕已知道了，你赶紧拟定一些条例章程，朕再酌情施行。”

不久，王安石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叫“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皇帝特别下令设置的制定三司（户部、度支、盐铁）条例专门机构。神宗任命知枢密院事（协助枢密使的官员）陈升之，与王安石同领其事，实际上都是由王安石主持。

王安石任用了一批新人，作为变法的助手，有吕惠卿、曾布、章惇（dūn 敦）、苏辙等。吕惠卿是福建晋江人，37岁，精明强干，才华出众，曾任真州推官，回到京城以后，常与王安石谈论政事，意气相投。大文学家欧阳修非常赏识吕惠卿，亲自写信向王安石推荐曾布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弟弟。这时，曾布才33岁，许多法令是由他和吕惠卿起草的。章惇也是福建人，比吕惠卿小三岁，性情豪爽，知识广博。大名推官苏辙，也是立志改革的人，他曾上疏指责朝廷害财之事，在于冗兵冗官冗费。他们这些人都参与草拟新法。

三司条例司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下旬建立，三月间神宗就

催问条例定出来没有。四月，王安石派人到各路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利弊。在这一年，先后制定了均输、青苗两项新法。

均输法——是由政府派出发运使，总管东南六路财赋，统一采购物资，防止富商大贾操纵货物，限制了大官僚和大商人。

青苗法——在夏秋庄稼成熟以前，各地政府借钱粮给农民，到收成以后，再加利息十分之二还给政府。这样可以防止豪强大姓，趁青黄不接时放高利贷，盘剥农民。

熙宁四年正月，曾布拟就免役法：原来官府衙门派给人民的各种差役，改为向官府交钱，由官府雇人充役；各路、州、县差役事务，由各地自定数额收钱；以前不负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寺观等户，也要按定额的半数交纳“助役钱”。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京都设立市易务，以一百万贯做本，控制商业贸易。主要依据市场情况，由市易务平抑价格。东西贱了，由市易务增价收购，东西贵了则减价出售。市易务向商人贷款，以产业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取年息二分。这样一来，就可把以前商人操纵取利，转归朝廷。

同年八月又公布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并检验土地好坏，分等纳税。到公元 1085 年，先后在东京、陕西、河北、秦凤、鄜延五路，丈量出大批隐瞒的田产，为宋王朝增加了大批收入。

此外，王安石还推行了“强兵”法，裁减 50 岁以上的老弱兵士；确定禁军军营兵额，马军三百人，步军四百人。各地用来服杂役的厢兵，也按禁军办法裁减，同时还置将练兵。为镇压农民起义，加强地主武装，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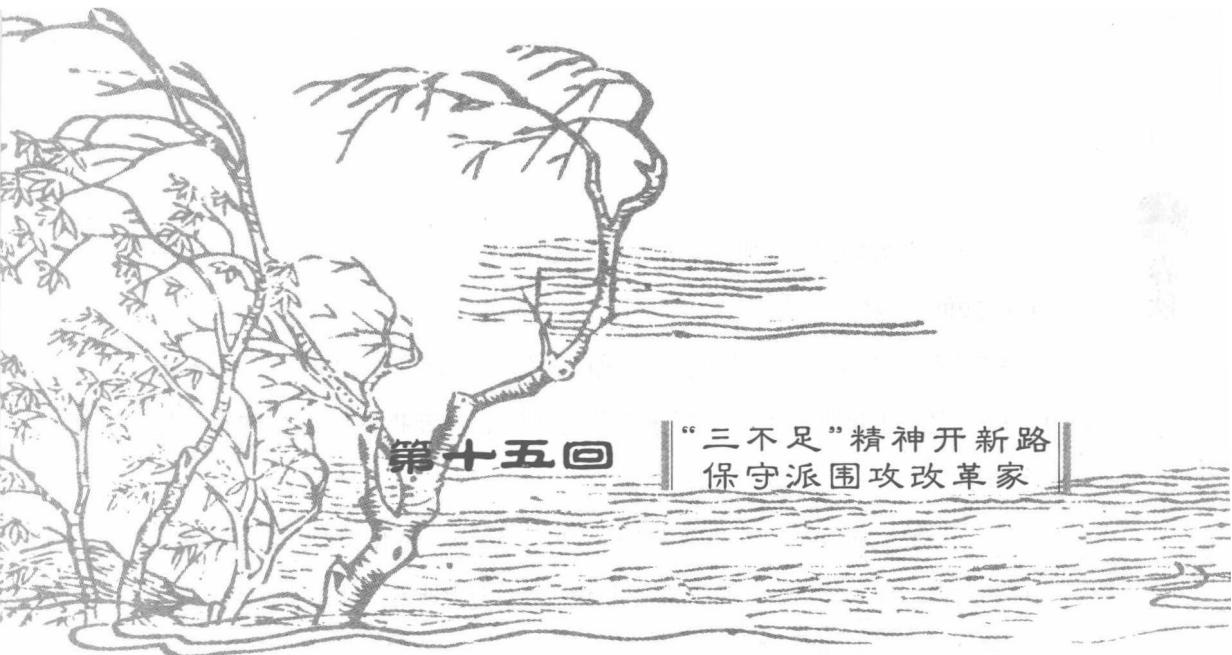
安石又制定保甲法，十户一保，五十户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地主豪绅为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两丁以上者都要抽一丁做保丁，训练武艺。同保内如有盗杀放火罪者，连坐治罪。

在富国强兵的同时，王安石还着手对教育、科举进行改革。宋朝科举以进士科为主，考试诗赋，着眼于文字形式方面。公元 1069 年，王安石决定考试废除诗赋、明经各科，专以义、论、策取士。他还整顿太学，在京师设武学、律学、医学。这些改革，使王安石的革新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

后来，又颁布了农田水利法，鼓励各地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以利农业生产。

这些新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打击了大官僚贵族、大商人对人民的疯狂掠夺，力求“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正因如此，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大官僚贵族和守旧势力的猛烈反对。

尽管如此，由于变法派广泛听取发展生产的意见，凡是小官吏、农民、商贩都可到京城献策。如金州西城县葛德修筑长乐堰，引水灌田，便授予他为本州司士参军。两浙路修水利最多，共达一千九百八十多处，灌田十四万七千多顷。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等路修水田一千五百多处，辟为稻田。这些都表明“以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得了显著成绩。



第十五回

“三不足”精神开新路 保守派围攻改革家

熙宁三年（公元 1070 年）春天，在北宋朝廷的官员中，流传着一种传说，说是王安石在皇帝赵顼面前提出了“三不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正巧，翰林学士院要对李清臣等人进行考试，翰林学士司马光，就把这三句话作为奇谈怪论，向考试的人们说：

“现在有人说，天地和人没什么关系，灾荒、地震都有一定的原因，自然界的灾害不用怕。祖宗的立法，未必尽善尽美，不合时代要求的可改革的就改革，不必因循守旧。社会上的人们喜欢墨守成规，不愿改革，所以对那各种各样的错误议论，不要听取。以上这些说法，都是奇谈怪论，你们要写文章进行批驳。”

当司马光把这些策论题目送给神宗审阅时，神宗不由皱起了眉头。他本来就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只是为了不拂司马光的面子，就叫人把这些问题放置桌上，用纸盖了起来，尔后温和地说：“司马卿还可以另出几个题目嘛。”

过了不几天，王安石去见神宗，神宗问他：“你听说过‘三不足’的说法吗？”



“臣尚未听说过。”其实，王安石早已听人们这样议论了，但不知神宗看法如何，故作不知。

神宗说：“外边人们在议论，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前几天学士院的考试题，就专指这件事。你看这是什么道理？”

王安石随机应变地说：“据臣看，其中道理是很明白的。陛下亲自管理国家大事，不留恋享乐，每办一件事唯恐伤害人民，这就是不怕天变；陛下征询人们的意见，岂不是在听取人们的议论？不过，人们的议论是有不该听取的。人言不足恤，没有错。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本来就应该这样。仁宗皇帝在位四十年来，有好几次修改法律。如果是法律一经定下，子孙们就应当世世代代遵守，那么仁宗为什么还要多次修改？”

本来，保守派想用“三不足”的说法来攻击王安石，岂不知这“三不足”恰好说明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和气魄。王安石同神宗的对话，有力地批驳了保守派的攻击。

熙宁三年（公元 1070 年），神宗正式拜王安石为宰相。

王安石战胜保守派，使变法形成高潮。但保守派始终在进攻。

当时共城（今河南辉县）住着一位大学者邵雍。他的许多学生在地方上做官，他们反对王安石的新法，纷纷打算辞职不干，邵雍就写信，要他们千万不要辞职，而是利用自己的官职，拖延抵制。各地的保守派都采取了这种策略，有的推脱，不实行新法；有的将新法变样，故意打着新法的旗号盘剥百姓，激起百姓的反对。

熙宁三年年底，开封府所属东明县（今兰考县），一千多农民结伙到开封府，来告“免役法”的状。监察官杨桧、刘挚乘机向神宗上奏，说是

东明县百姓告状，是因“免役法”害民。神宗让王安石查明这事件的原委，才知是原东明县令贾藩与杨桧、刘挚等相勾结，故意歪曲免役法，将穷困的四等户，划成了三等，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贾藩在挑动农民告状之前，已调到京城做官，他的后台就是有名的枢密使文彦博。

提起文彦博，已经是三朝元老了。他的官越大，嫉妒心越重。仁宗时候，他就曾挑拨仁宗，对名将狄青不信任，削弱他的兵权。当狄青被贬到陈州（今河南淮阳）以后，文彦博又派宦官监视，弄得狄青心情忧郁，不到半年就病死了。公元1072年，华州（今陕西华县、华山所在地）山崩，文彦博乘机攻击市易司，说他们不应当派人卖果实，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卖果实，才引起了华州山崩。

王安石反驳说：“华州山崩，不知天意为何。天意不可知，人间所做的事，也不必合天意。”

第二年正月，文彦博再次攻击市易司派官员监督卖果实，“有损国体”。实际上，那是因为免役法和市易法打击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

公元1073年八月，市易务制定了“免行条贯”，就是各行按得利多少向官家交纳行钱，免除行户对官府的供应。皇宫里用什么东西也要自己到市场去买。这一来，皇亲国戚和宦官们都与保守派官僚勾结起来，又掀起了对变法派的围攻。

公元1074年三月间，神宗听了许多人的攻击以后，也开始动摇，他问王安石：“为什么好多士大夫（做官的），都说免行钱很不方便？”

王安石说：“这事并不奇怪。士大夫不满朝廷政事，必与宦官相勾结。陛下只要看看朝廷的大小官员，有几个不躲着宦官们，就可知宦官的害政了。”



神宗没理这个碴，继续说：“索取免行钱太重，人们都在抱怨。近臣（宦官）以致后族（皇后家族的人），没有不说不便的。”

王安石也不留情面地揭露说：“国丈（皇后之父）向经，向来就反对推行免行新法，我们没有理睬，曹国舅曹佾（yì 义，曹太后之弟）赊买人家树木，不给钱，反让内臣用假姓名诬告市易司。陛下就看这两件事，他们能不反对吗？”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与他母亲高太后，都出来干预新法，神宗心里虽不高兴，表面又不敢违抗。所以，他对王安石的一些说法，也不置可否。

熙宁六年以来，连年大旱不雨，受灾地区的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又趁机起哄，指责变法派触怒了上天，不得不受到惩罚。王安石心地坦然地说：“水旱灾荒是常有的事，就是古代圣人尧汤时代也都难免。我们应当好好整顿人事，才能应付天灾造成的祸害。”

没想到，神宗的思想早由动摇而变为附和保守派了，他竟然说：“这可不是小事，正因为人事没有安排好，所以才引起人们如此恐惧。”

熙宁七年，有个叫郑侠的青年，画了一幅《流民图》献给神宗。那幅图上画了破产的农民，离乡背井、逃荒要饭、卖儿鬻女的惨相。郑侠指着图上的凄惨景象，对神宗说：“陛下，这都是王安石的过错造成的呀！去安石，天乃雨。”神宗看了，心中很不平静。

过了两天，文武百官上朝的时候，神宗问王安石：“你认识郑侠吗？此人如何？”

“郑侠？”王安石想起来了，那是自己在江宁隐居时，常到清凉寺里去，有个叫郑侠的青年在那里读书，抱负不凡。王安石很赏识他。王安石当宰相以后，郑侠也因王安石的关系来到京城。王安石不知皇帝为何问起

他来，随口答道：“郑侠读书很用功，为人也不错。”

“你看看，这是他画的画。”

王安石接过画一看，顿时惊呆，没料到这个郑侠也跟着保守派火上浇油来了。

三月间，变法派内部开始分裂，曾布联合市易法的倡议人魏继宗，一起反对市易法，吕惠卿坚持新法，曾布又攻击吕惠卿。宫廷中的后族纷纷攻击王安石，弄得他在一片喧嚣声中无法执政，只好提出辞职。神宗要他出知江宁府，“安心休息”。

王安石离开了京城，神宗并未废除新法，他又把吕惠卿提为副宰相。可是这些变法派们只想自己升官发财，把变法当成争权夺利的阶梯。吕惠卿本是王安石推荐的，可他野心太大，上任没多久，不管是守旧派还是改革派，都受到他的排挤，他所提拔重用的都是他的亲戚朋友。他想从此独霸朝廷，便把已经下台的王安石仍然看做是他的潜在威胁。他上奏神宗，建议加封王安石“节度使”称号，以便不再让他回朝。神宗看出了他的用心，当场揭穿说：“这种封号是用来对付有罪大臣的。王安石虽被免职，并没犯什么罪，怎么能这样做？”

吕惠卿碰了钉子回来，又指使主管监察百官的邓绾等人，编造了许多罪名，来告发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及其好友郑侠，从而破坏王安石的名声。结果，郑侠被流放，王安国被送回原籍。

王安石的老友韩绛当了宰相，实在看不惯吕惠卿的卑劣行为，多次秘密地要求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又被召回京城，重任宰相。

王安石与吕惠卿表面上仍和以前一样相处，可暗地里两个人都在角

逐。不久，京城里发生了一个重大案件：有人告发皇室贵族、大将军赵世居，企图造反。主办这个案子的有御史邓绾、徐禧和谏官范百禄。

范百禄是个反对变法的守旧派，他在调查中发现，四川有个善于算命的李士宁，十七八年前曾和赵世居来往，而这个李士宁又同王安石认识。范百禄便把李士宁抓起来，硬说他写“反诗”，参与了赵世居的反叛活动。吕惠卿趁机支持范百禄，企图嫁祸于王安石。

御史徐禧得知范百禄的阴谋，立刻上奏皇帝，说明李士宁无罪，范百禄加罪于他是为了陷害王安石。神宗又派另外的大臣复查，查明李士宁确与此案无关，所谓“反诗”，是李士宁抄写的仁宗皇帝的两句诗。结果，李士宁被释放，范百禄降职，吕惠卿的阴谋未能得逞。

到了五月间，吕惠卿的弟弟吕升卿主持国家太学的考试，把吕惠卿的小舅子方通录取在前几名。有人揭发这是吕氏兄弟从中作弊。再加那个曾经投靠吕惠卿的邓绾，眼见王安石回朝，吕氏失势，也出来检举吕氏兄弟勾结地方官吏，强占富户钱财置买田产的行为。神宗一怒之下，把吕氏兄弟都撤了职。

王安石复职以来，再不像以前那样积极了。他感到宋神宗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他；朝廷中官员们的矛盾也太多，他的一些主张无法实现。他当着神宗的面，无限感慨地说：“这天下事就像煮汤，先烧一把火，又泼一勺水，哪还有烧开的时候啊！”

他在给好友王珪的信中也说：“这几年我所做的事，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我的眼力也不足以识别人，在我的朋友中，常常隐藏着阴险的小人。”

王安石深感事情复杂，丧失了信心。这时又如晴天一声霹雳，他的儿

子王雱（pāng 兵）病死了。

王雱自幼聪慧，爱读书。他十几岁的时候，有人来访王安石，带来一个笼子，里头关着一头鹿，一头獐子。那人故意逗王雱：“你认得哪是鹿？哪是獐子？”这两种动物，王雱从未见过，当然不知道，但他的小眼珠一转，马上回答说：“獐子旁边是鹿，鹿的旁边是獐子。”客人听了十分吃惊。

王雱 24 岁考中进士，全力帮助父亲推行新法。但他年轻气盛，容易急躁，常常因而发病。熙宁七年王安石离京赴江宁，王雱也跟父亲去了。第二年王安石回京，王雱也跟着回来。当船到镇江，他嫌船慢，自己上岸，骑马先走。可是第二天，他又犯病了。

王安石回到汴京，吕惠卿曾托人来求情，王安石心软了，王雱却说：“父亲不忍心伤他，当初他怎么忍心对您下毒手？这种人不可信！”

王雱亲自张罗搜集吕惠卿的罪证，可是还没办完这件事，病情忽然恶化，只有 32 岁的年纪就离开了人世！王安石眼看着一个生龙活虎的孩子从他身边消失了，怎能不悲痛！他抚今追昔日益感到孤寂、悲凉，就再次向神宗辞职，神宗没有同意。

正在这时，那个曾经当过王安石亲密助手的吕惠卿，又在干着落井下石的勾当。他记得有一次，王安石要他去办一件事，叮嘱他“别让皇上知道”。他将这件事奏禀神宗，神宗听了很生气，便于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了王安石的职务，让他回江宁养病。

那些以前表示拥护新法的投机分子，纷纷倒过来攻击新法，辱骂王安石。其中，王安石的二女婿蔡卞，本来是巴结王安石的。王安石当政时，他连一些公事都要回家请示夫人——王安石的小女儿。可这时也跟着人们

乱信各种谣言，使得王安石很伤心。

宋神宗罢免王安石以后，决定自己领导变法，还改年号为“元丰”。可他顶不住皇亲国戚和大官僚们的层层压力，步步退让，元气大伤。元丰五年，神宗调兵遣将去打西夏，第一次大战，出动三十万人马，加上民工有六十万人。结果在灵州被西夏打得大败，损失三十万人。第二次在陕西米脂西北，神宗想在那里建筑城堡，控制西夏，城堡才筑好十四天，就被西夏攻占，宋军将士、民工被俘二十余万。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丧失殆尽。

王安石是一位有志气、有学问、有魄力的政治家，为挽救北宋危亡，进行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重大的改革，尽管他也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最终还是抵不过统治阶级中守旧势力的反对。他的变法失败了，也预示北宋王朝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



王安石变法因为触犯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所以引起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大文学家苏轼不是大官僚地主，本来也对现实不满，但他是主张慢慢地改变，王安石大刀阔斧的做法与他的渐变思想发生了抵触，再加常与苏轼交往的欧阳修、文彦博、富弼、韩琦等老臣，都是变法的反对派，苏轼便也站到他们一起去了。

然而，苏轼一生的重要贡献，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文学方面。苏轼，号东坡居士，他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同属“唐宋八大家”。苏轼开创了豪放词派，在散文、书法、绘画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

苏轼的家在四川省眉山县的纱縠(hǔ虎)行。父亲苏洵是一位书生，多次考试不中；母亲程氏是大理寺丞程文应的女儿，很有文化教养。苏轼小时候，与弟弟一起，受到父母很好的教诲。十几岁的苏轼，除了读书作文，还把几十万字的《汉书》抄了下来，从头到尾地背诵如流。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四十多岁的苏洵，带着两个长大成人的儿子苏轼、苏辙，进京赶考。第二年正月，仁宗任命欧阳修为主考



官，还有梅圣俞等文人学士担任评判官。欧阳修发现一份试卷写得出类拔萃，他立刻推荐给梅圣俞，梅圣俞阅后也赞不绝口。他们商量把这份考卷取为第一名，欧阳修看这卷子的文风，怕是自己学生曾巩的手笔，为避免别人议论，判为第二。可是后来开封以后，才知这考卷是苏轼的。三月间，仁宗亲自殿试，苏轼、苏辙都被点为进士。

当时，凡是经主考官考过的进士，都尊主考为恩师。苏轼在给恩师欧阳修的信中，大力赞扬欧阳修倡导的古文运动，欧阳修也庆幸自己从事的文学事业后继有人。

苏洵见两个儿子全都考中，也带上自己的二十多篇文章，去拜见欧阳修。欧阳修见他的文章立论高拔，长于说理，比较成熟，立刻上报朝廷。仁宗阅后也大加称赞。从此，苏洵和苏轼兄弟被人们合称“三苏”，“苏氏文章擅天下”。

本来，苏轼兄弟考取进士以后，可以做官。恰在这时，他们的母亲程氏积劳成疾，病死在眉山。苏洵得信，急忙带上两个儿子回家奔丧。按照当时的规矩，苏轼兄弟在家守孝三年，然后，苏洵才带上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从眉山乘船，再走陆路，奔向汴京。

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做太守的助手。宋英宗即位以后，苏轼在凤翔任职期满，回到汴京，在馆阁中得到一个能够接近皇上的职务。

治平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苏轼的妻子王弗，不幸病逝。苏轼十分悲痛，想起他们结婚十一年来，一直相亲相爱，时时都在怀念。到了密州（今山东诸城县）任上，他又一次在梦中与她相会。醒来后，她的形象仍历历如在目前。他禁不住感情的浪涛的冲击，眼里流下两行凄婉的热泪。

而后，展纸挥笔，写下了题为《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词的上阙写苏轼与妻子的生离死别，下阙写他幽梦还乡，与妻子相会如初。悲切凄凉，情意绵绵。

治平三年四月，离妻子死去还不到一年，苏轼的父亲苏洵又病逝于汴京。苏轼兄弟又护灵回乡，将父母合葬在一起，并遵照父亲遗嘱，将妻子王弗安葬在程夫人墓侧。

后来，苏轼又与王弗的堂妹王闰之结婚。

苏轼虽然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并不在意，主要是看重了苏轼的文才。有一次辽国一位使臣到京，自夸是个诗人，神宗便命苏轼来接待。不料这位使臣竟然问苏轼：“你会赋诗吗？”

苏轼冷冷地说：“赋诗容易，观诗才是难事呢。”辽国使臣狂傲地一笑：“哪有观诗比赋诗更难的？”苏轼也不多说，立即写了一首《晚眺诗》：

亭景画老拖筇 (qióng 穷)

首云暮江蘸峰

这十二个字写得有长有短，有正有倒，不同的写法都有巧妙的含义，合起来共二十八个字，是一首七言绝句：

长亭短景无人画，

老大横拖瘦竹筇。

回首断云斜日暮，



曲江倒蘸侧山峰。

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辽国使者，左看右看，也莫名其妙。等到苏轼解释完了，才目瞪口呆。

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制度，苏轼当即向神宗皇帝上书，表示反对。神宗当天面见了他，问道：“现在朝廷的政令得失在什么地方呢？”

“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他在这里所说“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都是对王安石变法说的，也是对神宗的忠告。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都从“庆历新政”汲取了教训，认为改革不能急于求成。苏轼的意见正是代表了他们的看法。神宗对苏轼直言敢谏，很是称赞，对他所说意见，只表示：“朕要好好想想。”

熙宁四年七月，苏轼离开汴京，经陈州（今河南淮阳县）看望了弟弟苏辙，十一月到达杭州，去做通判。他的官舍就在凤山顶上，举目远眺，可以看到云雾缥缈的西湖以及钱塘江的片片白帆。有一天，他乘船游西湖，为西湖的美丽景色所倾倒，乘着酒兴，提笔赋诗道：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做通判，就是辅佐州的长官处理政务。他看到许多百姓，因为贩盐，身陷囹圄（líng yǔ 伶雨），心里十分同情。为了处理这些案子，直到

除夕晚上，他回家还特别晚。妻子和儿子问他是什么事耽搁时光，他走到桌前，写了一首诗：

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
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营糇（hóu 侯）粮，堕网不知羞。
我也恋薄禄，因循失归休。
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
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

有一次，苏轼上山游玩，来到一座寺观，道士见来人穿戴普通，就指着院中一把椅子，冷冷地应酬说：“坐！”又对小道童吩咐说：“茶！”苏轼随便和道士谈了几句，道士见来人出语不凡，马上请苏轼进入大殿，摆下一把椅子说：“请坐！”接着又吩咐小道童：“敬茶！”苏轼毫不介意，继续与道士交谈，道士见此人学问渊博，不禁问起苏轼的名字来，苏轼谦逊地说：“小官乃杭州通判苏轼。”道士连忙起身，请苏轼进入一座静雅的客厅，恭恭敬敬地说：“请上座！”又吩咐随身道童：“敬香茶！”

苏轼见此道士虽为出家人，但十分势利眼，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道士见挽留不住，便请苏轼题字留念。苏轼不假思索，提笔写了一副对联：

坐请坐请上座
茶敬茶敬香茶

那道士羞愧得无地自容，苏轼拂袖而去。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为了靠近在济州（今济南）任职的弟弟，请朝廷调他到密州，担任了太守。熙宁十年，又改任徐州太守。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到湖州（今浙江吴兴县）任太守。按宋朝的规矩，官吏

每到一个新地方任职，都要给皇帝上谢表。苏轼就在这次写给神宗的谢表中，有些话刺痛了变法派。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见了谢表，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监察御史里行舒亶（dǎn 胆）也指责苏轼在《山村五绝》等诗中攻击新法；国子博士李宜之也弹劾苏轼。还有一个权御史中丞李定，苏轼曾因他母亲死时不服丧斥责他不孝，他也趁机报复，弹劾苏轼“罪状”四条，应当杀头。在这些人的弹劾声中，神宗下令御史台将苏轼解来京城。

驸马都尉王诜（shēn 身）素与苏轼相好，听到要逮捕苏轼的消息，立即派人去告诉正在担任南京（今河南商丘市）幕官的苏辙。苏辙又派信差，飞报苏轼。

苏轼刚刚接到信，太常博士皇甫遵已带人赶到湖州。苏轼一看皇甫遵那气势汹汹的架势料定自己必是死罪，便请求与家人告别。家里人闻知，又惊又怕，一个个哭成了泪人。苏轼为了安慰夫人，讲了宋真宗时有个善于作诗的杨朴，皇帝问他离开家乡河南杞县时，是否有人作诗送他？杨朴便说：“臣妾有诗一首相送。”说着便学着妻子的样子吟诵起来：

更休落魄耽杯酒，
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
这回断送老头皮。

真宗听了不由哈哈大笑，见杨朴实在不愿做官，就放他回家去了。苏轼笑着对夫人说：“你就不能像杨朴的妻子那样，作一首诗送我吗？”苏夫人不觉失声大笑，家里人也跟着笑了起来。

苏轼入狱知道李定等人要把他害死，又苦于无法向皇帝诉说真情，便





想到自己是以写诗得罪于人，如今还要用诗来救自己。他写了两首诗。有一首诗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
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
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
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
又结来生未了因。

他将此诗交给狱卒梁成，请他转交苏辙。苏辙看后，伏案痛哭，梁成又将此诗拿给别人看。不久，神宗看到了这两首诗，大为感动。又加神宗祖母曹太后病中告诉神宗：仁宗皇帝曾说：“朕今日得二文士，名叫苏轼、苏辙。然而我已走了，用不上他们了，我将他们留给后来子孙，不是也可以吗？”曹太后说到这里，竟情不自禁哭了起来。神宗决定赦免苏轼，将他贬谪（zhé 哲）至黄州（今湖北黄冈）。

苏轼在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黄州，五月，苏辙将他的家属也送来了。一家生活很艰难。第二年，他的好友马正卿请准郡府，把过去驻兵的几十亩营地拨给苏轼。一家老小在这里学习种地。他把自己开辟的这块地叫“东坡”，自己取号“东坡居士”。苏东坡的名字就是从此叫起的。

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傍晚，苏轼与客人杨世昌等乘小船游玩黄州赤壁。这天晚上，长江夜色特别迷人，他回家后写成《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
 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guān 冠）巾，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lèi 泪）江月。

这首词艺术地再现了三国时的赤壁大战，描绘了赤壁的壮丽景色，塑造了周瑜雄才大略、谈笑破敌的英雄形象。

元丰七年四月，神宗不顾苏轼那些政敌的反对，终于下诏令苏轼转移到汝州。途经江州时，苏轼在风景秀丽的庐山玩了几天，写了三首诗。其中，题在西林壁上的那首绝句是：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七月间，苏轼经过金陵（今南京），并在那里会见了王安石。



王安石自熙宁九年十月回到江宁。最初还挂着“判江宁府”的官衔，但他始终没去衙门办事。到第二年六月，他就连这个官衔也辞掉了。

他在江宁府城东门和紫金山的正中间，一个叫白塘的地方，修盖了几间房屋，种植了一些树木，把经常积水的洼地修成池塘，做成一个花园的样子，取名“半山园”。半山园以北不远的地方有个土墩，据说是东晋谢安的旧居遗址，叫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到这儿散步。

他自己买了一头小毛驴，常常骑驴到钟山来游逛。钟山有一座佛寺，名定林寺，离半山园比较近。他在寺内安排了一间房子，常到那里读书、写字。著名书法家米芾，为他这所房子取名“昭文斋”。画家李公麟则为他画了一张像，挂在这座房子里。王安石在这房子里编撰了一部文字训诂方面的书——《字说》。

苏轼来到王安石的住所，王安石非常欢迎。他们都是欧阳修的门生，此时完全抛开了政治观点上的纠纷，只是一起游览古迹，喝酒吟诗，讨论佛教。这天，两人又在一起饮酒，王安石对苏轼说：

“你真是一个翰林学士的好材料，我早就想推荐你担任这个职务。”

苏轼只是笑笑，并不答话。过了一会儿，苏轼说：“我给你讲个故事。江西抚州出产一种鼓，很有名，扬州有位富人想用高价购买。抚州果然有人不远千里送鼓到扬州。谁知那买主把鼓敲来敲去，就是敲不出声。卖鼓者只好把鼓带回去。他心里很懊恼，路过一条河时就把这面鼓扔了下去。这鼓掉到水里发出‘扑通’一声，卖鼓者叹口气说：‘唉，你要早做声，我也不致落到这个地步。’”

王安石知道这是苏轼在骂自己，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王安石留苏轼住了一个多月，他劝苏轼也在钟山置买田庄，一块儿度

过晚年。苏轼不打算定居金陵，也不想到汝州去，他给神宗上奏，请求以团练副使的身份在常州住下来。他的请求获得批准。

王安石对于变法已经绝望，他在自己居室的屏风上，写着唐朝人薛能的诗句：

当时诸葛成何事?
只会终身作卧龙。

他想自己的经历就和诸葛亮一样。诸葛亮虽呕心沥血帮助刘备统一中国，可到后来一事无成，反不如过隐居生活，落个安闲自在。

元丰七年秋天，神宗和宰相王珪饮酒，突然中风，手中酒杯一晃，把酒全洒在了龙袍上，接着一病不起。第二年三月，也就是他38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八岁的太子赵煦（xù 旭）继位，这就是哲宗。这年改年号为“元祐”，实际上大权落在了神宗的母亲高太后手里。

神宗一死，王安石就担心政局变化。果然，高太后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全面废除新法。有人劝阻司马光说，神宗刚死，不能马上就改。司马光说：“王安石、吕惠卿所建，为天下害，改之当如救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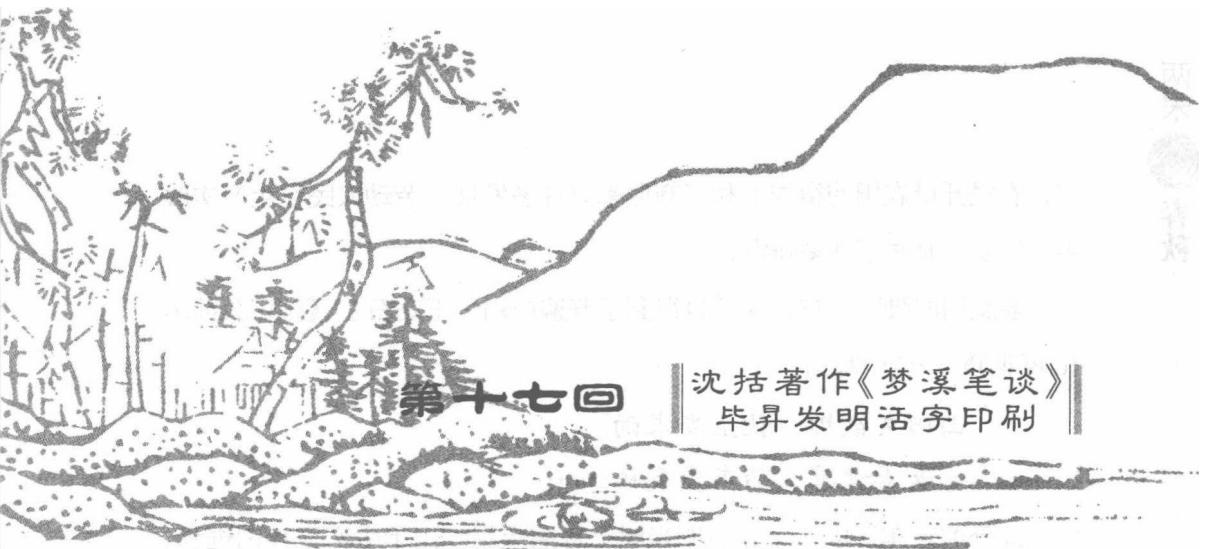
高太后和司马光等首先废除保甲和保马法；接着又罢市易法、废青苗、助役钱；最后罢免役法。这件事就连守旧派的范纯仁、范百禄也不同意，但司马光不听。此时，苏轼在常州受命官复原职，先是让他担任山东登州太守，没过五天，又召回京城，命他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所以后人称他为苏学士。苏轼也来劝司马光，说：“差役，免役，各有利弊。应当参用所长，不要一下子全部废除新法。否则，变来变去，民无所从。法相因则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拐弯拐得太急，是要翻车的啊！”

说着说着，两人大声吵了起来。司马光气得变了脸，大叫：“新法非废除不可！”

苏轼无法，也十分气愤。他回到家，一边脱官服一边骂：“司马牛！司马牛！”司马牛原是孔子的一个弟子，话多性躁。因与司马光同姓，苏轼就把司马光称作司马牛，骂他那固执的牛劲。

这时，王安石正在病中，听到免役法被废除，忧心如焚，无法排遣，病情日益加重。元祐初年（公元 1086 年）四月初六，这位 66 岁的老人，便与世长辞了。

苏轼所在的翰林院在皇宫的北门内，文书工作规定在每月单日晚间进行。诏命都由太后口授，苏轼用最古雅庄重的文体写出来，第二天向外面发布。他起草的诏书有八百多道，其中有罢黜李定的，有驱逐吕惠卿的。驱逐吕惠卿的诏书，把他的反复无常骂得痛快淋漓，京都的人都互相传抄。王安石去世以后，苏轼还起草了追封他的诏命。在诏命中，他称赞王安石具有创新精神，以及廉洁奉公，为人正直。诏命以皇帝的名义，追封王安石为“太傅”。



第十七回

沈括著作《梦溪笔谈》
毕昇发明活字印刷

元丰三年（公元 1080 年），苏轼因写诗吃了冤枉官司，被朝廷贬谪到黄州。途经武昌时，正当初春，布谷声声，汪汪的水田里，农民们正在拔秧、插秧。苏轼的小儿子苏过，指着田里正在劳动的人们，对苏轼说：

“爹爹，你看，那些人在骑马玩呢！”

苏轼也奇怪，这些拔秧、插秧的农民，不是屈膝蹲着，也不是弯腰弓背地站着，而是坐在一只木凳上。他领着苏过走到田边，问一位老农民：

“老人家，你坐的这物件叫什么？不会陷到泥里去吗？”

老农民抬头望了望风尘仆仆的苏轼父子，笑着说：“相公，你们是从北方来吧？我坐的这叫‘秧马’，是咱们这边刚刚流传开的新农具。你看这两头翘起，中间鼓肚，就像一只小船一样，‘马’头可以装秧苗，人可以坐在秧马背上，用两脚划来划去，秧马就可以滑动，不论是拔秧还是插秧都会做得快，人也不劳累。”老人说着，还故意坐在秧马上滑动给苏轼父子看。

苏过高兴得拍着小手笑起来：“秧马真好！”苏轼也点点头笑了。

苏轼看到的这情景，说明宋朝自建国后，由于全国统一，地主购置田

产，农民开垦农田使得农业和工商业都有许多发展。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明、制作了许多新农具。

灌溉用的脚踏水车，这时也得到了普遍应用。王安石在《山田久欲坼(chè彻)》一诗中写道：

山田久欲坼，秋至尚求雨。
妇女喜秋凉，踏车多笑语……

此处的“车”即水车，说明当时已普遍应用。由于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民开垦荒地，扩展了耕田面积，在山上开辟了梯田，水乡创立了圩田。

手工业也出现同样情况，冶炼钢铁技术有了很大进步，铸钱业也有了较大发展。成都有一家官营锦院，有 154 张织机，工匠 500 人。出使高丽的神舟富丽堂皇，规模宏伟。四川的筒井煮盐，凿井时使用钢具钻地。吸卤时又使用了唧筒，一切都是机械装置。

汴京以及杭州、扬州、真州、广州等地商业繁荣，商船甚至于来往大食（阿拉伯国家）、阇（dū督）婆（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高丽（朝鲜）等国。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涌现了一些科学家、发明家。沈括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沈括，字存中，杭州钱塘县人。父亲沈周官至太常寺少卿（中央的高级官员）。在沈周历任润（今江苏镇江）、泉（今福建泉州）等州知州时，沈括受到“仁政”学说的影响，并有机会了解下层人民的生活。沈周去世，沈括曾担任过沭（shù术）阳（今江苏沭阳）县主簿，代理东海县（今江苏东海）令、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令、陈州宛丘（今河南淮阳）县令等官。在沭阳，他曾带领农民整治沭水，修筑大堤两道，疏导了

河身，在宁国修治圩田，使圩田免遭洪水之害。

公元 1063 年（仁宗嘉祐八年），沈括进士及第，出任扬州司理参军，得到上司转运使张麌（chǔ 楚）的赏识，一见面就和他畅谈了一天。几年后沈括的夫人死了，张麌又把女儿嫁给他做继室。治平三年（公元 1066 年），他入京当编校昭文馆书籍。熙宁五年（公元 1072 年），宋神宗指派他兼任提举司天监。司天监主要是观测天象，推算历书。他在昭文馆编校图书时，就曾奉命参与评定浑天仪。有一次一位长官问他关于二十八宿黄道经变、日月形状和日月食发生的条件等问题，他便根据自己研究的成果一一作了介绍。那位长官又问他：

“日和月的形状，到底是像一颗弹丸，还是像一柄团扇？”

沈括答：“像一颗弹丸。月亮不会发光的，它的光原是太阳光的反照。每当新月出现时，我们在地面上，望见阳光照到月亮侧面，月亮就像一个钩形。太阳离月亮渐远起来，这时月亮受太阳光斜照着，我们便望见它渐渐圆满。好似一颗弹丸，半边涂上白粉后，从侧面看去，有粉的地方像钩形；要从正面去看，才是一个正圆形。所以说月亮好像一颗弹丸。”

那位长官又问：“日月的运行，在朔望期间，总是和地球成一直线。那么，为什么不是每逢朔望，都发生日、月食？”

沈括耐心地向他解释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当太阳射到地球上的光线被月亮挡住时便发生日食；日食一定发生朔（初一）的时候。当月亮走到地球的影子里，月亮受不到太阳光，便发生月食；月食一定发生在望（十五）的时候。但是，并不是每到朔、望的日子，一定要发生日、月食。这是因为黄道（在地球上每个年份中所看到的太阳所走的轨道）、白道（在地球上每个月份中所看到的月球所走的轨道）并不重合，它们之间成一很

小交角。只有在黄道、白道交点附近，日、月、地三个天体，真正成近乎在同一直线上，才有可能发生日、月食。”

沈括以前采用的历法，计有《应天历》、《乾元历》、《仪天历》、《崇天历》、《明天历》五种。每一种大约用二十年就要更换一次。沈括提举司天监以后，推荐了精通天文数学的卫朴，担任修历工作。沈括领衔主持，亲自观测天象，两人终于在熙宁八年闰四月，修成和颁发新的《奉元历》。

原来设在司天监和天文院的浑仪，浮漏毛病很多，比如浑仪的尺度及两极赤道四分不均，规环左右距度不对。如果只在旧机器上修修补补，难以消灭疏谬。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六月，沈括提出重造。沈括的新仪，无论在尺度、黄赤道、天常环、月道、规环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大胆改革。新制的漏壶包括三个插水壶和一个受水壶，次第叫求壶、复壶、废壶和建壶。此外，他还制造了观测日影的铜表。

沈括写成《浑仪》、《浮漏》、《景表》三仪，不但详细说明了改制仪器的原理，也写进了他所研究的天文学说的丰富内容，是我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文献。

王安石执政时，正遇沈括丧母，回到钱塘守制（守墓致哀）。等他回到汴京，王安石的变法运动正在积极展开。沈括积极参加了役法的研究，并于熙宁五年奉命治理汴水。这是王安石农田水利法的重点项目。沈括沿汴水进行仔细测量，又采取“分层筑堰法”，对治汴起了重要作用。第二年，他又奉命视察两浙的农田水利，修整了常州和润州的水利工程。

沈括从两浙回京以后，宋辽正因边界纠纷，战争危险已经迫在眉睫。神宗为了备战，竟派宦官在各地登记民车。人们害怕没收车辆，一时议论

纷纷。有的大臣提议取消这个诏令，神宗执意不肯。这天，神宗为这件事征求沈括的意见。沈括问：“不知陛下登记民车，要来何用？”

神宗说：“北人擅长骑术，常用马队取胜，要抵御骑兵，非用兵车不可！”

沈括说：“古人所用兵车，叫做轻车，回旋轻便。今天民间所用的运输车，比较笨重，用牛拉拽，一天也走不了30里。稍微下点雨雪，就会止步不前。太平时还好使用，恐怕一上战场就不行了。”

神宗听了恍然大悟。接着，神宗又问他：“西蜀禁盐的好处，卿可曾听说？”

“略知一二。臣以为填四川私井，运陕西解盐去供应那里，实行官卖，无疑可以得利。只是目前忠、万、戎、泸等州夷人地界，小井很多，一时很难禁绝。如果实行官卖，还必须在那些地方放哨加警，经营耗费巨大，恐怕盐利所得补偿不了。”

神宗听了也点头称是。第二天，神宗就把登记民车和官卖蜀盐两件事，都收回成命。

后来，由于吕惠卿的挑拨，王安石疏远了沈括。沈括却一直拥护新法。

公元1074年，沈括担任河北西路察访使和军器监。他努力攻读兵书，研究城防、阵法、兵车、兵器、战略战术等军事问题，编写了《修城法式条约》和《边州阵法》等著作，为完善边防做了较大贡献。

公元1075年，沈括奉命出使契丹，同辽朝宰相杨益戒会谈宋辽分界的事，取得胜利。在回来的时候，他将亲眼所见敌方的山川地势、道路河流以及风土民情等，写成《使契丹图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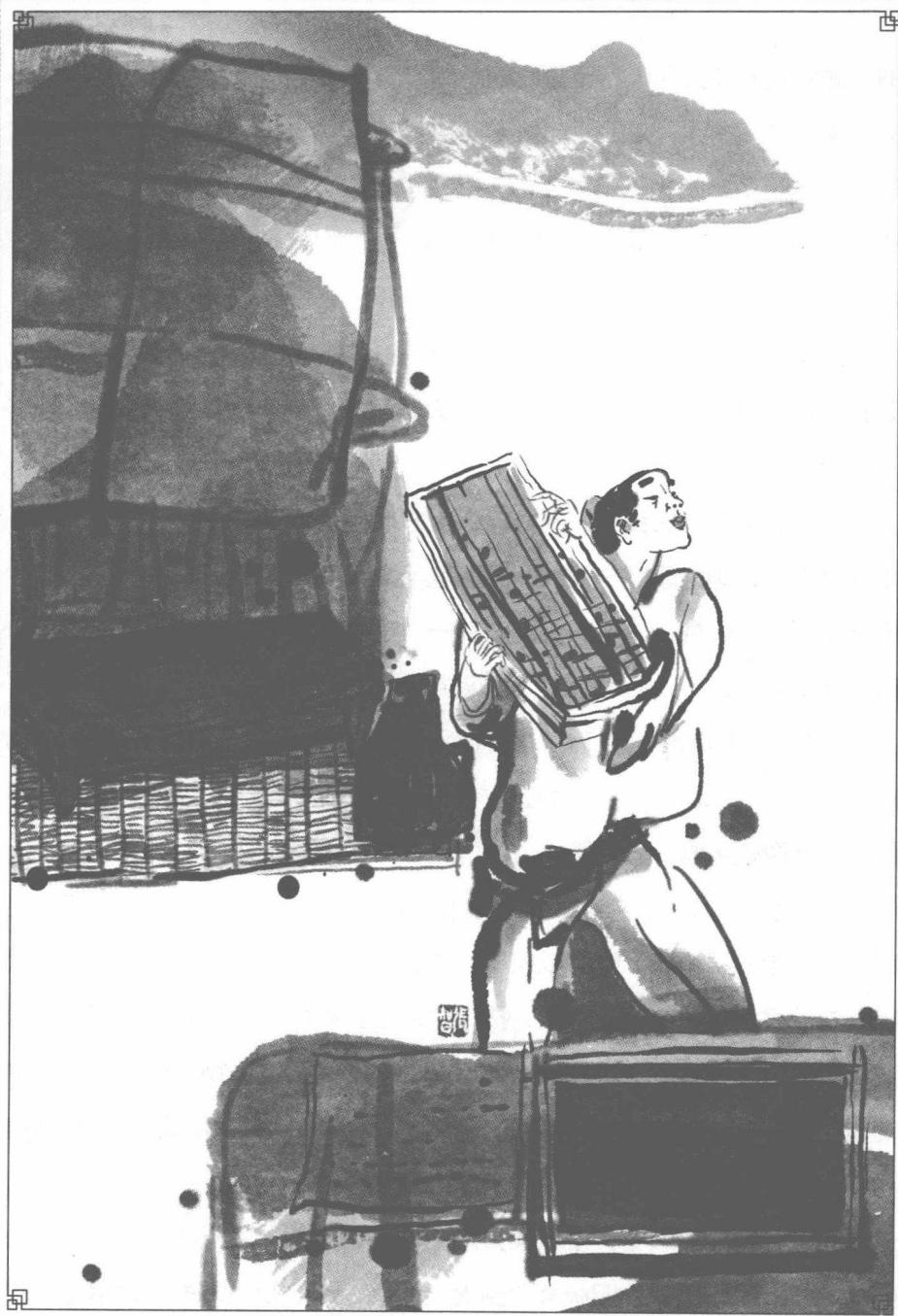
第二年，沈括拜翰林院学士，被王安石推荐，任全国财政最高长官三司使。后因王安石变法失败，他也被贬到宣州、延州。他在西边抵御西夏时，注意防守，训练民兵。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他因守边有功升为龙图阁直学士。同年，西夏攻破新筑的永乐城（今属陕西），被降官为边练副使，先后贬谪至随州（今湖北随县）、秀州（今浙江嘉兴）。他在西北守边时，对陕北地区的化石、地质、气候都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发现了石油，试用石油点灯，制成油烟墨，预言石油“后必大行于世”。

哲宗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沈括在秀州完成了绘制的《天下州县图》，又称《守令图》。这是一套大型地图集，共20幅，最大的一幅长一丈二尺，宽一丈，是我国古代地图学上的重大成果。

此后七八年，沈括一直居住在润州梦溪园（今镇江市东门外）。他在这里努力研究、著述，用笔记文学记述了各种学术成果六百余条，包括文学艺术、考古、史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等等，汇成一大本《梦溪笔谈》。

就在这本《梦溪笔谈》巨著中，沈括记述了我国古代三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

在东汉末年熹平年间（公元172—178年），我国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到了隋朝，劳动人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就是在一定厚度的木板上，反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稿纸薄而透明，笔画清晰，雕刻工人按照上面的反手字，刻成凸出的阳文，加墨付印。这就是雕版印刷。到了唐代，这种雕版印刷普遍流行，质量显著提高，并出现了雕版画图。到了宋朝，雕版印刷发展到全盛时期，印刷术达到极其纯熟的程度。但是，人们对这种印刷术也感到有明显的缺点，这就是刻版费时费料。要印大部头的





书，雕版就要花去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比如宋朝为加强思想控制，刻印 5048 卷《大藏经》，共 13 万页。自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 971 年）在成都雕版，花了多年工夫，雕版 13 万块，存放了好几个房间。而且，发现了错字也不容易改正。所以，随着科学文化进步，要求印刷术来一番改革。

活字印刷的发明者毕昇，本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在仁宗庆历年（公元 1041—1048 年），对印刷术进行大胆改革创造，将印刷术分为造活字和制版。

毕昇选用细软的胶泥，制成一个个方形泥块，然后在小泥块上刻一个阳文反手字，刻的厚度与铜钱的厚薄差不多，叫做活字印或泥字印。刻成活字印后，用火烧，使字印变硬。每一个字都有数印，以备重复使用，如遇不常用的字，可以临时刻制，用火烧成。

胶泥活字印刷制好以后，毕昇把所有活字按字的韵目分类排列，“每一韵为一贴，木格贮之”，并在活字印上用纸贴上标签，做好记号，拣字的时候就像查字典一样方便。

有了活字印，需要印书时，就可以制版了。毕昇“先设一铁板”，上面均匀地撒一层松脂、蜡和纸灰等具有黏性的药物，在铁板上再放一个铁框，然后根据书稿拣出活字印，按顺序放进铁框内排列，排满一框就是一版。把排好的版拿到火上加热，使框内的松脂、蜡等药物熔化，再用一平面板在字面上加压按平，当铁框内药物冷却固结之后，版面很平整地黏结为一块版，就可以拿去加墨付印了。

为了提高印刷效率，毕昇设置两个铁板，当第一版开始付印时，又开始排第二版。印刷后的旧版再拿到火上加热，让松脂、蜡等药物熔化，轻

轻在版面上一拂，方块胶泥印，就可从版上脱落，供下次再排版时使用。

毕昇在造活字印时，曾用木制活字印试验过，一是木质韧性大，雕刻难；二是木活字沾水后易膨胀，使得版面高低不平；三是木块字上版黏结后，不易拆版。所以，经多次试验，才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事实证明，“若止印三两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在这个时期，北宋还出现了一位著名画家张择端。他是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字正道，早年从山东来汴京游学，后来学习绘画，曾在北宋画院任职，特别擅长画舟车、市街、城郭、桥梁。

他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世上罕见的风俗画长卷。这图全长 525 厘米，高 25.5 厘米。画上表现的内容是北宋晚期汴京清明节的繁荣景象。第一段描画了城郊景色；第二段画了汴河；第三段则描写了城内的街市。画家以写实主义手法，对各种景物和人物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画中所画人物有农民、船夫、商人和小手工业者；也有官吏、读书人、大胡子道人和尚、江湖医生、算命卜卦的先生和各种各样的摊贩……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有人驾车，有人挑担，有人游逛。街市上各种商业、手工业活动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挂着各种牌号的店铺、作坊、酒楼、茶馆，构成了汴京的热闹繁荣景象。从卷首到卷尾，都描画得引人入胜。

这幅画与唐代以来人物画主要描写宗教和贵族生活不同，开始努力描写新兴的市民阶层的生活场面；规模之大，人物的生动细致和艺术技巧的高超，都是空前的。比如，汴河上的那座环形大桥，它没有一根支柱，全部的木条架空造成，飞跨在汴河两岸。桥上行人来来往往，桥栏旁售货的小商，加上凭栏远眺的人们，使桥面显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桥北头骑马上桥的人，眼看要和下桥的一顶小轿相撞了，骑马人连忙把笼头拽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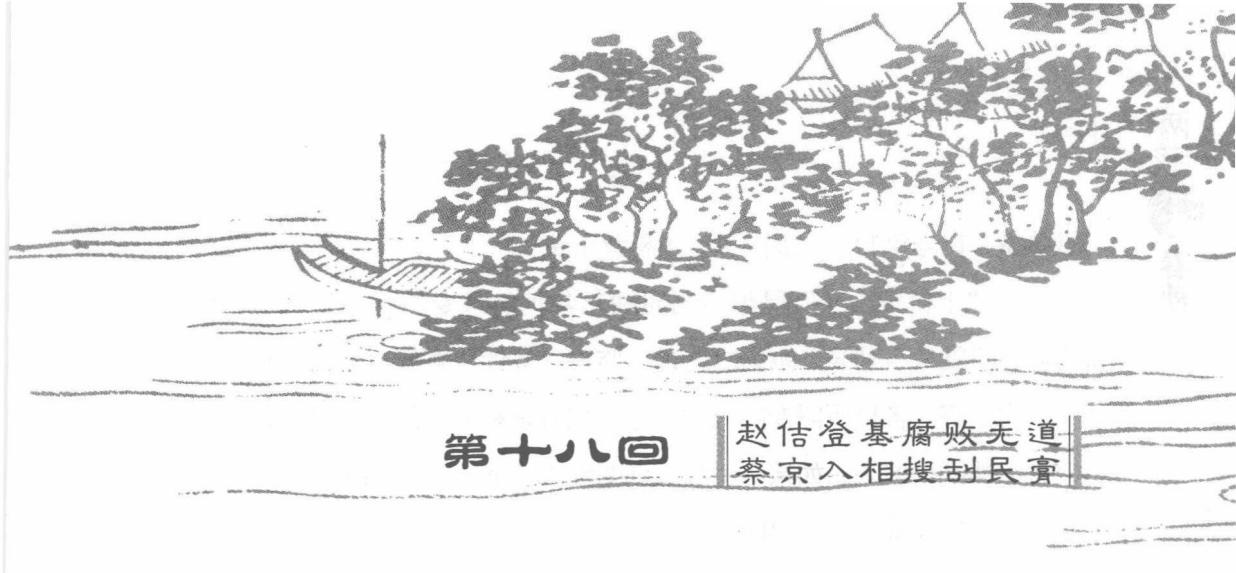
但已影响了骑马者右前方的那两头驮着布袋的小毛驴，它们吓得跳起来，这又不得不惊动了凭栏远望的人，使他们把小毛驴赶到桥中间去。这些细节描写，不仅充满生活情趣，也更加突出了桥上的拥挤。

桥南面又是一幅景象，这里有赶驴的、挑担的、推车的，也有骑马的书生，使人觉得悠然自得。

桥下正有一只大船穿过桥洞。船顶上的船夫正急急忙忙放下桅杆，显得十分紧张，有的在船舷两侧使劲撑篙，有的用长杆抵住桥洞的顶，以防冲撞。还有人从桥上抛下绳索，以便挽住船只。总计有几十人卷入了这场同急流的搏斗。这些精彩的描写，使整个画卷在这里形成一个热闹而紧张的高潮。

此外，北宋的造纸、制瓷业也很发达。商业上除了用铜铁钱，宋朝已发明了“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然而，皇室的奢靡和大量的冗官冗兵，大地主大商人对人民的无情盘剥，使宋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王安石改革失败，宋朝只得一步步走下坡路了。



第十八回

赵佶登基腐败无道
蔡京入相搜刮民膏

元丰七年（公元 1084 年），司马光在西京洛阳所主编的《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司马光与刘攽（bān 班）、范祖禹等，将十匣书稿送到东京，进献给神宗皇帝。神宗龙颜大悦，一边翻阅书本，一边点头称赞：“好，好，卿等不曾辜负朕的期待。”

神宗扫视了一下在场的众位大臣，立即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对刘攽、范祖禹也厚加赏赐。

司马光受到皇帝赏赐以后，回到洛阳，在尊贤坊附近买下 20 亩地，雇人建成一座幽雅的园子，取名“独乐园”。表面上，他是为了躲避王安石的新法，在这里独自读书、游乐；实际上，他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政治主张。所以，自从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留他做了宰相以后，他就拼命地排斥、打击变法派，任用和他政见相同的守旧派。

然而，司马光毕竟年事已高，到了元祐元年（公元 1086 年）初，经不住寒风凛冽，终于又病倒了。他怕王安石的新法一时不能除尽，就写信给老友吕公著，拜托他来完成自己的心愿。

司马光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斗争，在身体还很虚弱的时候，他经过深

思熟虑，在当年七月，提出了“十科荐士法”。

这“十科荐士法”是根据当时缺乏各种熟悉专门业务的官员而提出的。十科就是：师表、献纳、将帅、监察、讲读、顾问、著述、狱讼、财赋、司法等。各科所需专门人才，分别从有官和无官的人中选举，论才干授官。被推举的人，如果经过实践证明没有才能，或是胡作非为，就要受到惩处，连推举者也受同样处罚。

司马光亲笔写好“十科荐士法”的奏章，让儿子送进宫去。高太后看后十分满意，马上颁布实行。

九月，当树黄草枯的季节来临时，司马光的生命也枯萎了。他活了68岁，在不断地重复“开言、纳士、国泰、民安……”声中，极不情愿地咽了气。

又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病死。19岁的哲宗，开始自己治理国家大事。高太后在世时，守旧派官员全不把哲宗放在眼里，遇事只向高太后请示。这一来，以哲宗为首的皇族和以高太后为首的后族，矛盾愈演愈烈。

就在这年十二月，礼部侍郎杨畏上书，请求哲宗继续执行神宗时定下的法制，并称赞王安石的成就，请哲宗召回章惇、吕惠卿、安焘、邓润甫、李清臣等人，回朝执政。

哲宗对守旧派早有不满，第二年二月，果然下诏，起用李清臣为中书侍郎，邓润甫为尚书右丞。

三月，李清臣在考试进士时出题，指责罢除新法。苏辙则上书攻击李清臣，哲宗看后大怒，下令罢除苏辙的门下侍郎，让他到汝州（今河南临汝）做官去了。

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再度执政，逐步恢复了一些新法，可是没过几年，也就是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一月，哲宗病死。哲宗没生儿子，由谁来继承皇位呢？宋神宗的 14 个儿子，9 个已经死去。宰相章惇主张立哲宗的同母弟赵似或岁数大一点的赵佖（bì 必）为帝，但握有实权的向太后（神宗的皇后）不同意。向太后说：

“端王有福有寿，又仁义又孝顺，是个安邦定国之才，应该立他。”

章惇毫不示弱，气呼呼地说：“端王轻佻（tiāo 挑），不宜做天下人的君主！”

结果，胳膊扭不过大腿，还是向太后说了算。公元 1100 年一月，神宗的十一子、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jí 吉）当了皇帝。这就是宋徽宗。

向太后摄政半年，见徽宗任贤黜邪，内外无事，便决定让他自己主持政事。

按照宋朝已定的制度，皇帝驾崩，必定任命宰相为山陵使。章惇照例担任了这个差使。护送哲宗灵柩到永泰陵安葬。不巧，灵车在路上陷入泥淖之中，过了一夜才将车赶出泥淖，重新上路。那些仇恨章惇变法的人，正好找着借口来弹劾他。于是，台谏官丰稷、陈次升等给徽宗上书，说章惇对先帝不敬。徽宗果然把章惇贬到越州去做知州了。章惇刚刚离开首都，谏官陈瓘（guàn 灌）又对他落井下石，弹劾他“陷害忠良”。徽宗又将章惇贬为节度副使。参与变法的蔡京，也由翰林学士贬为杭州知州。

曾布本来也是变法派，但因和章惇不和，所以在章惇被贬谪，直到病死在迁移的路上，他都一声不吭。他当了宰相以后，仍然主张恢复新法。尚书右丞范纯礼是范仲淹的长子，为人刚直，曾布怕他，就在暗地里对驸马都尉王诜（shēn 身）说：“皇帝原想提升都尉为承旨，不料范右丞从旁



谏阻，因此罢议。”王诜当面没说什么，但已怀恨在心。这时，恰逢辽使来京，范纯礼主持盛宴，王诜也参与招待。等到辽使归去，王诜就向皇帝进谗言说，范纯礼当着辽使多次提到皇帝御名，为辽使见笑。徽宗听了也不问真假，一怒之下，把范纯礼贬到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市东）去做知州了。不久，曾布又将左司谏江正望、给事中陈瓘、门下侍郎李清臣统统罢官。

而原先被贬到杭州的翰林学士承旨蔡京，却被召回首都来了。

蔡京是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进士出身，曾出使辽国。他早年追随变法派。元祐年间，司马光废除免役法，在民间恢复派差服役制度。此时蔡京任开封知府，完全依照司马光的限令，在开封府各县完成这些布置。司马光非常高兴地奖励他说：“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有什么不可行的呢？”到了章惇上台恢复新法，他又转而依附章惇。

在蔡京贬居杭州时，由于官运不佳，甚是苦闷，整天在琢磨如何才能再得到朝廷重用。正这时，朝廷派来个供奉官童贯。蔡京马上与他结识，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徽宗喜欢书画和各种珍玩，童贯便承密旨到杭州采办。蔡京善工笔画，得知皇上喜爱，遂刻意加工，画成屏障扇带，托童贯进献徽宗。此外，他又代购名人书画，加入题跋，或者自己冒名。童贯因为接受了蔡京贿赂的财帛，回到东京，不断地在皇上面前为蔡京说好话，夸他才高能干，可以重用。同时，童贯还联络太常博士范致虚，以及跟随徽宗左右的道士徐知常，帮助蔡京说话。童贯又用蔡京进贡的财帛去贿赂宫内的宦官和嫔妃，使大家都来称赞蔡京，不由徽宗不信。

于是，徽宗先令蔡京改任大名府知府，靠近了京城。不久，两位宰相曾布与韩忠彦不和，曾布想拉拢蔡京当做自己的帮手，便向徽宗推荐蔡京

仍做翰林学士承旨，徽宗准奏。蔡京一回京都就职，野心愈来愈高，就想把曾、韩二相一起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这时，在朝的起居郎邓洵武，因他父亲与蔡京父亲是世交，两个人往来密切。可巧徽宗召邓洵武问事，邓洵武趁机进言说：

“陛下乃神宗子，宰相韩忠彦乃韩琦子，神宗变法利民，韩琦曾站出来反对。今日忠彦要改神宗法度，那是他做了宰相之后，仍能继承父志。陛下身为天子，反不能继承先帝遗业吗？”

徽宗很受感动，正要说话，邓洵武进一步说：“陛下若继承先帝遗志，非用蔡京不可。”

徽宗说：“朕知道了。”

邓洵武退朝以后，又画了一张表，左表排列了神宗元丰年间的旧臣，以蔡京为首，此时在朝做官者不过五六人；而右表中哲宗元祐年间的旧臣，连同宰相公卿，差不多有五六十人。邓洵武将此表进献徽宗，徽宗看着表越发以为邓洵武说得对，以为元祐党人多，元丰党人少，从而怀疑元祐年间的旧臣们串通一气，朋比为奸，因此，决定将蔡京提为宰相。

蔡京一回朝廷，揣摸徽宗心理，首先提出要继承神宗遗志，并建议改元为崇宁，暗含着尊崇熙宁（神宗初继位时的年号）的意思。蔡京为报答邓洵武将他提为中书舍人，同时恢复蔡卞（蔡京弟弟）、邢恕、吕嘉问、安惇等亲朋的官职，对那些与他不和的守旧派与变法派同时进行打击。他把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轼、苏辙等 120 人，定为元祐奸党，请徽宗书写名字，找石匠刻在石碑上，称为党人碑，立于朝廷的端礼门外。凡刻在党人碑上的名字，已经死去的，下令削去原来的官职称号，活着的则贬到外地。



蔡京还把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恢复旧法的臣僚，分为正邪两类，再分上、中、下三等。邪类五百余人，都加以谴责。后来，又将元祐、元符党人合为一籍，共 309 人，刻石朝堂。章惇、黄履、吕嘉问等十余个变法派，也都被指为“党人”，“为臣不忠”。张商英曾被徽宗起用为尚书左丞，因与蔡京不和，蔡京便指责张商英写过《嘉禾颂》，颂扬司马光，也被列入元祐奸党，赶出朝廷。

徽宗和蔡京还打着崇尚熙宁的旗号，举行尊孔活动。这天，徽宗在前呼后拥之下，来到国子监，在举行祭孔的仪式以后，决定把祭祀孔丘的大殿定名为“大成殿”，并当场挥毫，题写匾额。善于逢迎拍马的蔡京儿子蔡攸，也趁此机会要求朝廷百官都去“瞻仰”。接着，曲阜的孔庙，也重修“大成殿”。孔丘后裔，在宋仁宗时期封为衍圣公。哲宗时改封奉圣公，不得任官职。徽宗又恢复封衍圣公的制度。这个制度以后一直延续下来。宋以前，不单独祭祀孟轲。神宗时才在邹县东北建立孟庙，到后来又由朝廷出钱，重修孟庙，把孟轲的地位提高到仅次于孔丘。

一天，时常出入宫中的道士徐知常，领着温州一个道士林灵素入朝。林灵素早已从徐知常那里知道，徽宗信奉道教，所以一见徽宗，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谄媚说：“陛下，天有九霄，最高是神霄。神霄玉清王者是上帝长子，号长生大帝君。陛下，您就是长生大帝君下凡啊！蔡丞相是仙官左元仙伯。”

林灵素说得徽宗眉开眼笑。徽宗特命在自己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立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在皇宫附近建上清宝箓（lù 录）宫。

道士林灵素在宫中领着一群道士讲道，徽宗在一旁设帐听讲。道士们称徽宗为教主道君皇帝。蔡京见皇帝如此迷信道教，又上奏徽宗，派一些

儒生汇集古今道教事迹，编成道史。依照科举制度设立道学，道士考试可以做道官。全国各地都修建道观。道士们领取俸禄。每一道观给田地上千顷，纵容道士剥削农民。

在熙宁、元丰年间，朝廷和外地府库储存的钱谷可支用 20 年。到了徽宗时，东南六路的仓库，经常有 600 万石粮的积蓄，用这些积蓄作本，按年景丰歉来平抑粮价。可是蔡京任用自己的亲戚做发运使，把几百万贯的本钱全部搜光，上贡给朝廷挥霍。蔡京还嫌不足，又恢复“榷茶法”、“钞盐法”，也就是由茶商、盐商先出钱，向朝廷买“茶引”、“盐钞”，然后再去买茶买盐来贩卖。这样朝廷可以获利，大小商人则受了亏损。商人自然不会甘心吃亏，又来抬高茶价、盐价，最终还是把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

公元 1102 年，朝廷在苏州设置造作局，派遣徽宗的心腹宦官童贯去当主管。童贯作威作福，每天摇着羽扇，吆五喝六，役使几千名工匠，为皇家造作象牙、牛角、金玉、竹藤、织绣等各种奢侈品。所用的物料，全向民间征敛。公元 1105 年，朝廷又设苏杭应奉局，蔡京命朱勔（miǎn 免）主管。这朱勔就像一只哈巴狗，凭借皇家权势，到处横行。只要老百姓家有一石一木让他看中，他就会马上带领兵士抢走。如遇大的物件不好搬运，就会立刻拆墙拆屋。谁敢违抗，就指责谁是对皇帝“大不恭”，由他任意治罪。凡是深山的怪石、江湖的异物，也都逼迫民夫工役去开采。朱勔等人趁机大肆贪污勒索。这一来，中等人家被他们弄得破产，小户人家只有卖儿卖女来支应。

抢占抢夺的花石树木，要用大批船只往京城运送，称作“花石纲”。原来，自唐宋以来，全国各地的货物送往京城时，都要编成一组一组的，



一组称为一纲。这种运输货物的方法叫做“纲运”。运粮的叫“粮纲”，运盐的叫“盐纲”。朱勔等人所运的“花石纲”，不光是奇花异石、树木百草，还包括这些狗腿子从民间搜刮、掠夺的山珍海味、珍禽异兽等等供给统治者享乐的一切物品。

这朱勔本是苏州一个无赖朱冲的儿子。朱冲因为犯罪被判处徒刑，他从监狱逃出后到了外县，靠借债讨饭过日子。后来有人给了他一些钱和医书，朱冲回苏州开了一座药店，专卖膏丹丸散，因苏州街市繁华，生意兴隆，渐渐成了一个富商。他修建了一座漂亮的花园，以此作为本钱，广泛结交南来北往的宾客。宋徽宗即位初期，向太后掌权，蔡京于元符三年（公元 1100 年）十一月，被赶出朝廷，到杭州去主管一个叫做洞霄宫的道观，实际上给他一个领俸禄的地方。蔡京到了杭州，一心想着再回到朝廷里来，到处进行钻营。有一次，他从杭州来到苏州，结识了朱冲父子。蔡京早已知道徽宗迷信道教，为了逢迎皇帝，他打算在苏州一座道观之内，修筑殿阁，朱冲立即奔波效力，按时帮他建成。过了一年，也就是公元 1101 年，由于童贯不断为蔡京说好话，徽宗便任命蔡京为定州（今河北定县）知州，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就在蔡京飞黄腾达、直上青云时，朱冲立刻请蔡京将他儿子朱勔带到开封。蔡京让童贯将朱冲父子的姓名，都写入军籍。朱冲、朱勔从此都做了官。

蔡京摸透了皇帝的脾气，根本不问国家政事，一心追求享乐。他先让朱勔采集江浙一带的珍奇花石献给皇帝。朱勔最初献了三棵黄杨，徽宗果然大喜。童贯看了这个情况，便让朱勔大量采办这些供奉物品。从此，“花石纲”的运输船便在淮河和汴河里航行不断。崇宁四年（公元 1105 年）十一月，朝廷正式派遣朱勔到苏州，主管“苏杭应奉局”和花石纲。

蔡京的大儿子蔡攸，在元符年间（公元 1098—1100 年），主管裁造院，专门掌管为宫廷内裁造衣服。当时徽宗还是端王，每当端王退朝，正逢蔡攸到裁造院去，蔡攸总是下马侍立路旁，等待端王过去。一次，端王问随从：“此人是谁？”“稟王爷，此人是蔡京的儿子蔡攸。”端王对蔡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了皇帝以后，马上重用蔡攸。蔡攸知恩图报，也派人来采办花石，供奉皇帝。

此外，苏州地方官盛章调到开封做府尹，也主管花石进奉。这一来，就有朱勔、蔡攸、盛章三条线，为朝廷进奉花石。其中，以朱勔的花石纲规模最大。供应的东西，主要有太湖、灵璧（今安徽灵璧县）等地的石头，两浙的花、竹、杂木、海错（海味），福建的异花、荔枝、龙眼、橄榄，海南岛的椰子，湖湘的竹木，四川、两广的奇花异果，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等地的海错、文石等等。

朱勔等人把奇花异石运到开封以后，供给皇帝和大臣们盖宫殿、造花园、建住宅。

徽宗和蔡京依据《周礼》记载，兴建“明堂”（祭祀的殿堂），说什么这是“复三代之制”。徽宗任命蔡京做明堂使。明堂建筑规模宏大，修建时每天役使工匠上万人。又用铜 22 万斤铸造九鼎，饰以黄金，建造九座大殿来安放，称作九成宫。九鼎铸成，徽宗作《九鼎记》，演奏新制的乐曲祝贺。

蔡京又上奏，建议修筑规模最大的延福宫。延福宫原来在皇帝后苑西南部，是皇帝举行宴会的地方，规模不很大。蔡京为了讨好徽宗，命童贯、杨戬（jiǎn 减）、贾详、何忻（xīn 欣）、蓝从熙五个太监，在皇宫北面的拱宸门下，用延福宫旧名，重建宫殿。童贯等人耀武扬威，将这个地区

的民房寺院全部强迫迁走，然后划分为五个区域，五个太监各显神通，互相比赛，争着以堂皇奢侈为得意。这些建筑因为是五组，所以称作“延福五位”。新的延福宫有七大殿，东西各有十五阁，宫中还引水为渠，叠石为山，饲养了各种珍禽异兽。

延福五位建成三年以后，徽宗又下令用从南方运来的奇花异石，建筑了比延福五位更加宏伟的艮（gèn 廿）岳。宋徽宗听信道士刘混康的胡说八道，如将京城东北地势填高，就可以多生儿子。于是，徽宗命道士按八卦方位的艮位进行测量，然后修建了假山艮岳。艮岳周围十多里，在一片坦荡的平原上，山峰突起。最高的一峰 90 尺。主峰上的石头千奇百怪，雄拔峻峭。艮岳中还修建了许多豪华的宫室楼台，栽种了芙蓉、海棠、杨柳等树木。这些石头花木，也都是从江浙一带用花石纲运来的。

徽宗擅长书画乐舞，整天在宫中玩乐。每年各种节日，都要聚集百官，大摆酒宴，表演各种乐舞、百戏、杂剧，享乐的办法花样百出。

朱勔等人打着收买花石的旗号，从国库里领钱，实际上那些钱都填了自己的腰包，而采办花石都是驱使广大人民到深山幽谷中采来的。国库空虚以后，朝廷又变着法儿增加赋税，使得人民的负担越来越重。不知多少人家被逼得家破人亡！

因为花石纲运输，严重影响了北宋的粮食运输。许多士兵因为给养不足，纷纷逃亡。就连京城也常常发生粮荒。可就在这时候，徽宗、蔡京一伙，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整天醉生梦死，挥霍享乐。

徽宗与蔡京一伙，设置了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专供皇室消费享乐。朝廷的左藏库，以前每月支费 36 万贯，徽宗时增加到 120 万贯。徽宗经常对那些为自己吹牛拍马的大臣们赏赐宅第。一所华丽的宅第，费

用高达百万贯。他赏赐给蔡京的宅第最为宏敞，园内树木如云，又在宅西毁掉民房数百间，建筑了一个“西园”。那些被迫携幼扶老离开家的居民，怨愁无告，泪如雨下。人们说：“东园如云，西园如雨（泪下如雨）。”蔡京搜刮民财，贪污侵私，享用奢靡，更是肆无忌惮。他家要做一碗羹，就得杀鹌鹑数百只，因此，家里大量养鹌鹑。有一次，蔡京留讲议司的官员们在家吃饭，单是蟹黄馒头一项，就用钱一千三百多贯。有客在蔡家饮酒，蔡京叫库吏取出江西官员送来的黄雀肫（zhūn 谤）十瓶，家里还存有八十余瓶。蔡京蓄养姬妾成群，家里甚至有专管切葱丝的婢女。蔡京的三个儿子蔡攸、惣（tiáo 条）、绦（tāo 滔）都做官到大学士。蔡惣娶了徽宗的女儿茂德公主，因此连他的家人侍从也都做了大官。徽宗前后七次坐小车到蔡京家饮酒作乐。蔡攸和翰林学士王黼（fǔ 甫）经常出入皇宫。他们常在宫中着短衫、窄裤，脸上涂青抹红，同艺人一起嬉笑取乐。蔡攸对徽宗说：“陛下，所谓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娱乐。岁月几何，岂能独自劳苦！”徽宗听了，觉得非常顺耳，花天酒地的生活，使他们越来越腐烂了。

大宦官童贯，在蔡京支持下，掌握了军权，与蔡京并列相位。他贪污受贿的程度，也和蔡京不相上下。家里的金玉财宝，堆积如山，当时人们就说他“私家所藏，多于府库”。朱勔所占有的甲第名宅，遍布吴郡。田产跨连郡县，每年收租十余万石粮。陈东把跟随徽宗为非作歹的三个大臣三个宦官称为“六贼”。这六贼是：蔡京、王黼、朱勔、童贯、梁师成和李彦。百姓们把他们恨极了，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打破筒（童），泼了菜（蔡），
便是人间好世界。



第十九回

方腊起义波澜壮阔
童贯镇压四处受挫

宋徽宗昏庸腐化，挥金如土，拼命压榨农民的血汗。在这同时，大地主们也兼并土地。有些地方，几十户人家的农村，田地全被地主霸占，然后，地主再到别村去兼并。可怜无数农民倾家荡产，逃荒要饭，农村里鸡犬不见，到处是一片凄凉、死寂。公元 1102—1105 年，开封府、京东、河北、淮南等路，连年闹蝗灾，那蝗虫也不知从何处成群结队地飞来，呼呼作响，遮天盖日，竟似乌云压顶。当这些野虫落到庄稼地里，只听沙沙沙一片咬嚼声，茂盛的庄稼，顷刻变成了光秆。公元 1117 年，黄河又在河间、沧州一带决口，黄水奔涌，哗哗作响，沿途村庄，房倒屋塌，荡然无存。就是这次大水，约有一百万人被吞掉了性命。次年，江、淮、荆、浙等路，也都发生大水灾，农民被淹死和流徙失所者，不计其数。受灾地区的农民，只能吃野菜、树叶和树皮。最后，人们饿红了眼，发展到人吃人。

王安石变法，本想依靠皇帝来压抑、打击大地主大商人，结果在势力雄厚的大地主大商人和保守派官僚的进攻中，遭到惨败。农民们在连年灾荒，特别是徽宗及其心腹近臣大搞花石纲，把人民逼到了墙角上，再无退

路和出路。俗话说，困兽犹斗，何况是人？官逼民反这是自然道理。百姓为了求生存，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

起义发生在东南地区，领头的叫方腊。方腊起义发生在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

这年六月，由于蔡京长期地胡作非为，遭到在朝的许多官员反对，弹劾他的奏折接二连三，徽宗不得不忍痛暂时解除他的宰相职务，让那个油嘴滑舌、居心歹毒的小人王黼（fǔ釜）继任。王黼资历浅薄，专会溜须拍马，巴结逢迎，不择手段地往上爬，把政治搞得越来越糟。所以，当时的统治者说：“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意思是说，造成方腊起义的罪魁祸首是蔡京，促使方腊起义的是王黼。

方腊是江南东路歙（shè舍）州歙县（在今安徽省）人，出身于一个贫苦农家。在很多年以前，方腊与青溪县帮源洞（dòng洞）的方有常家是同族。后来分为两支：一支由方有常曾祖父方桂带着子孙贩米，到了青溪县（今浙江淳安县）的万年镇，利用当时青溪遭受旱灾，米价昂贵，投机倒把，牟取暴利，兼并土地，成了万年镇上的大地主、大商人。另一支，方腊的祖辈仍然留居歙县，由于地主的残酷盘剥和朝廷的苛捐杂税，一天比一天穷困起来。方腊生下不久，正遇上旱灾，方腊家生活无着，方腊的父亲只好扶老携幼，投奔到方村方腊的姑母家里。方腊就在这方村长大。

方腊从小帮父亲种田，稍大些时，跟一个叫杨八桶匠的工匠学箍桶。然而，一家人从早到晚拼死拼活地干，也难以糊口。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唱的：

日箍桶，夜箍桶，



年年辛苦肚子空。

处于天目山南段的睦州（今浙江建德县梅城镇）、歙州，盛产竹、漆、杉、松。朝廷热衷于花石纲，每年都向农民大量摊派，要这要那，搅得人民鸡犬不宁。方腊从小吃苦，长大以后常常和那些征集花木竹石的公差顶撞。有四五次，他被公差拘捕起来，遭到痛打。

方腊不仅不服，而且越想越恨。他听爷爷说，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在睦州青溪县曾出现过一个女英雄陈硕真。那时候，李渊篡夺隋末农民起义的果实，建立了唐朝，疯狂地压榨农民，陈硕真率领农民起义，自称“文佳皇帝”。队伍壮大到一万多人。她虽然被唐朝军队镇压了，但她的反抗精神，方腊十分佩服。他听说陈硕真开始起义，是靠了牟尼教，方腊也想用牟尼教来发动、组织群众。这牟尼教也叫摩尼教、明教，最初是从伊朗传入的。入教的人，男女平等，不事神佛，死后裸葬，平时分财互助。他们推崇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为祖师。

这年七月，久旱不雨，禾苗干枯，地皮晒得龟裂，穷人连糠菜也吃光了，官家的粮库里却装得满满的。穷兄弟们来找方腊商量，怎么才能渡过难关。方腊也早在琢磨这件事。他听了大家的要求，心情激动，脸颊涨红，一双卧蚕眉上挑，双手叉腰，大声说：“兄弟们，办法有一个，不知大家敢不敢去闯一闯？”

“敢！刀山火海也不怕，只要大家能活命！”

“好，咱们这就去请私塾先生给写张告示。”方腊领大家找到教书先生，写了一张县衙门散发粮食的告示，然后带领穷苦百姓，来到县衙的粮库。

守库的衙役用枪戟挡住了涌来的人群，方腊手举告示，大声说：“灾

年荒月，百姓都要饿死了，知县大人已经出告示散粮，救济灾民。你看，这是县太爷的告示，你还不开门吗？”

“赶快开门！”后面的人群扛着扁担，拿着口袋绳子，一直往前拥挤。守库的衙役也分不清这告示的真假，看看无法抵挡，又见那告示写的果然是要开仓济民，只好把粮库打开。方腊等人立刻把官府搜刮来的粮食，散发给贫苦的兄弟们。

又一年春天，方村的农民在缴纳租税以后，别说明年开春无法耕种，就连冬天也熬不过去。就在这时，歙县来了两个公差，伙同本村地主，挨家挨户地抢粮抢钱。方腊听得邻居家里被逼得鸡飞狗跳，哭叫连天，顿时火冒三丈。他来到庙台上，拿起一面铜锣当当地敲起来。全村人都到庙台聚拢。方腊大声喊道：“官家富人不让我们活，我们不能等死，我们和他们拼了吧！”

“对，他奶奶的，拼啦！”群众的情绪像开了锅，跟上方腊就走。方腊回家拿上箍桶的铲子，去寻那两个公差。正巧碰上一名公差在捉鸡。那公差正不顾一切地向鸡扑去，方腊手起铲落，咔嚓一声砸碎了那个公差的头颅。另一个公差远远地看见，扔下包袱，抱头鼠窜。

逃走的公差回到州衙报告，知州立刻派了大批兵马，前来方村报复。官兵一进村，见人就杀，见屋就烧。方村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后来，人们就把方村叫做“铜锣坟”了。

幸亏方腊早早得到官兵到来的消息，立刻带上母亲和家里人，化名方十三，一路上给人家箍桶，逃到青溪县万年镇帮源峒的堨（yè 业）村安了家。方腊给万年镇的里正、大地主方有常当了佣工。

在帮源，方腊结交了方肥、方七佛、方六佛、方五佛等贫苦兄弟。大



家誓同生死。有一个姓陈的箍桶匠说：“天下之势，犹桶板耳，能箍则合，不能箍则离。”所以，他自己改用箍桶作名字，表示自己决心团结众人，共同造反。方腊和陈箍桶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陈箍桶将他在各地箍桶时所见所闻告诉了方腊。陈箍桶向方腊建议说：“先拿下歙州、睦州，杀杀这些州官的威风，然后长驱渡江，攻打长安。”方腊听了，连说：“好主意，好主意。”

方有常是帮源峒一大害，欺男霸女，抢夺民财，作恶多端。朱勔在这一带搜刮奇花异石，方有常是一个十分卖力的帮凶，百姓对他恨之人骨。方腊自从那次和陈箍桶商量以后，就在摩尼教徒中，积极准备起义。他们假借方腊得了天书之说，约定起义日期，要求反抗的农民互相传告。在帮源一带，还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十千加一点，

冬尽始称尊。

纵横过浙水，

显迹在吴兴。

“十千”是“万”，“万”字加一点是方。“冬尽”便是“腊”，“称尊”就是称王，坐天下。还有的地方传说：“粮食空场官府抢”、“石塔露水腊为王”。

方有常的三儿子方庚听到方腊要造反的消息，赶紧慌慌张张去报告他老子。方有常听后大怒，拍着桌子大骂：“方腊这小子太没良心！他在方村闹抗粮，惹得官军把全村都毁了。我收留他，念他是方家的同宗同姓。如今他竟然妖言惑众，要造反，看我不收拾他！”

“千万不能小瞧他们，他们的摩尼教在宣传什么‘二宗三际’呢！”

‘二宗’是说有‘明’‘暗’两种势力；‘三际’是指明暗斗争的三个阶段：初际、中际和后际。摩尼教教义说，到了‘后际’，‘明’就会战胜‘暗’，这是教徒们奋斗的目标……”

方有常越听越气，在屋内踱来踱去，最后咬着牙说：“方腊是个祸根，不除掉他就休想安生！你快去，带人把他押起来！”

三子去后，方有常又把二子方世熊叫来，告诉他方腊等要造反的事，命他：“快到县城去，请知县陈光老爷立即派兵来。”

方庚把方腊骗到家里，命人把他关押在一间房子里，上了锁。这事马上传了出去。方腊的穷兄弟们和摩尼教徒们，即刻进行串联，设法营救。当天夜里，方肥、方七佛等悄悄地翻墙进入方有常家的大院，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方腊救走了。

第二天，方有常发现方腊被救走，十分恐慌。而青溪县知县陈光，正在做着“治邑有方，任满荣升”的美梦，不愿听本县有人造反的话，所以也没派兵来。方有常在家里越坐越不安，对方庚说：“方腊一出去，决不会甘心，如果他们先下手，我们就遭殃了，不如趁早逃走吧。”方庚问：“逃到哪里去呢？”“七贤村。七贤村的大户方阴是咱同宗，他会保护咱们的。”

宣和二年十月初九，方有常带领全家四十余口，惶惶如丧家之犬，投奔到七贤村方阴家。

方阴听了方有常一家逃难的经过，也不禁毛骨悚然。他埋怨方有常：“当初你为什么收留方腊这样的人当佣工？我这里也不安全，我们村的杨八桶匠正跟方腊联络呢……”

“不好啦！方腊带一帮子人，追进村啦！”方庚满头大汗地从外面跑



进来报警。

方有常喘息未定，听方庚这么一说，吓得连话也说不成句了，只是挥着胳膊命令方庚：“你……你……快逃！别忘了……以后报仇！”

方腊率领一百多人，与杨八桶匠在七贤村会合。他们手拿锄头、锤(chā 插)铲和大刀，像决口的洪水一样涌向方阴家。人们一边吼叫一边举起手中武器，杀死方有常一家四十余口，可惜让方庚翻墙逃跑了。方腊还率领七贤村的农民，分了本村地主的粮食、财物。

方腊在七贤村的胜利，鼓舞了帮源一带贫苦农民，当他回到帮源时，拥护方腊的群众已达一千多人。他们为庆祝胜利，杀牛饮酒。饮过几杯之后，方腊立起，悲愤地说：“我们穷苦百姓，终年劳苦，少有粟帛，地主老财、皇上官府把我们的财物全夺走了。稍不如意，他们就会对我们鞭打虐杀；甚至把人活活打死。大家说，我们能甘心吗？”“不能！”群众怒吼。方腊接下去说：“我们整年累死累活，却吃不饱，穿不暖。他们横征暴敛，没完没了。我们赖以活命的漆、楮(chǔ 储)、竹、木，又都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搜刮去了。而那些昏君佞臣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大兴土木，祭神祭祖；虽养兵百万，却不能打仗，挥霍浪费了多少财物！每年还要向西夏和北辽的贵族贡奉上万的银两绢帛。这都是从我们身上挤出来的血汗啊！大家说，这合乎天理人情吗？”

“不合理！”众人又吼叫起来。

方腊想起了陈箍桶与他讲过的一些活，又滔滔不绝地说：“现在当权的都是些龌龊奸佞之徒，只知玩歌舞美女，营造豪华的宫殿楼阁，迎合皇帝老儿的骄奢淫逸，就说近些年的花石纲吧，强逼成千上万的黎民百姓为他寻找、搬运，不知死伤了多少无辜！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运河水，长又长，
千船万船运皇粮，
漕米堆满仓，
漕夫饿断肠。

.....

有人说：“是啊，有一回往京城运的花石太大了，河道无法通过，朱勔这个狗官就命令改为海运，一座山一样的石头放在木船里，一个大浪打来，木船一摇晃，连船带人都翻进了海里，几千名穷兄弟都葬身鱼腹了！”

又有人叹息说：“这样下去，我们穷人还有什么活路！”

方腊振臂一呼，果断地说：“兄弟们，这活路要我们自己去闯。诸位若能随我仗义而起，四方必然闻讯响应，管保不出个把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们聚集起来。让我们一不做二不休，拼上性命反了吧！”

“反了吧！反了吧！”众人欢呼起来。这呼声震天动地，回荡在山谷。

方腊把身边的千余群众组织起来，上山砍竹，做成竹刀竹枪，然后就在堨村村前的一块平地上练习武艺。堨村南面的箭门岭外坡内陡，易攻难守，方腊就命人在交通要道设了许多陷阱。

青溪县知县陈光接到方庚报告，方腊杀死方有常一家的消息，立刻派了五百兵马到帮源“剿捕”。但这五百官兵抢掠惯了，从县城到帮源只有60里，一路走一路抢劫，竟走了两天才到。

方腊早就料定官兵会来镇压，他把一千多起义军埋伏在箭门岭和锦沙村附近，等到官兵在此经过，方腊敲鼓为号，起义军立时从四面八方杀出。愤怒的起义军挥舞竹刀竹枪、木棍扁担，打得官兵人仰马翻，四散逃命。500官兵不是掉进陷阱，就是被杀死，一个没逃脱。

方腊乘胜前进，一举打下位于帮源南面的新安江畔的万年镇，把地主恶霸的钱财分给贫苦农民。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不多天就达到 10 万人。

十一月一日，方腊正式建立农民革命政权，自号“圣公”，改元“永乐”，立方腊的儿子方毫（bó 勃）为太子，方肥为丞相。从此，起义军便以帮源为大本营，向四外发展。

十一月二十二日，两浙路都监蔡遵、颜坦率 5000 官兵前来镇压。方腊闻讯，先在息岭、云头一带布下罗网。等官军来到，起义军喊杀一阵，佯装败逃。蔡遵见起义军武器很差，也不追赶，自管下令起火做饭。不料一支起义军又冲杀过来。蔡遵一气，下令追击。追了五六里，来到两面高山峡谷的地带，忽然不见了起义军。蔡遵、颜坦这才发现，此地地势险恶，正要撤退，突然一阵鼓响，漫山遍野亮起桐油火把，杀声四起，农民军手执刀矛冲杀过来，锐不可当。官兵被杀得七零八落，丢盔卸甲。蔡遵、颜坦都被打死，5000 官兵全被歼灭。

青溪县令陈光本是贪赃枉法之徒，一听说农民起义军乘胜进攻，慌忙逃窜。县尉翁开企图负隅顽抗，也被农民军活捉，方腊率军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占了青溪。接着，他们又向睦州进发。

方腊先是诱敌深入，然后打伏击，接着又调动两万精兵攻城，十二月四日清晨，就把睦州城攻破，杀死睦州通判叶居中和建德县丞曹夬（guài 怪）。方腊又命方七佛、郑魔王、八大王等重要将领各率所部，从睦州出发，分别向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进军。不几天，都取得胜利。

十二月二十八日，方腊打到休宁县，切断了歙州的水陆交通，歙州官吏闻讯而逃，只留下一个小军官毛栗。毛栗派心腹小卒拿着州印去汴京求援。方腊攻破歙州，那些平时备受毛栗欺压的百姓，哪里能饶得了他，一

个个手执棍棒加入起义行列。方腊按照众人要求，将毛栗处死。跟着，又向宁国、宣州挺进。

杭州是宋朝廷所设造作局所在地，除了苏州，这儿是另外一个花石纲指挥中心。这里聚集着大批吸人膏血的官僚、地主；同时，朱勔也在这里集中了大批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匠人技工。他们造作的器用，巧夺天工。这些财物全是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来的，人民对他们非常痛恨。起义军攻下新城、于潜之后，放火烧了天目山下的治平寺，接着又马不停蹄，直攻临安。方七佛率军到达富阳，捣毁官府、佛寺，然后放舟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杭州城外的六和塔下。

杭州知州赵霆，巧取豪夺聚拢了一大笔财宝，自知罪孽深重，听农民军杀来，吓得魂不附体，赶忙收拾金银细软，弃城逃命，土豪劣绅也尾随而去。只有制置使陈建和廉访使赵约，企图顽抗。

到了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农民军在凤山门外一下子举起上万支火把，农民军头上均戴有小铜镜，火把一照，一闪一闪地反射出耀眼光芒。守城的宋兵见了，惊呼：“神兵来了！”丢盔弃甲，抱头鼠窜。陈建和赵约身边只有一小撮不甘心的亡命之徒，他们死守涌金门，使得农民军不能顺利前进。

方腊的妹妹方百花，带领一支女兵，立刻杀上前去，奋不顾身。方百花正带姐妹们架梯登城，陈建与赵约在城上，居高临下看得真切，正当百花爬上云梯，命士兵放箭时，方百花身负重伤，从梯上摔下，壮烈牺牲。

方腊忍住眼泪，怒吼一声：“杀！为姐妹们报仇！”农民军一个个怒火填膺，前仆后继，一鼓作气攻下杭州。陈建、赵约不得不自缚投降。群

众怒不可遏，个个恨得两眼冒火，乱刀砍死了这两个罪魁。

宋徽宗在公元 1120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得知杭州失陷，惊惶万状，立即取消攻辽的计划，把 15 万精兵调往东南战场，镇压方腊起义。他命童贯为两浙、淮南等路宣抚使，谭稹为置制使，王禀为统制。

过了数月，徽宗又命刘光世、张思正、姚平仲三人，各率精兵数千，前往支援。

方腊没料想官兵来得这样多这样快。虽然陈箍桶早与方腊说过，金陵地位重要，方腊却没有发兵占领，而是把兵力分散了。公元 1121 年一月，方七佛率领 6 万兵离杭州北上，打下崇德，又去攻秀州。秀州地处杭、嘉、湖平原东部，从秀州溯河而上，便是金陵。秀州知州本来胆怯，但秀州统军王子武主张死守。

方七佛在秀州攻不下，童贯的 15 万大军已到苏州，顺河而下，插到了七佛背后，使七佛腹背受敌。七佛想退还杭州，退路又被切断。他决定突出重围。经过浴血奋战，且战且走，原来 6 万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了两万多。

郑魔王率领的 10 万大军，南攻信州，也受到挫折。在官军分路包剿时，不得不转入退却。

童贯率各路官兵包围杭州，方腊、方七佛等拼命突围，退到富阳，伤亡两万余人。官军也伤亡惨重。

三月初一，方腊又满怀复仇之志，回攻杭州。在杭州城外，与王禀所部官军展开了激战。



第二十四

洪载叛变义军不屈
宋江失节朝廷招安

毕竟起义军势孤力单，装备又太差，多用棍棒作武器。在和官军日夜鏖（áo熬）战中，农民军有 500 壮士牺牲，不得不退回富阳。王禀带兵一路追击，但农民军都打红了眼，即使棍折枪断，也赤手空拳进行肉搏。从杭州到富阳不到百里，王禀的官军竟用了 23 天才到达。每走一步，他们都付出血的代价。

早在方腊打下睦州、歙州时，在朝大臣张确就曾上书给徽宗，要求“下哀痛之诏”，诉说自己的不是，对起义的农民军和天下万民进行“抚绥”。可是宰相王黼，对起义军恨得咬牙切齿，极力阻拦，张确的建议未能实行。眼看农民军如火如荼，光是镇压也不能殄（tiǎn 添）灭，驻在外地的官僚士大夫李纲又给皇帝上书，提出下“宽大之诏”，也就是不再追究起义军的“罪过”。徽宗权衡利弊，先后下了九次“降诏”，用花言巧语，诱骗农民军放下武器投降。公元 1121 年一月十八日那一次诏书，公然用“承信郎”的官爵和“一千贯”赏钱，作为对方腊的钓饵。方腊接到诏书，一脚踩在地上，痛骂道：“皇帝老儿，你也太小看老子了，一千贯就想买我这个人吗！哼！”他用一次次的进攻回答了徽宗。

到了再三再四，直到第八九次诱降时，农民军的缪二大王与洪载，果然动了心。他们只看到官军强大，对义军失去信心，又见朝廷答应给自己升官，便走上了受“招抚”的道路。

洪载是方腊的一员大将，在攻打遂昌不利的情况下，退守松阳（浙江遂昌东南）、处州（今浙江丽水西）。在宋军刘光世部攻打婺（wù 务，今浙江金华）、衢（qú 瞽，今浙江衢县）二州时，他故意见危不救，想带队伍逃往海上。宋朝新任婺州通判，眼看着用武力难以制伏洪载，便心生一计，他召集被打散的宋军数千人，悄悄钻进义乌县城，派了几个心腹，抓来洪载的老母和妻子，又派洪载的老友范渊做说客，跑到处州，劝洪载投降。

范渊来到洪载帐内，哭丧着脸说：“洪兄，大事不好，令堂大人和嫂夫人已被官军捉去，言明三天之内洪兄如不归顺，即去领尸；如洪兄率军倒戈，不但令堂与嫂夫人性命可得，朝廷还会重重封赏，保证你有锦绣前程。”洪载在威胁利诱面前，果然动摇了，他对范渊说：“既蒙仁兄关照，小弟只有从命，还请仁兄早早回去，转告官军，我洪载决不辜负朝廷挽救之恩。”这一来，洪载率领的40万农民起义军完全瓦解，使得在帮源峒进攻方腊的童贯宋军，免去了后顾之忧。

五月十四日，缪二大王也被“招安”。这两人的叛变，大大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

自方腊在帮源誓师，到义军打下杭州，仅仅用了两个月时间。由于发展顺利，方腊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同时，面对严重困难，又只讲进攻，不讲退却，过早地提出“尽下东南郡县”的决策，分散了兵力。攻秀州（今浙江嘉兴市）不克，损兵三分之二，从杭州突围后又返回杭州，再次造成

严重损失，起义军的处境越来越被动。

童贯的王朝军队，分东西两路进攻起义军。东路很快地打下了睦州与青溪；西路也攻下歙州，迫使起义军向帮源峒转移。

方腊退回帮源峒之后，亲自率数万兵驻守北山口。而对南山口，他以为比较隐蔽，守备力量就布置得比较薄弱。宋军西路军将领刘镇、杨可世，在歙州战役中收买了几个农民军叛徒，利用叛徒将宋军自南山口引入，用火炮轰击。方腊没有防备，率领数万将士奋力抵抗，六百多名义士，血染门岭山坡。方腊的军师、足智多谋的方公老佛，也在这次战斗中捐躯。方腊的坐骑被敌人砍死，他不得不率领余部退回帮源峒。

宋军西路军放火为号，东路军王禀所部，也由方庚带路，直扑帮源峒。这样，在帮源峒周围一共聚集了20万宋军。起义军手持竹枪、短刀、石块、长矛，同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肉搏，大约有一万人献出了生命。

入夜，激烈的厮杀还在继续，起义军的愤怒喊声，震动山谷，但终因敌我众寡悬殊，又有7万义军战士血洒疆场。方腊打得满身血污，衣甲破裂，最后率余部藏入三个隐蔽而又险要的山洞里。

到天亮，村子里被宋军烧得精光，房舍树木还在冒烟，烧焦的动物尸体发出臭味，但就是不见起义军的人影。王禀抓来一批一批的百姓进行拷问，他们对官军恨得咬牙切齿，绝不吐露真情。王禀气得狂吼狂叫，也无济于事，只得下令搜山。

韩世忠本是王禀部下的一名小校，此人官迷心窍，一心要升官受赏。而复仇心切的方有常的儿子方庚又是当地人，从俘虏的起义军中，收买了叛徒方京，让他带领韩世忠，寻到了方腊隐蔽的洞口。

方腊退守的洞窟，在帮源峒的东北。它的西南角有一条小路，可通梓



桐。韩世忠领兵闯入洞内立刻展开了肉搏，数十名起义军战士，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拼搏至死。早已身负重伤的起义军将领八大王，机警地前来拒敌，他在暗处，认准韩世忠是个官军头目，不由怒火中烧，不顾自己的左臂已被敌人砍断，右手举起大刀，一刀将韩世忠砍得满脸是血；再砍一刀，被韩世忠躲过，自己反因用力过猛，扑倒在地，不幸被捕。

韩世忠的兵士也被杀了几十名，但因他们人多，死了一批又上一批，方腊、方七佛、方肥等虽奋力苦战，终因人少肚饥，身上不住流着血和汗，渐渐不能支持。方腊和他妻子邵氏、儿子方毫、宰相方肥、部将方七佛等 52 人，全部被俘。

韩世忠正押着俘虏出洞，恰恰碰上他的上司辛兴宗率兵赶来。为了争功争赏，辛兴宗要把俘虏抢走，韩世忠不交，引起一场内部的火并；方七佛等 13 人，趁敌人刀枪叮当的混战中，挣脱敌人逃跑了。

方腊一家被解到汴京，徽宗又想诱骗他“归顺”朝廷，方腊当面痛骂徽宗荒淫无道。在八月二十四日，方腊同其他 38 名起义军英雄，在大风雨中慷慨就义。

在方腊起义的同时，京东地区的梁山泊也爆发了起义。郓州（今山东东平）寿张县以南 35 里，有一座梁山。梁山之南周围数百里，有一水泊叫梁山泊。附近州县的人民，在这里捕鱼捉虾，经营蒲苇编织等副业。到了徽宗时，朝廷在开封设置“西城括田所”，疯狂地掠夺民田。偌大个梁山泊，全被朝廷霸占了。谁要在水泊里打鱼采蒲苇，都要按船只大小，向朝廷交租。一个县除了正常的赋税要照交不误，往往还要增加租钱十几万贯，灾年也不能免。朝廷派往山东的转运使刘寄、王宓（mì 密）等人，更是横征暴敛，逼得梁山一带人民无法活命。





宣和初年，郓州的百姓实在忍无可忍，纷纷聚集到梁山，以宋江（当过县吏）等36人为首领，点燃了起义烈火，攻城略地，劫富济贫，惩处贪官污吏，各州县为之大震。宋江领导的起义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武艺高强，斗志坚决，常常打得官军狼狈逃窜，不敢与义军作战。这时候，沂州（今山东临沂）知州蒋园，却多了个心眼，加紧修筑城防，以防宋江的起义军入境。

有一天，宋江果然要领起义军通过沂州，蒋园先是放宋江的队伍通过，暗地里又埋设伏兵，瞅空子把起义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义军遭到伏击，受到不小的损失，宋江又率领队伍，北走龟、蒙山区，继续作战，义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徽宗已被方腊起义搞得焦头烂额，又看镇压不了宋江的队伍，于是，下了一个诏令：“招抚山东盗宋江”。宋江不理。

宣和二年初，宋江的起义军由龟、蒙山区向青（今山东益都）、齐（今山东济南）、单（今山东单县）、濮（今山东濮县）一带转移，对京城开封造成威胁。徽宗闻讯十分惊惶，赶紧将歙州太守曾孝蕴，调到青州当知州，严加防范。但曾孝蕴的部将以大雾有毒为借口，擅自把守兵从要道口移屯山谷间。宋江探得明白，一举攻克青州城，威震山东。

徽宗急得坐卧不宁，茶饭难咽，亳州（今安徽亳县）知州侯蒙却上奏皇帝《陈制贼计》。奏折中说，宋江等在黄河以北和京东一带横行无阻，数万官兵都不敢碰他，那是因为宋江有非凡的才能；与其用武力镇压，倒不如赦他无罪，招降宋江，然后用宋江去打方腊。

徽宗看过侯蒙奏折，夸他是个“忠臣”，立即命侯蒙任东平府（今山东东平）知府，执行招降的策略。可是侯蒙还未到任就病死了。

宋江知道，官军的力量远远大于起义军，光是碰硬必然吃亏。他采取

了避实击虚的战术，先率起义军进入淮南地区，攻打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又转战京东、江北，向楚州（今江苏淮安）、海州（今江苏新海连市）地区挺进。楚、海二州是宋朝储粮、运粮的要地。向楚、海进军可以掐断宋朝的“搬运粮道”。

但起义军进至沐（shù 术）阳时，遭到该县县尉王师心的抗击，伤亡很重。二月，徽宗命海州知州张叔夜，去招降宋江。

这天，张叔夜派出的兵卒，探知起义军正夺得十余只官家的大船，装满货物，停在海边，准备起航。张叔夜趁天黑，自海州城至海岸数十里，布设伏兵。又出轻骑到海岸上。伏兵手中均备有火把，等到夜深，张叔夜立即命伏兵迂回到船上，将火把点着，扔上船去。此时，东风劲吹，风助火威，船上的货物立刻烧了起来，噼噼啪啪，火光烛天。

宋江等望见火光，知是敌人偷袭破坏，立即吩咐大队人马，扑了上去。这一来，恰恰中计，张叔夜一声令下，战鼓擂起，四下里埋伏的宋兵，与起义军在海边展开了激战。起义军在明处，宋军在暗地。起义军只顾向着火的大船冲去，不料背后受到攻击。一时间，被打得七零八落，一名副将也被俘虏了。

此时，张叔夜大声晓谕宋江：“宋江等听着，你等背叛朝廷，打家劫舍，扰乱地方，实属罪大恶极。今日皇恩浩荡，只要肯受招安，不但赦你等无罪，还保你等升官发财。如若执迷不悟，咎由自取，你就没有一点后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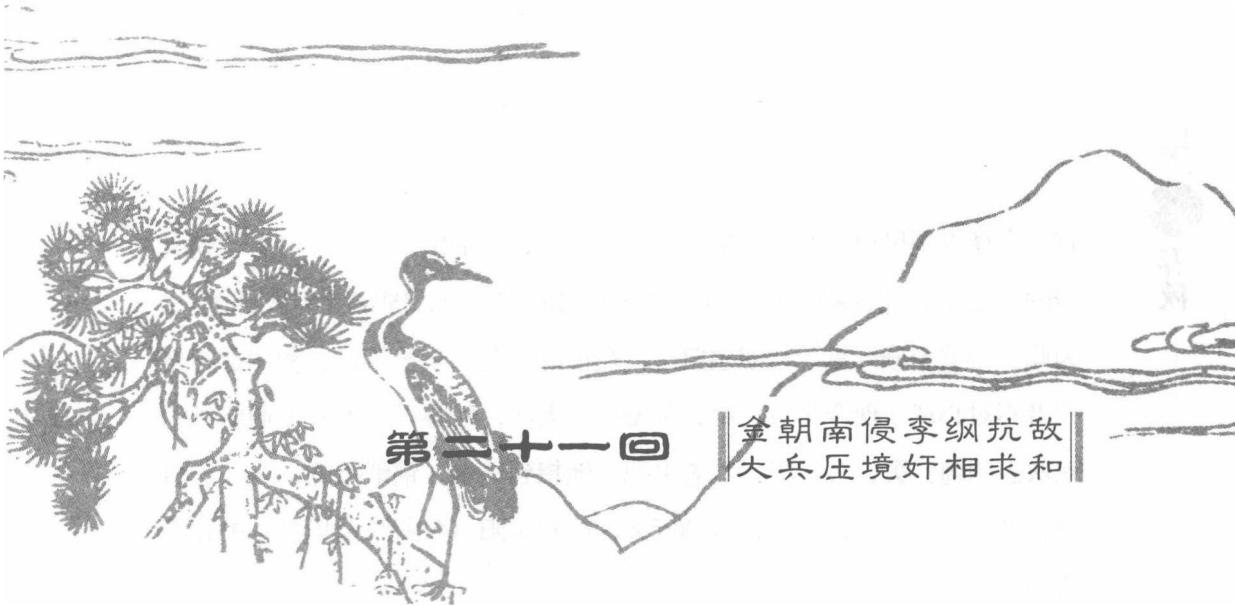
宋江看看大火，起义军所聚财物快要烧光了，更重要的，他们失去了船，也就插翅难飞了。于是，宋江厚着脸皮回答张叔夜：“臣宋江拜谢太守不杀之恩，愿受招安。”



宋江投降了，但守在梁山泊中的好汉，仍在斗争。公元 1121 年，主持“括公田”的大宦官杨戬病死，另一个大宦官李彦接替了他。李彦对梁山泊的蒲、鱼、荷、芡各行业，仍然榨取重税。公元 1124 年，蔡居厚任郓州知州，曾诱杀梁山好汉 500 人。战斗仍在激烈进行。渔民张荣领导的起义军，在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拥有数百只船的水军，在芦苇荡里穿来穿去，神出鬼没地与官军斗争。

宋江降宋以后，有的说他们去打过方腊，有的说他们参加了征辽。不管怎么说，后来宋江等受不了官军压迫，再次举行起义。据《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可存）墓志铭》记载，公元 1121 年，折可存在镇压了方腊起义的余众以后，又去镇压宋江，经过一个月的战斗，宋江的起义军又失败了，宋江最后也牺牲了。

方腊、宋江起义虽然都被镇压，但起义军在两浙、京东、河北、淮南等广大地区播下了反抗的种子。农民起义仍然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宋朝的黑暗统治。



第二十一回

金朝南侵李纲抗敌
大兵压境奸相求和

农民起义不断打击下的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正在这时，辽朝统治下的女真族，进入了它的奴隶制时代。公元 1115 年，女真贵族首领阿骨打（完颜旻）在混同江边，建立起女真奴隶制国家，国号金。金国建立后，立即向辽朝进攻。辽兵屡败。西夏支持辽朝抗金。在此复杂的矛盾中，徽宗和蔡京、童贯密谋，联金灭辽，乘机收回北方的燕云十六州。

公元 1118 年，宋朝派遣武义大夫马政，出使金国。马政扮作一个马贩子，一路走一路探听金国的虚实，企图同他们建立军事联盟，南北夹攻辽国。自从马政与金朝打通关系以后，两国使臣多有来往。因为陆路都被辽国阻隔，使臣来往要从海上走，并经过登州。正直清廉的老臣宗泽，此时担任登州通判，作为州郡的副长官，他常常接待来往的宋朝使臣。他了解到宋朝的政策以后，心里很不安。他和使臣们说：“我们大宋，如果不能自己立住脚跟，收复失地，即使对辽作战得胜，也不见得是件好事。金朝还会乘机而入，岂不等于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吗？”

这些话传到京城，有人添油加醋地说是宗泽诽谤朝廷。有些权贵大臣们在私下里嘀嘀咕咕，以为宗泽碍手碍脚，想要惩治这个不安分的小地方

官。宗泽听到风声，并不害怕。自己立得正，不怕影子歪。只可惜当朝皇帝缺乏远见，让这些只知为自己牟私利的混官当政，国家就要被断送了。因此，心情十分沉重。他回想自己，在宦海浮沉二十多年，总和朝廷的当权者不对心意。现今年过花甲，头发白了大半，何必再与那些不通事理的家伙去纠缠？罢，罢，罢，养老去吧。他想到这里，铺纸掭笔，写了一封辞职书，交给上司，然后，整顿行装，迁到东阳（今浙江金华县）去做老百姓了。

封建王朝照旧按他们的主张行事。公元 1120 年，宋金商定，联合进攻辽朝。金兵负责攻取辽朝中京大定府，宋朝攻取燕京析津府。灭掉辽朝以后，宋朝将原来献给辽朝的“岁币”全部转献给金朝。

宋徽宗和他的仆从臣子，一心想依赖金朝，乘机取利，根本没作战争准备。公元 1122 年，金兵攻陷辽的中京、西京以后，辽朝的天祚皇帝逃入夹山。燕京留守耶律淳被辽臣拥立称帝。这时徽宗和宰相王黼任命童贯做统帅，蔡攸做副统帅，领兵伐辽。宋将种师道、辛兴宗分东西两路进兵，被辽将耶律大石杀得大败，带领残部退守雄州。辽兵紧迫，一直追到雄州城下，还大骂不止。徽宗得到情报，又吓得直冒冷汗，赶忙下令班师。

几天以后，辽帝耶律淳病死，趁辽朝居丧，王黼又命童贯、蔡攸出兵，以刘延庆为都统制，宋兵号称 20 万。辽朝涿州守将郭药师见宋军来势汹汹，不战而降。童贯命刘延庆领兵 10 万取燕京，让降官郭药师在前面做向导。刘延庆到良乡时，被辽将萧干截住。郭药师则率兵 5000，偷渡卢沟，袭入燕京。刘延庆的儿子刘光世率领的援军迟迟不到，致使郭药师被辽兵打得大败。刘延庆在良乡见辽兵中着起大火，以为辽兵要用火攻，

赶忙自己点火烧营，而后逃跑。辽兵在后面追趕，直追到涿州。一路上，宋兵自相践踏，死伤无数。据说，从神宗、王安石变法积存的一点军需，经过这一仗，全折腾光了。

宋兵退到雄州。童贯为掩饰自己兵败的罪责，秘密地派遣使者到金营，请求金兵攻打燕京。十二月，金太祖亲自领兵攻下燕京，责备宋朝为何不来配合。金太祖提出，燕京可以交给宋朝，但宋朝需将燕京租税 100 万贯献给金朝。徽宗和宰相王黼全部答允。从此，宋朝每年除向金贡献原来献辽的岁币 40 万以外，又增加了 100 万贯，称“燕京代租钱”。公元 1123 年四月，金兵退出燕京时，又大肆抢人抢物，抢去的男女去做奴隶。

然而，极端腐朽的徽宗、王黼、童贯一伙，厚颜无耻，自吹是立下了“不世之功”。童贯专门写了“复燕奏”，把兵败逃跑，说成是“凯旋还师”。王黼、童贯、蔡攸等都加官晋爵。直到快要亡国了，他们还互相吹捧，陶醉于“胜利”的欺人幻梦中。

王黼居然以恢复燕京有功，一天天地变得飞扬跋扈起来。他与太子赵桓不和，就阴谋废掉太子桓，立郓王楷做太子。可是右相（少宰）李邦彦与蔡攸相勾结，极力排挤王黼，再加御史中丞何栗弹劾王黼“奸邪专横”，王黼终于被迫下台了。

朱勔始终不忘蔡京对他家的好处，力劝徽宗再用蔡京为相。徽宗答应。可是蔡京年已 80，两眼昏花了。政务全由他儿子蔡絛把持。虽然名义上白时中、李邦彦是太宰、少宰，实际上，一切都听从蔡京父子的意旨。不久，童贯、蔡攸又与白时中、李邦彦排斥蔡絛，蔡京受到牵连，不得不罢相。

金兵抢走了燕京的人与物，又去追打逃跑的辽朝天祚皇帝。公元 1135

年二月，天祚帝在应州被俘。金太祖于公元 1123 年病死，他弟弟完颜晟（shèng 胜）继位。金太宗在灭辽以后，立刻把目标转向宋朝。事情的发展，完全像老臣宗泽预料的一样。

金太宗两路发兵，大规模南侵。一路由粘罕（完颜翰）率领，进取太原；一路由斡离不（完颜宗望）率领，进取燕京。然后，两路计划在东京会合。粘罕的军队还未到达太原，童贯早吓得从太原逃回东京去了。金兵没受到任何抵抗，开到了太原城。斡离不的军队一开到燕京，宋朝守将郭药师，又像当年从辽朝降宋一样，今日双膝一弯，又投降了金军。而且也像当年为宋军当向导那样，今日又领着金兵，直取东京。

整天沉湎于“太平娱乐”中的宋徽宗，哪能想到增加“岁币”也没能挡住金兵南下，惊慌得坐立不安。原来宋军参议官宇文虚中，曾上书批评朝廷失策，主帅之职用人不当，“将有纳侮自焚之祸”，并多次建议加强边防，王黼不理。这时，徽宗想起宇文虚中来，问他说：“今日金兵南下，国将不国，卿有何高见？”宇文虚中说：“陛下，事到如今，只有先下罪己诏，改革弊政，来挽回人心。”

徽宗知道，花石纲和内外制造局是最不得人心的，他赶紧下令罢除；同时请宇文虚中代他起草诏书，向天下人悔过，号召各地驻军“勤王”，入援京师。他又下诏，召防御西夏的熙河经略使姚古、秦凤经略使种师中领兵来援。

金兵打到了中山府，距东京只有十来天的路程了，情势万分紧迫。徽宗战战兢兢，在皇宫内出进。最后，他竟想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听到这个消息，也顾不上君臣礼仪，急急忙忙跑上殿去，拜见徽宗说：“听说陛下巡幸东南，计议已定，是真的吗？”徽宗半晌不语，吴敏接下去说：

“依臣看来现在京城的人们，听说金军大队人马就要到来，人心震动。如果陛下一走，更要大乱。有人企图逃跑，有人准备固守，还有的兴风作浪。这样一些人共守京城，京城必破。”徽宗似有悟，惊问道：“那该怎么办？”吴敏说：“依臣之见，京城如果守不住，被敌攻破，陛下的巡幸也就难保安全。”

徽宗点头，说：“朕所担心的就是这事。”

吴敏进一步建议说：“现在，斡离不的兵马又打到中山府，要到京城城郊也不过十天路程。目前当务之急是，请陛下赶紧决定留守京城的官员，以便准备坚守城防。否则，金人兵临城下，就晚了。臣以为太常少卿李纲，机智刚正，忠义许国，定有守城谋略，定国妙计，请陛下尽快召见他，请他出来主持抗金大事。”

李纲字伯纪，原为福建邵武人，从他祖父起，迁居无锡。父李夔当过龙图阁待制。李纲于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中进士，政和七年为太常少卿，由于和朝中大臣们见解不一致，结果受到处分，被贬到沙县，当一名监收税务的小官。

直到宣和七年，他才从沙县被召回京师，正赶上金兵入侵，国家危亡之际。他出于爱国热忱，给皇帝上奏“御戎”五策，又对给事中吴敏说：“皇帝令太子为开封牧，我想大概是为了让他留守吧。可是当前敌人如此猖獗，两河危机，如果不把皇位传予太子，恐怕不足以安定民心，也难以招徕天下豪杰。太子恭俭之德名闻天下，是足以担当大任的。吴大人何不把这意思向皇帝禀奏呢？”

吴敏说：“这传位的事，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不如请太子监国为好。”

李纲早对荒淫无道的徽宗丧失了信心，便毫不掩饰地说：“吴大人不

记得唐肃宗灵武之事吗？国家到了如此地步，不改换国号不足以复国兴邦。而另建国号之议不出于唐明皇，因而贻误时机，后人都为他叹惜。今日皇上聪明仁恕，你如能秉公直言，说服皇上，则天下都会得益啊。”

吴敏欣然答应。第二天上朝，吴敏把李纲的意见全向徽宗奏明，并表明自己赞成这样做。徽宗要召李纲面议。

李纲想到自己报国有日，心情异常激动，拿起裁纸刀，刺破左臂，用右手食指蘸着正在涌流的热血，写成一纸血书。血书上写：

“皇太子监国，无非是古今常礼。如今大敌压境，国家安危存亡只在呼吸之间，怎能沿用常礼？名分不正而当大权，怎能号令天下，期望成大事呢？若陛下能给太子以皇位，使其为陛下守国家，则可顺将士之心，以死御敌。这样，天下就可保住了。”

徽宗召见李纲时，李纲将血书呈上。徽宗览毕，甚为感动，自忖大势已去，再不禅位给太子，只能遭天下人唾骂，自身安全也难有保障。于是，他决定禅位给太子赵桓，任吴敏为门下侍郎，专事辅佐太子。

金兵一天比一天逼近汴京，徽宗惊惶懊恼，拉着蔡攸的手说：“没想到，金人会这样背信弃义！”说着，气塞昏迷，跌倒在御榻前。群臣立即手忙脚乱地将他抬上御榻，灌药救治。徽宗渐渐苏醒，向左右索要纸笔，然后，自己走到桌旁，写了“传位东宫”（因太子住在东宫）四字，交给蔡攸。蔡攸不便多说，便令吴敏草拟诏书，正式宣布禅位给太子赵桓。这就是宋钦宗。第二年改国号为靖康。

徽宗退位，号教主道君皇帝，称为“太上皇”。

徽宗、蔡京、童贯等下台以后，自知民愤极大，罪责难逃，便以“烧香”为名，由童贯的亲军两万人护送，逃出东京，跑到亳州。徽宗又从毫

州逃到镇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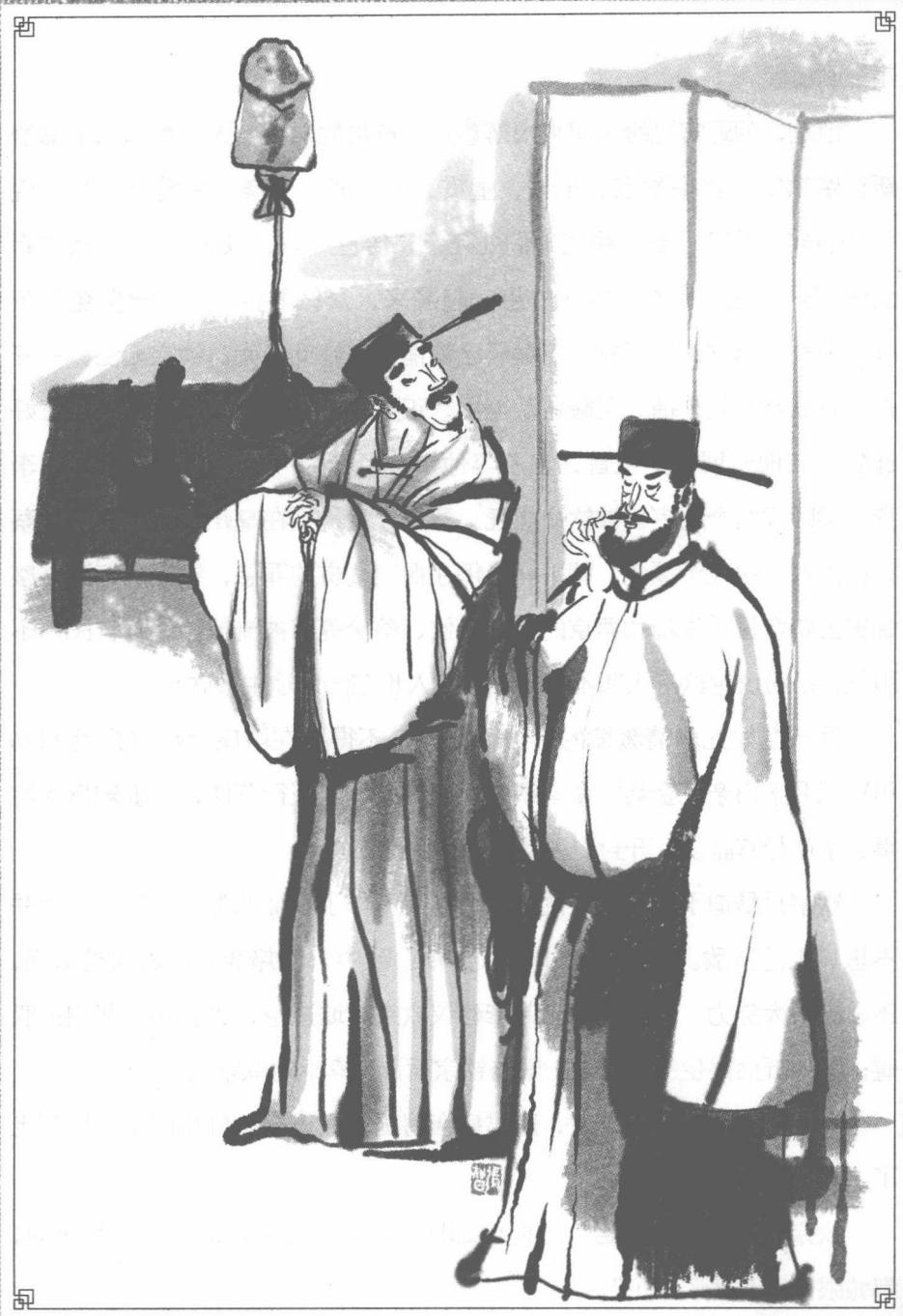
但是，朝野官民纷纷起来揭露蔡京、童贯的罪行。太学生陈东上书给新皇帝钦宗，直指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为六贼，说“六贼异名同罪”，要求快把他们处死，“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钦宗看到国家弄到这步田地，内忧外患一起袭来，众怒难犯，不得已罢了王黼。吴敏、李纲请斩王黼，王黼早已悄悄逃到雍邱以南。钦宗无法，命开封府尹聂昌派兵追捕。王黼跌跌撞撞，正要到农家借宿，聂昌的武士正好赶到，向他一展手中圣旨，也不容他辩解，咔嚓一声就斩了他的头。李彦、梁师成两个大宦官被钦命赐死。蔡京、童贯则在亳州被贬官流放。蔡京在流放途中死于潭州。朝中官员仍在揭发童贯的罪恶，钦宗只好派监察御史去斩童贯。朱勔和蔡京的儿子蔡攸、蔡絛等都被流放。朝野官民都不服气，纷纷议论这三人罪不容赦，这三人也在流窜途中被砍头。

钦宗在如此群情激愤的形势下即位，不得不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下诏亲征金兵。命李纲为兵部侍郎、亲征行营使，吴敏知枢密院事、亲征行营副使，开封府尹聂昌为行军参谋官。

钦宗只是迫于形势和舆论压力，不得不作了亲征的部署。其实，他并不想真正地抗敌。而在朝廷中，以宰相白时中、李邦彦为代表的投降派，还占有很大势力。白时中、李邦彦建议钦宗弃城逃跑，到襄州、邓州去躲避；李纲听后很生气，请求上殿与钦宗面议。李纲对钦宗说：

“陛下如今是一国之主，道君皇帝将国家大事全托付给您了，您要走了，朝廷谁来做主？”

钦宗被问得瞠目结舌。白时中却搭腔说：“斡离不的兵马已经渡河，都城眼看守不住了……”



李纲瞪着白时中说：“天下城池，没有比首都更重要的了，宗庙社稷、百官万民，全都在这里，即使敌人打来就把它扔掉吗？把它扔给谁呢？”

钦宗茫然没有主见，看了看众臣，两手一摊，道：“究竟应该怎么办好呢？”

李纲上前一步，坚定地说：“为今日计，莫若整顿兵马，激励将士，号召城内百姓，军民同心协力，死守城池，以待勤王之师。”

钦宗从龙椅上站起，踱了几步，仍然左右为难的样子。他对李纲说：“依你的主张，要坚守京师，可目前朝中大臣均不习军事，谁能领兵？”

李纲毫不客气地说：“朝廷以高官厚禄供养大臣，就是为了用在国家危急之日，白时中、李邦彦两位宰相虽是士人出身，不懂军事，但以他们的职务和权势，站出来带领将士们抗御敌军，责无旁贷。”

白时中空有名号，确实一点也不懂军事。所以，他一听李纲这么说，又气又怕，连忙脸红脖子粗地反咬一口：“难道李纲就不能领兵出战吗？”

李邦彦也在旁边敲边鼓：“白大人所言极是。”

李纲早已料到，白时中之流只会争权夺利，以权谋私，怎能承担艰险的重任？如果真让他们负责守城，势必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因此，他毫不示弱地对钦宗说：“如果陛下以为臣能胜任军事，情愿以死报国！”

钦宗随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以同知枢密院事李棁(zhuō桌)为副，领兵守城。

按照宋朝的老规矩，皇帝封官的同时，也要按官级大小，赐给相应的朝服。这一回，由于钦宗心内慌张，竟把这事给忘了。李纲不得不提醒他：“陛下，我穿这一身低级官员的绿色官服，怎能上城去调动兵马，恐

怕……”

钦宗赶紧命内侍，给李纲送来一套右丞的袍带。

可是白时中仍然坚持逃跑，避开敌人。钦宗也想让李纲留下守城，自己就可脱身了。于是，他把自己要走的意思告诉李纲。李纲当然不同意，再三向钦宗说明，君主坐镇京城的作用，并且苦口婆心地向他讲了历史故事：

“唐明皇听说潼关失守，就逃往四川，结果使宗庙社稷毁于贼手，好几年都收复不了。现在，金兵不过刚渡黄河，我朝军队过不几天就会云集京都，陛下怎能轻易出走，重蹈唐明皇的覆辙呢？如果陛下的车驾一走，城内必然发生混乱，臣虽留守，也无济于事，那么京师就要变成废墟了。请陛下再思！”

钦宗听李纲讲得恳切，稍有回心转意。可是，这时候宫内有人报告：“陛下，皇后、贵妃的车驾已经上路了！”钦宗又变了卦，马上降下御座说：“朕不能再留了，就是京城丢了，朕仍可到陕西起兵，再回来收复失地。现在朕非走不可。”说罢，急急惶惶就要往外走。

李纲也急了，一把拉住龙袍，流泪道：“陛下万不可去，臣愿死守京城！”

钦宗嗫嚅着：“朕托卿留京，带兵御敌之事就全靠你了……”

正在这时，燕王、越王两位亲王来对钦宗说：“目前宗室人心惶惶，我们两家是坚决不走的。偌大一个京城，金兵一时怎好攻破？请陛下制止皇亲国戚逃跑，以安定人心。”

殿前司也派人来报告：“陛下，禁卫军士气高昂，都愿死守京城。”

钦宗又产生犹豫。可是没过几天，他又决定南逃。这天午夜，钦宗把

心腹大臣和宰相找来，准备一大早就走。白时中赶紧附和说：“陛下还是早些离开为妙，即使要同守京城，也不必由皇上亲自持戈上阵。此次，臣愿保圣驾出幸邓、襄。以后别人说起，就推在臣身上是了。”

天色刚明，东华门外，车马喧哗，人们紧张地跑来跑去。几十辆大车满载金银珍宝，禁卫军披挂铠甲，整装待发。皇帝的专车已套上了骏马。钦宗一夜未眠，疲惫无神地从宫中走出，后面跟着一大群随从。钦宗正准备登辇，李纲闻讯，疾步赶来，一把拽住马辔（pèi 佩），气呼呼地质问禁卫军说：“你们是愿保卫国家，还是愿跟皇帝撤退啊？”

卫士们齐声回答：“我们愿意誓死保卫国家！”

李纲赞许地点点头，转身跪在钦宗面前，说：“陛下已经答应留京，怎么又要走呢？请您想想，六军亲属均在京城，将士们跟您走后，万一中途散了回来，谁来保护陛下？而且敌人骑兵已经很近，如果敌人侦察知道了陛下乘舆不远，驱马急追，陛下又将如何御敌？这岂不是为安全，反而会遭到危险吗？”

钦宗忙把李纲扶起，又感到为难起来。白时中却抢上前来，气冲冲地对李纲说：“现在强敌兵临城下，京城指日可破，皇上的安全你能保证？”

李纲挺胸反驳说：“目前城中精兵数万，人民百万，军民同心，谁说京城会失守？”

李邦彦也来质问李纲：“你能保证京师万无一失吗？”

李纲反问：“你以为逃走就会万无一失吗？你可问问禁卫军，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们走？”

白时中和李邦彦都不敢问。李纲又一次大声问禁卫军，说：“现在大敌当前，你们是愿意固守京城，还是不战而逃？”



众将士齐声回答：“我们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城，还要往哪里逃？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愿意坚守京城，决不让金兵占领！”

钦宗感悟，只得把中宫皇家家属召回京都，停止出走。李纲传旨，慰勉六军。李纲、吴敏等宣布，决策固守。李纲大声说：“皇帝旨意已定，再敢说走者，斩！”将士们感激涕零，都拜伏在地，三呼万岁。

钦宗罢免白时中，用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又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并允许他在用兵中可以见机行事，不必事事奏禀皇帝。李纲急忙派人，准备防守。京城四壁，用百步兵法防备，每壁用正兵 1.2 万人，编马步军前后左右 4 万人，中军 8000 人，分置将官统领，派前军守护城外的粮仓，又装备各种守城的武器工具。

三日之内，防备设施草草完成，斡离不已率金兵到达东京城下。一支金兵乘着几十只小船，沿河而下，进攻宣泽门。李纲以敢死士兵 2000 人，布列城下，用长钩搭住敌船，投石攻打。又在小河中流排置木杈，搬运蔡京家的山石，堵塞门道，使敌人船只无法前进，宋兵趁机斩杀金兵百余人。到了夜间，李纲又命兵士缒城而下，杀入金营，斩杀敌人头目十余人，兵士百余人。

东方泛白，金人已多次败阵，李纲正向钦宗报告军情，忽传金兵又攻北城的通天门和景阳门。李纲立即率神弓手一千多人，抄近道赶去支援。到达通天门时，敌兵正用云梯爬城，李纲命神弓手，奔上城头，一齐开弓，敌人一个个应弦而倒，守城将士更加信心十足，争以砖石、檑木向金兵砸去，敌人被砸死的、射死的无数，其余纷纷溃散。

金兵又转攻陈桥门、卫州门，李纲又率兵赶去，站立城头，击鼓指挥。李纲在城上观察敌军形势，看到离城不远的土坡上，有一堆东西用苇

席遮盖，料定是云梯等攻城之物。他立即挑选数百壮士，趁敌人松懈时，缒城而下，携带火油等引火物，迅速将那苇席下的军用物资点着，顿时烈焰冲天，烧了个干净。

斡离不孤军深入，本想速战速决，一举拿下汴京，没想到李纲防守严密，使全军吃了大亏。斡离不既无补充，又无后援，如等各地勤王师来到，就更加危险。他准备勒马回撤，那个先是叛辽后又叛宋的郭药师，连忙阻拦说：

“不可。自古用兵，以进为退，以攻为守，如果我们撤退，宋兵就会乘胜追击。其实，宋朝并不可怕，他们朝廷内部，分成战与和两派。钦宗和宰相早想求和，我们只要派人去威胁他们，要他们割地赔款，我们就可满载北归。这才是上策啊！”

郭药师对宋朝内部了解透彻，钦宗与李邦彦确实在暗地里策划，割地求和。斡离不果然按郭药师的计谋派来了密使。李邦彦匆匆上殿，稟奏钦宗：

“陛下，守将何灌报告，金营的密使暗示，只要我们去犒赏金军，他们就答应撤军，不再攻城了。依臣愚见，不如破费几文钱应了他，这钱将来在租税上补足就是了，免得在京城再打大仗。”

钦宗巴不得这样处理，免得日夜提心吊胆，便回答李邦彦说：“贤卿说得极是，立刻派人同他们议和。”

李邦彦奉了密旨赶到都堂、宰相办公的地方，去找张邦昌。张邦昌就派员外郎郑望之，以工部侍郎的名义，到金营谈判。

这时，李纲正在城上同将士们策划守城的防务，忽听金营已派密使诱降，就断定是李邦彦在捣鬼，于是，心急火燎地跑到殿上来。钦宗知道这



事瞒不过他，就对他说：“金营派了使者来议和，要求本朝派大臣去谈条件，朕以为化干戈为玉帛，这是转祸为福的事。”

李纲说：“斡离不狡诈异常，叛将郭药师为他出谋划策。他们是来者不善，贪欲极大。他们要求我们割地送银，我们还靠什么立国？朝廷既已答应派人去谈判，就请陛下派我去对付他们吧。”

钦宗说：“卿性刚烈，不可以往。”

钦宗决定委派知枢密院事李棁为计议使，郑望之为副使，前去金营。李纲又对钦宗说：“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棁怯懦，误了国家大事啊！”钦宗不听。

等到李纲退朝，钦宗秘告李棁、郑望之，到了金营，可以答应给金国增加岁币三五百万两，犒军银三五百万两为议和条件，又命带去黄金一万两和酒果等，送给斡离不。

李棁、郑望之来到金营，但见斡离不面南而坐，两旁站立武士，持枪执刀，面带杀气，不觉胆战心惊。斡离不厉声说：“你家京城，旦夕可破，我为保存赵家天下，停兵不攻，你须知我大恩，答应我提出的条件，我才退兵；否则立即屠城，你们后悔就来不及了！”说完，从身上取出一张纸，交给李棁说：“这便是议和条款，你带回去吧！”

李棁展纸一看，冷汗直流，也不敢争议，就低声下气捧着回来了。那纸上提出的条件是：索要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等各万匹，缎五百万匹；宋朝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并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送往金营。

李棁、郑望之奏明皇帝以后，李邦彦、张邦昌主张全部接受。李纲一听就火了，力争说：“他们所要金币这样多，就是搜刮全国，恐怕也不

够，何况都城里面，一时哪里能取得？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十余郡的屏障，割去之后，还怎能防御敌人？至于派遣使者，宰相可去，亲王不可去。”

钦宗说：“据卿说来，没有一条可以答应，若京城失陷，那可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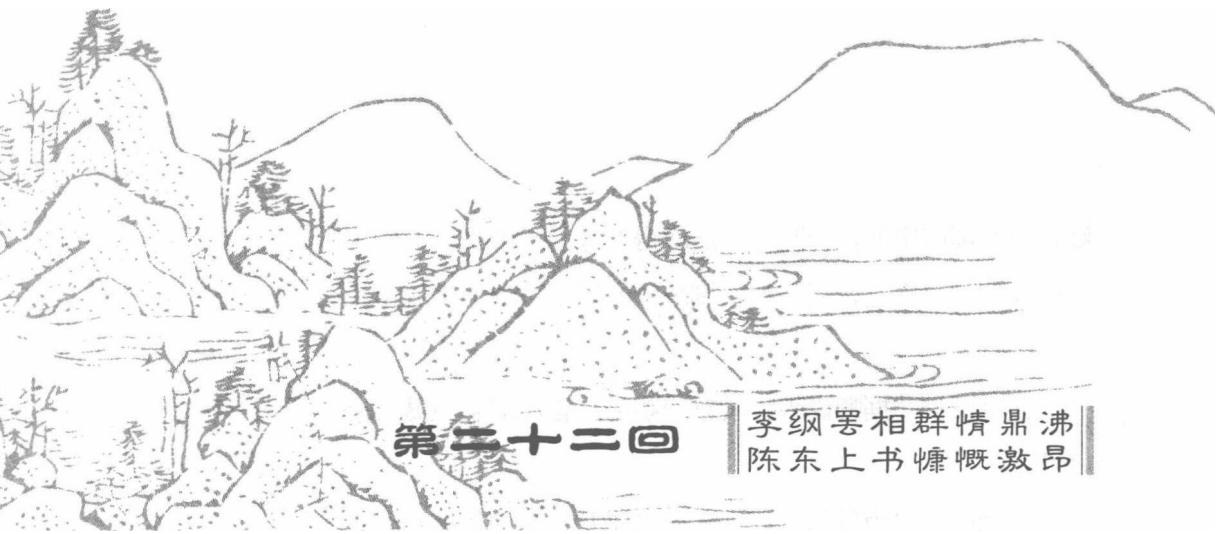
李纲说：“为目前计，先派人去谈判，同他们拖延时间，等待勤王之师从四面集中京都城下，不怕敌人不退。到那时再与它议和，就不至于有这种种无理要求了。”

李邦彦说：“敌人既狡诈，怎能容我迁延时日，现在连都城都难保，还论什么三镇？”张邦昌也随着附和，赞同和议。李纲还要再辩，钦宗摆摆手说：“卿且出去管理兵事，容朕裁夺。”

等到李纲一退出，李邦彦、张邦昌两人，竟敦请钦宗派遣沈晦，同金国使者一同去了金营，把斡离不的条件一一答应下来。

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此时正居住在京师。他听到议和情况，对钦宗说：“金人既然必定要亲王出质，臣为宗社计，岂能回避？”他这一说，解除了钦宗心头的一个难题，便命赵构为军前计议使，张邦昌为副，出使金营。

等到李纲知道，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第二十二回

李纲罢相群情鼎沸
陈东上书慷慨激昂

按照和约，北宋朝廷每天都往金国运输金帛，而金人的贪欲还不能满足，常常派兵到边界上抢掠。围困京师的斡离不的军队，更不想撤退。宋朝的万民百姓对金人恨得咬牙切齿，对朝内奸相骂得狗血淋头。

四方勤王师陆续来到。山西名将种（chóng 崇）师道，德高望重，人称“老种”，还有姚平仲，率泾原、秦凤两路兵马入京。各路大军加在一起，共约 20 万人。

种师道拜见钦宗后，说：“臣到安上门，就见了宰相李邦彦，他说，‘对金和议已定，敢言战者杀。’臣以为这步棋走错了。京城周围 80 里，城高数丈，粮草充足，人心抗战，为何讲和？”

钦宗说不出理由，只是不好意思地说：“已经言和，怎能失信？”

李纲插言说：“金人进攻我朝，已不存在什么信义。今结城下和约，本是奇耻大辱，又有何信用可言。”

种师道说：“和议不便公然撕毁，但敌人索取的金银可以不给，河北之镇也不割让。如敌人再不退兵，就同他决战！”

钦宗被说得没了主意，正巧李邦彦进殿来。还没等李邦彦坐下，种师

道就冲他质问道：“京城如此固若金汤，守备又很严密，你们为何还要向金兵求和？”

李邦彦厚颜无耻地说：“因国家无兵，不得已才讲和。”

种师道说：“京城兵虽不足，但有民众百万，可使他们接受训练，进行防守，怎说无兵？”

李邦彦不敢多说，等种师道、李纲退出以后，他与钦宗密商，成立一个宣抚司，以种师道为宣抚司使，姚平仲为都统制，统领四方勤王军；李纲率领行营司的左、中、右三军，让他们分兵作战。

三天后，钦宗又召李纲、种师道、姚平仲、吴敏等共商用兵之策。李纲说：“金人贪得无厌，越来越凶，非用兵不可。而且敌兵只有6万人，我勤王师已到20万，如能扼守河道，截断敌人粮饷，用重兵压敌，坚壁不战，待他粮尽力疲，要渡黄河时，我们发一讨敌战书，举兵回击，收复三镇，放他北归，在他没有立足之地时，半路截击，定可取胜。”

种师道说：“好计，好计！如此，朝廷仍旧可称坚守和约，但要说明三镇为国家边防要地，那里百姓坚决不同意割让，宁愿把赋税财帛交付金朝。这样讨价还价拖延半月，等到种师中、姚古的兵马到齐，我军更盛，敌人的粮草也快要断了。”

钦宗听了这些，忽又一反怯懦常态，以为击败金兵易如反掌。他问年轻将领姚平仲有何看法。姚平仲少年气盛，回答说：“臣愿率领勇士，夜劫金营，活捉斡离不，迎回康王。”

钦宗大喜。他不听种师道、李纲的劝说，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竟请了一个术士，选了吉日良辰，密令姚平仲、杨可胜二将，率兵偷袭牟驼冈金营。



姚平仲还未出兵，就已走漏了风声。金兵在军营周围挖了许多陷阱、深沟，埋伏下精兵铁骑。当姚平仲率领一千多人，令部将王通先率敢死队500人，从敌营西南角杀入。没想到，王通刚撞进三座大营，伴随一声枪响，金兵突然四起。王通等500人，虽然都拼命杀敌，但因地形不熟，纷纷落入陷阱、沟壕，被金兵俘获。此时，金兵的铁骑自北面杀人，前后夹击，宋兵大败。

对此，李纲、种师道全不知晓。钦宗得到失败的消息，才派人去找李纲，对他说：“姚平仲已举事，卿速支援。”

李纲大惊。他禀奏说：“臣正在病中，已告假休养。事前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心里又气又急，但为了打击敌人，只好马上集合三军，出了封丘门。他将中军埋伏在城外东北角，又将左右两军驻扎在景阳门，作为姚平仲后援。

天色将明，李纲身披战袍，站立城头，在微茫的晨光中，望见姚平仲的军队纷纷溃退。敌人的铁骑黑压压地追过来。他马上命令左右二军出封丘门，同金兵大战于幕天坡，把敌人的锐气一下子压了下去。另一股金兵正同李纲的中军交战，李纲又不失时机地骑马赶到，亲领将士们用神臂弓射退了敌军的一次次进攻，扭转了战局。

李纲回朝，见种师道说：“此次劫营失败，也算兵家常事，不必说了。只要我们准备周密，沉着应战，不愁打不败敌人。”

种师道也说：“以后我军可以每晚出几千军士去骚扰他，叫他日夜不得安宁，不出十天，就会弄得他疲于奔命。”

李邦彦在旁边冷笑说：“此次劫营失败，证明你们轻视了敌人力，如果还要坚持出兵，岂不是不顾国家安危？”

那些主张求和投降的大臣们，看这次战役，杀伤的敌人大大超过了宋军的伤亡人数，认为李纲、种师道惹了祸，要求把他们捆绑起来，送到金营谢罪。

斡离不本以为得到军事情报，伏击姚平仲可以取得大胜，不意李纲杀出，使他吃了败仗。他气急败坏，回到军营去质问宋朝人质。康王赵构不明内情，所以一言不发，而张邦昌一见斡离不的恶言厉色，吓得哭了起来。斡离不见问不出所以，又派使臣去问宋朝宰相李邦彦。李邦彦说：“用兵劫寨，是李纲、姚平仲主意，并非出自朝廷。”

金使说：“李纲等如此行动，为何不加罪责？”

李邦彦说：“姚平仲已畏罪远走，只是李纲还在朝，待我上奏皇帝，即日罢免。”

钦宗、李邦彦为屈从金人的无理要求，竟歪曲事实真相，罢了李纲，并派使臣宇文虚中到金营谢罪，献上三镇地图求和。钦宗在给斡离不的信里，厚颜无耻地颂扬金朝恩义深重，把破坏和约的责任推到姚平仲身上，并以罢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来献媚敌人。

在这同时，钦宗宣布废除行营使司，命蔡懋（mào茂）代替李纲的职务。蔡懋一上任，就命令士兵们放下武器。那些在城外本来不敢乱出活动的金兵，又放出数百骑兵，逼近城墙，向城头守军射箭。守兵反击，反而受到蔡懋责打。全城军民听到这个消息，愤慨万分。

这天，钦宗派遣的求和特使宇文虚中刚出家门，忽见宣德门外，军民汇集，喧声震天。原来，二月四日这天，太学生陈东等在宣德门上书请愿。请愿书上写：“李纲奋勇不顾自身，是社稷之臣。李邦彦、张邦昌等只为自己打算，不顾国家，是社稷之贼。李邦彦等人唯恐李纲成功，千方百



百计进行破坏，一心想着割地求和，一点也不为国家、百姓着想。请求皇上罢免奸相李邦彦，再用李纲，把城外的军事交给种师道老将军……”

陈东站在高台上念请愿书，下边听的军民大声喝彩，许多人说：“写得好！就该这样！”

这陈东字少阳，镇江丹阳（今属江苏省）人，性格耿直，不畏权贵。他曾因指斥蔡京为非作歹，被同学们叫做“狂生”。自从金兵南侵，他已经三次上书朝廷，要求抗战，反对白时中、李邦彦卖国求和的主张。这一回，他听说李纲、种师道被罢免，第四次写成奏章。他要据理力争，伸张正义。他的很多同学都很赞同他的意见，却又怕惹祸，劝他说：“过去李彪、陈朝老上书言事，遭到追捕监禁；邓肃只因写了几句诗，就被押送回乡。李纲、张根、朱梦说等也都是因上书言事被撵出了朝门，何况我们只是个太学生啊？还是少说为佳。”

太学的祭酒，作为太学之长，也来教训学生们，要求大家准备考试，专心经史。他甚至命仆役在太学的院门上加了锁，不准太学生外出。

陈东当然知道同学们所讲都是事实，也知道自己的言行冒着风险，但为了救国，他没有犹豫、退缩。他点着油灯，夜里悄悄将奏书写好，一大早翻墙出了太学。没想到，早有几个同学，也跑出来上书言事。他们一起来到宣德门。城里的军民，听说太学生上书，自动赶来声援。不大工夫，聚集了几万人。人们呼声震天，围住了皇宫。大家纷纷地议论：“不见李右丞、种宣抚重新起用，誓不罢休。”

钦宗在殿内听到外面群情鼎沸，呼声很高，赶紧派内侍前来打探，内侍报明情况后，钦宗又命令他收取陈东等人的奏章。钦宗将陈东等人的奏章看毕，不由紧蹙眉头。知枢密院事吴敏上前奏道：“陛下，现有兵民数

万人，齐集宣德门，请陛下仍用李纲，这是人心所向……”

钦宗命内侍去找李邦彦来，一起商议对策。李邦彦急忙入朝，正好让群众看见，大家围上去，当面责骂他：“李邦彦，你身为宰相，胆小怕死，卖国求和，还有良心吗？”

“你平日作威作福，大敌当前，还要干卖国的坏事！”

“打死这奸贼！”不知谁喊了一声，人们一拥上前，有的扇掉他的宰相帽，有的抓住他的头发，拳打脚踢，李邦彦往后紧躲，人们边追边骂，有人还觉不解气，就从地上捡起砖头瓦块，往他身上投打。李邦彦吓得面如土色，抱头鼠窜。

直到他见了钦宗，还吓得浑身瑟瑟发抖，说不出话来。

宣德门广场上群众痛击奸相的场面，鼓舞人心，就连开封府尹聂山也骑马走来，抱拳向陈东表示敬意说：“各位的爱国忠心，历史上少见，令人不胜钦佩！”

这时，那个接受陈东上书的宦官，又跑出来传达圣旨：“太学生上书，皇上已阅。大家的要求全是忠君爱国之意，朝廷准备即刻实行，请各军民人等，立即散去，静候圣旨。”

陈东大喊一声：“不行！我们要亲眼见到李右丞、种宣抚！”

“对，请李右丞出来同我们说话。”人们又大吼起来。

宦官见众怒难犯，赶紧逃回宫去报告。李邦彦、李棁、蔡懋等趁机攻击李纲、陈东是蛊惑群众的罪魁祸首。钦宗听了，也觉得李邦彦他们太过分了，就问道：“宣德门的士庶军民有几万，李纲在一天之内，能串通那么多人吗？”

李棁还不甘心地大叫：“陈东是个头，只有把他除了，才能平伏。”



钦宗点头，一面派陈宗濋、王时雍去监视陈东，一面派吴敏、耿南仲去安抚群众。

吴敏、耿南仲来到广场。吴敏先对众人说：“李纲用兵失利，皇上不得已才罢了他的官。等金兵稍退，再让他复职。请各位立即散去……”

“你说得不对！李右丞日夜操心，杀退金兵，保住京师和万民百姓。李邦彦才是陷害忠良、坑害百姓、勾引金兵的奸贼。”

“抗敌加罪，卖国升官，你们这是讲的什么道理？”

人们愤怒地呼喊着，拥着陈东到了东华门。人们把鼓擂得咚咚响，就如春雷滚过大地。人们的热血沸腾了，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教条，似乎也让这爱国的热情冲跑了。吴敏与耿南仲见事态还在扩大，多说反而会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赶紧溜回宫里去报告。钦宗恐惧万分，不得不马上命宦官朱拱之，去宣召李纲。

京师的百姓平日受尽了宦官的欺压，这时见朱拱之奉召出来，不知又要做什么坏事，一个个盯着他，恨得两眼冒火。有人喊了一声：“这就是朱拱之那个大坏蛋！宰了他！”

人们扑上去，又撕又打，顿时把他打死。人们还不解气，拔刀割肉，碎尸万段。同时被打的，还有跟随朱拱之一起出来的宦官张道济等 27 人。打死了二十多人。百姓们对宋朝统治者的仇恨无法发泄，都争着用刀子将这些仗势欺人的宦官的尸首，一刀一刀地割下来，裂尸碎骨。

李纲接到让他官复原职的圣旨，知道这不是皇帝的本意。但是，自己如不出面，宣德门广场上的群众就不会散去，那对于抗金斗争也是不利的。他想到这里，便从住所里出来，从容地走向东华门。沿途军民看到李纲出现，大声欢呼起来：

“李右丞，金兵又在攻城了，你要为我们百姓做主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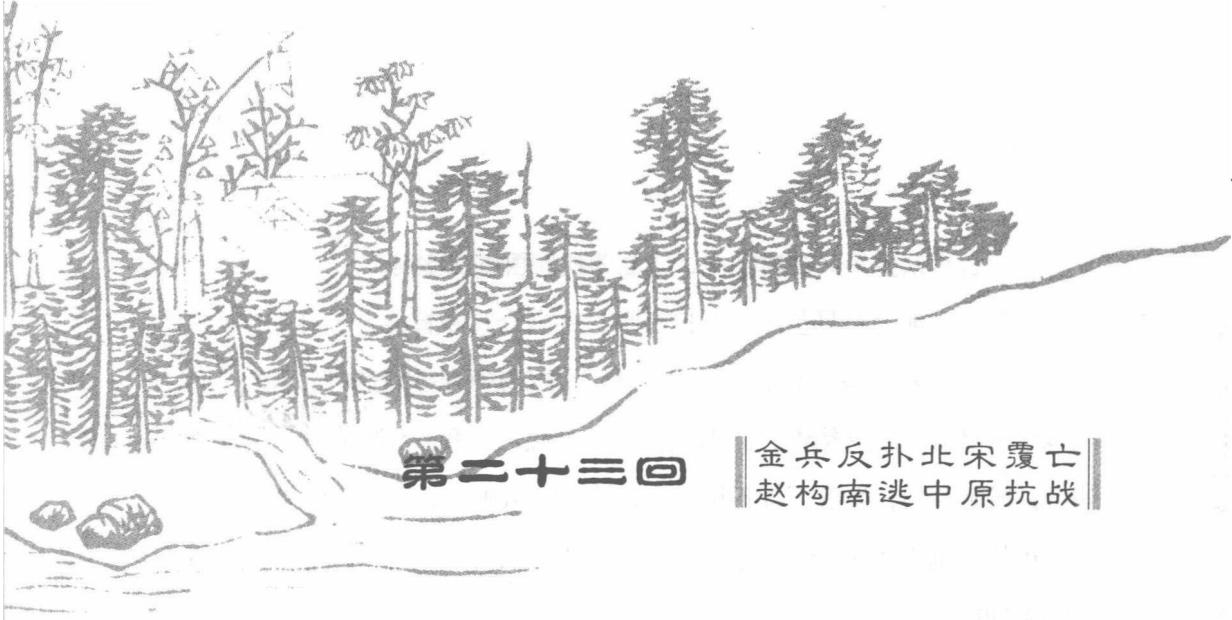
这时，户部尚书聂昌出来迎接李纲，并当众宣布旨谕：朝廷决定再用李纲为尚书右丞，兼任京城四壁防御使。群众高呼：“万岁！万岁！”李纲也十分激动，眼含热泪，向群众拱拱手，说：“我李纲在此，马上登城防守，抵御金兵，你等百姓不用担心，快回家照顾老幼吧！”

种师道也乘车来到了广场。群众揭开车帘看了，欢呼说：“果然是咱们的老种相公呢！”

大家这才慢慢散去。

宋使宇文虚中来到金营。斡离不提出，宋朝必须割让三镇给金朝，才能退兵。钦宗得报，立即下诏，割让河北三镇给金朝，并送肃王赵枢去做人质，换回赵构和张邦昌。

李纲重新上任后，立即下令，能杀敌者厚赏。军士们个个雀跃，又接连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第二十三回

金兵反扑北宋覆亡
赵构南逃中原抗战

斡离不看到三镇已允割让，又见宋军备战，四方勤王军陆续到来，便决定乘势撤退。可是原来进攻太原的粘罕，又于公元 1126 年二月南侵。粘罕攻下忻（xīn 欣，今山西忻县）州、代州（今山西代县）和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并且不顾什么和约不和约，继续南侵。金兵打到高平，宋朝大为震惊。在朝内外官民的舆论压力下，钦宗又罢免了李邦彦、张邦昌的相位，用吴敏和反对割让三镇的中书侍郎徐处仁做宰相，李纲知枢密院事，准备迎战。

金兵从东京退走时，种师道曾请求领兵追击，钦宗不许，并罢去他的元帅。粘罕所领金兵南下，钦宗再度起用种师道为河北宣抚使，驻滑州迎敌。

李纲奉命去南京（商丘），迎接宋徽宗回东京。徽宗不顾国家安危，照旧过他的糜烂生活。姚古、种师中在和金兵作战中失利，门下侍郎耿南仲等投降派，又要放弃三镇，不去收复。李纲坚决不同意。种师道因年老生病，辞去职务，耿南仲乘机推荐李纲代替他做河北宣抚使，借以把他排挤出朝廷。李纲说：“我本是书生，不懂兵法，现在让我做大帅，恐怕误

国。”

钦宗不听，仍叫李纲去当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带兵去支援太原。可是朝廷只给兵 12000 人。李纲要军需银绢各百万，朝廷也只拨给 20 万。7 月，李纲到孟州，招募了当地士卒进行训练，可朝廷忽又下诏，要他解散招来的士卒，赶紧去太原。八月初，再命种师道为宣抚使，罢免李纲兵权，贬官到扬州。

公元 1127 年，粘罕率领的金兵，终于攻克汴京，大肆搜刮金银绢帛，掳走了徽宗、钦宗和亲王、后妃、百工技艺、内侍、僧道、妇女、医卜等等，充当奴隶，又抢劫宫廷内的仪仗、天下州府图、文籍、天文仪器、乐器及各种珍宝。维持了 168 年的北宋王朝，从此灭亡。

在东京的皇室人员全被掳走，只有康王赵构，领兵在济州，还有兵士七八万人。金兵的先头部队到达东京时，钦宗曾任命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磁州宗泽为副帅。宗泽是在靖康元年（公元 1126 年）钦宗登位后被召回京城的。这时已 68 岁了。他坚决主张抗战。他被钦宗派往磁州，在那里招募丁壮，进行操练，打造兵器，又把老人、妇女们组织起来，修补城墙，做好战斗准备。相州守臣汪伯彦是个投机拍马之徒，他听到康王赵构来到磁州，借口磁州不安全，奉迎康王驾临相州。宗泽自领一支小部队，在河北横冲直撞，千里转战。当他听说徽、钦二帝被俘，万分悲痛。他想到中原的千万百姓，就要受到金人蹂躏了，立即率兵直趋滑州，从黎明（今河南浚县）回到大名，扼住敌人归路。他想半途劫回徽、钦二帝。但是，他要调遣各路兵马，没人响应，光靠他一支小部队，根本阻击不了几十万金军主力，他的计划不得不落空了。

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三月间，金军从汴京撤出以前，在城内建立

为了一个伪政权，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金军一走，宗泽主张对这个叛徒严加惩处，赵构却下令让他“按兵观变”。宗泽很生气，上书给赵构说，“张邦昌公然窃居帝位，入居皇宫，这是凶恶的罪魁、叛逆，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不严惩不足以激励天下的忠臣义士。”他还劝赵构出来当皇帝。

张邦昌做了几天傀儡皇帝，滋味并不好受，他既要向金称臣，又遭到广大人民的唾弃。所以，金兵一撤，吕好问等官员，也劝张邦昌拥立赵构为帝。张邦昌本是金人扶植的，金兵撤走，他这个“大楚皇帝”也就没有了靠山，为了保全他的地位，果然自动退位，也拥护赵构来当皇帝。就这样，赵构来到南京（商丘）应天府称帝。这就是宋高宗。此后的宋朝称为南宋。

南宋王朝所采取的政策和北宋没有两样，仍然是对金妥协投降，对人民残酷镇压。赵构刚上台，看到人心不定，不得不做出点“抗金”的姿态，起用抗战派声望最高的李纲做宰相，又任用李纲推荐的老将宗泽为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实际上，赵构最信任的是黄潜善和汪伯彦。他起用原来的副元帅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他们这些人在朝廷内形成了一个投降派集团。

李纲上任后，提出了十余条抗金救国的建议，反和主战，请求严惩张邦昌等卖国的汉奸，破格任用抗战将士。他还提出改革军制、整顿纪律、募兵买马等一系列建议。宋高宗并不实行。

可是北宋灭亡以后，河东、河北地区的人民，自动组织抗金武装，英勇杀敌。李纲向皇帝推荐在两河人民中素有声望的抗战将领张所，作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让他们招募义兵，继续抗金。这些地区的人民踊跃响应。

宗泽做了东京留守，开封已被金兵洗劫一空。大白天，盗贼出没，路断人稀，连兵营仓库也被金兵扫荡无余。宗泽元帅不辞辛劳，带领一小支队伍，暂时居住在残破的寺庙里。他经过周密调查，在一天夜晚，分别在几处动手，把十来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匪盗头子逮捕了，斩首示众，并张贴告示，警告那些跟着作恶的人，赶紧改邪归正，否则决不宽恕。他还调查了投机倒把的奸商的罪恶，降低了物价。

宗泽又组织人力疏通五丈河，保证开封水路运输畅通和居民的物资供应。开封市面渐渐恢复了生气。

然而，宋高宗和他的父兄一样，并不想抗战，他采纳黄潜善、汪伯彦的建议，继续南逃。李纲极力反对，对皇帝说，天下的精兵健马都在西北，皇帝应当回东京去。宗泽老将在东京整顿城市，稳定秩序，也要求皇帝回京。高宗一面安慰应付李纲，一面任命黄潜善为右相，与李纲并列相位。实际上，是准备让黄潜善来取代李纲。

宗泽老将本着耿耿忠心，先后上奏二十多次，请求高宗尽早整顿六军，布告天下，回到京师，准备讨伐金朝。这些奏折都让黄潜善、汪伯彦扣押了。宗泽没有灰心，他在黄河沿岸建立了第一道防线，命令沿河十六县，分段设防。又在京城建立二十四个战斗据点，驻兵数万人。

宗泽还组织了沿河村庄的民兵，并且挑选其中一些擅长泅水的渔民和船工，成立了精良的水师，以便敌人打来时，在船上与敌人厮杀。宗泽还向水师的兵士们宣布：“谁能凿沉两只敌船，就赏给谁做进义副尉（小武官）。”

正当宗泽日夜忙于防务，李纲派人送来一封信，信中建议说，除了搞好防守，还要考虑进攻。我们的步卒难以战胜敌人的铁骑，因此要用战车



来对付他们。李纲还附上靖康年间统制张行中创造的战车图。

宗泽看完战车图非常高兴，急忙找了几位高明的木匠来试制。经过工匠们研究改进，共造成战车一千二百多辆，取名“决胜车”。

正在这时，朝廷却命宗泽去河北扫平“群盗”。宗泽清楚，那根本不是盗，而是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抗金武装。他想，指民兵为“匪盗”，一定是黄潜善、汪伯彦这些奸臣的主意。他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疏，说：“现在将骄兵惰，多不堪一战，全靠旺盛的民气，来战胜敌人。如公开指忠义民兵为‘匪盗’，恐怕草泽义士为之寒心。如民间武装一旦解散，遇有急事，还有谁来效力呢？”

他一边派人去送奏折，一边与范讷（nà 纳）商量，请范讷代理几天职务，自己渡河去招安王善。范讷很担心地说：“王善号称拥兵 70 万，早想进据京城，老将军能带多少兵去？”

“不带兵，只带一个随从。你不是说他有 70 万人马吗？我带个千儿八百的人也没用啊。我不是去打仗的。”

第二天，宗泽只穿便服，带上一个随从，出了封丘门，渡过了黄河。到了中午，他们在路旁一家客店吃了饭，又匆匆往前赶路，对面几条汉子迎上前来，为首的一个彪形大汉问道：“老人家可从开封来？贵姓？”

“是从开封来。我姓王。”

那大汉哈哈大笑：“老人家何必隐瞒，你不就是宗泽老元帅吗？”

宗泽从容镇定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是宗泽？”

“我得到报告，说开封有个大官过河来了。要不是宗泽，谁这样大胆？到这里一看，果然是你。你去年在开德、滑州一带同金兵作战，我见过你多次了。”

“这么说，你就是王善了？我过河来就是要找你的。”

王善说，“我也正要找你呢。听说你在开封打造兵车，招兵买马，你以为这样，我就不能打进开封吗？”

“我招兵买马、打造兵车不假，那都是为了抗御金兵。你要进开封，用不着打，我打开城门请你进去。”

王善不由心头火起，怒睁双眼，高声说：“怎么，你敢耍笑我？”

宗泽和善地微笑说：“决非戏言。将军领兵在河东抗击金兵，名震天下。现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果国家多有几个像你这样的人，率领百姓抗金，还有什么可发愁的呢？我年纪虽大，也是誓与金兵不共戴天的。我既然敢单独一人跑来找你，为何不敢请你进开封，一起商量抗金呢？”

王善听宗泽这一番肺腑之言，不禁热泪盈眶，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道：“老将军以70高龄，舍身为国为民，日夜操劳。我王善是个山野小民，愿意服从老将军指挥，与金兵血战到底！”

宗泽赶忙双手扶起王善，高兴地说：“你我既然同心抗金，就是亲如骨肉了。我实话对你说吧。目前的困难还很多哩。比如河北、河东还有不少抗金武装，没角牛、杨进有兵三十多万，王再兴、李贵、王大郎也各领数万，他们虽然都在抗金，号令却不统一，力量不够集中，而且还常常为了争地盘，互相火并……”

王善是个聪明人，赶紧接上说：“他们都是粗鲁汉子，但有侠气义肠。我和他们都有些来往，如老将军看得起我，我这就去劝说他们，携手来，投奔到你的部下，一起抗金。”

宗泽大喜：“有你这般赤诚相助，抗金大事可成，请受老夫一拜。”



王善没有拦住，白发苍苍的宗元帅，为了团结抗金力量，已经泪流满面地跪在尘埃。王善和他的部将们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也都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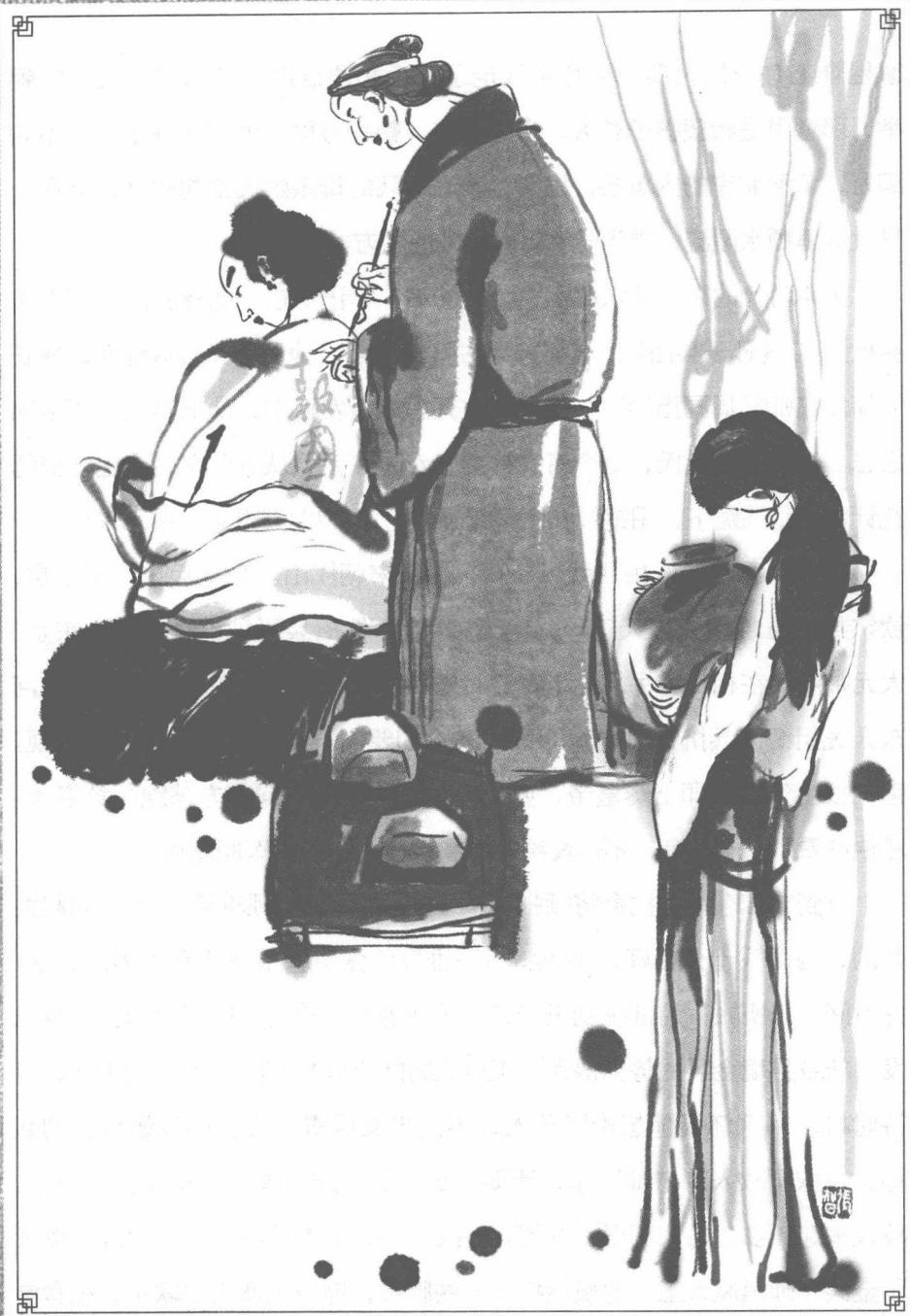
不到一个月，大河上下一百多万抗金的人民武装，都团结在宗泽的周围。在开封城下，聚集了大量的义勇民兵。王善的兵马驻扎在城东刘家寺。没角牛、杨进的三十万人马屯于城南，张用部队屯集在城南的御花园，城西有桑仲、李保等人的部队。赵海部驻在板桥以西，王彦部驻在滑州沙店……这些抗金力量互相联络，声势浩大。李纲采取了与宗泽相同的政策。

然而，高宗听信了黄潜善、汪伯彦的话，罢了抗战将领张所和傅亮的官，不让他们去招抚民兵。这些投降派君臣还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诬蔑李纲“狂诞刚愎”。结果，李纲只当了75天宰相，1127年八月十八日就被罢了。李纲所有的抗金措施，也在他罢相后四五天内，全部废除。

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彻仍然为国家的命运敢想敢言，他们上书给高宗，说“李纲不可罢，黄、汪不可用”，并请高宗还都，亲征，迎回徽、钦二帝。高宗不仅不听，反把这些爱国杰士看做是他们妥协、投降的障碍，是领众闹事的魁首，竟以“犯上作乱”为名，将陈东、欧阳彻押赴市上斩首。

这年十月，在女真兵马并无再次南侵的迹象，军事前线并无任何紧急的情况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竟自动放弃南京应天府，把新建的南宋朝廷迁往扬州。

人民抗金的力量仍在发展壮大。其中，驻扎在开封城西的一支队伍的将领，名叫岳飞。岳飞是河南汤阴县岳家庄岳和的儿子，在他诞生时，岳





家屋脊上有一只大鸟叫了几声飞走了。岳和便给这孩子起名叫飞，字鹏举，那意思是希望孩子长大，举翅高飞，鹏程万里。谁知岳飞生下还不到满月，黄河北岸的内黄县，发了大水，岳飞的母亲姚氏抱起岳飞，坐在一只大缸里顺水漂流，漂到一个可以着陆的地方才得救。

少年时代的岳飞非常聪明，读过的书，牢记不忘。他特别喜爱《左氏春秋》与《孙子兵法》、《吴起兵法》三部书。他从小又喜欢练武，擅长射箭。在师父周同指导下，他能左右开弓，百发百中，他很早立下了报国之志。他的母亲姚氏，是个有文化的妇女，在岳飞从军前夕，取出一根绣花针，让岳飞跪下，用钢针在岳飞背上刺下了“尽忠报国”四个大字。

自从金兵南侵，岳飞就想从军，保卫宋朝江山。当金兵包围了东京，钦宗封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令他招兵买马，快去解救东京。大元帅府设在相州，岳飞就是在这时应召前来投军的。后来正当河北、河东人民组织民兵抗金时，新即位的高宗却要到长安、襄阳和扬州去巡视。岳飞很生气，当即上奏皇帝，要求收复失地，反对向南方逃跑。黄潜善、汪伯彦看了这一奏章，不但没给皇帝看，还把岳飞的军职撤掉了。

直到宰相李纲推抗金将领张所做了河北招抚使，张所手下有个叫赵九龄的，与岳飞十分相好，乘机将岳飞推荐给张所，岳飞才有了用武之地。九月间，张所帐下的都统制王彦，率岳飞等七千将士，向卫州的新乡县进发。新乡县境金兵的势力很大，王彦先将队伍驻扎在附近的石门山下，等待时机。岳飞怀疑他想投降敌人，不但当面斥责王彦，还带领自己的兵马，夺取了敌人的“帅”旗，活捉了敌人的千户，收复了新乡县。后来，敌人来夺新乡，岳飞不得不突围。在战斗中，他单枪匹马闯入敌阵，刺死了金兵元帅黑风大王。他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与王彦失去联系，粮食渐

渐断绝，不得不跑到开封来投奔宗泽。

岳飞违犯军法，不守纪律的行为，早由王彦报告了宗泽。宗泽认为，岳飞确实武艺高强，胆识过人，勇敢善战，但违犯军纪是不能容忍的。他正要拿下岳飞问罪，此时岳飞正好自己找上门来，要求接受宗泽的指挥。宗泽严肃地对他说：“你过去虽然立过战功，但违犯军纪是要受到处罚的。姑念你出于一片爱国之心，又是初犯，现在赦你无罪，你要为国戴罪立功！”

岳飞在脱离主帅以后，已吃了不少苦头，听了宗泽的教训，愧悔交加，慌忙答应说：“小将愿意痛改前非！”

建炎元年十二月，金兵进犯黄河北岸，一部分进犯胙（zuò 作）城（今河南延津县），一部分伺机渡河，西犯汜（sì 四）水。宗泽命岳飞带领五百名骑兵，抗击进犯汜水的敌人。宗泽对他说：“我看你是个很有作战本领的人，所以没有追究你以前的罪过。现在是你立功之日，万不可轻率从事。”

岳飞领兵到了汜水关，一名金将根本不把岳飞放在眼里。岳飞拔箭在手，瞅个准，拉开硬弓，嗖的一声，把金将射下马来。金兵见自己主将已死，方知这年轻的宋将非同小可，纷纷掉头逃跑。

接着，岳飞在竹筍渡同金兵交战，眼看自家军队粮尽援绝，无法坚持了，他忽然想出一个主意，挑选了三百名精兵，埋伏到前面山下。到了半夜，命令每个士兵各拿两把柴草，统统点起。敌人远望，以为是宋朝援兵到了，惊慌奔逃。岳飞趁敌人大乱，立即领兵追打，把敌军打得大败。

回到东京，宗泽见岳飞确实智勇过人，就提拔他当了东京留守司统制。

岳飞虽然立功，可他每次作战并不都按兵书上的兵法列阵，宗泽便拿了一份《阵图》，送给岳飞说：“你虽然勇于野战，但不合于古人文法。你今后如果做了大将，决非万全之计，我劝你按这《阵图》仔细研究一番。”

岳飞恭敬地接过《阵图》，回到住处认真翻阅了一遍。过了几天，他去拜访宗泽，谈了自己的看法：“古今不同，怎能受这《阵图》的局限。兵家之要，在于出奇制胜。猝然同敌人相遇，怎能来得及按图布阵？况且，我今天是一员偏将，带兵不多，如果摆阵，敌人就会一目了然。如以铁骑从四面包围，岂不要全军覆灭？”

宗泽寻思半天，不由得喜上眉梢，看不出这个年轻小将，倒真有一套切实的体会呢。他对岳飞点点头，很赞同地说：“你的话是正确的。”



老元帅宗泽如此珍惜人才，爱护部将，越发得到人们的拥护，威名远扬。中原及河北的义兵首领，大多乐于接受他的招抚，或自动投奔他来。光是屯集于开封城下的义兵，就有几十万人马。宗泽策划，分兵三路，全面出击敌人。

可是宗泽尚未出兵，在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冬天，金粘罕就率兵南下。他打算渡过黄河，一举占领开封，拔掉这个抗金据点。宗泽得到消息，立即进行部署，命部将王彦，率一支精兵渡过黄河，迎击来敌；令刘衍占据滑州（今河南滑县东旧县），扼守黄河渡口，保住黄河上的桥梁，等大军过河后，过河杀敌；令刘远占据郑州，阻击西边来的敌军。完颜兀术探知宗泽防守严密，偷偷毁掉河桥就逃走了。

第二年春，完颜兀术改由郑州打到白沙（今河南中牟县西），距离开封只有几十里了。城内居民十分惊惶，一些官员也吓得不知所措。宗泽镇静地对人们说：“我已派刘衍将军等在外防御，你等各自放心去做自己的事情吧。”

宗泽连夜派精兵数千，绕到敌后埋伏起来，又指示刘衍第二天率兵从

正面进攻白沙。这样，使得金兀术受到前后来攻，溃不成军。

可是金兵北退时，又把滑州包围了，告急文书送到了宗泽手里。此时，各支部队都已安排在外，身边已无机动力量，宗泽愁得在屋里转来转去。留守府警卫的将领张抏（huī 灰）上前说道：“留守有什么为难之事吗？”

宗泽坦率地说：“金人北退时又包围了滑州，滑州送信求援，可我们这里已无多少兵将了。”

张抏说：“目前开封形势稳定，末将愿为留守分忧。远兵一时调不回来不要紧，末将愿领一小股精干的兵马，前去与敌人周旋，只要把敌人引开一些，滑州守军就可以减轻负担了。”

宗泽点点头，毅然说：“好吧，你把所有兵马都带上，城内防务我自有安排。你要见机行动，慎重为要。因你兵力甚少，不要让敌人弄清虚实，你只可虚张声势，牵制敌军，万不可硬攻。”

张抏率兵来到滑州城下，正遇上金兵攻城。他一马当先，挥刀杀进敌阵。后面的勇士们也跟着杀人，只见刀光闪耀，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此时，张抏已忘记了宗泽对他的嘱咐，带着勇士们一鼓作气，一直冲到城墙跟前。城内守军看到援军来到，打开南门，也杀出一彪人马，前来接应。张抏的大部分兵士已经进城，他自己仍带一些勇士，在后面掩护。这时，不料从右侧忽然飞来一支冷箭，将他射下马来。英雄的鲜血洒在了滑州城下。已经进城的战士，忽见主将落马，又悲愤地返身冲出，哇哇地喊叫着，杀退金兵，抢回张抏尸体。滑州城保住了。

王宣是张抏好友，他奉宗泽之命，也带兵赶来滑州。猛听张抏壮烈牺牲，悲愤难忍，埋怨自己来得太晚了。他怀着为战友复仇的心情，当夜向

金兀术发动进攻，与金兀术大战于滑州城下，歼敌数百。金兀术原想滑州不备，顺手拿下，没想到反而吃了败仗，只得收拾残兵败将向北逃窜。

宗泽听到张扢阵亡的消息，异常悲痛，亲自迎接张扢灵柩入汴，隆重安葬。同时命王宣代理滑州知州，抗御金兵南犯。

这时，金朝另一将领粘罕又从西边攻来，并迅速占领洛阳。宗泽立即派部将阎中立、李景良、郭俊民三人，带兵到郑州加强防守。路上与粘罕军相遇。阎中立拍马举刀，与敌人鏖战，不幸血洒战场；李景良吓破了胆，临阵脱逃；郭俊民骨头更软，干脆投降了敌人。宗泽得报，心中大怒，立即逮捕李景良，斩首军前。

粘罕以为宗泽无路可走，派遣了史将军、何仲祖和新投降的郭俊民三人，拿着粘罕的亲笔信，前来诱降。宗泽高坐在留守堂上，怒指郭俊民，骂道：“你这无耻叛徒，前日兵败战死，尚不失为爱国将领，今日竟厚颜无耻，充当敌人走狗，前来诱降，真是无耻之极！来人，替我推出去斩了！”

金使史将军急喝道：“且慢！古语说，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你怎敢随便斩杀使臣？”

宗泽冷笑说：“什么使臣？他明明是我宋军叛徒，临阵脱逃，卖国求荣，为何杀不得？不但要杀他，今日还要杀你！”

金将大吃一惊：“我？”

“一点不错！你来扰乱我军心，探听我虚实，怎能放你回去！杀！”

不多时，郭、史两人被斩于门外。何仲祖看见那两颗血淋淋的人头，吓得哆哆嗦嗦，跪倒在地。宗泽对他怒喝道：“本留守留你一条命，回去报与粘罕，叫他死了劝降这条心，不日我要取他的头颅！”

“是，是，宗爷爷！”何仲祖磕头如捣蒜，谢不杀之恩。他刚要爬起来溜掉，宗泽对左右挥挥手，然后对何仲祖说：“今日本留守免你死罪，却不能免你犯我大宋的活罪！割掉他一只耳朵，叫他知道我的厉害！”

一年多以前，宗泽离开磁州时，把军政大权交给了兵马钤辖（qián xiá 钦侠）李侃（kǎn 砍）负责。赵世隆不服李侃领导，竟杀了李侃，自立为主，在磁州称王称霸。地方居民恨他，他又怕金兵来攻打。想来想去，总觉在磁州难以立足，就同弟弟赵世兴领兵两万，到开封来投奔宗泽。

宗泽早已了解了赵世隆的所作所为。待他听赵世隆自己吹嘘，如何如何抵抗金兵，吃了多少苦头，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宗泽严峻地望着赵世隆：“你说你杀了几千敌人，全是说谎！你杀的是老百姓！金兵一来，你就逃跑；金兵一走，你就烧杀奸淫，抢劫财物。我这里有告你的状子几百份，还敢当面胡说！”宗泽把磁州人民告他的状子扔给他看。赵世隆立刻跪下来求饶。

宗泽又说：“我令李侃管辖磁州军政，你不服，竟敢擅自杀了朝廷命官，夺了他的官位。今日不杀你，不足以明军纪！”

赵世隆的弟弟赵世兴，还有他带来的卫兵，都披甲执刀立于堂前，一听宗泽要杀赵世隆，“刷”的一声，都拔刀出鞘。宗泽的亲兵不等宗泽命令，也都拔刀相向，气氛十分紧张。但见宗泽不慌不忙走到赵世兴跟前，和悦地对他说：“你哥哥犯罪，国法难容，理应处斩，一人做事一人当，与你无关。我知道，你是立志报国的，你仍然可以大有作为！”

赵世兴很受感动，流着泪说：“我哥犯法，我也劝过，他不听，今日服罪，罪有应得，末将岂敢不听留守教诲！”

赵世隆被处斩，赵世兴果无怨言。此时，正逢金兵再次攻打滑州，赵

世兴请战。有些部将怕赵世兴会因不满杀兄，发生事变，劝宗泽不要“放虎归山”。

宗泽却把握十足地说：“赵世兴是武将，我们收留他不用来作战，又让他干什么呢？自古以来就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果有变，迟变不如早变，一切猜疑是不必要的。”

宗泽毫不迟疑地将赵世兴找来，交代说：“你带领原部两万兵马，速去援助滑州。金兵狡诈，你要小心谨慎，见机而行。”

赵世兴请战，一是立功心切；一是对宗泽的试探。今见宗泽如此信任，心里非常高兴。他率两万兵马到了滑州，突袭敌营，旗开得胜。

这时候，在河北还有一支王策的军队，不断打家劫舍，扰乱州县。王策本是辽国武将，辽亡后被迫降金，往来黄河上下。这天，王策带领数骑正在闲逛，忽见大路上来了一伙人。他在马上喝问道：“你们来干什么？莫非是宗泽派来的奸细？”

这伙人吓得赶紧跪下说：“将军，我们哪会是奸细，我们是逃难的和尚呀。”

王策叫人掀掉他们的帽子，果然都是秃顶，头顶上还有受戒的斑痕。王策又问：“你们是哪个寺庙的？出来做什么？”

“我等是少林寺和尚，宋兵强占了寺院，我们被撵出来，无家可归。”

“少林寺和尚武艺高强，怎么会怕溃军？”

“唉，他们人多势众，我们几百人怎能对付上万的人啊，只好逃出来了。”

“你们既然无处安身，不如随了本帅，保你们有吃有穿，也省得东游西荡。”

众僧大喜，跟随王策来到一个集镇。王策叫士兵抢了猪羊酒果，大吃大喝。喝得兴起，王策命这十来个和尚表演少林武术。众僧不得不依，使枪弄棒，功夫都很平常。王策更喜自己武艺比他们高强，抱起酒罇灌起酒来，直喝得大醉酣睡。

睡着睡着，忽然身子受到触动，睁眼一看，那几个和尚正拿绳子在绑他呢。他想喊叫，刚一张嘴，嘴里已被塞上了破布，挣又挣不脱，心里叫苦不迭。只见一个胖和尚拿了条麻袋，其他几个和尚嘻嘻笑着把他装入袋内，抬上马赶走了。

一路颠簸，王策已不辨东南西北，浑身被折腾得疼痛酸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才被抬下马，从麻袋里倒出来。躺了半天，才渐渐醒来，那几个和尚已不见踪影，周围却站了许多武士。有人给他松了绑，他抬头向上一望，一位白发老将军坐于堂上，和善地说：“王将军受惊了，本留守久仰将军大名，今日特施小计，请将军到京师，共商大计。”

王策这才看清，说话的就是威名远扬的老将宗泽。他想，到了这步田地，性命已经攥在人家手心里，反正如此，便充硬说：“本帅中了你的奸计，要杀要剐随你便！”

宗泽诚恳地说：“我朝与辽本是兄弟之邦，和好相处百余年，小有冲突，并未大动干戈，今将军为金作战也是迫不得已。现金朝灭了辽国，又攻破我京城，掳走徽、钦二帝。我们本应共同雪耻，为何要互相为敌呢？”

王策是个粗鲁大汉，听宗泽说的都是实话，自己被迫降金，滋味也不好受。因此，马上跪在宗泽面前说：“承蒙将军不弃，小将愿受将军指挥，肝脑涂地，在所不辞！”接着，他把金兵活动情况，一一向宗泽报告。

宗泽对河北金军军情了如指掌。

宗泽在开封修造了许多防御工事，招募了大量的兵马之后，就接连不断向高宗上书，请求皇帝从扬州回銮东京。高宗不但不接受他的奏章，还要把朝廷从扬州迁往东南。

建炎二年五月，宗泽派遣自己的儿子宗颖前往应天府上书。高宗看了奏章正在疑惑，宰相黄潜善趁机进行挑拨，说宗泽与朝廷格格不入，与各地“盗匪”串通一气。他如能迎回徽、钦二帝，一定会专横跋扈起来，不把高宗放在眼里。高宗心里暗忖，如宗泽真能迎回徽、钦二帝，自己的皇位就坐不住了，因此，他马上与黄潜善密谋，派遣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让他监视宗泽。

郭仲荀来到开封，只是说了些表扬宗泽的空话，根本不提皇帝还都和北伐的事。宗泽问他，他就支支吾吾地说：“此事重大，不能只听朝廷百官议论，需要反复商议，方为万全之计，我看还是等待时机吧。”

一心报国的老将宗泽，想不到郭仲荀一来，就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知道这不是郭仲荀一个人的思想，他代表了高宗和掌握大权的黄潜善等人。因此，他心里实在感到郁闷、气愤和失望。渐渐地，他吃不下，睡不好。本来雄心勃勃，要为国立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时一泄气，一下子衰老下来。到了夏天，他病倒了。胸中的悒郁无法排遣，背上生了一个毒疽(jū居)，而且病情发展迅速。他自知不久于人世了，壮志未酬，放心不下，赶紧将部将召集到床前，忍受着病痛，挣扎着坐起来，用力地说：

“我出身贫寒，一生中才疏学浅，只有一颗爱国忠心，誓愿抵抗南侵的金兵。但至今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位将军，都是满怀忠义，为国

为民的。现在大家要同心协力，共赴国难，剿灭金兵，迎还二帝……”宗泽一边说着，一边老泪纵横，哽咽着无法说下去。休息了一会儿，他又断断续续地说：“杜甫曾有哀悼诸葛武侯的一首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宗泽还没出师哩……”

诸将流泪说：“只要将军一旦恢复健康，我们立即渡河北征，不消灭敌人，誓不还乡。”

第二天，七月初一，天气突变，满天乌云带来了狂风骤雨，70岁的抗金老英雄宗泽终于与世长辞。在他弥留之际，还伸出一只枯瘦的手，高喊：“渡河！渡河！渡河！”

开封人民知道宗泽死了，都悲痛得失声大哭。宗泽的儿子宗颖自小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开封百姓和众将士纷纷上奏朝廷，推荐宗颖继承父亲的职位。然而，高宗赵构和丞相黄潜善等人，以为宗泽一死，反而去掉了他们向金朝投降妥协的绊脚石，当然不会准许宗泽的儿子来接任。他们马上派了杜充为东京留守。杜充一上任，就废除了宗泽在世时的一切措施，把开封的防御工事拆除，打击义军将领。宗泽费尽心血联络、组织的百万武装力量，很快就被他瓦解了。



第二十五回

国破家亡官兵哗变
弃城失地留守降敌

高宗信任的这个杜充，刚愎（bì闭）自用，暴躁，残酷，杀人不当一回事。他和宗泽比，差了十万八千里。宗泽威望高，号召力大，能把各地的民兵、义军、流散武装，收拢到开封，把他们编练成抗拒金兵的国家军队。杜充恰恰相反，既无威望，也无勇气和机智，来到开封当留守不久，原先宗泽好不容易结集起来的部队，大部分又逃散了；那些原来没来开封，但自愿接受宗泽指挥、节制的，如洛阳杨进，便在当地称雄一方，山东的李成就向江淮地区流窜去了。

河北、河东自相聚集的许多民兵营寨，以前都和宗泽联系，他们都等待宗泽老将军率兵渡河，然后各路大军协同作战，一起驱逐金兵。杜充到任后，既不想打过河去，连这些民兵组织的死活，也不放在心上。

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秋天，粘罕率军从大同出发，去围攻澶州，遭到城中军民顽强抵抗，金国围攻了三十三天，终于把澶州城攻下，随后就把城中居民全部屠杀，血流成河。然后，粘罕又领兵攻打濮州。守城的宋将姚端是个好样的，乘粘罕得胜骄狂之时，悄悄组织精兵若干，夜袭粘罕军营。



这天晚上，月晦星暗，粘罕的帅帐之内，灯火辉煌。粘罕和他的部将们正在纵酒狂饮，只见饭桌上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一个个东倒西歪。他们全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把宋军放在心上。姚端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带兵悄悄来到了粘罕营地。等到粘罕听到响动，宋军已进入他的帅营。

粘罕叫声“不好”，扔掉酒盏，拔腿便跑，姚端带兵上前砍杀，见粘罕穿戴比别人华贵，料定是金兵的大头目，诈叫道：“粘罕老贼，哪里逃走！”粘罕更慌了，脚上的鞋子被扎帐篷的绳子绊掉，他也顾不上穿，只得光着脚狂奔，姚端追得更紧，若不是金兵蜂拥而上，挟裹着他们的主帅逃跑，粘罕就会被活捉了。

姚端得胜回到城内，又和军民坚守了一个来月。终因孤城无援，给养得不到补充，力量愈来愈弱，当粘罕重整旗鼓杀回来，濮州城陷落了。

金兵入城，又像那次在澶州一样，大肆烧杀，繁华的街道顷刻间烟火滚滚，百姓们扶老携幼从家内出逃。而野蛮的金兵面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妇孺大杀大砍，残忍至极。

然而，杜充对于陷入敌手的军民不闻不问，不去派兵支援。他眼见金兵向开封杀来，竟然下令决开黄河，让那铺天盖地的滚滚黄水，四处泛滥。他在名义上是要黄河大水在开封以北以东地区，阻止粘罕的兵马前进，实际上这些地区的百姓首先遭了殃，房屋田园被洪水吞没，无数百姓被大水淹死，弄得家破人亡。

粘罕受阻以后，掉过头去，攻下大名府。从此，西起相州，北至沧州，东至济南、青州、潍州等地，全让金朝兵马所践踏。粘罕在打下东平府以后，又去攻打高宗赵构所在的扬州。

扬州被围，原来从中原地区逃难到扬州的地主豪绅，惊慌失措。御史

中丞张浚，奏禀高宗说：

“陛下，粘罕来势汹汹，眼看扬州难保，为龙体安全计，不如即刻渡江南下，尔后再图恢复。”

黄潜善、汪伯彦则留恋扬州的繁华热闹，贪图那酒池肉林的享受，马上阻拦说：

“陛下请勿担忧，我朝还有重兵驻扎在此，料他金兵不会马上打来。与其后退，不如前进。”

高宗内心里想的，同黄潜善、汪伯彦一样，因而将目光转向黄、汪二人道：“卿等所言甚是，即刻传旨刘光世，带兵到淮水一线，利用天险，去堵截金兵。”

刘光世奉旨，不得不行。但他怯阵怕死，号令不严。他的队伍松松垮垮，还没走到淮水南岸，一个个自行逃跑散伙。金兵不受任何抵挡，顺利渡过淮水，攻占了天长（今安徽天长）。

天长离扬州很近，宦官得到军情报告，也不管正是半夜皇帝酣睡之时，赶紧跑到御榻旁叫道：

“陛下，陛下，快醒醒，金兵已打到天长了，就要逼近扬州！”

“什么，就要打到扬州了？”赵构一面穿衣一面吩咐说，“快去召集大臣们上朝议事！”

“陛下，在这深更半夜，上哪里找人也来不及了。事不宜迟，还是找个安全地方躲一躲吧。”心腹宦官们给他出主意，同时替他收拾行装。

赵构六神无主，仓促披挂上马，带上御前都统制王渊和五六个宦官，拼命逃跑。

那个留恋扬州、贪图富贵的黄潜善、汪伯彦，听说皇帝已经逃了，便



也什么不顾，叫家人备上马，哆哆嗦嗦让家人扶上马，赶紧去追皇上。

皇帝、宰相狼狈而逃，全扬州城立即陷入混乱，百姓也逃的逃，躲的躲，鸡飞狗叫，一片混乱。不久，大批的逃难人群，拥挤到了长江北岸，大家争相对过渡，谁也不让谁，秩序大乱，互相践踏和坠入江中的，难以计数！那些有钱有势的官员豪绅、富商大贾们，吆喝着家丁随从，争先把金银财宝，一箱一箱地装运上船，急等着顺流而下，可是，偏偏江里水量很小，船只全搁在浅水里。

高宗一伙过江以后，从镇江到常州，又从常州到秀州，二月二十三日在杭州落脚。沿途的官员以至百姓，看到皇帝这样马不停蹄地一直南逃，也都丢下家园，扶老携幼，跟着奔窜。道路上妻离子散，哭爹叫娘。有些败兵打仗无能，却能趁人危难，公然进行抢劫，逼得多少人寻死觅活，叫苦连天。

到了杭州，人们不敢骂皇帝，一腔愤怒全发泄在黄潜善、汪伯彦身上。人们咬牙切齿地骂他们，要求皇帝杀他们。赵构在狼狈逃窜中，吃了许多不曾吃过的苦头，也恨黄、汪二人，没有让他早早逃离扬州。他看到众怒难平，只得下令罢了黄、汪二人的宰相职务，改任朱胜非为宰相。

贻误军机大事的，除了黄、汪二人，御营司的都统制王渊，也起了恶劣作用。王渊于建炎二年，曾到杭州镇压过一次士兵哗变。在士兵们表示屈服以后，他却杀害了其中的一百四五十人；同时以搜查赃物为名，大肆抢夺杭州城内富商大贾们的家产，然后运回扬州。为此，杭州人对他恨之入骨，当金兵进攻扬州，他利用手中掌管江船的权力，抢先占用了百来只大船，于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正月，把他从杭州抢来的那些财宝，以及宦官们的私财、家眷等，都运到杭州。所以，到金兵逼近扬州城，几万

兵马，十几万百姓，拥挤在大江北岸，互相争渡的时候，已找不到几只船可用，以致坠江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人民都痛骂大奸贼王渊。

运送王渊和高宗的心腹宦官康履等人家财的上百只船，沿途不断骚扰百姓。到了杭州以后，他们又依靠势力，强占民宅，抢夺民物。到了二月二十五日这天，他们不顾国难当头，还从城外到钱塘江岸边，搭起彩色帐篷，由康履率领着众宦官，到钱塘江边，去观钱塘江潮。

当时的诗人林升，写诗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直把杭州作汴州。

然而，昏庸到家的高宗皇帝，恰恰不顾国破山河碎，特别宠信王渊、康履等人。由于康履不断在高宗耳边说王渊的好话，高宗竟把王渊提升为枢密院的副长官。这一来，不但杭州居民怨恨，就连一些军队的将士，也心怀不满。原来护送高宗亲眷到杭州的苗傅、刘正彦所部，多是北方幽、燕一带的人，也有的是两河、中原一带的。他们多次向高宗上书，要求收复河北，高宗不但不理，照旧倒行逆施。

建炎三年三月初五这天，苗傅、刘正彦利用将士中对高宗的不满，举行了武装暴动。

正当百官上朝，苗傅、刘正彦商定，命王世修在城北桥下埋下伏兵。王渊退朝出来，骑马出城，刚踏上桥头，桥下伏兵一拥而上，将王渊拉下马来。刘正彦嗖的一声拔剑出鞘，叫道：“王贼误国，死有余辜！”立即挥剑将王渊砍死。



刘正彦、苗傅将王渊的头割下，立即带兵入城，直到行宫门外，将王渊的头悬于门上示众，并派人进宫搜寻宦官，一气斩杀百余人。

康履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去报告高宗，高宗吓得浑身哆嗦如筛糠，上下牙齿磕得咔咔响，一时呼天叫地没主张。这时，宫外喧哗之声大作，中军统制吴湛从里边开门，放苗傅等入宫，高宗无法，只得走到御楼阳台上，去见众将士。

苗傅在下面厉声说：“陛下偏听偏信宦官的话，赏罚不公。将士们流血流汗，不闻加赏；内侍得主，尽可得官。黄潜善、汪伯彦一味投降卖国，不加惩处，王渊遇贼不战，首先抢着渡江，又结交仗势欺人的内侍康履等人，反而升为枢密院事。现在我们已将王渊斩首，唯有康履仍在君侧，乞陛下将康履交与臣等，将他正法，以谢三军。”

高宗思忖了一会儿说道：“黄潜善、汪伯彦已经罢官，康履即将重责，卿等可还营听命。”

苗傅说：“如今金兵南下，我大宋千万生灵，肝脑涂地，这都和宦官们擅权有关，若不斩康履等人，臣等决不还营。”

高宗看到将士们一个个逼视着他，只得命何湛绑了康履，送到楼下。苗傅双目瞪圆，骂声“奸贼”，手起刀落，一下将康履砍为两截，枭首悬于阙门。可是人们仍然大声喧哗，不肯退去，逼令高宗退位，让位给他不足三岁的儿子赵旼（fū 夫），另请哲宗赵煦的废后孟氏垂帘听政。

这次政变，杀了王渊、康履等一批坏蛋，使人们呼出一口冤气，但苗傅、刘正彦这批将领，没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政变后仍然守在杭州城内，既未提出鼓舞人心的政治口号，又没和杭州以外的将领们取得联系。这就使杭州城陷入混乱惊慌之中。

过了两天，苗傅、刘正彦宣布改年号为“明受”，诏书发到平江，留守张浚扣下不予宣布，恰巧张俊带兵八千人到平江与张浚会合，两个又联络韩世宗、刘光世等，一起发兵讨逆，向杭州进发。建炎三年四月初一，又用孟太后名义，宣布恢复赵构皇帝之位。苗傅、刘正彦率众向江西、福建逃跑。韩世忠率领大军追击，终将苗、刘二人捉住砍头。

赵构重登帝位以后，为顺应朝野上下的舆情，又从杭州迁到建康（今南京），打算把行都建立在这里。可是随从他的文武官员们，心里都在咚咚地打鼓，害怕金朝又会出动军队，渡江南侵。为了避免二月间从扬州逃到杭州的悲剧，高宗先将孟太后送到江西去避难。他又在五至八月间，接连不断给金朝皇帝和军事首领粘罕写信，表示要自动取消帝号，向金朝投降。他在八月写给粘罕的一封信中说：

“建炎三年之间，我已迁徙三次，现在已到了蛮荒之地。越走路越窄，天下虽大，我不知将在何处安身！所以我战战兢兢地乞求阁下，能够可怜而宽恕于我。前次奉书，已说明我愿削去宋朝旧号，使天下统归大金国，何必劳你率师远征呢？”

赵构奴颜婢膝，低声下气，甘愿匍匐在敌国皇帝和将帅的脚下，那样子简直像只哈巴狗，对着主人摇尾乞怜。可是事情的发展，果然像南宋君臣们害怕的那样，金朝贵族们并不可怜这个窝囊皇帝，到了建炎三年，金朝又出动兵马，加上在燕、云、两河新征的汉兵，由四太子兀术做统帅，大举南侵。

高宗命杜充以执政大臣的头衔做建康留守，除了原有的陈淬、郭仲荀、岳飞、戚方等人的部队，王𤫉（xiè 谢）的部队也归他指挥，另把刘光世的部队布置在太平州到江州一线，把韩世忠的部队布置在镇江，都归



杜充节制。这些部队合起来，共有十多万。

高宗自己又带上一批文武官员，从建康逃回杭州去了。

就在金兵南下时，有些地方还有叛军骚扰。有一个叫李成的人，本是雄州一名弓手，后来当兵立了战功，成了宋军的一个头目，当金兵打到河北时，李成率领几千人马，流窜到山东淄川，后来经人劝说，李成表示，如宋朝迁回开封，他愿受宗泽指挥。建炎三年夏，他攻入泗州（今江苏盱眙东北）后，又表示要归顺南宋，可是一到秋天，李成又率部去攻滁州，将州县官员全部杀害。

杜充派王瓊去平定李成叛军，命岳飞在后面接应。王瓊派去运送给养和钱财的船只，停在了真州的长芦镇，被李成探知，李成立即率领五百人，抢劫了这批财物，飞快地退走。而王瓊在瓦梁住了三天，竟对这事一无所知。岳飞渡江以后，听到李成到了长芦，便也率兵疾驰，直取长芦。没想到，走在路上，正和李成军相遇，双方立刻砍杀起来。经过一场激烈的血战，李成的五百名骑兵，全被消灭。财物也夺回来了。可就在这时，杜充下令，凡是渡江的部队一律撤回，岳飞不得不率部回到建康。

金兵南下，分作东西两路，东路在建炎三年十一月下旬，攻下和州（今安徽和县），妄想在采石地方渡江，被平州的宋军守将郭伟率兵打退，金兵转往慈湖镇，又被郭伟部队打退，不得不转到马家渡。

因为杜充只把他的部队派在建康府城内外，江南沿岸没有什么防御力量，当金兵打到马家渡时，杜充急派都统制陈淬和岳飞、刘泾、戚方等率兵堵击，叫王瓊率一万三千人前去援助。大战十几个回合，互有胜负，就在这时，王瓊胆怯，率队南逃，使得宋兵吃了败仗，陈淬阵亡，岳飞与戚方等人，也全部脱离杜充。

杜充被失败吓破了胆，赶忙命部下找船，企图乘上小船逃跑。不料水门刚一打开，大批百姓蜂拥而来。杜充平日残暴杀人，百姓早已恨得咬牙，今日大敌当前，他却不顾防守，抢先逃命。人们吵吵嚷嚷不让他走，杜充也不顾脸面，哄骗群众说：“我不逃跑，我是出城和金兵作战啊！”

人们并不相信，都说：“要去，我们大家一起去。”

杜充见走不脱，只得先退回。到了夜间，他带上三千人马，偷偷逃到了真州。

十一月底，兀术的兵马到了建康城下。刚到任不久的建康知府陈邦光，从城上往下一看，漫郊遍野里黑压压的都是金兵，旌旗如云，呼声震天，不由吓得胆战心惊，赶紧派人去向兀术送了投降书，拱手把建康城送给金人。

西路的金兵，十月间就已过江，经大冶进攻洪州（今南昌），驻在江州的刘光世不敢抵抗，向南康（今江西星子）逃去，金军进入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大肆烧杀，然后撤离。

驻在镇江的韩世忠，得知金军要在采石渡江，不但不去迎击，反把城内积储的物资装到船上，运往江阴。临走，一把大火把镇江城烧了个精光。

岳飞和刘泾带兵转移到了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的钟村。有些被金人强迫征来的汉人士兵，听说岳飞驻在钟村，就凑在一起商量好，趁黑夜脱了金兵服装，换了便衣，一起来投奔岳飞。

杜充狼狈地逃到真州，他手下的将士都很泄气。一个个哭丧着脸埋怨起来：“这姓杜的算什么统帅！平常对我等士兵那样如狼似虎，非打即骂，一到真要打仗了，还没和敌人交手，就赶紧逃跑，这要跑到哪年哪



月？”

有的说：“跟着这样的统帅，就是不逃跑，也得被敌人杀了！”

大家越说越气，几个相好的兵士悄悄计议说：“干脆把这姓杜的杀掉……”

不料这事让杜充的心腹小校听去，报告了杜充，杜充只是恨得咬牙，又不敢公开报复，再也不敢驻到军营里去，只和几名心腹，寓居于长芦寺内。

兀术探知杜充动向，忙派人送信，劝杜充投降金国。信中说：“如将军肯予应诺，当封以中原，如张邦昌故事。”也就是让杜充当个汉奸、傀儡。

杜充看完劝降信，大喜过望，以为这样一来，既不要担惊受怕，又可升官发财。因此，他毫不犹豫，趁着黑夜，化了装，跟着送信的金兵探子，又偷偷返回建康。

恰巧兀术骑着马巡逻到城下，听说杜充来降，立即与先前献城而降的陈邦光，开城迎接。杜充这个无耻叛徒，见了兀术，两腿发软，嘴里说着“拜见金国大元帅”，扑通一声跪倒在路旁……

在这同时，原建康府通判杨邦义，没有来得及撤走，他面对黑压压的大批凶恶金兵，不仅不肯投降，反而悲愤难忍，想到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不知百姓将遭到何种践踏和蹂躏！他“唉”的叹了一声，立刻咬破中指，用涌流的热血，在大襟上写了：“宁做宋朝鬼，不做他邦臣！”

金兵见他这样硬气，束手无策，只得七手八脚将他绑缚起来，推到兀术面前。杨邦义怒视兀术，挺胸昂首，如雪山青松，凛然不可侵犯。兀术想起初见杜充时的情景，对杨邦义不由不从心里佩服。兀术走上前来，亲

自解缚，温言劝慰说：“将军忠心为主，实可钦佩，但宋朝气数已尽，皇帝无道，何如归顺金朝，共图大计？”

“呸！亏你说出这种话来！你们掠我城池，抢我财帛，纯系一批强盗。今日落在你手里，就不想活着出去。不过，你也逃不脱灭亡的下场！”

兀术气得连胡子也翘了起来。他怕杨邦乂的话会激起更多的爱国志士的反抗，立即大吼一声：“斩首！”

不一刻，金卒将杨邦乂斩讫报来，兀术又连连叹惜：“可惜一员勇将，一个难得的忠臣！”

自从金兵突破了沿江防线，高宗又厚颜无耻地写了好几封“乞哀书”，低声下气地向金人讨饶，自愿向金人称臣。金人根本不理，并在山东等地方，造舟楫，练水师，打算从海上去进攻江浙。

高宗惶惶不可终日，又从杭州逃到了越州（今绍兴）。十一月下旬，高宗听说金兵已从建康出发，向杭州进攻，遂又决定转往明州（今宁波）。

当高宗听到他所信任的杜充，已经投降，心里又急又怕，一会儿想亲征，一会儿又想逃跑，就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



第二十六回

兀术穷追赵构下海
世忠堵截岳飞伏击



高宗赵构又急又怕，正不知如何是好，宰相吕颐浩向他献了一计。吕颐浩在奏章中说：

“金人以骑兵取胜，今銮舆一行，皇族百官，人员甚众，若遇山险之路，粮运不给，必然遭难，况且今日金人已渡过江来，必派轻骑追袭。今陛下若乘海船到海上避难，敌人骑兵则无能为力。江浙一带天气很热，金人不会久留。等他们退去，我们再回到岸上，彼入我出，彼出我入，岂不是兵家妙计？”

高宗看后很是高兴，决定依计而行。他派人找来 20 艘大海船，挑了一艘最好的作御舟。在腊月中旬，在定海县（今浙江镇海）上船下海，其余 19 条船上，也装载了随从他的文武官员，“百司禁卫”以及大批的吃用物品等等。

兀术的兵马从建康出发，连续攻下了广德军和安吉县，直奔杭州。沿途虽有些民众武装进行阻击，只因这些武装仓促组成，力量薄弱，没能挡住敌人的前进。从吉安到杭州途中，有一段狭长的山道叫独松岭，是一段容易扼守的隘道，真可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而南宋竟然未设一

兵一卒！兀术到此，看了看叹道：“南朝可谓无人！他们只要在这里派几百老弱残兵把守，我军也难以通过呀。”

金军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地，顺利地占领杭州、越州，又沿着高宗逃跑的路线，一直追击下去。就在赵构登舟漂浮海上的第十天，金兵已到了明州城郊外。

明州留守张俊，在迟疑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命统制官们率兵迎击。打了几个回合，宋军失败，两名统制官，被金军杀死。张俊一气之下，倾其全力，与金军交战，这时得到附近追来的援军协助，才在高桥地方打败了金兵。张俊和留守明州的几个官员料定金军必定还要反扑，害怕到时候招架不住，就于建炎四年正月初三，一同弃城逃跑。

他们渡过城外一道悬桥时，看到后面有许多百姓，扶老携幼，哭哭叫叫跟了上来。他们害怕金兵跟踪追来，张俊立即下令，将悬桥拆毁，尽管百姓们哭叫央求，张俊全不理睬，使后面的百姓无法过河，只得哭叫皇天，重新返城。

不久，金兵打进明州城内，为了发泄他们前些天打败仗的仇恨，见人就杀，那些手无寸铁的妇女儿童都在敌人刀下丧生，全城幸存者寥寥无几。

漂浮在海上的南宋小朝廷，听说金军进犯明州，赶紧下令扬帆鼓棹，往南驶去，到章安镇，才停泊下来。此后，这 20 艘船就一直漂泊在从台州到温州的近海当中。

兀术本想活捉高宗，彻底把宋朝消灭，没想到进军路上，不论江北、江南，一直受到广大民兵武装的袭击阻截，使他受到不少挫折和损失，要想达到原来目的，并不容易。他又想转回去，专门经营中原和华北

地区，于是，在建炎四年四月，领兵北返。

高宗这个亡命的南宋小朝廷，这才结束了海浪上的漂泊和提心吊胆的生涯，在越州登陆。高宗别的没本事，脑袋里的迷信倒不少。他为了祈求吉利，将越州改为绍兴。隔了一年，又改年号为绍兴元年（公元 1131 年）。第二年，高宗再回杭州，将杭州改为临安。从此，临安成了南宋都城。

兀术在北退途中，本想从镇江渡江，返回扬州。他没料到，扼守长江的韩世忠带兵把他截住。兀术站在江岸一看，江上布满战船，旌旗猎猎。兀术还以为他打过江去的经验，又指挥金兵驾上战船，向宋军冲杀，可是从早一直打到天黑，也没能通过，不得不收兵。

韩世忠夫人梁红玉，自幼习文练武，技艺高强，心怀韬略。此时，她正跟丈夫驻在军中。她向世忠献计说：

“我军不过 8000 余人，敌兵不下 10 万，就是以一当十，也难持久。我想，明日再交战时，我管领中军，专管防御，只用炮弩射击金人。将军可带领前后两队，在江上等候。我在船楼上面，竖旗击鼓，将军看到我的旗指向哪里，就向哪里进军。”

世忠点头说：“夫人所言极是。我还有一计，此间有利地势，莫过金山，居高临下，进守两便。山上有龙王庙，金兀术来到这里，必然登山俯望，窥我虚实。我今日就遣将埋伏在庙里，到时候把他擒下。”

梁红玉说：“将军赶快下令吧。”

韩世忠即刻召偏将苏德，让他带领健卒二百，登上金山龙王庙，百人埋伏在庙中，百人埋伏在庙下两侧的山坡草丛中，听到江上鼓声，即刻行动。

苏德领命去后，韩世忠便登上船楼，眼睁睁望着金山上。没过多久，

果见金人有五骑上山入庙。韩世忠即用力击鼓，声震山谷，回声嗡嗡。庙中伏兵听到鼓声，立即呐喊杀出，敌骑慌忙拨转马头，往回逃跑。庙下两侧的伏兵动作稍迟，结果，五骑中仅有两骑被捉住，其余三骑飞马奔逃。其中，有一人穿红袍系红玉带，韩世忠料定是兀术，心里不胜惋惜。

第二天，按照梁红玉计策，她坐于战船的船楼之上，头戴雉尾，满身披挂金甲，英姿威武。兀术领兵杀来，远望中军楼船，竟是一位裙衩坐镇，先是一怔，接着也来不及多想，传令进攻中军。眼看，敌对的两船渐渐靠近。只见梁红玉举槌击鼓，随着鼓声咚咚，万弩齐发，并夹有大炮轰鸣，击中的目标，不是人死就是船破。

兀术忙下令转船，想从斜刺里逃脱，岂料梁红玉那里又一次鼓声大震，咚咚咚，咚咚咚，震天动地，配合着宋军一片呐喊声，一彪水军突出中流，为首的一员统帅不是别人，正是威风凛凛的韩世忠。兀术命别的船舰抵挡，自己转舵向西，可是又有一员大将当头拦住，仔细一看，仍然是那位韩少保。兀术正在纳闷，身旁忽然闪出一将，大呼杀敌，径直与那韩世忠交锋，兀术一看，此将不是别人，乃是自己的女婿龙虎大王，兀术见情势不妙，想叫他回来已来不及了。

霎时间，枪来戟往，连戳带钩，宋兵将龙虎大王钩下水去，兀术急忙招呼水兵捞救，那宋军水卒早已扑通扑通跳下水里，擒住龙虎大王。兀术又见许多金兵，纷纷被打落水中，又惊又愤，只得钻个空子退走。

韩世忠追杀数里才收军，夫妻两人互相祝捷。这时宋兵将捉到的龙虎大王带上来。韩世忠审问数语，知道他是兀术女婿，不由怒火万丈，想起兀术侵宋扰民的罪行，手起刀落，结果了他的性命。

这时，金兀术派人送信给韩世忠，情愿归还所有抢掠财物，只求放他

一条归路。世忠怒斥道：“他毁我江山，掠我金银财宝，杀我军民，焚我城池。他想走，让他把头颅留下！”

兀术听他的使者回来一说，便从镇江溯流而上。到了天明，金军来到黄天荡。这里是个死港，只有进口，没有出路。兀术愁得唉声叹气，只得向当地群众悬赏求计。此时，果有一人，为金钱甘当汉奸，向兀术献计说：“此间往北十余里，有老鹳（guàn 冠）河故道，不过日久淤塞，已经不通，如能发兵开掘，便可通到秦淮河，不愁出不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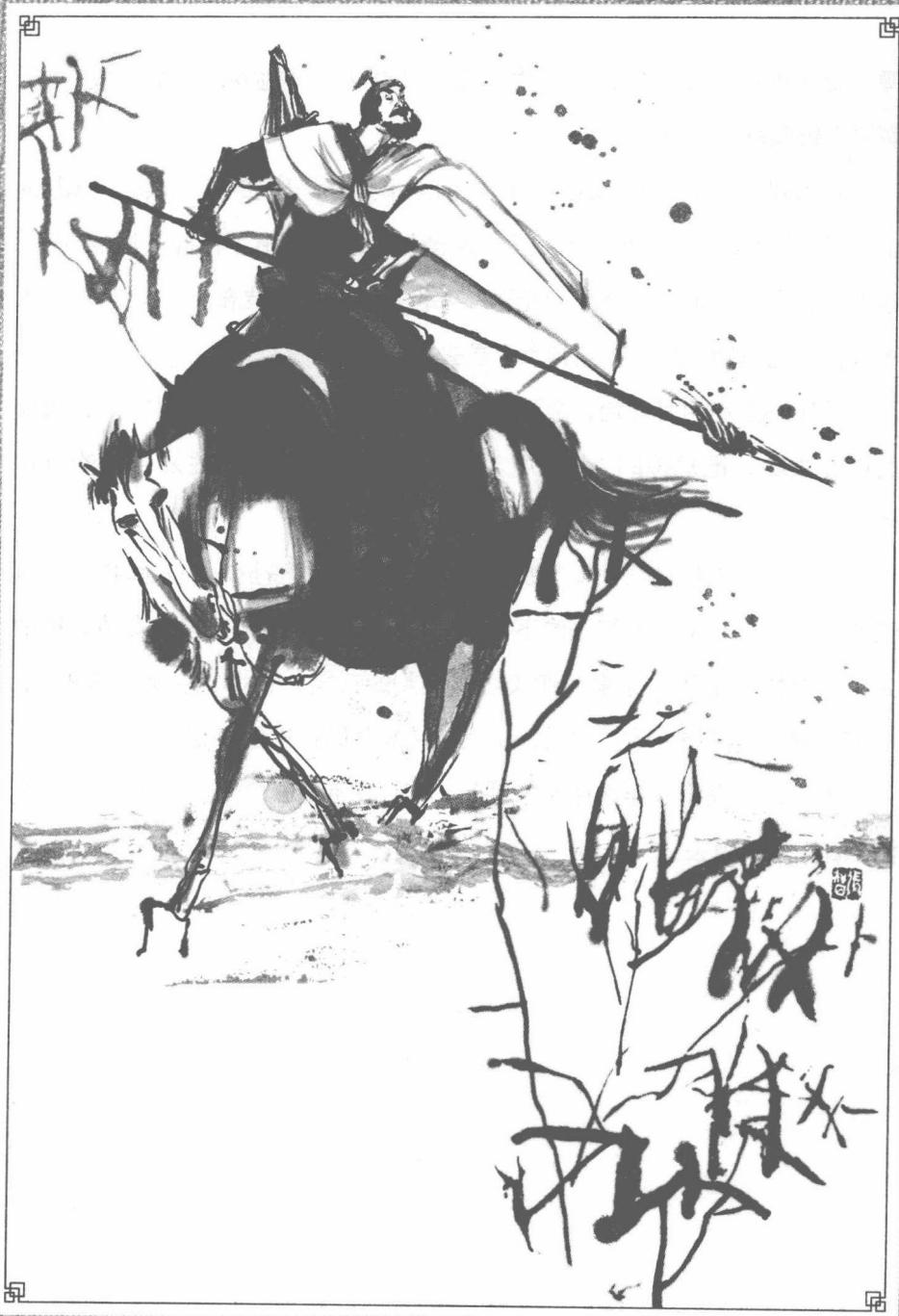
兀术转忧为喜，立刻对此人赏以千金，并命士兵开始挖河。金兵都想逃命，所以都拼命挖河，不久就将三十余里的水渠挖成，沟通了秦淮河的水，被围困了48天的金兀术，终于从这里乘船逃往建康。

韩世忠本想把金兀术的兵马在这里困死，对于敌人开渠逃跑的行动竟未发觉，后知他已从此乘船逃走，后悔不迭。

兀术胆战心惊，率领残兵败将舍舟登岸，庆幸终于脱离危险，便一直奔向建康以南的牛头山。

此时，天色苍茫，牛头山格外宁静。疲劳不堪的金兵在牛头山下安营扎寨，乱哄哄地折腾了一阵，倒头便睡。

这时，天已大黑，忽有一支队伍，一声呐喊，杀进了金兵营寨。已经进入梦乡的金兵，猛然惊醒，不知从哪里来了这么多“天兵天将”。原来，岳飞自建康失陷以后，在钟村收拢了不少乡兵游勇。经过整顿训练，他带领这支队伍，在广德、常州、宜兴、溧阳一带，神出鬼没，瞅机会打击金兵。当他得知金兀术在黄天荡，被韩世忠杀得大败，就埋伏在牛头山上，专等金兀术退到这里来。经过一番厮杀，金兵迷迷糊糊，分不清哪是宋兵和自家人马，弄得自相残杀，陈尸满坡。岳飞挺着一杆丈八金枪，盘旋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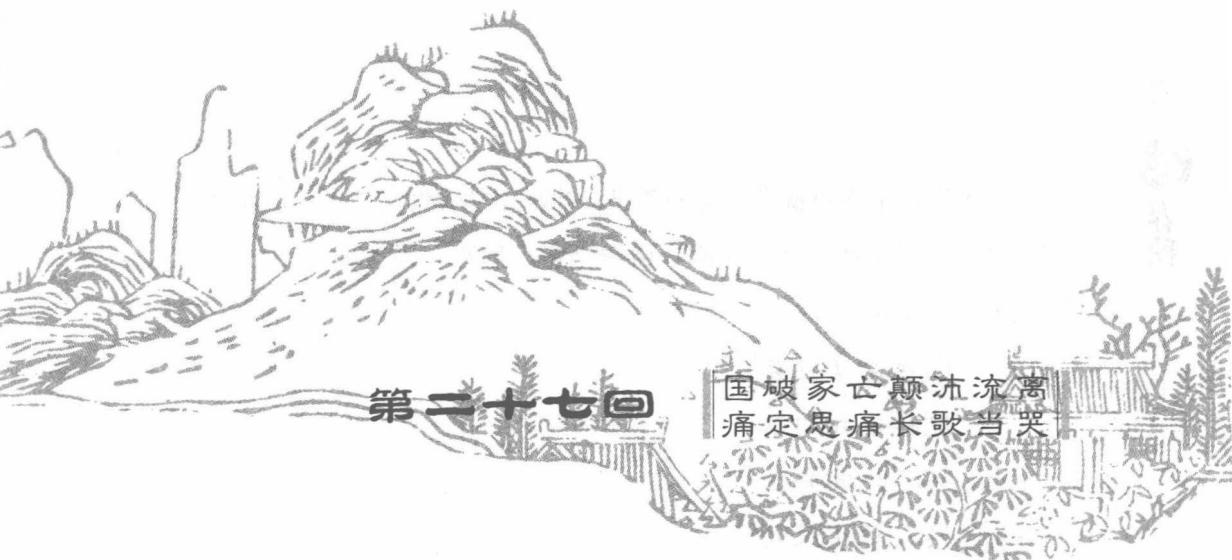
舞，无人可挡，金兵被刺杀无数。兀术看着这一员猛将，哪里还敢交锋，慌忙举鞭策马，逃进建康城去。

兀术回到建康，把府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重新修理加固，在蒋山（即钟山）、雨花台都扎下营寨，围城开了两道护城河，做出了在此久居的样子。南宋朝廷在长江下游部署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支部队。其实，兀术本人，早已悄悄渡江，屯驻到六合县去了。

从建炎四年四月开始，金兵在建康城内抢物捉人，到五月初十，放火焚烧建康城，把劫掠的人和物，从静安镇渡江，一齐运往六合县的宣化镇。

岳飞的队伍此时归张俊节制。岳飞探知金军带着抢劫的人和物，要渡江北返，愤怒难平，不等张俊下令，于五月十日，率兵直奔静安镇，把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来在建康当过通判的钱需，也率领乡兵前来助战，一下子把金兵打得大败。尔后，岳飞和钱需共同打进建康城。

不久，岳飞将战俘送往南宋朝廷，自己又带兵撤离建康，返回宜兴张渚（zhǔ 煮）镇去。



在这兵荒马乱灾祸频仍的岁月里，南宋却出了一位有名的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自号易安居士，又署易安室主，山东历城（今济南市）人。她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是北宋极负盛名的翰林大学士苏轼的学生，写得一手好文章，被誉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他做官至礼部员外郎，善于文章辞赋，著有《礼记说》、《永洛城记》、《洛阳名园记》等；母亲是汉国公王准的孙女，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著名宰相王珪（guī规）的女儿。王珪的两个孙婿秦桧与孟忠厚同时拜相，不过秦桧当了卖国奸臣，这是后话。李清照在父母精心指导下，自两三岁就读书写字，加以所接触的亲友，都是一些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物，她从小就受到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熏陶。

她的青少年时代，处于北宋相对稳定时期，生产有一定发展，文化学术比较发达。欧阳修创立金石学、考古学，领导文学革新运动，随后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黄庭坚等古文家、诗人纷纷涌现，使她有条件在文学艺术上吸取丰富的营养。

十来岁，李清照就懂得诗词韵律，同时还学着做诗填词、绘画和书法等。她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充满了诗情画意，后来，她曾填词《如梦令》，回忆少年时代的往事：

常忆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李清照作为“大家闺秀”，很少出门去玩。一天，她透过重重竹帘，眺望远山如黛，近处柳絮泉边，洁白的梨花飘然落地，稀疏的竹影，摇曳多姿，不禁生出一种孤独寂寞之感。为了排遣这种寂寞情绪，她写了一首《浣溪沙》：

小院闲窗春色深，
重帘未卷影沈沈，
倚楼无语理瑶琴。

远岫出云催薄暮，
细风吹雨弄清阴，
梨花欲谢恐难禁。

一天，李清照难得随母亲外出做客，见了许多人，听了许多有趣的事，感到大开眼界，无比快活。回到家，夜里下了一场大雨。花瓣纷纷飘落，原来做客时的快活心情，又失去了，因而写了一首《点绛唇》：

寂寞深闺，
柔肠一寸愁千缕。
惜春春去，
几点催花雨。

倚遍阑杆，
只是无情绪。
人何处？
连天衰草，
望断归来路。

由于当时的妇女不能参加社会活动，这就局限了李清照写诗填词的广阔的社会内容及意义，使她的早期作品充满了闺阁寂寞和缠绵细腻的感情。

李格非在京城担任礼部员外郎时，有个同僚赵挺之，是密州诸城人，任礼部侍郎。赵挺之的第三子赵明诚，正在太学做学生，酷爱文学艺术，潜心整理金文、石刻。他听说李格非的女儿李清照能诗善文，心里十分爱慕，竟至想入非非，不思茶饭。母亲见他日益消瘦，寻根问底，终于弄清他的心事，并且告诉了赵挺之，敦促他去为儿子求亲。赵挺之想了个主意，让他母子二人以回家乡诸城探亲为名，路过济南，顺便到李格非家小住几日。

赵明诚一见李清照，简直惊呆了。她长得温文端庄，眉清目秀，真如仙女下凡，就连她说话的声音，也像鸟儿唱歌一样，分外动听。赵明诚故意把自己写的文章放在易见处，以便引起李清照的注意。果然，李清照趁



人们不在，悄悄将赵明诚的文章拿回闺阁阅读。她对于忽然出现在家中的赵公子，以为相貌大方，才华出众，也是喜出望外。

不久，赵挺之与李格非提起儿女亲事，正式提出愿与李家结亲。为此，李格非从京城回家，与夫人商量。夫人对于刚刚接待过的赵家母子，印象很好。于是，父母询问女儿本人的意见。李清照似乎早在预想之中，一颗心儿怦怦直跳，羞得满面桃花，回答说：“孩儿无知，全凭父母做主。”

很快，赵明诚与李清照结成美满姻缘。夫妻情投意合，都醉心于习文弄墨，做诗填词。赵明诚特别喜爱收集古代文物器皿，金文石刻，书籍字画。他本来怕清照嫌脏嫌乱，没想到她也常常抚摸摆弄，爱不释手。两人为搜求名人字画，不惜付出重金，李清照甚至用自己的首饰换取名画。后来，赵明诚做了一个小官，经济情况才略好一些。

赵挺之病死只有三天，奸相蔡京污蔑他是元祐奸党，赵明诚兄弟三人都被革职。因此，赵明诚与李清照回到青州故乡去住，远离了官场风云，免去了与达官贵人的应酬，反而可以专心从事学问的研究。他们生活虽清贫，精神上却是愉快的。

过了一段时间，赵明诚为了丰富《金石录》的内容，离家去游历名山大川。他先登泰山，后又南下，由于行踪不定，李清照想要给他写回信都难。重阳时节，她自饮几杯淡酒，不觉心潮起伏，诗情奔涌，回房填了《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消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消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数月后，赵明诚远道归来，夫妻有诉不尽的衷情。赵明诚在案头上发现妻子写了许多词，委婉含蓄，清丽隽永，读后十分感动。他也想作几首诗词，同妻子比试一下。于是，他废寝忘食地写了三天，写出五十阙词来，与李清照的词混在一起，请好友陆德夫来鉴别高低。

陆德夫读后默想，笑着对赵明诚说：“我看只有三句写得奇妙。”

“请问是哪三句？”

“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赵明诚红着脸，惊叹说：“这三句正是清照的手笔啊！看来我是比不过她的。”

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赵挺之的妻子郭氏，因为蔡京把已故礼部侍郎赵挺之的称号降为“指挥”，向徽宗上奏，痛诉她丈夫含冤而死，全家蒙受冤屈的经过。徽宗准奏，下旨恢复赵挺之观文殿大学士。赵明诚因而又被朝廷派到莱州（今山东掖县一带）权知军州事。

李清照随丈夫到莱州去，路宿昌乐馆，想起了家乡众姊妹依依难舍之情，在驿馆填了一首《蝶恋花》：

泪湿罗衣脂粉满，
四叠阴关，
唱到千千遍。
人到山长山又断，
萧萧微雨闻孤馆。
惜别伤离方寸乱，
忘了临行，
酒盏深和浅。
好把音书凭过雁，
东莱不似蓬莱远。

她在莱州的平静生活没过多久，由于金兵攻陷汴京，赵明诚与李清照不得不把所藏书画古器装了五大车，随着宋朝君臣，向南逃跑。

建炎元年七月，原江宁（今南京市）知府病死，赵明诚奉命去江宁权知军、州事。李清照随后赶去。由于青州兵变，散逃的官兵到处烧杀抢掠，他们所藏十几屋的文物书籍，全被洗劫一空。所幸夫妻相会，安然无恙，真是悲喜交集。

宋朝南渡以后，君臣百官，多是一些行尸走肉，他们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从北方来的消息，不是战败逃窜，就是损兵折将。李清照满怀国破家亡的沉痛心情，此后再写的辞章，一改过去那种造句清新、情调缠绵的风格，变为出言激愤，讽刺尖刻。夏日里，她捧读《史记》，读到项羽兵败垓（gāi 该）下，有人劝他逃跑，他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悲壮地拔剑自刎。李清照激动地写下了：

生当作人杰，



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

不肯过江东。

她对项羽不愿忍辱偷生的英雄本色作了赞美，同时讽刺了赵构集团怯敌逃跑、偏安江南的卑劣行径。

建炎三年五月，赵明诚与李清照相携去江西途中，接到高宗要赵明诚到湖州上任的诏书。赵明诚独自先去建康（今南京），拜见皇帝。因为六月天热，他赶到建康时病倒了，等到七月，李清照得到他生病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到建康，赵明诚由中暑转为疟疾与痢疾，已经危在旦夕。八月十八日，赵明诚还向李清照要笔写诗，但是手刚接到笔，笔从手中滑落下来。李清照蓦地一惊，不知所措，转瞬间，赵明诚撒手而去。

李清照伤心欲碎，泪飞如雨。在埋葬赵明诚以后，痛定思痛，长歌当哭。她写了一首千古绝唱《声声慢》：

寻寻觅觅，

冷冷清清，

凄凄惨惨戚戚。

乍暖还寒时候，

最难将息。

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

雁过也，正伤心，

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
点点滴滴。
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

李清照孤苦无依，决定去投奔她弟弟李远（háng 杭），而这时的李远正跟着高宗一伙，向南逃奔。因此，李清照也紧紧尾随他们奔逃。他们从越州追到台州，又从台州追到明州、温州。一路上，他们为了减轻负担，把多余的衣服被褥全扔掉了。他们到了温州，听说皇帝已乘船入海，李清照便也雇了船，到了海上。她面对无边沧海，心潮像风涛一样翻滚，家和国在哪里？她的精神倍加痛苦，越想越愁，真想一头扎进那无边的大海……

建炎四年三月，金人见南宋王朝如此软弱无能，正好可作他们的傀儡政权，代行统治，因此，金兵主动从临安退兵。赵构一伙便也从海上返回越州。第二年，赵构在越州建都，改为绍兴元年。

绍兴二年（公元 1132 年）正月，赵构又从越州迁都临安。李清照也跟着弟弟李远迁到杭州。

几年来的奔波流离，使李清照渴望得到安定生活，因此，她为自己的住处题名“易安室”，自己取号“易安居士”。这时，她已 49 岁，常常生



病，全靠弟弟细心护理。

有一天，李远的一位同僚带着一名叫张汝舟的客人来访。当时，有两个张汝舟：一个是崇宁五年（公元 1105 年）的进士，道德文章全为人称道；一个是现在来访的这位张汝舟，他靠钻营投机，博得了赵构的一时宠幸，做了右承奉郎（一种低级小官）。李远误认这个俗气的张汝舟当做那个进士出身的张汝舟了，所以很高兴地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姐姐李清照。

真是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原来这个张汝舟丧妻三载，羡慕李清照的才学名声和珍藏的金石书画，故意拿了李清照散失的王羲之的墨迹，前来奉还。他这一手果然灵验，使李清照见物如见故人，不觉泪流满面。从此，张汝舟频繁拜访，多方托媒，欲娶李清照为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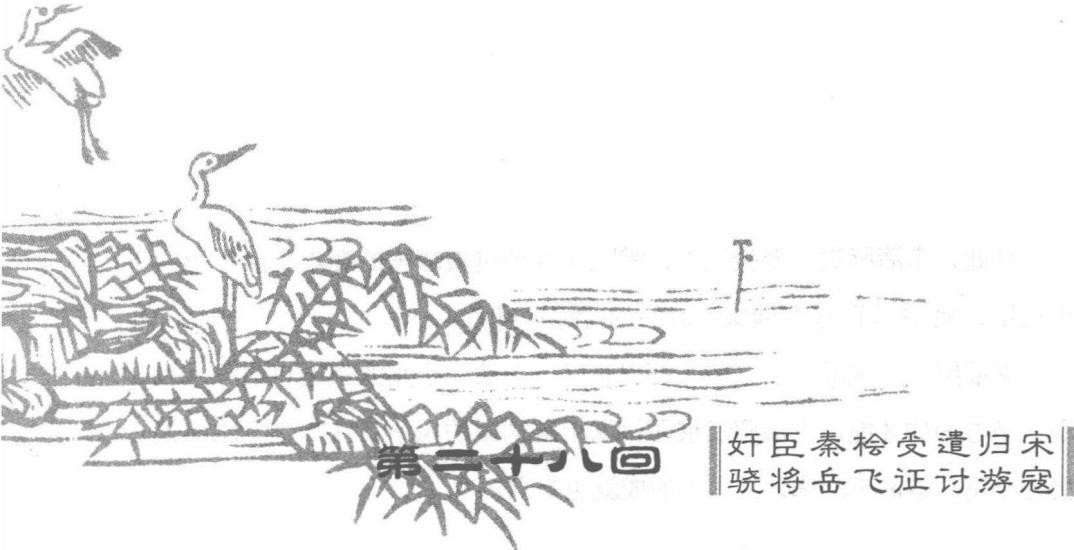
李清照总是沉吟不语，李远以为姐姐碍于面子不便开口，便替她答应下来。李清照十分勉强地嫁给了张汝舟。

婚后不到一月，张汝舟即逼迫李清照全部交出她珍藏的古玩书画，以便拿去巴结皇帝赵构。李清照向他哭诉，自己的首饰衣物已全部让他搜罗尽了，还到哪里去拿书画？渐渐的两人为此多次争执。张汝舟终于暴露了他贪财行贿的卑鄙面目，并对李清照进行污辱打骂。李清照万般无奈，向皇帝告了御状。赵构看后大怒，立即将状子交廷尉（掌刑狱的官）处置。结果，张汝舟被判为“私罪徒”（徒刑至多三年，可用钱赎，官抵）。但是，按宋朝《刑统》规定，妻子告夫丈，即使属实，妻子也要判刑两年，戴上枷锁与被告当众对质。李清照甘心情愿地这样做了。

不过，李清照在朝内有一位远房亲戚綦（qí 奇）崇礼，任御笔尚书、兵部侍郎兼翰林学士。他极力为李清照辩护，使李清照在被拘九天后就放回了，张汝舟被从严发落。

从此，李清照觉得无脸见人，默默无闻地过着凄苦的晚年生活。绍兴十三年，她 63 岁时还在建康，以后的行踪不可考。

李清照以写词最著名，散文写得也好，书法、绘画的造诣也很深，表现了多方面的才能。李清照发展了词坛上婉约派的风格，在内容上比前人更为丰富，感情更深挚，艺术上的成就也更高。



第二十九回

奸臣秦桧受遗归宋
骁将岳飞征讨游寇

岳飞收复建康以后，押送俘虏到南宋朝廷，自己又带兵撤离建康，仍回宜兴张渚镇去，正走在路上，仍然留驻宜兴的刘经，有一个部下叫王万的，突然跑来，拦住了岳飞的坐骑，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将军慢行，不好了……”

岳飞一看，事情非同一般，赶忙下马，扶住王万说：“有事慢慢道来。”

王万强自镇定了一下，说：“将军千万不能回宜兴去。刘经正在密谋策划，要趁你从建康刚刚回到宜兴的时机，将你和母亲、妻儿全部杀死，然后他好把你的队伍合并到他的队伍里。小人听到此事吃惊不小，特来报告……”

这事岳飞确实没有想到。他和刘经本是长期患难与共的朋友，想不到在此国难当头之日，竟要下此毒手。他咬咬牙，决定先发制人。他派遣部将姚政，带了几个精壮士兵，策马飞驰，先去宜兴。乘刘经尚无防备，在岳飞母亲房内布下埋伏，然后以岳老太太的名义，请刘经来商量事情。等刘经来后，立即斩杀。

姚政依计而行，果然成功。这时，岳飞也率兵赶到，立即向刘经部队宣布了刘经谋叛经过。刘经的队伍反而都心甘情愿地合并到岳飞部队来了。

金兀术屯兵六合，要把俘获的人和物装上大船，从运河运到北方去。南宋委派在承州的镇抚使薛庆和楚州镇抚使赵立，都以重兵把守河道，不让金兵通过。建炎四年秋，金国另一军事首领挞懒，刚从山东侵入淮南，便和兀术商定，要打通这个通道，他们的目标是先攻破楚州。

薛庆为了分散敌人力，先带兵到扬州郊外，与金兵作战，没想到扬州的安抚使郭仲威并不与他配合，使薛庆陷入敌众我寡的困难境地，没过多久，薛庆被俘，承州、扬州均为敌人占领。

在楚州那边，挞懒先截断赵立的运粮道，赵立不得不向朝廷告急。这时，御史中丞赵鼎，正和宰相吕颐浩闹别扭，吕颐浩罢相，赵鼎仍然任中丞。赵鼎派张俊去援助楚州，张俊因和吕颐浩是好朋友，不听赵鼎调遣。这时，楚州被围，一天比一天紧张，赵立日夜防守，不敢松懈。挞懒见赵立已经粮尽援绝，又组织猛攻。赵立将城内靠近城墙的房屋拆掉，掘一深沟，沟内烧起大火；又让城上壮士持矛等待，等到金兵缘梯登城，就用矛钩将敌兵钩入，投入火中。挞懒又命金兵挖地道，通进城内。赵立也早有防备，进来一个杀一个，弄得挞懒气急败坏，又命金兵运来了投石机，不幸飞来的石头，正好击中赵立头颅，血流如注，身旁的士卒见了，立刻去救他，赵立说：“我这伤很重，不能为国灭贼了……”说罢气绝，但仍然挺立不倒。兵士们哭着将他抬下城去殓葬。

守城兵士都很敬佩赵立，个个立誓报仇，照旧在城上坚守。一直又过了十来天，城内已没有粮食了，楚州才被攻陷。

岳飞奉命去援助楚州，走到半路，听说楚州已经陷落，便率军回泰州，后见金兵势力很大，又从泰州转移到江阴。

建炎四年秋，兀术率领骑兵已从江南撤退。挞懒又率军到淮南与兀术会合，又有再犯江南之势。南宋朝廷很希望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牵扯金军力量。张浚是个吹牛说大话的人，并没多少才干。他发动了几次战役，都被金军打得大败，让金人占领了秦川五路。然而，金人要想全部消灭南宋，也不容易，因此，形成了金宋对立的形势。

就在这时，秦桧被金朝派回了南宋。

早在公元 1127 年，徽、钦二帝被粘罕和斡离不废掉，当时有人向金朝上书，不要另立张邦昌为帝，而要从赵姓当中选立一人。其中，御史中丞秦桧就曾向金朝上书，提出这个主张。因此，他受到了金朝的重视和信任。徽、钦二帝被掳，秦桧随行。十月中旬，赵佶、赵桓等人，从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被押送到以前辽国的中京（今内蒙宁城县），大批的宋官被押往显州，而秦桧则因为投靠了挞懒，这年冬天随着挞懒到了中京。

赵构即位的消息，转过年来夏天，徽宗才知道。他为了向金朝摇尾乞怜，起草了一封长信，请秦桧润色以后，转给粘罕。秦桧看了，觉得徽宗的信引用历史太多，写的啰唆，便替他改写。信里表示愿意削去皇帝位号，对金“世世臣属，年年输贡”，充分暴露了赵佶和秦桧认贼作父的丑恶嘴脸。

粘罕是当时金国最高军事统帅。挞懒是金朝皇帝的弟弟。秦桧将此信请挞懒转交粘罕，粘罕虽然没有理睬，但却对秦桧这个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公元 1130 年，挞懒从山东带兵南犯淮南，秦桧为挞懒做随军转运使，秦桧的老婆王氏和奴婢也随军同行。金军攻打楚州，多次打不下来，挞懒便让秦桧写了一篇奉劝楚州军民投降的檄文，广为散发。

这年十月，秦桧在挞懒的唆使下，带着老婆和奴仆以及不少行李包裹，从楚州回到了越州。

秦桧从北到南数千里，怎么这么容易逃回？朝中大臣们纷纷议论。参知政事范宗尹，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一向与秦桧气味相投，就主动地向群臣解释、辩解：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秦大人爱国忠君，不惜化装成老百姓，风尘仆仆，回到南朝，其精神可钦可佩！”

他们又向昏庸皇帝高宗禀奏说：“陛下，秦桧不辞兵戈之险，风霜之苦，千里迢迢从北国返回本朝，全凭了一片忠心。在此兵连祸结之日，朝廷正宜重用这样的忠臣！”

高宗完全为金朝势力吓破了胆，急于打听金朝情况和对宋朝态度。他听范宗尹和李回这么一说，立即说：“召秦桧上殿！”

秦桧一进殿，扑通跪倒在地，眼泪鼻涕流了满面，泣不成声地说：“臣在北国，无一日不思皇上，无一日不念宋朝江山……”

高宗果然受了感动，叫他平身讲话。秦桧不知不觉摘下了假面具，毫不掩饰地诉说挞懒对自己如何信任，如南宋愿意降服，自己可以担任说客。秦桧一边说一边看到高宗频频点头，便大着胆子，把早已拟好的向挞懒乞降的“国书”，向高宗呈上，说：“这份同金国议和的国书，请陛下御览。”

高宗接过“国书”草草看了一遍，觉得秦桧很了解自己的心事，便又

向秦桧仔细打听了被俘的徽、钦二帝的情况。秦桧对于徽、钦二帝在金朝作为阶下囚的遭遇只字不提，胡诌他们如何受到金朝礼遇，等等。高宗竟信任不疑，高兴地对左右说：“朕得桧很是欣慰。既得二帝消息，又得一谋士，岂非一大幸事！”

高宗虽未采用秦桧草拟的“国书”，但他命刘光世致函挞懒，进行试探，函中代替高宗向挞懒表示，南宋是可以向金屈服投降的，但挞懒没理这个茬儿。

绍兴元年（公元 1131 年）二月，高宗任秦桧为参知政事，秦桧并不满足，竟大言不惭地对高宗说：“臣有上策，可安天下。”

高宗问：“卿有何策？”

秦桧说：“未登相位，说亦无法施行。”

高宗越发以为他有什么奇谋高见。在秦桧做了半年的参知政事以后，同年八月，将他升为宰相。这时，秦桧果然向高宗奏上治国二策：“将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也就是说，目前居于南宋统治区的，不论豪绅百姓，凡是原籍在河北、河东、山东、陕西的，都要归附到金朝统治之下；原籍在中原一带的，都要归属刘豫的伪齐政权统治。

这时候，南宋朝野上下，都有一大批人主张报仇雪耻，收复失地。高宗听了秦桧的治国二策，也不由不感到惊骇，他驳斥秦桧说：

“卿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联系北人，当归何处？”

秦桧看了高宗那副不高兴的脸色，再也没说什么。

趁着金兵暂时没有南侵，高宗又把心思用到内部的安定上来了。他们最感头痛的，是那些骚扰闹事的游寇，这些游寇多是和金兵打了败仗，从前线溃散的散兵游勇。他们成群结伙，四处烧杀抢劫，同金兵没有两样。

当时势力最大的，有戚方、李成、曹成等几大股。

建炎四年六月，高宗派张俊去往讨戚方，张俊让岳飞同去。戚方在湖州安吉县，听说岳飞兵马来到，带兵到苦岭，企图拆毁桥梁。正在他们动手时，忽见远处尘土飞扬，岳飞的兵马飞驰而来，戚方吓得大惊失色，拨马就逃。

这戚方原来和岳飞同为杜充帐下统制，建康失陷后，岳飞艰难抗战，戚方不仅不打金兵，有一次反而趁岳飞与金人交战，从背后暗射冷箭，可是他箭法不准，射到岳飞的马鞍上，岳飞拔出箭来，放在箭袋里，决心生擒戚方，但那一次让戚方跑掉了。这一回戚方遇到岳飞，自知不是岳飞对手，如让他捉住，性命难保。可是前面有张俊的兵马，后有岳飞追兵，他干脆投向张俊队伍，主动投降，并请张俊说和，请岳飞饶他一命。

这天，岳飞来到张俊帐中，碰到了戚方。戚方无处躲藏，赶紧扑通跪倒，对岳飞央求说：“小的有罪，乞将军饶恕！”

岳飞看在张俊的面子，说：“既然招讨使饶你性命，从今以后，你要好好为国家出力，将功补过。”

还有李成，也是势力很大的一个。

李成原在山东一带游窜，后来又转向淮水流域。建炎三年，他受了朝廷招安，被任命为舒、蕲(qí祈)光、黄州的镇抚使。建炎四年，他趁金兵南下，又擅自把兵力扩大到十来万人，占据了江淮一带六七个州的地方，自称“李天王”。李成先是派部将马进于绍兴元年正月，攻陷江州，然后又攻洪州。

高宗命张俊与岳飞去征讨李成。绍兴元年正月初十，岳飞接到诏令，从江阴赶到宜兴，把随军的家小送往徽州。这时宜兴的百姓，有人拉着岳

飞的手，哭诉说，在岳飞离开宜兴以后，岳飞的舅舅姚某，在当地抢东西，强奸妇女，祸害百姓。岳飞一听大怒，便去禀告母亲说：

“我舅所作所为如此，实在是有累于儿，儿能容他，但军法难容。”

在母亲极力劝说下，岳飞没按军法从事，只是给他一些教训。他舅舅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对岳飞记恨在心。

这天，岳飞和几员小将，押送战马到徽州去。其中，也有他舅舅姚某人。走着走着，姚某突然拍马飞奔向前，转过身来，朝岳飞射了一箭。这箭只射中马鞍的鞍桥，没有伤着岳飞。岳飞一看大怒，拍马向前，追上他舅舅，一把把他扯下马来，令裨将王贵、张宪捉住他两手，岳飞举起佩刀，剖开了他的心脏。

岳飞将这事的经过禀告母亲，母亲哭着说：“我最疼爱这个弟弟，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

岳飞说了他舅舅先下毒手的经过，说：“今日我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杀，母亲也就不用想过一天平安日子了。”

母亲只好忍痛，不再说什么。

三月间，岳飞与张俊先后赶到洪州。张俊探知李成在江州、马进在筠州都没什么行动，便也按兵不动。过了一个多月，马进认为官兵不敢出战，便进逼洪州，并派人送来文牒（dié蝶），约定日期交战。张俊特意用小字写了回信，意在麻痹敌人。同时，他又和驻在洪州的各军商议进攻的计划。岳飞自请担任先锋，由赣江的生米渡过江去，将敌人先锋部队打败，乘胜追到筠州。第二天，张俊自率大军赶到，使敌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这一仗，毙敌数万，俘虏八千。

马进率领残兵败将，投奔江州李成。张俊和岳飞追到江州地面，但粮

食缺乏，停留将近俩月，到五月才引兵渡江，在黄梅县与李成、马进等匪徒相遇。李成占据高坡，居高临下，用山上石头投击官军，张俊则派一小队兵士忽进忽退，佯装与敌人争夺有利地形。张俊则亲率大批兵卒，从敌人背后猛攻上去，出敌不意地予以重创，贼众大败。马进被追兵乱刀砍死，李成走投无路，率领残兵败将，最后逃到北方，投降了刘豫的“大齐”伪政权。

还有一个张用，本来也是杜充部下，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同杜充脱离，在陈州城下打败了马皋，紧接着又和王善一伙分裂。他和曹成等人率领大批兵马，于建炎四年流窜到淮西的寿春、舒城一带。

不久，马皋被郭仲荀杀死，马皋的妻子一丈青，被一个名叫闾勍（qíng 晴）的将官收为义女。当张用流窜到濠州时，闾勍同他相遇，为了劝说张用归附南宋，便把一丈青改嫁张用为妻。这一丈青身手不凡，不但能披挂上阵，而且号称可以一人当千。张用娶了一丈青为妻，并未归附宋朝，却是得了一员剽悍的女将。一丈青做了张用军中的一名中军统领。

建炎四年夏天，张用因淮西缺粮，带兵到了德安府境内。张用军屯驻三龙河，曹成军屯驻应城县。另有不少散军聚集到郢州（今湖北钟祥）境内。秋天刚到，屯驻鱼磨山寨的那部分游寇自相残杀起来，统领官被他的部下杀死。张用害怕自己也会落个同样下场，便率领一两千人，离开曹成，奔向汉阳军，在那里掳掠丁壮，扩充队伍，不久受鄂州安抚使李允文的招安，驻扎在鄂州城中。后来移驻咸宁县。

张俊设计收夺了鄂州安抚使李允文的兵权，同时派岳飞去招降张用。张用被招安，留在张俊军中做统制，曹成不肯受招安，率领集结在吴仙镇的人马，向湖南流窜。

张俊回朝，奏报岳飞立了战功，高宗在绍兴元年七月，升岳飞为神武右副军统制。腊月，又将他提升为神武副军都统制，让他们以所部屯驻洪州。绍兴二年，曹成越五岭山脉，到达岭南贺州作乱，高宗、秦桧、吕颐浩等经过商议，又命岳飞前去征讨。

到了贺州，岳飞派前军统制张宪去攻打莫邪关，贼众纷纷逃散。带领官军夺关而入的，是第五将韩顺夫。这个韩顺夫是个贪杯好色之徒。在他带兵打进莫邪关时，看到兵荒马乱中，有一少妇夹着个包袱躲躲藏藏。他拨马追了过去，见这少妇颇有几分姿色，便喝叫一声：“站住！”那妇人早已两腿筛糠，不敢动了。韩顺夫跳下马来，将妇人推拥到马上，然后自己上马，挟持妇人而去。

韩顺夫早已忘掉是在同敌人打仗，一回到兵营见那妇人羞红满面，更是神魂飘荡，立刻脱掉身上盔甲，命人摆酒设宴，不管那民妇胆战心惊，强拥着她要她斟酒。此时，曹成部下一员年轻力壮、武艺高强的战将杨再兴带领人马，突然袭击了韩顺夫兵营。韩顺夫的部下见统帅如此，也都学着饮酒作乐。直到杨再兴到了营前，才知是敌人打来。

杨再兴直奔韩顺夫大营，见他那拥着女人喝酒的丑态，也不多说，举刀便砍。韩顺夫急忙躲闪，但迟了一步，只听扑的一声，一只胳膊被杨再兴砍断，顿时血流如注，那妇人大叫一声，吓得昏了过去。韩顺夫挣扎了几下，终因流血过多，脑袋歪向一旁，死了。

岳飞得到消息，十分气恼。他对部将们说：“韩顺夫本为朝廷军官，在此你死我活的交战关头，目无军法，贪杯好色，惹来杀身之祸。这是罪有应得，谁再敢像他那样胡作非为，一律处斩！”

岳飞命令一下，有些像游寇一样溃逃的官军正从他帐前经过。岳飞的

部下将他们一一抓住，举刀砍死，并警告后面的，谁再敢乱跑，决不留情。这一来，一下子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军镇住了。

紧接着，前军统制张宪和后军统制王经一同前来会师，重新和杨再兴交战。官军成千上万，旌旗摇荡，气势如潮。这杨再兴却一点也不在乎。他身披白色盔甲，骑一匹如雪白马，独挺着一杆银枪，上下翻飞，左冲右突，力战不屈。岳飞的弟弟岳翻，向岳飞请战，岳飞挥挥手：“快把那贼将擒来！”

岳翻也挺着一杆长枪冲了过去，大叫：“贼将先吃我一枪！”杨再兴并不答话，拨过马头，手腕一翻就向岳翻刺来。你来我往，没有几个回合，岳翻就被杨再兴一枪挑下马来，再加一枪，结果了性命。

岳飞眼看胞弟捐躯，不禁掉下泪来。他心头又急又恨，下令向敌人猛烈进攻。岳家军也真是英雄，个个争先，奋勇杀敌，不一刻，杀敌上万。曹成、杨再兴只得率兵向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北的桂岭县逃去。

“追！”岳飞催马紧追，曹成奔向连州（今广东连县），杨再兴则向静江军逃窜。岳飞的骑兵紧紧盯着他不放，眼看就要追上了，杨再兴忽然翻身下马，纵身一跳，跳到了一个深涧里。岳飞的骑兵再也无法前进，杨再兴也逃脱不得。

岳家军的士兵纷纷下马，拈弓搭箭，就要一齐放箭将他射死，忽听杨再兴高叫：“我是一条好汉，不要杀我，把我带去见岳飞将军！”

追兵谅他也跑不掉，就回答说：“你既是好汉，快上来受缚，跟我们去见岳将军！”

杨再兴又奋力跳上岸，由追兵们绑了他去见岳飞。

岳飞一见这杨再兴，果然英姿勃发，仪表非凡，智勇双全，便也不顾

杀弟之仇，亲自上前解缚，闭口不提交战之事，开口向他说道：“我知道你是一条好汉，今天决不杀害你。你应从此改过，以忠义报效国家！”

杨再兴赶紧叩头谢罪，满口答应说：“小人有罪，蒙将军不弃，今后自当将功折罪，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从此，杨再兴便成了岳飞部下一员勇将。

岳飞下令给前军统制张宪，要他追击奔向连州的曹成，曹成转向郴州（今湖南郴县）、邵州（今湖南邵阳）。这时，韩世忠刚在福建镇压了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回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的赣江岸边，连营数十里。曹成看到没了退路，只得向韩世忠投降。另有一小部分归附了张宪。

第二十九回

收复六州壮怀激烈
北伐无援国耻难雪

岳飞讨平几股猖獗的游寇，立下大功，高宗于绍兴三年九月接见了他，封他为江南西路、舒（今安徽安庆市）蕲（qí 奇州）（今湖北蕲春南）制置使，赏给他许多作战器械，岳飞对高宗也更加感恩戴德。

这年冬天，岳飞上奏给高宗，认为襄阳六州，地位险要，应当先收回，以这里作为攻打敌人的基地，进军中原。

原来，建炎二年（公元 1128 年）春天，赵构将重建的南宋小朝廷迁徙到扬州，在金兵铁蹄蹂躏威胁之下，担任河北提点刑狱的刘豫，也弃官而逃窜到了真州（今江苏仪征）。刘豫本想远远地逃离金人兵马，苟安一隅，不料宋朝又派他到济南去做知府。他心里害怕抵挡不了金兵如洪水般冲来，闹个倾家丧命的结局。因此，他绞尽脑汁，编了许多谎言，请求改派他到江南的某个州里去。但是，朝廷没有答应他，他只得怀着一肚子的不满，奉命到济南去上任。

这年腊月，刘豫担忧的事果然临头。挞懒率领大军攻打济南，刘豫吓得抓耳挠腮，搜索枯肠地想办法。可他想来想去，还是保住自己性命要紧。同挞懒作战，他不敢打；逃，也来不及，再说，临阵脱逃，逃到南

方，也没有他的地盘。他把牙一咬，脚一跺，下决心，投降挞懒。可是，在这民族危机的关头，驻济南的第一员猛将关胜，却决心抗战，并带领队伍在城上守卫。

丧失了民族良心的刘豫竟然趁关胜在城上督战之时，从背后将他杀死，将尸首推下城去。刘豫赶紧命人打开城门，率众向挞懒投降。挞懒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进驻济南府衙。刘豫把自己搜刮的珍宝玩物，全献给了挞懒。挞懒高兴地对他说：

“你能开城顺归北朝，免动干戈，立了大功。你可继续留任济南知府。”

公元 1130 年，兀术从江南撤兵北返，淮水以北地区，全为金人占据。金人想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作为宋、金之间的一个缓冲势力。刘豫自从投降了挞懒，不断地向他行贿送礼。粘罕是金国掌握兵权的最高统帅。挞懒就为刘豫说好话，劝说粘罕模仿树立张邦昌做伪楚皇帝的故事，也让刘豫在中原地区做傀儡皇帝。

粘罕派了他的心腹高庆裔，来到刘豫的家乡景州和山东的德州、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平府等地，迫使这些地方的官吏和居民写“愿状”。粘罕把这些“愿状”集中起来，报告给金国皇帝。金太宗便于公元 1130 年重阳节，将刘豫册封为“大齐皇帝”，都城设在大名。

刘豫又搜罗了一批叛宋投金的官吏，封作他周围的大臣。他还招募丁壮，组成武装部队，像叛徒李成就投奔到这里来，成了他手下一支得力的武装力量。

绍兴三年九月，高宗接见岳飞时，就为李成拥兵众多，投奔伪齐后加强了刘豫的力量而不安。因此，高宗希望岳飞设法去策动李成，反正归

来。他对岳飞说：“卿如能使李成反正归国，朕当以节度使待之。”

岳飞把这事答应下来，从自己的幕僚中选了一个名叫王大节的四川文士，秘密向他交代了任务，派他到了伪齐。王大节被刘豫的儿子刘麟罗致门下，授给他一个承务郎的名衔，让他作为皇子的属官。

刘豫自做了伪齐皇帝，对金国极力谄媚巴结，对百姓则实行苛捐杂税，尽力搜刮。

绍兴三年冬天，刘豫派李成在金兵的帮助下攻占了襄阳六州——襄阳、郢州、随州（今湖北随县）、唐州（今河南唐河县）、邓州（今河南邓县）和信阳（今河南信阳）。岳飞心中十分怨愤。因此，他连上奏章，要求收复六郡。

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受命从鄂州（今武昌）向郢州出发。刚刚归他统帅的牛皋与他同行。牛皋生得高大，是个有志气、有勇气的人。他熟悉襄、邓以至中原地区的地理形势。岳飞命牛皋为神武后军中部统领。伪齐派到郢州的知州荆超，骁悍勇武，号称“万人敌”。岳飞先派人去劝降，他不但不听，反用长寿县知县刘楫为谋士，坚守城池。张宪去攻城，被刘楫在城上辱骂了一番。

岳飞大怒，亲率士兵攻城，郢城高大，士兵们“累肩而上”，登上城头，杀敌七千，尸首遍地。荆超想逃也来不及了，在追兵到来时跳崖自杀，刘楫也被活捉，让岳飞痛骂一顿，推出斩首。

接着，张宪、徐庆去攻打随州，攻了好些天也没攻下。牛皋听了这消息，直冲冲走进岳飞营帐，拍着胸脯说：“给俺三天口粮，俺要拿不下米，不再向你讨吃的！”

众将士见他那满脸黑胡碴，鲁莽而又憨厚的样子，都以为他在吹牛，



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岳飞却非常认真地说：

“军中无戏言，我就给你三天口粮，限你三天之内，拿下随州！”

牛皋高高兴兴领命去了。牛皋早在京西一带，同董先、李横等部，多次与敌伪军作战，非常熟悉敌情。他带领队伍来到随州城下，先下令安营扎寨，生火做饭，让战士们吃了个饱。然后精心布置，趁着敌人因为张宪、徐庆多日攻不下城，有些麻痹倦怠的时候，牛皋亲自领兵攻城，刀枪并举，杀声震天，一鼓作气，就把随州占领了。而且活捉伪知州王嵩，把他押送到襄阳。

岳飞一看，牛皋根本没用三天，头一天就把随州拿下，心中大喜，立刻为他记功行赏。牛皋却哈哈笑着，伸出两只大手直摇晃，说：“使不得，使不得。这不是俺的功劳，功劳应归张宪将军。若不是他多日围攻，打得敌人疲劳无力，俺怎么能一举拿下？再说，大家都是为国出力，也用不着记谁的功劳嘛！”

岳飞的儿子岳云，也参加了攻打随州。岳云只有十六岁，他手持双锤，登上随州城墙，左右飞舞，杀得敌人粉身碎骨。从此，岳家小将的威名，传遍敌我军内。

岳飞大军一到襄阳，李成早从襄阳溜走。而此时的高宗，正给岳飞写“御批”，不但不鼓励他向唐、邓、信阳三地进军，还担心襄阳也保不住。

岳飞接到皇帝批示，一方面写奏章请皇帝放心，一面积极部署向唐、邓、信阳三地进攻。

李成自襄阳北逃，就和金国的刘答李董，以及原在陕西的敌伪军会合。岳飞派张宪去光化，徐庆去横林，采取两面夹攻的战术；同时，派董先、王万率领骑兵，瞅准机会进行袭击。李成每仗必败，他只得派高仲退

入邓州城内守城。高仲还没布置防卫，岳飞的军队早已登城。七月十七日，邓州被占领。

六天之后，收复原为李成占领的各州，八月中旬，占领信阳。

高宗接到捷报，喜出望外。他兴高采烈地同大臣胡松年说：“我早听说岳飞的军队纪律严明，可想不到他能这么快打败敌人。”

胡松年说：“陛下，正因为他的军纪好，才能攻无不克，若士卒不整，自顾不暇，到了关键时刻，怎能取胜？”

高宗大喜，于八月二十五日将岳飞升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又特封武昌县开国子，后又封为武昌郡开国侯。宋朝建国以来，作为军帅的节度使从不轻易授人。这时南宋建节度使衔的，只有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人。33岁的岳飞就当了节度使，像这样年轻，就当了高官，这是宋朝从未有过的。岳飞并不把功名放在心上，一心想着收复中原。他在鄂州作《黄鹤楼》词说：“何日清缨提劲旅？一鞭直渡清河路。”可是他的远大理想同高宗苟安东南的国策相矛盾，而且岳飞直上青云功高权大，也使大臣们产生嫉妒。

岳飞收复六州，朝廷把这六州并作襄阳府路，均由岳飞掌管。因为头些年刘豫不断进犯，黎民百姓大多逃难离家，造成土地荒芜，军粮也发生困难。岳飞一方面召集逃走在外的农民，回到自己家乡，发给种子、耕牛，让他们安心生产，叫做“营田法”；另一方面，让士兵不打仗的时候进行耕种，叫“屯田法”。经过两年屯田、营田，粮食增加很多，襄阳中路渐渐成为恢复中原的基地了。

王大节混入伪齐以后，同刘麟接触很多，逐渐成了刘麟的心腹。一天，刘麟询问王大节，要向南宋进军，应把主攻方向定在哪里？王大节想

了想说：

“四川百姓不堪张浚骚扰，负担繁重，处境困难，极盼大齐以重兵进驻。齐兵如能占领四川，然后发动四川舟楫，顺江而下，屯宿在江南各地的宋兵必将丢魂丧胆。”

刘麟摇摇头说：“不然，大金已传令来，要会同本国之兵，趋淮甸，渡长江、直捣吴会……”

王大节说：“这样做恐南兵控扼长江，则我师必受挫，不如攻川。”王大节劝刘麟攻川，目的是让他绕远路，攻险阻，虽未被刘麟采纳，但到底摸清了刘麟意图。另外，他也了解到，自从岳飞收复六州以后，李成再也不想向南宋反正。王大节看到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便趁黑夜从刘麟那里逃了出来。

王大节先投奔岳飞，岳飞又将他送到杭州。王大节刚刚向南宋朝廷报告了敌情，金国四太子兀术和伪齐皇太子刘麟便率兵南犯。金和伪齐的骑兵从泗州攻滁州，步兵从楚州攻承州。只有几天工夫，敌伪的骑兵和步兵就渡过了淮水。

本来敌人是特意绕开岳飞的防区，但在南宋方面，也只有岳飞的军队才可依靠。高宗接受张浚建议，急调岳飞前来参战。

十月，韩世忠部队同敌人交战以后，先是取得很大胜利，到了十二月，韩世忠属下的一个部将从庐州发兵千人，前去阻击敌军，不幸全军覆没。岳飞派徐庆、牛皋两人率两千士兵去援助。

仇悆听说金人的五千骑兵逼近城下，十分惊惶，牛皋同徐庆都表示要去迎击敌人，这时，所有的步兵尚未赶到，两人便只带了随身骑兵出城。牛皋远远地望着前来的敌人，高声喊话说：“你爷爷牛皋在此，你们胆敢

前来进犯！”

牛皋把绣着“牛”字的大旗展开，而且挥动手中长矛，勇猛地向前冲去，敌人慑于他的威名，也疑心他的前后左右必有大量伏兵，扭头就跑。牛皋领骑兵呼呼追去，一直追了三十来里。敌人自相践踏，死伤甚多。

仇悆将牛皋这一奇迹般的功勋报告岳飞，盛赞牛皋“神勇”。然而，由于岳飞特别喜欢徐庆，在上奏朝廷时，硬把牛皋的奇勋转移到徐庆身上，使徐庆升为武功大夫，牛皋只升了两级。

金与伪齐的军队遭受挫败，又遇连绵不断的大雨，粮道不通，兀术和刘麟只得领兵北归。

建炎四年（公元 1130 年）四月，湖湘起义军领袖钟相和钟昂父子被孔彦舟杀害，起义群众又在杨太、杨钦领导下与官军作斗争。高宗派岳飞去镇压，岳飞对起义人民犯下了血腥罪行。这在下一回还要专门写到。

这次，岳飞镇压起义有功，受到高宗赞赏，也引起韩世忠、张俊等将官的忌妒。岳飞知道这些。他将镇压起义所得战利品，分别送给韩世忠与张俊。韩世忠很高兴，而张俊却认为这是岳飞故意夸耀战功，更加怀恨。

这年十一月，原来在太原、绛州（今山西新绛）一带同金兵作战的忠义人士赵云，率兵投奔了岳飞。过了一年，梁兴也率领上百名骑兵投奔岳飞。岳家军大多是从河北、河东来的兵将。他镇压杨太以后，又把杨太的部队改编为水军。这一来，岳家军的声势更大。岳飞率领兵马，仍回鄂州驻扎。

绍兴六年三月，岳飞的母亲病死军中。岳飞上奏朝廷，打算护送灵柩到庐山安葬。高宗害怕金朝和伪齐会向江淮之间进攻，立即用御前金牌向岳飞宣诏，让他仍回鄂州主管军马。

这年七月，岳飞领兵到达襄阳。他派牛皋去攻打伪齐的镇汝军。伪齐镇汝军知州薛亨很是骁勇。牛皋对岳飞说：“俺一定要把这个薛亨活捉过来，献给朝廷！”

牛皋领兵去不多时，果然捉了个活的薛亨回来。到十一月，将他押往杭州。

岳飞还派王贵、郝晟（zhěng 整）、董先等人去攻伪齐统治的卢氏县，在那里取得 15 万斛的粮食。接着，他们又攻占了离洛阳 100 里的伊阳县。

统制官王贵又派副将杨再兴，去收复京西长水县。八月十三日，他在中途同伪齐数千名军马相遇，当场杀了伪齐五六百人。十四日晚上，就把长水县全部占领，夺到了万匹良马，万石粮食，全部分给了当地官员和贫苦百姓。

然而，岳家军离开南宋朝廷太远，给养接济不上，那些留在襄阳的士兵，有的被饿死。岳飞不得不把开到前线的士兵抽回来，把大本营从襄阳仍然迁回鄂州。

岳飞心里仍然念念不忘去收复北方，渡河打击敌人。可是，两次出兵虽都取得一定胜利，但朝廷并不大力支持。自己已经三十多岁了，国耻尚未洗雪，越想越苦恼、怨愤。这天，他在雨后走到长江边的亭子里，但见苍苍长天，一江流水，不禁心潮起伏，满怀感情唱出了那首传诵千古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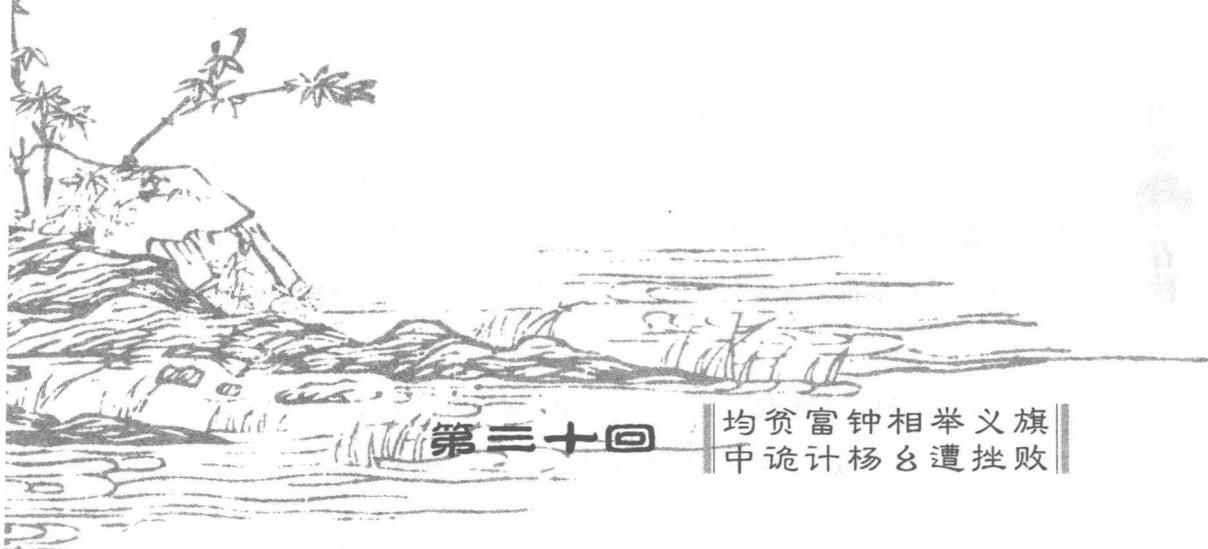
齊東野語

齊東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激昂豪迈，气壮山河，充分表现了他不愿虚度年华，迫切要求抗金复国的决心和愤激心情。



第三十回

均贫富钟相举义旗
中诡计杨么遭挫败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为首的统治集团，搞得国困民穷，社会动荡不安。武陵唐封乡（今湖南常德县南三十多里）水连村有个财主钟相，擅长医术，常为农村的贫苦百姓治病。他亲眼看到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压榨和痛苦，为了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抵御土匪和平时互助，建立了一个当时叫做“社会”的组织。这个“社会”组织势力很大，发展到方圆几百里的地方。

钟相还利用摩尼教作掩护，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贫苦农民都非常拥护。正当钟相发动群众，准备起义反宋的时候，金兵包围了开封。钟相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组织“忠义民兵”三百余人，派长子钟昂率领，去支援开封保卫战，参加“勤王”师。可是宋朝统治者对民兵不放心，又怕惹怒了金兵，就把他们遣返回家了。当钟昂回到武陵老家，钟相听了儿子的诉说，大骂朝廷腐败无能，决心自己组织人民保家安民，抗击金兵南侵。

那时，江西、湖南一带，金兵还没来到，但从抗金前线溃退下的官兵倒是先到了；接着，追逐前一部分人的官兵也跟着到了。他们像土匪一样

横行抢劫，弄得人民无法生活。钟相与儿子钟昂商量，把勤王的民兵留下，然后到村后的一座叫天子岗的山上操练，再也不受高宗皇帝的窝囊气。

没想到，钟相父子的议论，让一个叫王靖之的文人听到了，动手写了一篇状子，向鼎澧兵马都钤（qián 前）辖唐憲（què 却）那里告密，结果，钟相在半夜里被衙门捉去。

各村寨的人们听说钟相被官兵捉走，纷纷到钟相所在的水连村来商量搭救办法。有人主张劫狱，有个叫杨太的青年对大家说：

“唐憲手下有个办事的官吏范世雄，平时和钟老爷有来往，我们不如准备些钱财送给他，请他把钟老爷保出来。”

大家想想，如果马上去抢人，会把事情闹大，不如按杨太的办法先试一试。这个杨太因为排行最小，湖南称最小的兄弟为“幺”。所以，他也叫杨幺。杨幺的主意大家赞成，一个叫夏诚的老人便催促钟昂去办。

过了一些日子，经过范世雄在衙门里上下活动，把原告钟相“招兵买马，阴谋造反”，改成了“操练忠义民兵，保境安民”。这一来，钟相不但被释放出狱，而且打起“忠义民兵”的旗号，准备为保境安民出力。

公元 1130 年春天，金兀术从江西打进湖南，湖南安抚使向子湮（yīn 因）手足无措。当金军兵临潭州城下，向子湮弃城逃跑，使敌人入城后烧杀劫掠。不久，澧州（今湖南澧县）守城官吏也弃城逃命，使全城惨遭焚毁。这时，又听说有一股十多万人的土匪从荆南向湖湘移动，人们惶惶不安。

钟相在二月十七日这天，把各村民兵召集到水连村的天子岗。他激昂慷慨地向众人说：

“金军占领了咱们的州县，杀害咱们百姓，朝廷不但不派军队抵抗他们，反而派军队来镇压咱老百姓。咱们不起来造反，不就是等死吗？咱们也有人马刀枪，凭什么让金兵胡作非为，让朝廷来坑害咱！咱起来反了他！皇帝把人分成富贵贫贱，咱们来个等贵贱，均贫富，杀掉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人们在下面呼应着：“反了他，反了他！”

历时五六年的湖湘农民大起义，从此开始。二月二十一日，钟相称“楚王”，立年号“天载”，立尹氏为皇后，钟昂为太子，建立了大楚政权。

各地贫苦农民，纷纷携带武器前来投奔起义军，不多天，起义军就发展到十几万人，控制了附近十九个州县。

起义军的威势吓坏了南宋的官吏豪绅。他们纷纷带上家眷与财宝逃跑。此时有人提出，这样逃跑也没个落脚之地，不如准备些钱物，迎接土匪头子孔彦舟，让他来对付钟相。

这孔彦舟原名孔彦威，曾在京东西路当过小军官，后因犯罪潜逃，改名孔彦舟，流落在淮西当土匪。建炎三年左右，他又在淮西搜罗了一些被金兵打败的散兵游勇，凑了十多万人，往南流窜，一路上打家劫舍，祸害百姓。如今鼎州（今湖南常德）的官吏豪绅，要把这土匪头子接入鼎州城内。钟相得到消息，立刻与钟昂、夏诚、杨么等人商议对付孔彦舟的办法。

夏诚说：“孔彦舟初来，肯定会得意忘形，咱们给他个迎头痛击，让他也知道咱的厉害！”

于是，众头领各自回寨，准备分兵出击。

孔彦舟接受鼎州官绅的请求，带领匪军从他的老巢澧州出发，向鼎州



奔去。

刚走到山脚下的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忽然，四面八方擂起了战鼓，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把众匪兵团团围住，拼杀过来。土匪兵又饥又乏，被杀得哭爹叫娘，死伤无数。孔彦舟也不管是自己人还是敌人，见人就杀，只身逃走，退回澧州。

可是，他还没走出多远，迎面碰到一股逃兵。原来，在他离开澧州不久，钟相就派吴么郎带领起义军从西门攻进，占领了澧州，将留守澧州的大小官员，一网打尽。孔彦舟只好将溃兵收拢在一起，就地驻扎。

三天以后，孔彦舟探听到钟相的起义军，已从前面撤走，便又带兵往鼎州进发。

他们整整走了一天，来到一个叫药坪山的地方，从这儿翻过山岭，就可望见鼎州城了。大部分匪兵又累又饥，坐在路边就不想动了。孔彦舟提心吊胆向四处瞭望。

他望着望着，忽然山上的树丛都变成了起义军战士，哇哇呐喊着冲杀过来。匪兵们还没有来得及站起，就被杀死了。孔彦舟的残兵败将又损失大半。

到了半夜，孔彦舟才领着零散的士兵，狼狈地逃进鼎州（今湖南常德市）城去。

孔彦舟在鼎州城住了两日，忽然想起这鼎州城是否也是钟相设下的陷阱？他天天心惊肉跳，终于，召集他的匪兵，把城内外方圆二十里的地区团团围住，然后对百姓进行血腥的大屠杀，直把鼎州城内外变成一片血海。

钟相自从痛击孔彦舟以后，又回到水连村。这时正赶上农村大忙时

节，起义军需要储备粮草，于是，钟相一边组织生产，一边准备再去进攻孔彦舟匪军。

这天，钟昂向钟相报告说，孔彦舟造了许多竹筏，准备离开鼎州逃跑。钟相将信将疑。

第二天，钟昂又拿来一把竹签，对钟相说：“昨晚，孔彦舟把抓走的百姓放回来了，每个人头发上插了一根这样的竹签，让他们带回来交给你。”

钟相拿起竹签一看，上面写着两行字：

爷若休时我亦休，
依旧归舟向东流。

钟相看罢，笑着说：“看来，孔彦舟真的要逃跑了。”

这时，杨么却进来说：“钟老爷，我看寨子里来了许多生人，不知他们是什么的。孔彦舟诡计多端，我们可得小心呀。”

钟昂说：“这都是头几天，投奔我们来‘入法’的。”

杨么说：“我看他们那样子不三不四的，千万小心呀！”

这些人确是孔彦舟派来的。孔彦舟觉得硬打不行，就一面放出谣言，假装乘竹筏退出鼎州，一面又派遣大批匪徒，装成农民的样子，前来“入法”，混入钟相营寨。

三月二十五日深夜，孔彦舟把装作东逃的一千多只竹筏，装上匪兵偷袭钟相。这时，钟相的起义军听说孔彦舟要逃走，也都麻痹起来。而混入寨子来的匪兵，早已与孔彦舟约好了时间。他们偷偷打开寨门，孔彦舟领兵杀了进来。

钟相父子中了奸计，边战边退，最后退到钟相大院内坚守。然而，众

寡悬殊，钟相只得命小儿子钟仪与部将白德，从侧面绕到敌后，夺取船只，由水路向洞庭湖突围，去联络各水寨起义军，前来接应。另一路由自己率领，从天子岗后面一条小路，向后山方向突围，经过一场血战，终于进入天子岗山区。

杨幺和水寨的起义军，听到天子岗被围，急忙带领舟船人马前来接应。赶到水连村，正逢钟仪和十多个战士，夺船突围，他们杀进去救出钟仪，护送他到水寨，返身又去寻找钟相、钟昂。

钟相父子虽然武艺高强，英勇机智，但经反复的几场恶战，许多起义军战士被冲散和牺牲了。后来只剩下几个人，满身是伤，只得躲进一个山洞里。不料被一个叫范颜的地主发现，勾结孔彦舟匪军的头目，将钟相、尹氏和他们的儿子钟昂、钟全、钟绪以及一些战士，全部抓获。不久，南宋王朝就把他们全部杀害。

钟相不幸牺牲，分驻各寨的起义军领袖不知采取如何对策，而南宋的官吏和军队趾高气扬起来。湖北宣抚使李允文派部将安和等三路兵马合围洞庭湖区。程昌寓也从荆南派兵渡江，攻陷了华容、松滋等县，成千上万的起义战士惨遭杀害。

杨幺自救出钟仪后，回头又来寻找钟相，后来得知钟相等人被俘，十分难过。到了三月底，杨幺探听到钟相等已经牺牲，便在龙阳县重新树立旗帜，组织群众。夏诚、杨华、杨广等十多个首领，也在龙阳各地建营立寨，主动出击敌人的据点。

杨幺是龙阳县（今湖南汉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因家庭贫困中途辍学，帮助父亲给船主撑船为生。杨幺英勇善战，颇有军事才干。他总结了钟相的经验教训，创造出一套陆耕水战的办

法。洞庭湖地区，布满了河湖港汊，山水相连，芦苇茫茫，地势险峻，杨么便选择这些地方建立了七十余个水寨，且耕且战，既打击了敌人，又获得农业、渔业丰收，出现了“乡乡有酒坊，家家有猪羊，鸡鸭满地跑，处处稻米香”的富庶景象。

建炎四年，南宋派程昌寓知鼎州，兼鼎澧镇抚使。此人两年前在开封代理府尹，听说金兵来攻，急忙逃往蔡州（今河南省汝南县），不久又带蔡州兵弃城逃奔荆南，由于贿赂湖北宣抚使李允文，得以代理荆南知府。钟相被捕，他乘机派兵渡江，抢占了几个县城。如今，他升为镇抚使，便乘上大船，前往鼎州上任。

程昌寓的大船行至龙阳城下，此地水浅，大船上载重，运行缓慢。程昌寓站在船上，看到两岸丰收景象，恨不能把丰收成果，一下子据为己有。这时，一些匪兵要求上岸游玩，程昌寓答应了他们。

这些匪兵抢劫惯了，一上岸，见东西就抢，闹得鸡飞狗跳。忽然，起义军从四面八方杀出，那些匪兵想逃也来不及了，就在河滩上乱跑乱叫。跑在后面的多数被杀，抢在头前的纷纷落水。

程昌寓的大船行动迟缓，程昌寓只好改乘小船，拼命逃走。

这是杨么探听到程昌寓前来上任，打了一个埋伏战。起义军对程昌寓恨得咬牙，乘胜攻入鼎州，把孔彦舟匪兵没有运走的官库粮、财、木料等等，都装上船运往各村，分给贫苦的百姓；对居民作了疏散以后，把运不走的东西和官府衙门，一把火烧掉，给程昌寓留下了一座空城。

程昌寓逃到公安县，又从杜湛那里调来一支军队，仍要到鼎州来当镇抚使。这一次，他再不敢坐船，改从澧州绕了个大圈子，来到鼎州。

他看到城内空无一人，已成一片瓦砾，只好搭些草棚，遮挡风雨。这



天，程昌寓正在发愁如何摆脱这困难处境，突然有人报告说，杨华派人来请求“招安”。程昌寓派了他的亲信刘醇，出城联系。刘醇刚走近起义军的船边，被起义军一刀砍了脑袋。

可是不久，杨华真的叛变，投降了程昌寓。杨么非常气愤，连夜召集各寨头领集会，提出多打造一些大船，使起义军内部更加团结一致。

绍兴二年（公元 1132 年），有个叫高宣的人，向程昌寓献出一张车船图样，声称这种大型兵船能够战胜杨么的水军。高宣曾在汴京当过都水监（主管水利舟船）的木工头目，善于打造兵船。碰巧，虔州（今江西赣县）木材商赖九郎，从靖州（今湖南靖县）买了大批杉木板，停泊在桃源县境。程昌寓赶紧派人去全部没收，交给高宣，按照他设计的车船图样，制造车船。

这车船很大，既不用帆，也不用桨，而是在车船上装有木制的轮子，用人踏轮，以轮激水，推动船身前进。船的两边装有护板，在岸上看不见车和踏车的人。

高宣打造了许多车船以后，程昌寓经过多方打听，从辰州（今湖南沅陵）请来了原任水军统制的覃（qín 勤）敌，又派人到玉沙县（今湖北洪湖、沔阳一带）招募熟悉水性的船工一千多人，共凑足两三千人马，令覃敌训练水师。

经过一两个月的准备，程昌寓就急不可待地命杜湛、覃敌利用车船，去偷袭沚（zhǐ 止）江上游的夏诚大寨。覃敌当即说：“沚江狭窄，江水涨退不定，如果水位一落，车船就会搁浅。”程昌寓根本听不进去。

这天夜里，正赶上下雨，程昌寓命覃敌率车船，杜湛率兵马，水陆并进，去攻打夏诚的寨子。待到他们到了寨前，只见寨门大开，却不见一个

人影。他们正迟疑间，夏诚的伏兵从寨子周围杀出，杜湛一看不妙，掉头就跑。覃敌也急忙下令回船。可是，正如他早已预料到的，江口水位已渐渐下落，车船搁浅，动弹不得。覃敌命令放火烧船，但是已经晚了，起义军已冲到跟前，覃敌的水军跳下船，四处逃命。

覃敌虽然逃回鼎州，但他来时带了高宣，准备让他随时修船。高宣同他制造的车船都落入起义军手中。因此，起义军也开始制造了十几艘车船。车船最大的有二十四车，船楼三层，桅杆十多丈长。起义军经常乘着车船，进攻鼎州周围的敌人。

绍兴三年六月，宋高宗看到程昌寓无能，就改派御前大军都统制王瓊（xiè 谢），到湖南去当制置使，率领六万大军，向洞庭湖进发。

王瓊到了任所，心思全用在抢掠财物，贪图享受，派出去“捕盗”的军队，不是舟船迷向，就是有去无回。后来，一道道圣旨传下来，要他赶紧剿捕起义军，他才在十月间亲率水军，到了湖区。

官军的水师进入鼎口，就见起义军的车船前来迎战，只见船高数丈，却不见船上有人。官兵们驾着小船冲上去，只见车船绞动辘轳，绑着大青石的拍竿劈头打下，撞竿有力地撞来。官兵的小船不是撞碎就是拍沉。车船上还万箭齐发，射得官兵无处躲藏。有的官船靠近车船想往上攀登，窗口内忽然伸出了两三丈长的渔叉，将官兵一个个叉入湖中。车船上还备有搭钩，搭钩用几千支锋利的大鱼钩结在网绳上，像撒网似的见了敌人就扔过去，只要搭上一支钩就逃不掉。

王瓊眼看自己的水师死的死，伤的伤，正在咬牙切齿要反攻，一支箭射中了他的肩头，立刻血流满身，只得舍船登陆，狼狈地逃往鼎州。

过了一个来月，王瓊的伤才好起来。他为报仇，又命石世达、杜湛进



入龙阳县，进攻高癞子、杨钦、全综等起义军营寨，可是官兵没有碰到一个人影。官军的崔增、吴全二将等得不耐烦，下令水军驾小船到上游去迎敌，正好遇到几艘不见人的车船顺流而下。他们靠过去，正搭上云梯往上爬，忽然车船上杀声震天，不大工夫，庞大的车船就把官军的数百只小船撞沉。落水的官兵刚一抬头，就被车船上的石头打死或让箭射死。

过了一天，起义军将领杨钦，将自己的车船“大德山”号隐蔽在一个渡口的芦苇丛中，派了几个人看守，自己上岸休息。此时，覃敌率鼎州部队沿江搜索，发现该船，抢了就跑。杨钦得知，同另一起义军将领周伦领兵追到风金口。此处水面宽阔，起义军将覃敌的四只车船、三十只小船团团包围，展开一场激战。覃敌的船只被打得稀里哗啦，狼狈逃窜。

王瓊本想一举成功，把起义军全部消灭，没想到自己带来六万兵马，损折了一半，逃回鼎州以后，只是因为水位低落，不利行船，起义军才没去端他的窝儿。王瓊看在此待下去，凶多吉少，连夜率领大军摸到江边，逃往鄂州。

张浚得知王瓊与程昌寓矛盾重重，互不合作。王瓊的武装征讨已经失败，张浚便上奏高宗，要求他发诏招安杨幺等人。此时，王瓊又回到鼎州，抢先派人去找杨幺招安。可是派出去的人有去无回。王瓊又心生毒计，派遣士兵到城外，抢割百姓的庄稼，抢不尽就烧掉，不给起义军留下一粒一颗。

做了“大圣天王”的杨幺，决定再次惩罚王瓊。他派遣杨钦带领一支水军，乘坐大车船，进攻鼎州城南的社木寨。这个寨子处于沅江边上，形势险要。王瓊派部将许筌（quán 全）带领精兵五六百人在此防守。杨钦的车船开到寨前，许筌的守兵还没发现。起义军跳上岸来，一直打进寨去，

放火烧掉营防，对官兵大杀大砍。

在这同时，杨么还派高癞子率领一支步兵从后面围剿过来。他一面可以阻止鼎州出兵增援，一面又截断了社木寨官兵的退路。

这样，前后夹攻，不到一天时间，社木寨五六百官兵，包括许筌等守将，全部被消灭。

这时，伪齐大将李成派遣自称“胡大夫”和“郑武功”的两人，带了三十多个随从，运载着金银财宝，来收买杨么，让杨么同伪齐一起进攻南宋。杨么当面痛斥刘豫、李成都是投降金朝的卖国贼，是金朝的狗腿子，严词拒绝他们的劝说。这两人不但不听，反到许多起义军营来，劝说起义军将领与他们通好。

杨么大怒，密授起义军首领周伦一计，叫他设宴请客，在酒席上将胡大夫、郑武功等灌得大醉，然后，周伦一手夹起一个，把他们扔到湖边。其他来参加酒宴的起义军头领，也夹的夹，扛的扛，将伪齐使者的随从统统弄到湖边。周伦一声令下，起义军战士手起刀落，将他们全部砍死，推到湖里喂鱼去了。

宋高宗看着杨么带领的起义军越战越强，自从社木寨被攻破，官军闻风丧胆，不战自溃。宋高宗一气之下，把王瓊、程昌寓全部降职调离，改派张浚为总指挥，又从抗金前线调来岳飞，向洞庭湖进军，加紧镇压农民起义。

其实，张浚、岳飞也没多少高明办法，这时湖南转运判官薛弼，以阴险狡猾出名，他向张浚、岳飞提了两条建议：一条是先派兵砍伐竹木，编造木排，放置港汊河口，截断起义军的水路交通，使他们之间失掉联系，使车船不能发挥威力；另一条是让岳飞驻兵在洞庭湖周围的渡口、要道，

断绝起义军的给养，把义军困饿于寨中。这样时间一长，义军就会被迫投降了。

绍兴五年四月，岳飞大军到潭州，五月到鼎州。不久，岳飞就将杨幺的营寨包围起来，切断了它与各个营寨的联系。同时张浚放回被捉住的起义军探子，让他们捎回张浚的招安信。杨幺看后一把将信撕掉，决心克服种种困难，同南宋对抗到底。

然而，起义军首领中有个黄佐，本是个有田产的人，为保住家业才参加起义军。在张浚、岳飞的大兵压境和诱降政策下，他率先向岳飞投降。黄佐回湖，又劝降了他的至交好友杨钦。杨钦在受到岳飞的礼遇以后，向他献计说：

“将军所忧虑的无非是杨幺的车船。如果车船不灭，你攻他的寨子也是白攻。因为一进到湖里，一片大水，你奈何不了他。杨幺最大的战船是‘望三州’号、‘大得山’号等，这些船如果没有一丈深的水位不能航行。过去，洞庭湖水深不及一丈，杨幺置堰闸蓄水，所以才提高了水位。我过去管过堰闸，对于开闭的奥秘全都知道。将军如能派人跟我去开闸放水，这些车船就成了死船，再捆些草把子放入湖中，把车船的轮子缠住，它就再不能动了。”

岳飞大喜，立即封杨钦为武义大夫，命他带人去开闸放水。同时，岳飞又命原属王𤫉的老部下任士安，去攻打起义军的寨子。任士安先攻打黄城的寨子。打了三天三夜，起义军人困马乏，退到苟坡山。

这时，杨幺与夏诚的寨子仍然屹立。杨钦突然带兵引诱杨幺离开寨子。杨幺不知杨钦已经叛变，便听了他的话，亲率大批人马离寨。当他的兵马进入一条怪石峭壁的山沟时，忽然不见了杨钦的踪影。杨幺情知有

变，要想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四周埋伏的官兵突然杀出，杨么人马很少，拼命杀开一条血路，退回水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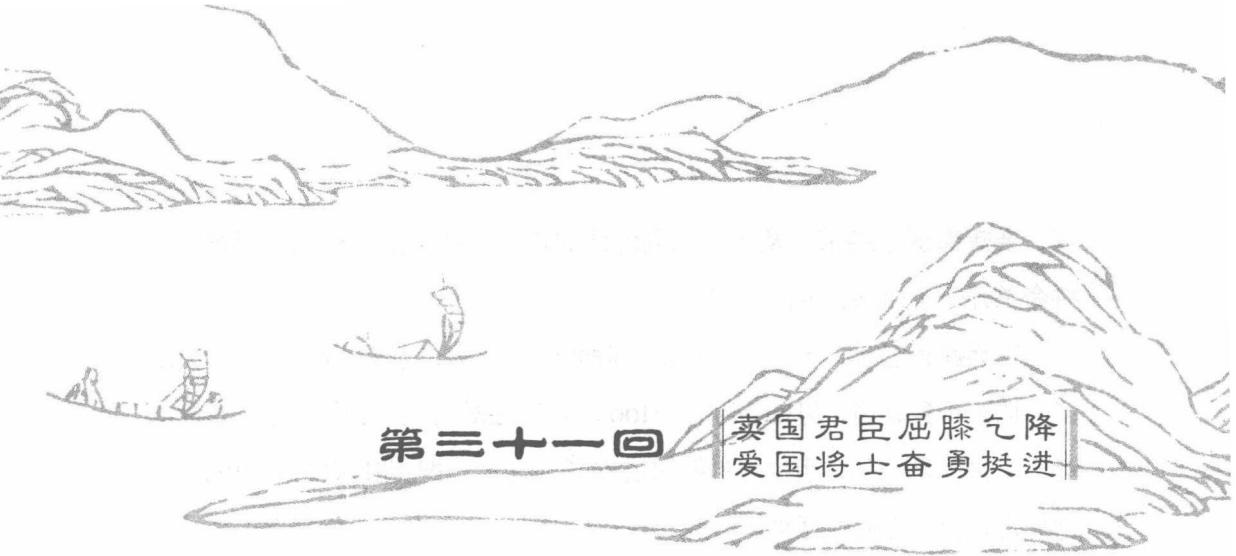
官兵疯狂追杀，杨么身中数剑，鲜血染红战袍，起义军战士牺牲也很多。杨么杀到湖边，见部将陈韬（tāo 韬）正在劫持太子钟仪，想去投降，杨么上去就是一剑，可惜让他躲过逃走了。杨么一把将钟仪推到湖里，让他先走，自己在后面抵挡。

钟仪在水中潜游一阵，浮出水面换气，被官军发现，大小船只纷纷围上来。杨么一边作战一边看到钟仪情况危机，赶紧跳入水中来救钟仪，在水中拼命与官军厮杀，终因寡不敌众，被岳飞的官兵捉住，英勇就义。

此后，夏诚还坚持斗争，打退岳飞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使岳飞兵马损失很大。最后，岳飞派兵把夏诚的寨子死死包围起来。

夏诚的寨子三面临水，夏诚将唯一的一条小路封锁起来，岳飞无计可施。后来，岳飞派人用许多拦江大木筏，堵住各条水路出口，并在水浅的港汊，投入大量干草、树枝。到了夜晚，让官兵不断扔石头、叫骂。夏诚看透了敌人的阴谋，不准战士出战，可是有些年轻战士忍耐不住，也一边叫骂一边往对方扔石头，结果正好落在水中的干草和树枝上。

到天亮时，夏诚发现一些年轻士兵还往对岸扔石头，忙加制止，但是晚了，岳飞已率军冲杀过来。起义军虽拼命抵抗，终因兵力悬殊，难以持久，夏诚下令乘船转移，船行不多远，就被岳飞设下的木筏阻挡，水下的车轮也被乱草、树枝缠住，官兵仗着人多，趁机用巨木将车船击碎。夏诚和士兵们被捕后，也壮烈牺牲。



第三十一回

卖国君臣屈膝乞降
爱国将士奋勇挺进

公元 1135 年春天，金太宗病死，由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孙子完颜亶（dǎn 胆）继位。这就是金熙宗。原来掌握军权的粘罕，受到金熙宗和挞懒等人的排挤。他们先把粘罕的心腹高庆裔以贪赃罪处死，不到一个月，粘罕也以“阴怀异议”等罪名，被逼得绝食纵饮，郁闷而死。不久，熙宗便任命挞懒为左副元帅，兀术为右副元帅，完全代替粘罕，掌握了金国的军权。

刘豫本是受到挞懒支持，被立为伪齐皇帝的，可他看着粘罕权大，就一味巴结、馈赠粘罕，冷淡了挞懒；加上挞懒占据山东时，伪齐常和他争夺财物，使得挞懒对刘豫早已怀恨在心。金朝立刘豫，是想让他去扰乱南宋，可刘豫无能，在军事上完全依赖金朝，也使金朝把伪齐看成了累赘。于是，在粘罕、高庆裔被解决以后，金朝就想废掉刘豫。

十一月间，刘豫派了使臣，带上金银财帛，去到金朝，请求金朝派兵帮他进攻宋朝，以便扩大自己的地盘。金熙宗看到了刘豫的信，对使臣说：“你家主子有兵有马，自己不去攻宋，反来求我，难道要我替他打仗不成？”

刘豫的使臣见金熙宗怒眼圆睁看着他，早已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挞懒走到熙宗身旁，如此这般说了一回，金熙宗又转换口气说：“姑念你家主子一番诚心，那你赶快回去，叫刘麟在本月十五，务必赶到黄河岸边，到时一起商议出兵之事，不得有误！”

使臣赶紧回去报告。到了十一月十五这天，刘麟带领二百多名骑兵，一大早就来到了黄河岸边。此时岸上风声沙沙，却不见人影。刘麟滚鞍下马，正在四处张望，在那摇动的柳树从中呼啦跳出一群执刀持枪的金兵，二话不说，拿出绳索将刘麟绑了，刘麟的部下刚要反抗，无奈金兵人多，也都乖乖地当了俘虏。

紧接着，挞懒、兀术率领数千骑兵，驰向开封。刘豫得信，率领文武官员迎出城来。挞懒骑在马上，以主子的身份训斥道：“刘豫你可知罪吗？”

刘豫自知因巴结粘罕怠慢了挞懒，不由吓得脸色大变，但口里还辩解道：“臣一向事金如事父……”

挞懒跳下马，一把将刘豫抓过来，掀掉他的衮冕，让金兵将他捆起来，然后投入监牢。从此，建立了八年的伪齐政权，又被金人废除。

随着北齐被废，中原百姓和伪齐将士们，有的也打算反正归宋。临汝的崔虎和蔡州的刘永寿，在绍兴八年正月，先后率领部队投了岳飞军队。这时，正是南宋恢复中原的大好时机。可是宋高宗赵构，听说挞懒已成了金朝的主要当权人物，又想起了那个吹嘘能在挞懒那里起作用的秦桧。自从绍兴二年秋天，殿中御史黄龟年弹劾秦桧，秦桧被罢相以后，一直在等待有利时机。高宗果然于绍兴七年授予秦桧枢密使，视同宰相。第二年三月，又拜秦桧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也就不顾一切



地以金朝代理人的样子，与高宗密谋，向金朝投降。

绍兴七年，亡国的北宋皇帝赵佶（徽宗）已在金朝病死。金朝废掉伪齐以后，又把南宋派到金国交涉徽宗灵柩回国的使臣王伦等人送回。临行前，挞懒对王伦说：“你回去报告江南（南宋），现在道路畅通无阻，和议可以进行了。”

挞懒又对王伦说：“你回去告江南宋皇帝，若他肯屈服于金朝，不但徽宗的灵柩和赵构的生母韦氏可以送还，还可以把刘豫统辖的河南之地，归还宋朝。”

王伦等回到杭州禀奏高宗，高宗喜出望外，立即吩咐嘉奖王伦等人。

仅仅过了一天，高宗又以奉迎梓宫（皇帝棺木）的名义，再次派王伦到金国去。实际上，是要王伦和金朝统治者讲明，可以在“议和”的幌子下屈膝投降。

五月间，金朝就派了乌陵思谋和石庆作为使臣，来到杭州，进行“议和”谈判。高宗赶紧催促在淮上视察的枢密副使王庶回朝，共同商议对策。

王庶坚决反对“议和”。他在返回杭州的路上就写好了奏章，奏章中说：“陛下与贼有不共戴天之仇，怎能去接待他的使臣？他们说议和割地，无非是划淮河、黄河为界。若划淮河为界，淮河本来就属我国；若以黄河为界，则东西数千里，是长满荆棘的无人之地。他们若在这么长的边界上驻守军队，势必要向我国厚索岁币，加重我国负担。不如把来使关押起来加以斥责。”

回到杭州，王庶听说高宗不听自己劝谏，仍然主和，心中不免愤慨，也不顾君臣之礼，又写一道奏章，质问赵构说：“何苦不念父母之仇，不

思宗庙之耻，不痛宫闱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违人，去迎合敌人呢？”

高宗看了，根本不理。这时候，南宋文武官员中还有好多人要求面见高宗，或者上奏章反对议和。宰相赵鼎眼看君臣之间这样争吵不休，太不像话，暗地里对高宗说：“陛下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今乃屈体求和，实非美事；陛下应向众臣说明，这是为先帝梓宫（灵柩）和母兄之故，不得已而为之。群臣以陛下的诚孝如此，必能相谅。”

乌陵思谋完全摆出钦差大臣的架势来宣谕诏令，根本不到南宋宰相的“都室”（办公室）交出国书，后因金朝多次催促，他才到都室与宰相赵鼎、秦桧及王庶三人谈判，并向高宗交了“国书”。这“国书”提出的条件是：送还赵佶棺木和赵构的生母韦氏；把原属伪齐的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区，一律归南宋统治。要求南宋的赵构自动取消帝号和宋朝国号，只作为一个藩属向金朝称臣纳贡。宋朝每年还得给金国进贡白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实际上等于将南宋变成了第二个伪齐政权。

赵构唯唯诺诺，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换得金朝不再以大军南来，因此愿意接受“国书”的条件。赵鼎虽然主和，但不主张无条件投降，他认为金朝所提条件对南宋侮辱太甚，不能接受，便自称有病，请求罢相。果然被批准。秦桧因为早已看透了赵构内心要投降的意向，更加肆无忌惮主张无条件投降。

金朝听了乌陵思谋与宋朝谈判结果，又派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萧哲为“明威将军”到南宋来宣读“诏书”。这时的金朝已完全把南宋当做臣属来看待了。张通古还派了一名官员去通知南宋朝廷，沿路的州县官吏必须望“诏书”迎拜，到达临安时，要求赵构脱下皇袍，改穿大臣服装拜受“诏命”。南宋大臣们知道了这件事，也都觉得无法忍受，纷纷上疏



或给秦桧写信，要求他们迅速改变投降态度。

大将韩世忠连续数次上疏，坚决反对投降，他断定金朝要求“讲和”的背后，必有险恶的阴谋。张浚五次上疏，反对“和议”。岳飞称“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枢密副使王庶，自从乌陵思谋南来，直到张通古、萧哲南来，一直上疏反对。他也主动要求高宗罢免他的枢密副使职务，到潭州任知州。正好，秦桧借机推荐自己的亲信孙近，代替了王庶的职务。

枢密院编修官胡铨气得火冒三丈，上疏要求立即斩杀秦桧、孙近、王伦。他在奏章中直截了当地说：“臣窃谓秦桧、孙近皆可斩也！”“愿斩三人之头，笑之藁（gǎo 搞）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然而，秦桧不但未被斩杀，还代替赵构，对胡铨的奏章写了批示，一下子把他贬到广州，去监管盐仓。

即使这样，人们仍然不服，又有一些大臣拿着奏章，一直到都室，当面告诫秦桧：“听说皇上就要接受金国来书，行屈己之礼。万一军民汹汹，闹出大乱子，我们可是压不了的！”

不论反对的声浪如何高涨，赵构、秦桧的投降活动仍旧进行。最后，秦桧终于代表赵构，于绍兴九年（公元 1139 年），跪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诏书”。不久又签“和约”：金朝把陕西、河南等地“赐”给南宋，南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金朝归还徽宗和皇后的棺木。这样，高宗在“抗金得胜”的有利形势下，反而成了金朝的臣属。

岳飞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气炸了肺，他让张节夫给他写了一个“谢表”，按照那时的规矩，臣下受封，要向皇帝表示谢恩。岳飞在这个对上次升赏他表示感谢的“谢表”中说：“魏绛给晋公提出的策略，娄敬向汉

帝进献的智谋，都是在盟约的墨迹未干，宣誓的口血还在，敌人就发兵南犯，而晋汉也都兴师北伐了。这是因为外族统治者向来不讲信义，欲壑难填，不会遵守盟约。”他又提出自己的主张说，“我们要收回失地，恢复燕云，洗雪国耻，使敌人向我们低头称臣。”

高宗对岳飞的见解根本不理，秦桧则对他更加恨得咬牙切齿。

到了春天，花红柳绿，眼看快到清明节了，这是家家户户上坟扫墓的日子。高宗派皇室赵士襄（niǎo 鸟）和兵部侍郎张寿，去巩县祭扫皇陵，岳飞也上书，要求带几个亲兵同去。他心想，可以顺便侦察一下敌人的动静。可是高宗怕他“惹事”，一直不允所请。

岳飞看到反对议和的奏议不被采纳，要求谒陵也不许，心中忧愤苦恼极了，干脆于绍兴九年二月间写了辞呈，上写道：“飞自从事军旅，疲耗精神，旧患目昏，新加脚弱，恐有误于使令。”要求“解罢兵务，退处林泉”。高宗和秦桧看了，明知他心怀气愤，决定不予理睬。

高宗还为庆祝“议和”成功，对群臣加官晋爵，给岳飞加了一个高贵的“开府议同之司”的头衔，岳飞当即写了“辞表”，向高宗提出：“今日之事不是平安而是危险，是可忧而非可贺，只应训练兵马防备意外，决不能论功行赏，惹敌人耻笑。”

在这期间，金朝贵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矛盾。自从粘罕被推翻，挞懒与宗磐也没站稳脚。金熙宗天眷二年（公元 1139 年）七月，宗磐以“谋反”罪名被杀头；不久，挞懒也被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被逮捕，押解到兀术军营所在地杀掉了。从此，兀术做了都元帅，大权独揽，他要把已经归还南宋的刘豫的地盘重新夺回来。

天眷三年五月，金熙宗下诏给兀术，要他向南宋“兴师问罪，尽复疆



土”。兀术分兵四路南下。原来金国归还的地盘仍由刘豫的旧官员统治着。兀术率十万精兵攻打开封，宋朝刚刚派来的东京留守孟瘦风迎降；李成去攻打洛阳，宋朝西京留守李利用弃城逃跑；南京留守路允迪也投降了。兀术大军又打顺昌府（今安徽阜阳），遇到了宋将刘锜的强力抵抗。刘锜在绍兴十年三月被任命为东京留守。他率兵马往开封去上任。他刚到顺昌府城，金军韩常和翟将军的人马也到了顺昌城外。金方的龙虎大王也赶来支援，将顺昌城包围起来。刘锜派兵从四方开出，同布置在城上的士兵互相呼应作战；对于距城远些的敌人，则用神臂弓射击。从上午一直打到日落，金军溺死在河中的人马不可胜计。

六月初七，兀术率大军到来，与龙虎大王、三路都统、翟将军、韩常等头领连接下寨，兵马蔽野。兀术傲慢地对部下说：“顺昌城壁如此残破，用靴尖就可踢倒。来日一定要打进城去，进入知府衙门摆宴。谁能掳获妇女玉帛，就归谁所有。”

说完，他拿起一支箭，一下子折断，表示决不食言。

七月初九凌晨，兀术就调动龙虎大王等将领的部队铁骑十余万，再次包围顺昌城。刘锜将一部分将士分布在城上，另外5000人分作一支，令他们轮番出城迎战。刘锜还命令士兵把甲胄曝晒在烈日之下，等晒到发烫的时候，他便命5000人穿戴好了，奋勇出击。宋军刚到日光之下，衣甲还不太热，而金兵的衣甲则晒得烫手了，难以冒着酷暑作战，结果又被打得大败。

金兵作战往往让汉族步兵冲锋陷阵，而把骑兵摆在左右两翼，这种战法也叫“拐子马”。刘锜为了对付“拐子马”，命士兵带一个竹筒一把大刀，竹筒中装满煮豆，入阵后把竹筒扔在地上，煮豆狼藉满地，竹筒也到

处乱滚。金军的马匹在饥困之余，既要低头吃豆，腿脚又为竹筒所绊，根本无法行进。这时，宋军便以大刀去砍马足，一只马足被砍折，则人马全倒，前后互相碰撞、践踏，使金兵损失十之七八。

绍兴十年六月初一，南宋朝廷把岳飞的官位升为少保，下了好几道“御札”，要他出兵，进军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二州，援助顺昌刘锜。岳飞不但一一照办了，而且还要照他自己的意图，“从头收拾旧山河”。他派梁兴、董荣和孟邦杰等人，渡过黄河，去联系黄河以北各地忠义民兵；派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等人，从鄂州出发，向北进军。岳飞本人也将他的指挥大本营，从驻地德安府逐步向北移动。他大大超出了南宋指定的进军陈、蔡的任务，而是进取汴京，并由汴京北渡黄河，去收复河朔的大片土地！

然而，高宗和秦桧不是想乘胜前进，而是要趁机求和。六月间，他们派出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军中，传达“不得轻动，宜且班师”的命令。李若虚还未赶到，岳飞大军已经北进。李若虚赶上队伍，看到士气旺盛，人心振奋，他奉命传达了圣旨以后，对岳飞说：“现在既已发兵，就请将军继续乘胜前进，狠狠打击敌人。不应仓促班师。日后，朝廷如果追究不肯奉命停师之罪，由我承担。只要能收复失地，我李某人万死不辞！”

岳飞既得李若虚支持，就按原计划进军。

金将韩常在顺昌被刘锜打败以后，退往颍昌，闰六月十日，岳家军张宪的部队到达颍昌城外，与韩常的部队发生战斗。二十日，便占领颍昌城。岳飞命董先与姚政在此驻守。兀术、韩常和邪也李董又率六千兵马来攻，董先、姚政率几支队伍，冲入敌阵。敌人后退，他们一直追杀三十多里。



韩常从颍昌退入陈州，岳飞又派牛皋、徐庆两人，率部与张宪会师，在距陈州十五里处，与敌人激战，金兵又被杀败，岳家军占领陈州。接着，王贵又派杨成、张应等打下了郑州。七月初，郝最高夺回西京洛阳。

收复颍昌后，岳飞本打算以重兵驻守这里，但迎击金军的张宪、王德已从亳州撤回庐州，使岳家军处于孤立无援状态。岳飞的指挥部设在郾城县，只有不多的兵马，兀术探知这一情况，便率领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和韩常等将领，选一万五千名骑兵，披挂衣甲，抄取近路，直趋郾城，偷袭岳飞大本营。

岳飞探知敌人已到离郾城二十里的地方。立即派来亲卫军和骑兵去迎击，岳飞吸取了上次顺昌战役经验，命令每个战士各拿麻扎刀、提刀和大斧三样武器，入阵之后即与敌人手拽撕劈，上砍敌人，下砍马足，血战数十回合，杀死的敌人躺满郊野。杨再兴兴奋勇当先，单骑闯入敌阵，打算生擒兀术，结果没有找到，一人杀敌数百，自己也受伤多处，这才杀出阵来。金军趁天黑，向临颍县退去。

七月初十这天，探卒向岳飞报告：“在郾城以北五里店地方，有金兵一千多人，急速前进，后面尘土不绝，必有大队人马随后发来。”

岳飞先派五十余骑前去探明敌情，只见敌人已在五里店摆下了一字阵。岳飞得报，即刻率兵来到阵前，见敌军中有一人，在衣甲外面罩了紫袍，认定他是敌军首领，便指挥战士先把这个穿紫袍的砍死，然后直冲敌人两翼，迫使敌军一起溃退。在那个被砍死的穿紫袍的人身上，捡到了一个红漆牌子，上写“阿李朵孛堇”，证明他确是敌军的一个重要头目。

金兀术把败兵集结在临颍县境，大约还有十万兵马。七月十三日，岳家军的骁将杨再兴，率三百骑兵，来到临颍县境的小商桥，突然同敌人大





队人马相遇。杨再兴艺高胆大，智勇超群，将手中长枪一抖，便催马杀入敌阵。敌人太多，把他包围了一层又一层。杨再兴越杀越猛，他带兵杀死敌人两千多名，敌人不敢靠前，只是在远处向他射箭。霎时，敌人的箭支从四面八方射来，杨再兴尽力抵挡不过来，最后，他和裨将王兰、高林等人，都阵亡在万箭丛中。他死了，敌人还不敢到他跟前看。岳飞得报，赶紧派张宪前来救援，打退了敌人，才找到他的尸体。后来，把他的尸体火化之后，所得箭镞将近两升。岳飞见状，号啕大哭，发誓要为他报仇。

当岳飞知道张俊已从亳州（今安徽亳县）撤退时，曾派人送信给淮北宣抚判官刘锜，请他率军来与岳家军共同作战。刘锜派统制雷仲率兵北进。但杨再兴与敌人在小商桥激战时尚未赶到，幸好张宪已从颍昌府带领背嵬军与游奕军赶到临颍县界，于次日一早在小商桥和金兵展开了搏斗。不但把金兵杀退，并且一直把他们追出三十多里。

岳飞见金兵逃走，料定他们必向颍昌府集中，赶紧派岳云火速领兵援助镇守颍昌的王贵。这一来，岳家军有三万精兵驻扎颍昌。兀术和镇国大王、大将韩常及万户长四人，率领骑兵三万余人，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开阵式，进行攻城。王贵令董先和胡清守城，他本人统率中军和游奕军全部人马，岳云统率背嵬军，一起从西门杀了出来。从辰时打到午时，血战几十个回合，人人都成了血人，战马也成了血马，岳家军仍然拼死向前。守城的董先和胡清，看到敌人的优势还难以压下去，便也率军出城参战，战鼓咚咚如雷鸣，越战越强，这才把战局扭转。岳云杀死了兀术的女婿、金朝上将军夏金吾，使得敌军大为震惊。这次战斗还杀死千户5人，活捉大小头领78人、敌兵五千余人，获得旗、枪、器甲无数。

兀术随着溃逃的金兵，逃回东京。岳飞乘胜追到离东京只有四五十里

的朱仙镇。兀术见大势已去，一方面布置老弱残兵渡过黄河，准备撤退；一方面又集中十万精兵于朱仙镇，要与岳飞决一死战。

岳飞派岳云、张宪率敢死队五百人，闯入敌人大营，就如排山倒海一般，横冲直闯。金兵早已成了惊弓之鸟，哪还有心思恋战？见了岳家军气势，拔腿就跑，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更不要说让岳家军杀死的了。

兀术气急败坏地对部下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在这同时，岳飞几年来采取的“联结河朔”的方针，也收到了效果，河北忠义民兵李宝、梁兴、孟邦杰等人，在岳家军与兀术大战时，也在黄河北岸，把敌人打得无处立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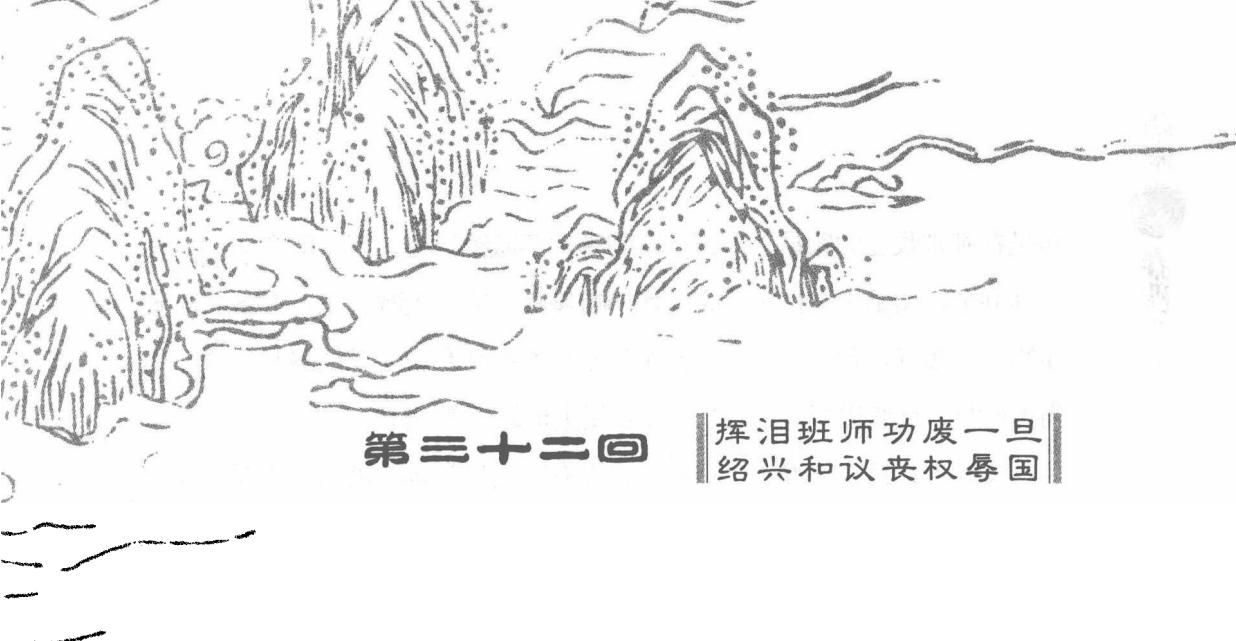
李宝本是山东乘氏县（今菏泽）人，少年时就见义勇为，好打抱不平，人称泼李三。他在绍兴七年曾投军到岳飞部下，充当一个骑兵小头目。他觉得岳飞对他不够重用，便联络四十余人，打算渡江北逃。这事让岳飞发觉，把他们扣押起来。李宝向岳飞说明要去北方立功报国的打算，岳飞不但不怒，反而给了他一个“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的名义，让他带领他所联络的人们回山东。

李宝等回到敌后，又去串联了八九百名忠义民兵，打着岳家军的旗帜，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徐州一带，伺机打击金兵。后来，李宝和孙彦、孙定、曹洋等人，率领大量民兵，夺取了停在黄河岸边的一些船只，顺流而下，到了曹州附近。他们探听到兀术的前军有四个千户，各领千余骑兵，到了宛亭县境。由于长途奔驰，人困马乏。李宝等便趁一更天，敌人正酣睡时，用水陆两军对金兵进行突然袭击，杀死金军大将鹤旋郎君和三个千户，敌人士兵被杀死和拥入黄河中淹死的，不计其数。



金兵金将吓破了胆。有不少曾经吃过败仗的头领，带着兵马投降了岳飞。连金朝昭武大将军韩常，也准备带领他的五万人马投降过来。岳飞更是越战越有信心，同部将们说：“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一直打到黄龙府（金朝中都，今吉林省农安县）。”

在这同时，岳飞还上奏朝廷，要求皇上命令各路兵马一起前进，直捣金朝首都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正在这时，一匹快马，飞奔到岳飞营前。



第三十二回

挥泪班师功废一旦
绍兴和议丧权辱国

快马在岳飞的帅营前面停下，一名使者跳下马，从怀中拿出金牌，向岳飞宣读高宗的诏令，要岳飞“措置班师”，也就是准备往回撤兵。这天是七月十七日，正是颍昌大捷第三天。岳飞本以为这是向北进军，直捣金朝的大好时机，想不到高宗竟下了这样的诏令！这金牌是红漆木牌上写金字，表示万分紧急，是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岳飞知道情况十分严重。他如果不班师，就会被认为是违抗圣旨，不恩不义的罪名就会落到他的头上。高宗、秦桧一伙，不但可以不给支援，让他孤军作战，借金兵之手将岳家军消灭掉，而且可以借惩罚违抗朝命之名，令张俊、王德、杨沂中等人的部队，对岳家军进行讨伐。

岳飞思前想后，怒愤填膺，肝胆欲裂。他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样沮丧和灰心。他面对那些唉声叹气、坐立不安的部将们，发出了绝望的哀叫：“十年之功，废于一旦！所得州郡，一朝全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

部将们都仰天长叹，捶胸顿足，掉下泪来。

岳飞稍稍冷静下来，马上写奏章告诉高宗：“臣已遵旨‘措置班师’，

可是在刚刚收复的颍昌、郑州、洛阳等重要城镇以后，不立即令诸路兵马火速并进，实是坐失良机。金兀术屡遭惨败，锐气大减，正在准备扔掉笨重物资，渡河逃跑。两河的忠义军也不断取得胜利，如果能够利用这个难得的时机，继续进军，是完全可以收复失地的。务请陛下慎思。”

实际上，岳飞的奏本一点用处也没有。赵构和秦桧仍然一心要投降卖国。赵构害怕岳飞的兵权大了，不好控制；也怕他真的打到金国，迎还钦宗，赵构这个高宗皇帝就做不成了。秦桧本来就是金朝放回来的一个奸细，如岳飞抗战成功，不但他的相位保不住，恐怕小命也得丢掉，因此，赵构与秦桧利益与共，狼狈为奸，非要岳飞撤回不可。

秦桧就怕岳飞不听调动，他又下令其他将士从前线撤退，然后以“岳飞孤军深入，不可久留”作幌子，一连下了十二道金牌。岳飞眼看大好时机失去，只好咬咬牙，宣布撤军。

为了不使敌人得知真情，岳飞先让人传出话去，明日就要渡过黄河，向北进军。兀术听到这个消息，还以为东京城里，有人暗中与岳飞联系，配合岳飞攻打东京。他连夜命金兵向北退了百十里，来到黄河岸边。

岳飞这才带领兵马往回撤。百姓夹道挽留，人们一边送一边哭，岳飞和将士们都难过得哭起来。一位老人拦住岳飞的马，哭着说：“岳家军一来，失地已经渐渐收回，敌人也逃跑了。百姓们正在庆贺，没想到你们又要撤走。你们即使不为中原百姓着想，难道也忍心把这抗金大业断送吗？”

岳飞听了，心里越加难受，不得不拿出金牌，让老人看，并流泪说：“朝廷有令，我不得不走啊！”

百姓们看过金牌，只把一股火憋在肚子里，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什

么好主意。岳飞想了想说：“父老们，你们如果不愿留在这里，可以搬到襄阳六州去。到那边可以垦荒种地。大军还要在此停留五天，帮助愿走的人们搬家。”

“好啊，我愿去！”

“我也去！”

愿意避开金人，搬到襄阳的，竟有成千上万家。大路上人们成群结队，推车挑担，络绎不绝。

岳飞又带领岳家军和众百姓，回到了鄂州。

这时候，有个汉奸文人驰马去报告兀术：岳家军撤退了！兀术听了半信半疑。这个文人因为早知秦桧与金国有勾结，便自作聪明地说：“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奸臣在内，而大将能够立功在外的。”

兀术恍然大悟，勒转马头，回师东京。不久，又把岳飞已经攻占的郑州、蔡州、颍昌等地，重新夺了回去。这个令人痛心的局面，完全是一味投降卖国的赵构、秦桧等人故意造成的。

在金兵围攻顺昌城的时候，顺昌府通判汪若海，曾亲自赶往南宋朝廷，请求救兵。在绍兴七年七月战事以后，汪若海给一位大臣写信时就指出，刘锜所统帅的兵马不过两万，而出战的只有五千，然而一战就打胜了。各大将统帅的兵马甚众，如乘胜前进：张俊的淮西军堵住金兵南进之路，岳飞的兵马取道河阳、渡孟津，韩世忠的淮东军队卷淮阳援彭城……不愁抓不住兀术。可是诸大帅中唯有淮西军张俊不肯出兵。他听到宋军在亳州取胜就撤走了，怎不惋惜！

汪若海说的这个情况，正好揭露了赵构和秦桧：由于根本不想抗金所犯的战略错误。



张俊的怯懦畏敌、岳飞的英勇善战，连金兀术也看得明白。到了绍兴十一年（公元 1141 年），兀术再次南侵时，就专门把张俊负责防守的淮西作为进攻目标。二月初，金军攻占了庐州（今安徽合肥市），接着又占领了无为军（今安徽无为）与和州（今安徽和县）。在这样急迫的情况下，张俊、王德才离开建康，进入和州。他们进入和州时，金兵早已撤走。

金兵主动退到巢县以北的拓皋镇时，用铁骑 10 万布下阵列。南宋刘锜先率兵来到，在这之后不久王德率领部属前来会合。殿帅杨沂中也带三万人赶来。双方接战以后，杨沂中轻敌冒进，遭到挫败，王德去攻敌人右翼。王德瞄准敌将，拽弓搭箭，“嗖”的一声将敌将射下马来，王德大吼一声“杀呀”，全军也都鼓噪起来，与敌人激烈厮杀，金兵被迫撤出拓皋镇。

岳飞率军前来支援，抵达舒州后派人与张俊联系。张俊为了独自享受这次淮西胜利的大功，告诉岳飞，敌人已渡淮河，不必来了。岳飞只得在舒州待命。

在这种形势面前，南宋朝廷如能接受岳飞的意见，抓住时机，各领兵火速并进，肯定能够收复大片的失地。然而，一心卖国求荣的赵构和秦桧，早就担心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的兵权越来越大，不好控制。秦桧看到韩世忠和岳飞极力反对与金议和时，早就憋着劲儿要收拾他们。正在这时，秦桧的心腹王次翁和范同，向秦桧献了一计：借口为这次拓皋大捷论功行赏，将三员大将调入朝内，把他们担任的宣抚使免掉，改任枢密使或枢密副使，来个“明里升官，暗里夺权”。这一计正合秦桧心意，秦桧连忙奏明赵构，赵构也非常赞同。

于是，他们以犒赏拓皋大捷有功之臣为名，要韩世忠、岳飞、张俊回

朝。

韩世忠与张俊的驻地距离杭州较近，他们见了诏书，很快地来到杭州。岳飞驻军在鄂州，从抗金前线班师回鄂以后，刚刚把部队安置好，自然来得较迟。秦桧和他的几个死党惴惴不安，生怕中途发生什么变故。过了六七天，岳飞终于来到了。

秦桧以盛宴招待三员大将，赵构又亲自召见他们，宣布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两天以后，又宣布将三大将的宣抚使一律废罢，把他们所有的军队，统归南宋朝廷直接统辖。赵构怕他们不服，特意安抚说：“朕昔日付卿等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密府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

秦桧和他的党羽这样做了之后，还不放心。秦桧想到老将韩世忠，曾经五六次上书反对“和议”，还明明白白地指斥秦桧；岳飞更是一直反对和议，主张抗金。因此，不全部解除韩、岳的兵权，难解秦桧心头之恨。他们又在背后密商阴谋，决定先拿抗金名将韩世忠开刀。

秦桧先派张俊、岳飞前往楚州（今江苏淮安），检阅韩世忠旧部，并把这支部队从楚州调往镇江府。在调动时，如发觉韩世忠动摇生事，就让张、岳二人告发，借故把韩家军搞掉。同时，还可挑起韩世忠对岳飞的不满。至于张俊，他对高宗与秦桧等人的卖国投降活动，极力逢迎，因而秦桧等对他很是信任。

张俊、岳飞奉命到镇江检阅韩家军时，张俊完全按秦桧的意图行事，建议朝廷把韩世忠的背嵬军（亲卫军）分散，插编到别的部队中去。岳飞当即反对说：“不可。目前国内能够领兵作战者，只有我们三四人，万一再要用兵，皇上再用韩枢密出面主管军队，我等将有何颜面与之相见？”

张俊被问得张口结舌。

张俊和岳飞到了楚州。岳飞住在知府衙门，张俊却住在城外。第二天，韩家军的统制王胜带了一支全副武装的军士去见张俊。张俊心里有鬼，惊慌地问道：“你等与我相见，何以如此全副武装？”

王胜坦然地说：“枢密使前来检阅兵事，我等不敢不以军人装束来相见。”

张俊要他们换了便装才肯谈话，心上又添了对韩家军的疑虑和仇恨。

张俊、岳飞按兵籍册点阅了韩家军人马，总共只有三万。岳飞对于严于治军的韩世忠由衷地佩服，赞叹地说：“真是一位非凡的人物！”

而张俊却专门找茬儿。一天，他们登城巡视，看到有的地方城墙已坏，张俊便说：“这样的城墙怎能防御？应当把城墙修好。”

岳飞说：“吾曹蒙国家厚恩，当努力恢复中原；今若修楚州城池，专为防守，退保之计，何以激励将士！”

张俊听了怒不可遏，他对岳飞又奈何不得，借故杀了身边两名兵士，以泄愤。

回朝以后，张俊还散布谣言，说岳飞认为楚州不可守，何必修城墙？张俊的行为，进一步得到秦桧的信任，而岳飞的耿直，阻挡了秦桧、赵构等想拆散韩家军的打算，他们更加痛恨岳飞。

恰在这时，兀术把原来扣押在他军营中的使臣莫将、韩恕二人放回，并让他们给高宗带了一封信。信中，兀术对于南宋敢于抵抗痛骂一顿，又威胁说，不久又要水陆并进，进行惩罚。高宗和秦桧看了信万分惊慌，恬不知耻地写了求饶信。兀术要求高宗赶紧派遣高官前来谈判，高宗与秦桧立刻领会了金朝要接受他们投降了。两人再次商议投降条件：以淮水为

宋、金两国分界线；每年向金国进贡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当高宗的特使魏良臣和魏公亮，带上高宗的信去见兀术，兀术仍不满意。魏良臣等连忙叩头苦苦哀求，兀术才算答应下来。

魏良臣等带着兀术的信回朝，同时，兀术还把信中没说到的事，让魏良臣秘密地转告秦桧：

“你朝夕都在请求议和，而岳飞却时时要渡河北进，而且他们还杀了我的女婿，此仇不能不报。你必先杀岳飞，而后才能议和。”

秦桧早对岳飞恨之入骨，此时兀术又以杀岳飞为议和条件。他便与高宗一面给兀术写回信，上“誓表”，表示愿意向金国称臣；一面着手进行残害岳飞的恶毒阴谋。

岳飞同张俊检阅韩家军以后，于七月四日回到杭州。张俊又奉命到镇江，沿江视察军队，岳飞则留在杭州。秦桧一伙的右谏议大夫万俟莫齐泄（mò qí xiè）上书弹劾岳飞，诬蔑他在拓皋之战时，迟迟不出兵；又根据张俊的造谣，说岳飞曾主张“楚不可守，城安用修”，是“沮丧士气，动摇民心”。万俟莫齐泄提议罢免岳飞的枢密副使职务，“出之于外”。高宗和秦桧还没来得及采取惩办措施，御史中丞何铸和殿中侍御史罗汝楫又相继上疏，重复万俟莫齐泄弹劾奏章中的内容，催促高宗、秦桧对岳飞“速赐处分”，“以为不忠之戒”。岳飞想到自己一片忠君爱国之心，竟受到这样的污蔑攻击，便多次上书，请求辞职。高宗立刻批准。岳飞的亲信、幕僚十一人，也都被派到江、湖、闽广的州郡去了。

岳飞被罢官出朝，到庐山他母亲的墓旁住下来。

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兀术要求秦桧将岳飞杀死报仇，光有上面几个人的诬告，还不能达到目的。他们千方百计引诱岳飞的部将来告岳飞。他



们知道王贵在颍昌保卫战时，曾有些胆怯，战后岳飞要将他杀头，亏了众兄弟求情，才放了他。王贵的一个士兵因偷了百姓的柴草、竹筏，让岳飞撞见，为严肃军纪把这士兵斩了，并责备王贵管军不严，打了他 100 军棍。可是，当秦桧、张俊等要王贵诬告岳飞时，王贵反而说：

“岳将军身为大将，对人难免有赏有罚。如果受了罚就怨恨，那么怨恨的人太多了。”

他们看王贵本人不上他们的圈套，张俊又打听到王贵与张宪感情上不够融洽。张俊找了张宪手下一个名叫王俊的副统制，外号“王雕儿”。雕是一种嘴尖又凶猛的大鸟，能够捕食小鸟儿。人们这样称呼王俊，是因他为人刁钻，常常喜欢出卖同僚，是一个害群之马。他在张宪手下，又贪又奸，受过张宪不少斥责，早对张宪怀恨。这回张俊派人来找他，要他“告首状”，诬告岳飞重用张宪，要他领兵到襄阳去造反。这样就可把岳飞牵连进去，嫁祸于岳飞。王雕儿一想，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不管有无根据，一口答应下来。

实际上，这状子早由张俊派人替王雕儿写好了。他们在状子里，编造了许多没影儿的事。王雕儿说，八月二日二更天，他到张宪家里去，看到张宪正与和尚何泽一秉烛谈话。他一到，和尚就藏到黑影里去了。张宪就过来告诉王雕儿，朝廷已将岳飞赶出朝去，以后恐怕要加害于他。为了救岳飞，张宪要领兵去襄阳。这一来，朝廷必派岳飞前去弹压。若岳飞果真来襄阳，他便得救了；若不来，张宪就可据守襄阳。到了万不得已时，还可让金国“发人马相助”。

这个“告首状”的内容是无法让人相信的。王俊是个有名的出卖同僚的王雕儿，与张宪素无友谊，张宪即使要造反，也不会与王雕儿透露私

情；张宪不去与岳飞的亲卫军头领商议，偏让王雕儿与他们联系，更不可能；张宪在临颍、颍昌等地多次拼杀，更不可能找金人出兵相助。可是，原任都统制王贵，刚从镇江向张俊报告军情以后返回鄂州，王雕儿就把“告首状”交给了王贵，王贵也在当天派人把“告首状”转给了张俊。

张俊十分得意，立即派枢密院的两名官员去办理。这两名官员都说，枢密院不是办案的，拒不执行。张俊便另派一个亲信，将张宪捉来。张俊根据他自己授意写成的，又由王雕儿照抄的状子，来审讯张宪。张宪不服，只喊“冤枉！”张俊就用严刑逼供，逼张宪招认，他这次“欲劫诸军为乱”，是由于岳云先写了信，要他这样做。这都是张俊编造的。他为了掩人耳目，又散布说，岳飞写给张宪的信，早被张宪烧掉了。

于是，岳云也被逮捕，逼供无效，他同张宪一起，被押解到杭州大理寺狱中。

秦桧假传圣旨，命杨沂（yí）仪中去逮捕岳飞。

岳飞在庐山家里，还不知张宪、岳云被捕的事儿。这天正在家里看书，忽见杨沂中到来，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当时将官们结拜的兄弟中，杨沂中排行第十，岳飞大声问道：“十哥，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吗？”

杨沂中把捕人的“堂牒（相当于今日逮捕证）”拿出来，给岳飞看，接着又告诉他，张宪、岳云均已被捕入狱。岳飞听了当然吃惊不小。杨沂中安抚他说：“不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需要哥哥到朝廷对证一下。”

“我看你今天到这里来，一定还有什么重要情况吧？”岳飞心情沉重，一边说一边走到内院里来。不过，他思前想后，认为张宪和岳云不会有什



么严重罪行，只要自己出面对证一下，也就会把一些诬告不实之词洗刷干净了。他对杨沂中已经站到秦桧一边还不知道。因此，他吩咐家人准备行装，决定随同杨沂中到杭州走一趟。

在岳飞进内院不久，一名小侍女捧了一杯酒由内院走出，送到杨沂中面前：“且请大人吃这杯酒。”

杨沂中心里一怔。他见岳飞没和侍女一起出来，就猜测岳飞是不是到后院自杀了。这杯酒也一定是毒酒，要我也死在这里。他暂不喝酒，而是向侍女问长问短。这侍女平心静气地回话，毫无特殊表情，杨沂中这才打消疑虑，捧起酒杯，一饮而尽。恰好岳飞从内院走来，笑着说：

“此酒并无毒药。你放心地喝下去，我才看出你够朋友。好吧，我这就跟你去走一趟。”

岳飞带上几个亲随士兵，坐上轿跟杨沂中出发了。夜宿晓行。这天，他们投宿到一家村舍的宅院，主人是一位江上巡检官。巡检官问知来客是久闻大名的岳少保，急忙腾出自己住的大屋子，请岳飞等人去住。岳飞先向主人道谢之后说道：“此间无旅店可住，只得借住你的门洞了。”巡检官无法，只好依他。

到了夜深，门洞里的灯烛还未熄灭。巡检官好奇，悄悄走向窗前，朝门洞里窥视。只见岳飞正和几个随从谈话。那几个随从一个个向岳飞耳语，声音低得听不清说些什么。

原来这几个随从越想越以为此去凶多吉少，害怕岳飞遭人暗算，都劝他改变主意，不必前往杭州去对证什么了。岳飞的表情极为严肃，答话的声音也能听清：“只有前去！”

十月十三日，秦桧得知岳飞到了杭州，才把这事报告高宗。高宗昏庸

到家，不问青红皂白，把这事全推给秦桧去处理。秦桧狡诈阴毒，派了人去请岳飞：“请将军到朝廷去，聆听圣旨。”

岳飞竟毫不迟疑，随那人前去。那人不声不响，一直把岳飞引到大理寺去了。这使岳飞大为恼怒，大声质问说：“你不是要我上朝听圣旨吗？怎么把我带到这里？”

没有人回答岳飞问话。岳飞走下轿子，只见周围房屋都关着门窗。他正彷徨四顾，有几个人从房内走出，说道：“此处不是将军坐处，后面有中丞等你，请将军略去对证数事。”

岳飞无法，只得照办，然后慨叹道：“我为国家出力半生，想不到今日竟把我带到这里！”

他跟着狱吏往前走，在一个地方忽然看见了张宪，不一会儿又看见了岳云。张宪、岳云两人都被剃了光头，光着脚，脖颈上带着枷锁，手脚上带着镣铐，浑身血迹斑斑，都在痛苦地呻吟。岳飞心中一阵绞痛，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到了后面，御史中丞何铸审问岳飞：“从实招来，你为什么要谋反？”

岳飞一听就火了，猛地脱掉衣服，让何铸看，何铸见岳飞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何铸一时也说不出什么。过后，他又仔细审查了王雕儿的“告首状”等有关这个案子的全部文件，觉得大都诬枉不实，他便去找秦桧说明实情，秦桧不假思索地说：“皇上的意思是这么办。”

何铸虽然有时也要逢迎秦桧，但对于目前这个案件，他认为都是诬陷捏造的。因此，他对秦桧说：“现在大敌当前，如果这样把一员大将置之死地，一定会伤将士们的心。从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不应该这样做。”

秦桧的脸色红一块白一块，答不上话来。此后不久，何铸就被派出使

金国，秦桧改用万俟卨来审问岳飞。

万俟卨把张俊、王俊等人捏造的文件摆在桌上，申斥岳飞说：“国家有何对不起你，你们父子竟伙同张宪，共同谋反？”

岳飞一下子两眼冒火，冲着他们大嚷道：“我敢对天盟誓，我从来无负于国家。你们既是主持国法的人，决不能任意陷害忠良。你们要把我冤枉致死，我到了阴曹地府，也要同你们算账！”

由于岳飞气愤过甚，不禁指天画地，手臂伸屈，身子抖动。狱卒马上用棍子戳着地吼道：“岳飞要站正了！”

这喊声使岳飞想到自己虽然是一个统率千军万马的人，今天却不如一个狱卒！心中十分恼火。万俟卨一伙接着审问：“你既说无心造反，你在游天竺寺时，为什么在壁上题写‘寒门何载富贵’，这是什么意思？岂不是表明要造反吗？”

这样地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引起岳飞更剧烈的震惊。他面对眼前这些家伙，看到无一不是秦桧的党羽，他已经清楚就是这些人要陷害于他，同他们争辩又有何用？他只有单刀直入，戳穿他们的阴谋。他大喊道：“我知道，我现在已落入卖国奸贼秦桧之手，我所做的一切尽忠报国的事，都成了犯罪！你们还讲什么天理良心！”说完，他闭上眼睛，咬紧牙关，任凭敌人怎样严刑拷打，他都坚强不屈。

从岳飞被关进大狱，秦桧一伙还想把韩世忠也推入陷阱。韩世忠看出了他们的诡计，自动罢官不做枢密使，回家杜门谢客，对于用兵作战，一概不问。可是，对于岳飞身遭横祸，他无法容忍。有一天， he去质问秦桧：“王俊在《告首状》中所告的一些事，究竟有多少是靠得住的？你们查问清楚没有？凭什么将他父子打入监牢？”

秦桧支支吾吾应付说：“岳云给张宪的信，虽然没有实据拿到手，恐怕那是莫须有（也许有）的事情。”

韩世忠愤然地瞪着他说：“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望丞相慎思为是。”

岳飞父子与张宪受尽酷刑，每人都多次被打得皮开肉绽，可谁也不曾招认共同谋反。岳飞还用绝食来表示反抗。万俟卽等人又串通那个王雕儿去编造罪证。

他们说，几年前岳飞初任节度使时曾说：“32岁荣任节度使，自古少有。只有太祖皇帝才是在这一个年岁上做节度使的。”他们用酷刑逼迫张宪承认曾听过此话，并判定是岳飞的一大罪行。

他们又捏造说，岳飞从郾城撤退时，有一天住在大庙里，岳飞同王贵、张宪、董光等人，坐在一起说闲话，岳飞问：“国家大事，将来会怎样？”张宪说：“全靠相公处置啦！”王雕儿说自己亲耳听了这话，这是图谋不轨。

然而，这些捕风捉影的“罪证”，在审问岳飞时，都被他一条一条地批驳了。万俟卽驴技穷，就想以“拥兵逗留，不授淮西”为名，把岳飞父子和张宪三人处死。但是，大理寺参加审案的李若朴、何彦猷、薛仁辅等人，都替岳飞鸣不平，认为只应判两年徒刑。赵士襄愿以全家担保岳飞无罪。连剑州（今四川剑阁）百姓刘允升也给高宗上书，为岳飞喊冤。

万俟卽见有人还敢为岳飞说话，就捏造罪名上报高宗，将李若朴、何彦猷、薛仁辅、赵士襄等，统统赶出朝廷，将刘允升处死。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金国同南宋小朝廷正式签订和约：一、宋朝皇帝向金称臣；二、宋金两国间东西以淮河中游、西面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



西南) 为界，中间的唐州、邓州及商、秦二州之半，割与金国；三、宋朝每年向金国进贡白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这项和约被称为“绍兴和议”。

在议和过程中，金兀术又带信给秦桧，催他赶紧除掉岳飞。

腊月二十九日晚，正是除夕，秦桧和他老婆王氏，坐在东窗下的火炉边，喝酒吃柑子。秦桧愁眉苦脸，心事重重，他在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害死岳飞，两手不觉把柑子都抓碎了。王氏是个阴狠毒辣的人，她知道秦桧在为岳飞的事伤脑筋，看着他那十分焦急又狐疑不决的神态，乜斜着眼睛激他说：“捉虎容易纵虎难哪！你怎么还如此缺乏果断呢！”

秦桧恍然大悟，随手写了一张字条，派心腹奴仆，立即送往大理寺的狱吏处。

万俟卨等人遵命作了最后安排，再一次提审岳飞，逼岳飞在他们捏造的一张供状上画押。岳飞知道，这已到了最后时刻，不由仰天长叹，提笔在供状上写下八个大字：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只有天知道！）

过了不大一会儿，岳飞就被“御赐毒酒”毒死在狱内的风波亭中。张宪、岳云也被斩首。岳飞时年 39 岁，岳云 23 岁。

岳飞的家产被没收，家属被充军到岭南。支持岳飞向北进军的李若虚，也被撵到外地。

岳飞死后，人民无不痛惜。他身为大将，平日生活十分简朴，粗茶淡饭，平易近人。他入伍以后，非常愿意和读书人接近，同他们一起谈论历史、兵法。有一次，一位读书人对他说：“天下乱纷纷，不知几时才可太平！”岳飞乐观地说：“只要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然就会太平！”他的这种见解和谈吐，赢得了广大文人的尊敬。

岳飞每逢出战，总要向部属们慷慨陈词，说到国家人民所遭受的灾祸，常常泪流满面。打起仗来，他常常是身先士卒，自己担任“旗头”。成千上万的士兵随着他的旗子的挥动，或进或退。由于主将在阵前，战士们更加勇敢而有信心。

他对军队纪律要求很严，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将士们每到一地都互相提醒：“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有一次作战，张宪的士兵郭进立了功，岳飞马上解下自己束袍的金带赏给他，后来又补他为秉义郎。另有一次，将士们披挂甲胄骑马登山，岳云不小心，马失前蹄，将岳云摔倒在地。岳飞大怒，认为这是他平时练习不够才造成的，下令：“拉下去，斩了！”众将士磕头求饶，才改为打100军棍。

岳飞从不因为地位升高就蓄姬纳妾。他从南渡以后娶了姓李的夫人，夫妻间感情一直很好。家里有一名侍女，只供他母亲和夫人使唤，而不是小妾。有一回，川陕宣抚使吴阶派来同岳飞商谈军务的人，回去对吴阶说，岳飞在设宴招待客人时，只有将佐幕僚，没有一个女子，显得很不热闹。吴阶便花了2000贯钱，在当地买了一个“士族女子”，并让两位夫人陪同前来，送给岳飞。岳飞把她们三人安排在同一房间，隔着屏风告诉她们说：“我这一家人，所穿都是粗布衣服，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小娘子能过这种生活吗？如果能够，就请留下；如果不能，我却不敢相留。”屋里三个女人没有回答，只是发出嗤嗤的笑声。然后，她们又一起回去了。岳飞连那个女子的面貌都没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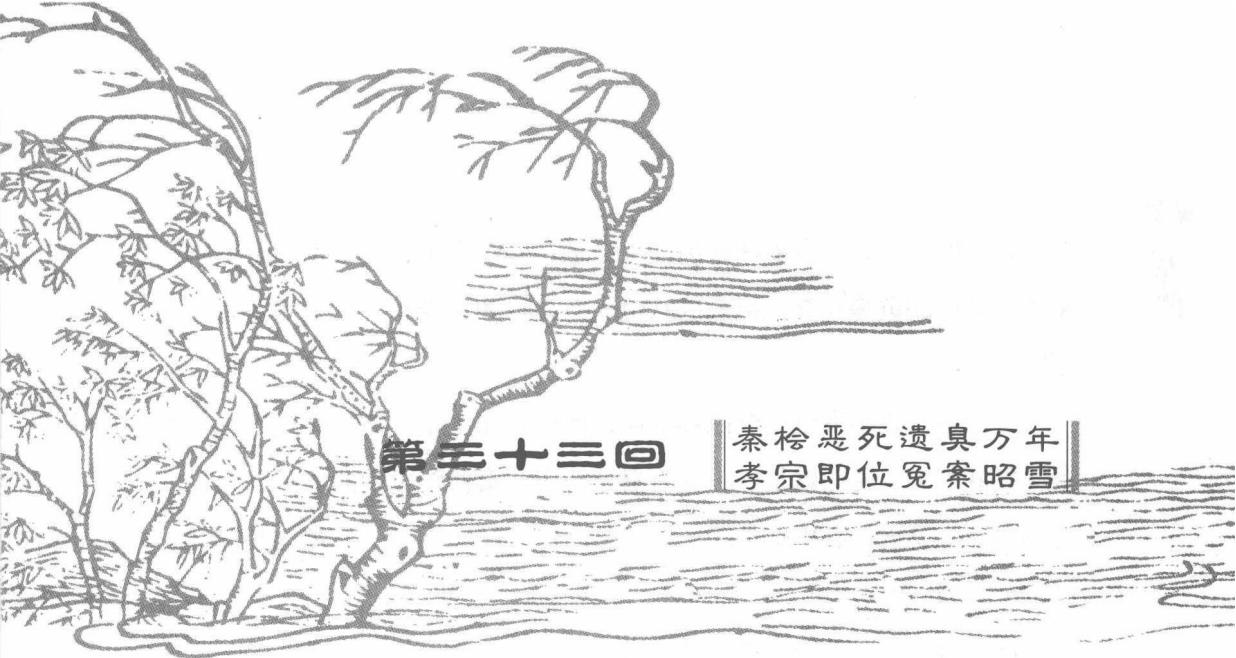
岳飞的缺点就是他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为了忠君，他曾率兵镇压了钟相、杨幺领导的农民起义；为忠君，他又挥泪班师，使得十年之功，废于一旦；为忠君，他不听部属劝告，来到临安下了大狱，终于毫无反抗地



让秦桧、赵构一伙处死。

然而，人民始终记着他是抗金将领。他死后，临安人民痛哭流涕，不少南宋主战的大臣和太学生纷纷上书，要求为岳飞申冤。汾州人知浃，上奏高宗，替岳飞鸣冤，被秦桧押解到袁州（今江西宜春）监狱里折磨致死。

有一年，徽史台汪彻到襄阳视察军队，士兵们哭声震天，坚决要求为岳飞昭雪。当汪彻答应把他们的要求转达朝廷时，士兵们大声呼喊：“我们要给岳元帅争气，不怕流尽最后的鲜血！”



第三十三回

秦桧恶死遗臭万年
孝宗即位冤案昭雪

秦桧的老婆不能生孩子，秦桧便收养了他老婆的侄子王嬉（xī 西）做儿子。王嬉改姓秦。到了绍兴十八年，秦桧就撺掇高宗，让秦嬉做知枢密院事。这种依仗老子升官的事太明显了，引起许多朝臣不满，秦桧只得让秦嬉辞职，改任观文殿学士，不久又任少保。但秦桧心里仍然不痛快，总想把那些反对自己的人们，一网打尽。这样，才好使他的子子孙孙为所欲为。

原在绍兴八年，第一次与金国议和之时，朝内大臣中有好多人公开反对，秦桧只好拉拢吏部尚书李光，一起签署了和议。李光受了秦桧花言巧语的欺骗。他原以为议和之后，可以把国内治好。谁知刚一签完和议，秦桧竟撤销各地方的守备力量，收夺了许多抗战将领的权力。李光这才看明白，秦桧居心不良，立刻入朝，与秦桧争论，指出秦桧的这种行为是屈膝求和，丧权辱国。秦桧大怒，反唇相讥。李光一气之下，掼了乌纱帽。秦桧利用职权，把李光从京城贬到藤琼州去了。

绍兴二十年，两浙转运副使曹泳，向秦桧诬告李光的次子孟坚，私藏了他父亲秘密保存的记录本，上面记载着秦桧卖国乱政的罪行，要求秦桧



查办。秦桧一听，恨得咬牙切齿，立刻上朝奏明高宗，要求再次惩罚李光父子，并把胡寅等与李光接近的八位大臣，打为李光私党，一律罢官，驱逐出临安。

高宗在这些年来已完全依赖秦桧，自己毫无主张，完全像个木偶。秦桧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全听秦桧摆布。秦桧眼见他的仇敌，一个个受到罢官、驱逐，心里踌躇满志，下朝以后，登轿回家，想把这些得意之事，赶紧告诉他老婆王氏。

他的轿子行在中途，忽然从路旁跳出一名壮士，黑脸大个儿，一把抓住秦桧的轿子，从腰间拔出利刃，猛然向秦桧刺去。秦桧本能地朝旁边侧身一闪，刀锋刺入了轿中的坐板，并没伤到秦桧。那壮士赶紧往外拔刀，此时，秦桧的家将围上来，七手八脚将壮士按倒，结结实实捆绑起来，带走了。

秦桧虽然免于一死，但这一惊吓非同小可，回到家好半天，还心慌腿软，后脊梁冒汗。等他稍稍平静下来，立即命人把刺客带到阶前，厉声斥问道：“你是何人？竟敢大胆行刺！是谁在背后唆使？快说出来，我便饶你。”

壮士面不改色，怒骂道：“似你这般奸贼，欺君误国，哪个不想食你肉，寝你皮！我姓施名全，施全即你爷爷大名，现为殿前小校，志愿为天下除奸。今日我不能杀死你，你便会杀死我，我死了也要变作厉鬼，勾你奸魂，看你逃到哪里去！”

施全说完，哈哈大笑，使人毛骨悚然。

秦桧又怒又怕，浑身发抖，竟答不出话来，只是挥挥手，让家将把施全押至大理寺狱中。第二天，他就写了张条子，命大理寺将施全用磔

(zhé 折) 刑，残酷地将他肢解分裂致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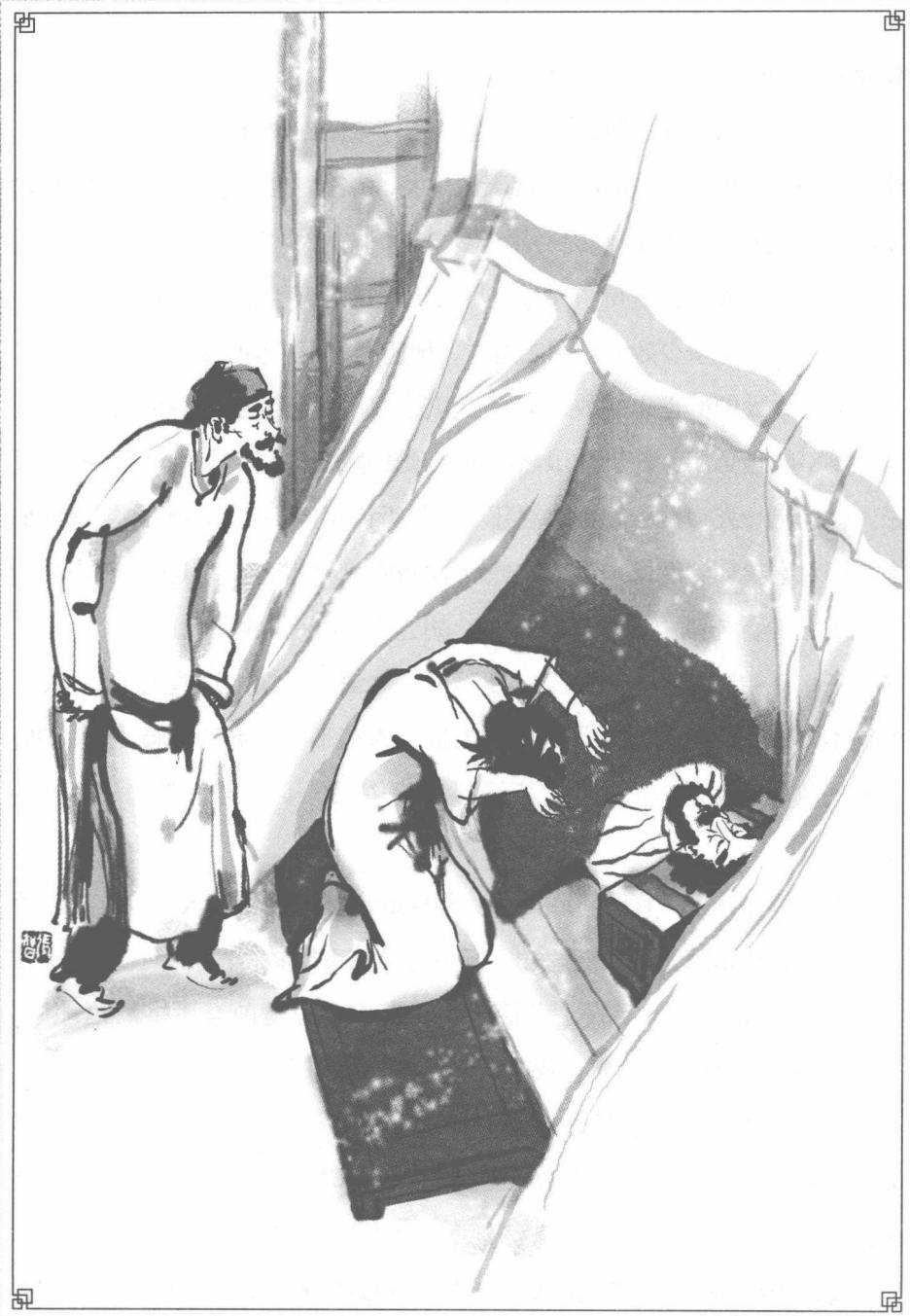
然而，秦桧作恶多端，恶贯满盈，心怀鬼胎，坐卧不安。虽然他除掉施全，但他的心病却增加了。每天派家将 50 名，持枪拿棒，护卫在身边左右。就是这样，他仍然提心吊胆，寝食难宁，常常觉得有冤魂向他讨债。没过多少天，他就得了疯病，尽管每天御医调治，参茸等高贵药材吃了无数，并不见多少效力。即使这样，他还念念不忘剪除异己。

恰巧，太傅韩世忠病故，秦桧心里高兴，因为自岳飞被害死，抗金元老只剩下韩世忠了。韩世忠虽然不再干预政事，但秦桧对他不能不有所顾忌。韩世忠一死，秦桧就更加猖狂了。他听说王庶、赵鼎这些大臣子侄很多，都对秦桧怀着怨恨，秦桧就想斩草除根，唆使奸党、狱吏，诬告赵鼎的儿子赵汾，与张浚、李光、胡寅、胡铨等 53 人，共谋大逆。秦桧看了这状子，正中下怀，取过笔来，要再渲染数语，以期把这些人重罪处罚。可是不知怎么，这笔杆竟如有千钧力量，挥动不得。秦桧仰脸往上一瞧，大惊失色，哀叫道：“哎呀，不好！”身子往后一仰，连人带椅子咕咚倒在地上。

秦桧倒在地上，顿时不省人事。秦桧的老婆王氏和家人仆役等，以为他中风了，赶紧请医生灌药急救。好不容易将秦桧救得醒转，王氏斥退左右，私问秦桧哪里不舒服，秦桧一脸哭丧相，只是前言不搭后语地说：“快，快……给我准备后事，我，我……不行了。”说罢，又昏了过去。

“你不能走啊！抛下我怎么办哪！”王氏呼天号地，大声哭叫，才见秦桧四肢抽动，像被杀的鸡在作最后挣扎。他口中喃喃自语：“饶命，饶命！”王氏吓得汗毛直竖，头皮发冷，赶紧派人去请御医来。

御医王继先本是秦桧心腹，常在宫中为秦桧充当耳目，偷偷听取宫中



秘密。他听到秦桧病重，赶忙背上药箱，来到秦桧榻前诊治。没想到，秦桧见了他，惊呼：“岳少保，饶命，饶命！”王继先好言劝慰，秦桧又呼：“施义士，我有罪，有罪！”接着，又把赵鼎、王庶的名字都叫了出来，弄得王继先头皮发炸，勉强开了一个药方，就急急惶惶退了出来。

秦桧吃了王继先的药，不但不见好转，反而病情加重，不是叫痛，就是喊冤。他那身上皮肤忽青忽红，就像真的有人在揍他一样。王氏与家人们正在手足无措时，门役慌慌张张报告，高宗驾到。

秦嬉等赶紧迎接高宗到秦桧床前，秦桧望着高宗只是流泪，嘴唇翕动，吐不出一个字来。高宗对秦嬉说：“汝父已垂危，看来无法挽救了。”说罢即离去。这天晚上，秦桧痛得翻来滚去，嚼烂自己的舌根而死。这是绍兴二十五年（公元 1155 年）的事。

秦桧当了十九年宰相，除了一味卖国投降，就是残害忠良。好多弹劾忠臣良将的奏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十多年中，参知政事换了二十八人，贿赂公行，贪污腐化。秦桧暴死，连高宗赵构都对大臣杨存中说：“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了。”

秦桧死的头一年，张俊已先死；秦桧死后不久，他老婆王氏也死了。

秦桧死后，群情激愤，纷纷揭露他的罪恶，高宗被迫恢复一些被秦桧诬陷的官员的职务，但又害怕抗战派会取消“和议”。公元 1156 年三月，高宗采用万俟聓、汤思退的建议，下诏说明降金是他做皇帝的主意，不要因秦桧一死，有所改变。

他并不知道，此时的金朝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金朝统治集团内部正经历着激烈的争权夺位的斗争。公元 1149 年金朝平章政事完颜亮（海陵王）杀死金熙宗，自立为皇帝。公元 1154 年，他将金朝京城从上京



迁到了燕京（今北京），正在发兵 30 万，准备大举南侵。

公元 1161 年，金兵分四路南下，长驱直入。高宗听说刘锜、王权迎战不利，一面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督率兵马，中书舍人虞允文参谋军事；一面暗地里建造御船，再作海上逃跑的准备。

十月，完颜亮军到了和州，虞允文赶到采石整顿溃军，做好部署。完颜亮派五百兵士驾船入江，亲自去江边用小红旗指挥。虞允文则命宋军战舰迎敌。当涂县民兵驾海鳅船将金兵冲作两处，一阵激战，将大部分金兵杀死在江中。第二天，虞允文又命宋军在杨林河口，火烧金船，取得大胜。完颜亮过不了江，只得移军瓜州。

金军从海上进攻的一路，也在密州胶县陈家岛，被李宝打败。李宝早年在岳飞部下统领义军，多次立下战功，这时任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他率领战船 120 只，弓箭手三千人，在海上抗击正在向南推进的金朝水军。他的战船进至海州地面，看到黑压压的金兵，正在围困魏胜的抗金义军，立刻派兵支援，并与山东义军取得联系，把几支义军联合起来，然后进军到密州胶西县。

金军中有被强迫为他们使船的汉人水手，趁着夜里，悄悄划着小船投奔李宝，报告军情说：

“那些在北方长大的金兵，不会游水，他们也受不了风浪颠簸，一个个正蜷曲着身子躺在船舱里。他们的水兵中，还有好多是被抓来的汉人，早就和他们不一心……”

李宝说：“好，我们就要抓紧时机，打他个措手不及！”

李宝命水军准备了引火的火箭，以逸待劳。等到天明，金军果然来攻。当敌舰逼近以后，李宝突然下令冲击，用火箭射敌人的油帆，随着箭

支“嗖嗖”的响声，金船大半起火，少数没有起火的金船，也被宋军跳上船去，刀砍剑刺，杀了个落花流水。那些被抓去的汉人，赶紧脱下金兵铠甲，自动投降，大约有3000人。金军首领苏保衡，趁着混乱只身逃走。

由唐、邓二州南取荆襄的金军，粮草全被焚烧，只得改去淮东；进犯西北的金军，受到四川宣抚使吴璘的痛击，收复了秦、洮西北大州。“山东魏胜”大闹敌后，使金兵闻风丧胆。

在金军失败的情况下，金朝东京留守完颜雍，乘完颜亮南下，夺取政权时，自立为皇帝（金世宗），宣布废去完颜亮。完颜亮进军到扬州，被他自己的部将杀死。于是，金军撤退，宋军收复两淮。

可就在这时，一些投降派官员，附和推行投降路线的高宗，还要称臣求和。抗战派官员则拥护张浚出来统领军队，恢复中原，一举灭金。在军民一片激烈的抗敌声中，高宗的统治难以继续，高宗与宰相陈康伯等商议以后，宣布退位。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六月初十，高宗赵构禅位给他的过继儿子赵睿（shèn甚），这就是孝宗。高宗从此以太上皇的名义，退居于德寿宫中。孝宗自幼被收养在宫中，对于主张抗金的臣僚，尤其对于岳飞，深表敬重；对于秦桧则十分鄙视。秦桧也曾加害于他。孝宗对于岳飞惨遭杀害，十分痛心。孝宗一登上皇位，就主张抗金，收复失地，报仇雪恨。所以在七月初十，他就以仰承太上皇的旨意为名，下令追复岳飞的原任官衔，以厚礼改葬，并寻找他的后人，予以录用。十月十六日，孝宗正式发布文告，向天下宣布追复岳飞的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武昌郡开国公、食邑6100户、食封2600户。岳飞夫人也恢复楚国夫人封号；岳云追复左武大夫、忠州防御使；次子岳雷也已亡故，追复忠训郎、阁门祇侯；



三子岳霖则恢复右承事郎。

嘉泰四年（公元 1204 年）六月，宁宗又发布文告，追封岳飞为鄂王，并答应百姓要求，在鄂州为岳飞立庙。

岳飞被害的时候，有个狱卒隗（wěi 伪）顺，对岳飞的爱国抗金十分敬佩，愧悔在岳飞生前无法救他，在他死后，用一个病死的犯人的尸体，替换了岳飞的尸体，然后，趁黑夜将岳飞的尸体背出城外，在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慌忙挖了一个土坑，把岳飞埋葬了，堆了一座坟，在坟旁种了两棵橘树，刻了“贾宜人之墓”（假移人的意思）的石碑，立在墓前。隗顺盼望有一天岳飞得到昭雪。

可是隗顺没有能够等到这一天。在他病危弥留之际，他向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事：

“岳元帅一生尽忠报国，日后必有昭雪的一天。你要记住，将来朝廷要寻找岳元帅的尸体，你就说明我当年埋葬岳元帅的情况。岳元帅腰下有一玉环；还有一铅桶，内盛岳元帅枷锁的封皮，埋在他的身旁……”

等到孝宗布告天下，为岳飞平反昭雪以后，隗顺的儿子向朝廷报告了这件事，朝廷就把岳飞重新移葬西湖西北的栖霞岭。

公元 1163 年初，张浚晋为枢密使，史浩为右相，陈康伯为左相。朝中的秦桧党羽全被驱逐。只有史浩是妥协派。在完颜亮南侵时，吴璘自四川出兵，一举收复秦凤、熙河、永兴三路地区，但史浩却草拟诏书，要吴璘撤退，致使宋兵遭到金兵追击，原来已收复的地区，又被金兵夺回。张浚率江淮军，准备北上，收复失地，史浩又出来反对，最后孝宗罢了史浩的相位，支持张浚出兵。

公元 1163 年四月，张浚派濠州李显忠军、泗州邵宏渊军分道出击，李

显忠 17 岁在绥德军随父亲李永奇抗金。李永奇一家二百人全被金兵杀害。李显忠招募万人，投奔吴璘，曾和金兀术作战，收复灵璧县。后因呈奏“恢复策”，被秦桧贬官。孝宗即位后，李显忠坚持抗战。他自濠州出兵，先攻下灵璧县。邵宏渊自泗州围攻虹县，没有攻下。李显忠便派灵璧降卒，招降虹县的金军守将。然后，李、邵合兵，胜利收复宿州城。这一次胜利，使朝内外大为震动。

孝宗任李显忠为淮南、京东、河北招讨使，邵宏渊为副。邵宏渊嫉妒李显忠，在金兵南下时，本来约定李、邵分兵夹攻金军，邵宏渊却故意按兵不动，对人说：“值此盛夏，摇着扇子还不凉快，怎能在烈日下作战？”

一些下级军官看到李、邵不和，各自逃散。金兵又乘机攻到宿州城下。李显忠虽尽力抵御，终觉势孤力单，不由叹息说：“如果各军合作，从城外掩袭，完全可以擒捉敌帅，可惜这个时机错过了。”

邵宏渊见金兵增援，干脆撤退，剩下李显忠孤军作战，只得趁黑夜从宿州撤出。金兵追到符离，宋兵溃败。

符离一败，妥协派官员又大肆攻击张浚。孝宗写信给张浚说：“你不要怕别人议论。前月举事，是我和你的共同主张，今日也须和你一起了结。”张浚接信，再次在海、濠、泗、滁各州加强戒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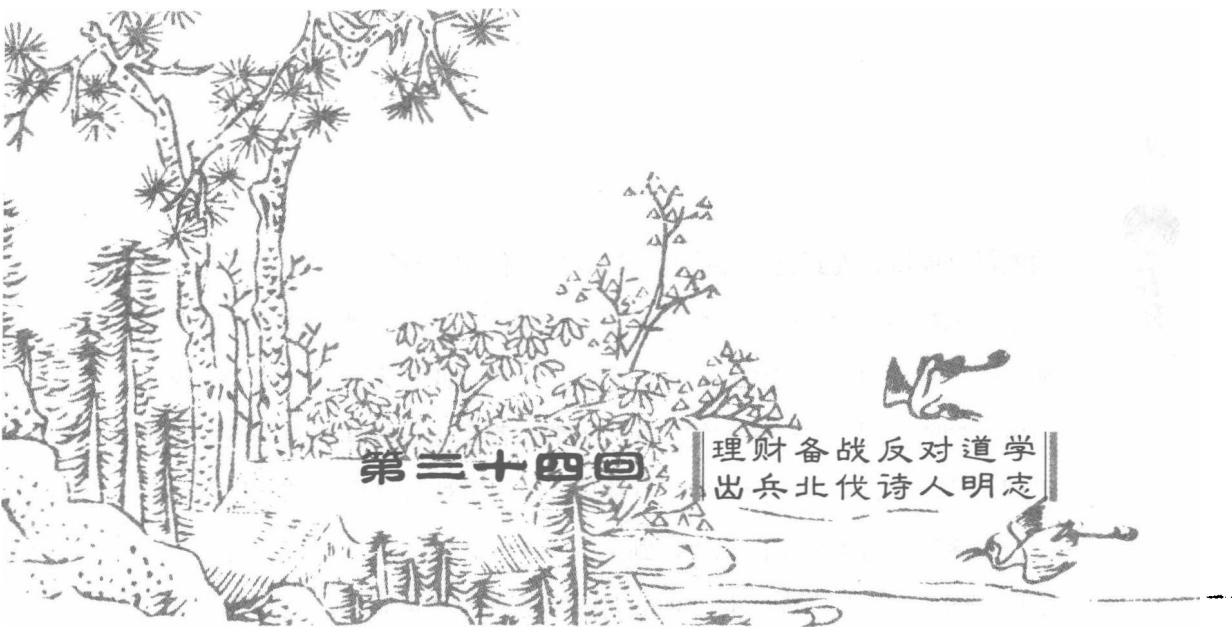
但是，符离战败也使孝宗自己犹豫动摇起来。他打算起用秦桧余党汤思退同金朝议和，遭到抗战派的激烈反对。这时张浚又在江淮之间招兵练勇，增置战舰，金兵惊慌，赶忙撤退。

这时，孝宗任命汤思退为左相，汤思退便指使石正言、尹穑攻击张浚飞扬跋扈，把他排挤出朝。他走到余干，张浚病死了。死前他还写信给孝宗坚决反对议和。兵部侍郎胡铨和太学正王质，也上书反对议和。他在奏

章中说：“陛下心志未定，听说金朝力弱，就要北伐。听说自己力量不足，就要盟守。听说金兵要来，又要割地议和。”妥协派群起围攻，王质被罢免。汤思退已完全代替秦桧，变成了奸细、国贼。他唯恐孝宗接受抗战派的影响而产生动摇，竟将反对撤兵割地的抗战派官员二十多人逮捕入狱，又派人去金朝，勾结敌人出兵，胁迫南宋议和。

金军得到情报，再度南侵，宋军全无戒备，知楚州魏胜率义军抵抗，都统制刘宝以朝廷正在议和为由，不战而逃。魏胜战死。接着，金兵攻下商州。这个消息传到朝廷，群情激愤，纷纷揭露汤思退。孝宗只好罢免汤思退出朝。太学生张观等 72 人上书，控告汤思退、王之望、尹穑奸邪误国，请求把这三个奸人斩首。汤思退看到众怒难犯，走到信州，心惊胆战，忧吓而死。

然而，孝宗在金兵威胁下，继续屈辱求和，派王抃（biàn 变）到金军谈判，除了原来已答应的割让四州外，又割去商、秦两州。南宋虽不再向金称臣，却改称侄皇帝。此后三十年，宋金两朝已不再有大的战争。但这三十年，南宋朝廷内部并不平静。



公元 1165 年宋、金“和议”订立以后，孝宗并不甘心，还想继续收复失地。公元 1169 年，他任用抗金老将虞允文为宰相，在各地修城防、练民兵，积极准备抗战。公元 1172 年孝宗以虞允文为少保、四川宣抚使，到四川整军备战。四年以后，孝宗到白石阅兵，见军士都是少壮，叹息说：“这都是虞允文的功劳啊！”可惜，不久虞允文病死，孝宗打算从四川出兵伐金的计划也落空了。

这时候，南宋的著名道学家朱熹，绝口不谈战事，却极力向孝宗鼓吹“去人欲，存天理”、“正心诚意”，以维护三纲五常，并和朝廷中反对抗战的妥协派互相呼应。朱熹字元晦，安徽婺源人。他生于福建，他的学派后人称为“闽学”。他在 31 岁时，拜李侗为师，李侗是程颐的三传弟子，他通过李侗，全部继承了程颐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程颢，字伯淳，生于公元 1032 年（宋仁宗明道元年），死于公元 1085 年（宋神宗元丰八年），后人称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生于公元 1033 年（宋仁宗明道二年），死于公元 1107 年（宋徽宗大观元年），后人称伊川先生。程颢、程颐是亲兄弟，都是北宋哲学家周敦颐的学生。他们认为理是天下万物都要遵



循的最高原则，连封建社会的孝、悌、忠、信都是理所规定的。而理又是生于人和物早就存在的。朱熹继承了二程学说，认为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成和变化，都是由于理的作用。理的全体，朱熹也叫做太极。他认为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一切事物的生灭、动静，都是太极的作用。朱熹还主张天理人欲之辨，将一切物质欲望看做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罪恶，等等。

朱熹年轻时本来也讲抗战，到了中年以后，他对抗战的态度就不像早年那样坚决了。到了孝宗时，他面对国家危难的严重局面，完全丧失了抗战的信心，只图一时的苟安，走向对敌妥协的道路。

公元 1181 年，孝宗任命抗战派王淮为宰相，制定了理财备战的方针。他们把各州县积存的钱物集中到朝廷，封存在仓库里。1179 年库存现钱 530 万贯，到 1183 年增加到 3000 万贯。加上各地方积存的钱，共达 4700 余万贯。这些钱准备在战争时作为军需。

在王淮的支持下，朝中抗战派纷纷上书，揭露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朱熹本来在浙东路管理茶、盐，孝宗采纳了抗战派建议，将他罢官。

社会上坚持抗战反对道学的杰出代表，是进步的思想家陈亮。陈亮，永康（今浙江永康）人，早年读兵书，研究军事。公元 1169 年，陈亮向孝宗上《中兴五论札子》，建议朝廷迁都建康，以重兵驻扎荆襄。公元 1178 年，陈亮又给孝宗上书，说：

“朝廷自南渡以来，都还遵守祖宗旧法，没有多少改革。赵鼎等人不懂变通的道理。秦桧破坏抗战，忍耻事仇，死有余辜。”

他还要求孝宗“励志复仇”，不要笼络儒家，免得把大好岁月都耽误了。孝宗看了陈亮的奏书，大为震动，要把它贴在朝堂，激励群臣。可是

一些大臣因陈亮说话太直，纷纷反对。

过了十来天，陈亮又接连两次上书，揭露朱熹之流的儒生们“诚可厌恶”。他的这些言论，引起了儒生们的仇恨。

这天，陈亮邀请了几位朋友，在家里喝酒。大家意气相投，开怀畅饮，边饮边谈国家大事。陈亮几次上书，都未见孝宗采纳，心里烦闷，借着酒劲儿又发起牢骚来：

“今世儒生，自命为真诚学者，高谈什么人性、天命，其实他们知道何谓性命？他们为什么对敌人低头、拱手……”

后来，这些话让一名儒生听到了，立刻以“醉中戏为大言”的罪名，向刑部告发陈亮。

刑部立刻派人把陈亮逮捕，审问道：“陈亮，你好大胆，竟敢辱骂本朝，图谋不轨！”

陈亮道：“儒生们阻止抗战，提倡苟安，倒不是‘图谋不轨’，我们要求抗战保国反而有罪？你们讲的是什么天理王法！”

“还敢强辩！拉下去打！”

陈亮遭到严刑毒打，被打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却决不说一句软话。

大理寺要按“谋为不轨”治罪，送孝宗取旨。孝宗生气地说：“秀才醉后妄言，何罪之有？”说完把奏折撕得粉碎，扔到地上。

陈亮被释放以后，仍在浙江一带传播他的学说。朱熹很是害怕，他的门徒又在设法诬陷陈亮。

公元1183年三月，陈亮又被他们诬陷入狱。这一次，诬陷他在一次请乡人参加的宴会中，在胡椒中放了毒药。但把他关押了两个月，狱吏们千



方百计进行搜寻，找不到丝毫罪证，只好又把他释放了。

陈亮刚一出狱，朱熹趁机给他写信说：

“仁兄平时自以为处于法度以外，不愿听儒生的礼法之论。这次你入狱的原因，我虽不甚了解，大概总是因为平日得罪了不少人吧？我奉劝你还是放弃义利王霸学说，改用儒道来约束自己为好。”

陈亮一看，朱熹分明是在威胁、劝诱。他心里十分恼火，马上写回信进行反驳，并且声明，自己决不会附和和行不一的道学。

陈亮的行动，得到了好友辛弃疾的支持。

辛弃疾父母早亡，他跟着爷爷辛赞长大，从小受到了爱国教育。在完颜亮率兵南侵时，他投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充当掌书记。不久，郓州有一个叫义端的和尚，因为金兵抱走了他积存的金银财帛，他便率领一千多人起义反金，并拉着队伍投奔了耿京。义端暗藏野心，总想自己取代耿京做统帅。这个目的无法达到，他就想叛逃，投奔金军。

这一天黄昏，义端偷偷摸摸来到辛弃疾营帐，见辛弃疾巡哨未归，就偷了放在辛弃疾床头的耿京的大印，揣在怀内，然后挑选一匹快马骑上，骗开城门，奔向济南府，打算以此印作为向金人的见面礼。

辛弃疾回到营房，发现房内东西翻得大乱，耿京的大印已失，又见义端失踪，立即报告了统帅耿京和副帅贾瑞。耿京顿时大怒，要斩辛弃疾。辛弃疾叩头要求，追杀义端，夺回大印，然后服刑。耿京答应了他。辛弃疾披挂整齐，顺小路策马急追。第二天一早，在小路与通向济南的大路会合处，终于等到了义端。这个家伙夹在一伙客商中，骑马而来。辛弃疾握剑在手，扬鞭策马，直对义端冲去。

义端完全没有料到，大叫一声，躲过迎面劈来的一剑，也舞起禅杖进

行抵挡。辛弃疾满怀义愤，越战越勇，义端渐渐招架不住。那些躲在一旁观看的客商，早已吓得躲远了。义端越发心虚，秃头上直冒冷汗。他刚一迟疑间，辛弃疾一把拽住他的衣领，拉下马来。义端赶紧跪下求饶，辛弃疾大骂：“无耻叛贼！”一剑砍下义端的光头。耿京当然原谅了辛弃疾。

绍兴三十二年，完颜雍自立为帝（金世宗），对中原和山东起义农民，实行欺骗招抚政策。辛弃疾向耿京建议，应该马上与南宋联络，里应外合，夹击敌人。当贾瑞与辛弃疾到建康完成任务回来，路经海州的时候，当地南宋驻军将领李宝和王世隆告诉他们：耿京队伍的叛徒张安国，勾结邵进，伺机暗杀了耿京，投降了金军。

贾瑞与辛弃疾听了，悲愤交加，忍不住痛哭失声。过了一刻，辛弃疾抹了一把眼泪，急问李宝：“张安国这条恶狗，现在何处？”

“金人已派他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当知州去了。”

辛弃疾话也不说，冲出屋子，招呼一些兵卒，跨上马背，提鞭催马，疾驰而去。不管别人在后面怎样叫他，他也不回头。王世隆也拔出刀来，跨上马随后追去。他对辛弃疾说：“今将军要去，我愿和你同往，只是济州是敌人军事重镇，我们带人太多，反会惊动敌人，不如只带一些精壮武士见机行事。”

辛弃疾稍稍冷静下来，同意王世隆的安排。两人到了济州衙门，让门役通知了张安国。张安国本不想与他们见面，但一些爱拍马的小官对他说：“张大人威震四海，那辛弃疾一定是来归顺的，要不，怎么就只带了这么几个随从？”

张安国只得带了几个部下，出门相迎，隔了老远就寒暄说：“辛将军，多日不见了……”



张安国的话刚出口，辛弃疾一手举剑，一手抓住了张安国的衣领，王世隆飞快地抽出绳子，将张安国绑在马上。辛弃疾对那些尚在发愣的部将说：“请张大人到郊外商议点事情，打扰诸位了！”然后飞驰而去。

王世隆等骑在马上，在各条街道上来回飞跑，高声叫着：“南宋的十万大军就要到了，有良心的宋朝军民，快去攻打金兵吧！”

济州守兵几万人，有好多是从各地抓来的百姓，还有张安国劫持的耿京的部下。他们立即杀了他们的将官，跟着辛弃疾等，投奔南宋。

公元 1178 年，辛弃疾入朝，任大理寺少卿。公元 1179 年，他在湖南建立了一支“飞湖军”。后来，他被人诬告，罢官，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北高处，建了一座房子，起名“稼轩”，自称“稼轩居士”。

淳熙十五年（公元 1188 年）冬天，被人誉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的陈亮，来看望辛弃疾。辛弃疾在赋闲七八年之后，见到老友，真是喜出望外。两人饮酒纵谈，忆起在淳熙五年，两人在顺安相识，在政治上、学术上许多观点不谋而合，立即觉得相见恨晚。这一次久别重逢，辛弃疾拉着陈亮的手，热泪横流，他们同游鹅湖山，约朱熹在铅山县紫溪相会，朱熹不来。两人毫不拘束地议论了国家大事，说得非常投机，陈亮住了十来天，恋恋不舍地走了。

陈亮走后，辛弃疾又作词寄去，把陈亮比作诸葛亮，“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寄予殷切希望。陈亮也写词回赠，“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间那有平分月”，并说，“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两人对于抗战反金，思想上完全一致。

一天夜晚，辛弃疾睡不着觉，又回忆起与陈亮所谈的抱负来，仿佛已经率领兵马，走上战场，赶紧伏案挥笔，写了《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
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
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
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陈亮与辛弃疾的抗战热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但是，这时候朝廷内反战主和的妥协派，却向抗战派展开进攻，朱熹上奏，要求皇帝“正心克己”，反对出兵收复失地。

公元 1189 年，孝宗退位做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惇（dūn 敦）即位，称光宗。光宗长期生活在深宫，根本不懂政务，完全被反战主和的妥协派所操纵。公元 1194 年孝宗病死，光宗退位做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赵汝愚任枢密使和右相。赵汝愚是宋朝贵族，曾任太子侍讲。他执政后的第一件事是荐用朱熹做焕章阁待制兼侍讲，给宁宗讲道学。韩侂（tuò 拓）胄是著名文官韩琦的曾孙，是宁宗皇后韩后的叔祖。他被任命为枢密院都承旨，负责传达诏令，得到宁宗和韩后的信任，抗战派的参知政事京镗也支持他。京镗在高宗死的时候出使金朝，曾以大义凛

然的气度，斥退金朝全副武装的卫兵，并要求金朝撤退音乐，表示哀悼。孝宗知道这事以后，称赞说：“士大夫平时都以节义自许，可到了关键时刻，能做到像京镗这样吗！”

京镗支持韩侂胄，同赵汝愚、朱熹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朱熹趁着早晚给宁宗讲书的机会，常常说些干预朝政的话。他又和彭龟年一起，攻击韩侂胄窃取权力。宁宗一气，免除了朱熹的侍讲，并把彭龟年逐出朝廷。赵汝愚也“以同姓居相位，将不利于社稷”罢相出朝。

韩侂胄、京镗一派朝官，纷纷起来揭露朱熹道学的欺骗和虚伪，说他们“如饮狂药，如中毒饵”，嘴上说着先王的话，而行为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有一个叫沈继祖的官员，用大量事实揭露朱熹言行不一。他说：“朱熹霸占别人死后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妾，出去做官都要带着。家里大儿媳死了丈夫，却怀了孩子。几个儿子偷了人家的牛，杀了吃肉。朱熹在长沙，藏匿朝廷的赦书不执行，很多人被判了徒刑。他知漳州时，专门搜罗古书，据为己有。在浙东做提举的时候，向朝廷要了大量赈济灾民的钱米，结果他都分给门徒而不给百姓。霸占人家的产业盖房子，还把人家治罪，开门授徒，多收富家子弟，向人家多要束脩（学费）。加上收受各地的贿赂，一年就得钱好几万。什么廉洁、宽恕、修身、齐家、治民等等，都是朱熹平日讲《中庸》、《大学》的话，用来欺骗世人。他说的是那样，做的又是这样，岂不是大奸大恶（duì 队）！”

宁宗看后，下旨给朱熹降官两级，又严令禁止道学的传播。

在这同时，宁宗、韩侂胄推崇岳飞，贬抑秦桧。除孝宗初年，追复岳飞原官，1179 年加谥号武穆。1204 年，宁宗、韩侂胄又追封岳飞为鄂王，以此来支持抗战派将士。1206 年，宁宗、韩侂胄削去高宗在秦桧死后加封

他的王爵，并把原来谥号忠献，改为缪丑，即丑恶的意思。这也是对妥协、投降派的一个打击。

宁宗、韩侂胄做了这些事情以后，起用了抗战派的陈贾任兵部侍郎，吴曦回四川，任四川宣抚使。辛弃疾出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公元1204年，辛弃疾到临安拜见宁宗，力言“金国必乱必亡”，请求委托元老大臣韩侂胄率兵出征。

公元1205年，宁宗加封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命吴曦练兵西蜀，赵淳、皇甫斌准备出兵攻取唐、邓。殿前副都指挥使郭倪，指挥军队渡淮。第二年四月，郭倪派武义大夫毕再遇（岳飞部将毕进的儿子）、镇江都统陈孝庆定期进兵，夺取泗州。金兵闭城防御。毕再遇树起大将旗帜，对城上喊话说：“我乃大宋毕将军也，中原遗民可速降！”城内的汉族官员，早与金人不一心，听了毕再遇的话，果然打开城门，出来投降了。宋军顺利地收复泗州。

陈孝庆继续进军，攻下虹县。江州统制许进，攻下新息县。光州民兵武装攻下褒信县。到了五月，韩侂胄便请宁宗正式下诏，出兵北伐。

北伐诏书一下，全国上下雀跃欢呼，辛弃疾挥毫作词，颂扬韩侂胄：

君不见，
韩献子，
晋将军，
赵孤存。
千载传忠献，
两定策，
纪元勋。

孙又子，
方谈笑，
整乾坤。

诗人陆游，早年从家乡山阴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因为在策论中主张恢复中原，触犯了秦桧，不但他考取了第一不算数，状元让秦桧的孙子秦埙（xūn 勋）所得，而且他的试卷受到秦桧的检查，险些遭到更恶毒的迫害。他只得回到家敢怒不敢言，埋头攻读兵书，研究军事，希望总有那么一天，可以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他在《夜读兵书》一诗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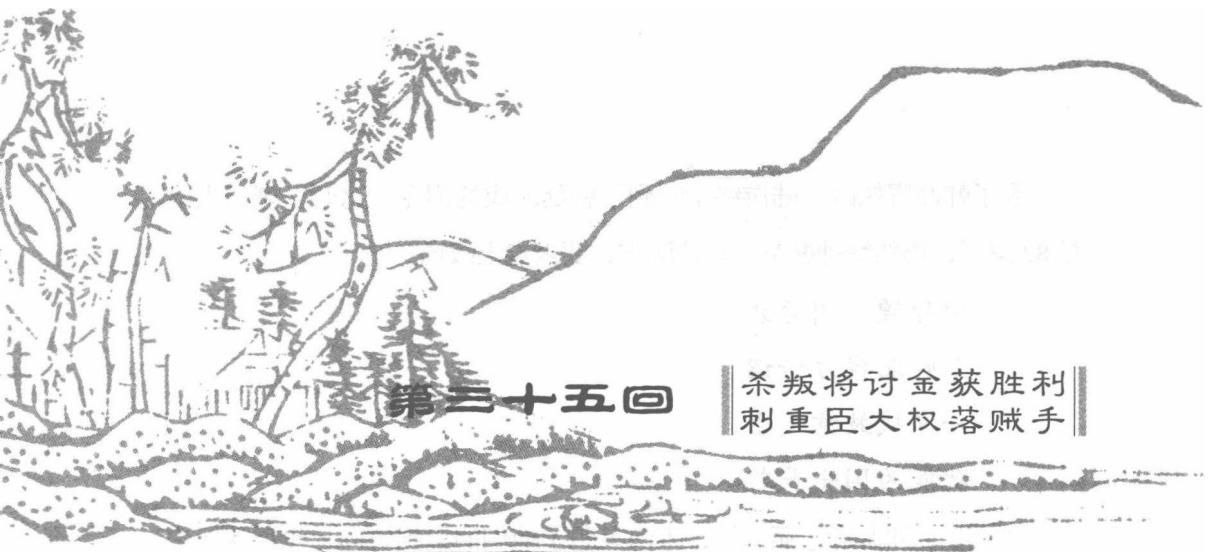
孤灯耿霜夕，
穷山读兵书。
平生万里心，
执戈王前驱。
战死士所有，
耻复守妻孥。
成功亦邂逅，
逆料政自疏。
陂泽号饥鸿，
岁月欺贫儒。
叹息镜中面，
安得长肤腴（yú 鱼）？

孝宗登位以后，陆游曾被皇帝召见。他当面向皇帝诉说了用人抗敌的建议，后来又多次上书，主张北伐，移都建康。这些都未实现。到了光宗当政，陆游只作诗慨叹：“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到了韩侂胄执政，陆游终于听到了朝廷北伐的诏令。这时，老诗人已经 82 岁了，仍然精神振奋，写诗明志，要求走上战场：

中原蝗旱胡运衰，
王师北伐方传诏。
一闻战鼓意气生，
犹能为国平燕赵。

辛弃疾、陆游的壮丽诗篇，不但表明了他们的爱国志向，也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最高意愿。



第三十五回

杀叛将讨金获胜利
刺重臣大权落贼手

韩侂胄出兵伐金，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将领，只得从旧官僚中去选，韩侂胄让薛叔似统帅淮西军兵，让知枢密院事许及之出守金陵，让兵密(chóng 崇)为江淮宣抚使。这些人故意推辞不干。无奈，宁宗下诏，要求朝野上下举荐将帅人才。就这样，邓友龙被任命为两淮宣抚使，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仍为副使。伐金的主力军分布在江淮与四川两翼。

可是，在宁宗还未下诏前一个月，吴曦已经在四川派人到金军，暗中提出献出关外阶、成、和、凤四州，以换取金朝封他做蜀王。金朝听到南宋出兵伐金，就密令吴曦在金兵渡江时按兵不动，使金军东下，无西顾之忧。所以，当韩侂胄下令吴曦从四川出兵时，吴曦理也不理。

当金兵攻破和尚原，守将王喜奋力抵抗，吴曦却下令撤退，宋军溃败。金人入城。兴元都统制母(guàn 贯)丘思领重兵守关。又是吴曦下令撤防。公元1205年底，吴曦正式接受了金朝的诏书、金印，做了蜀王，四川宣抚使程松，连夜逃出陕西。

由于吴曦在四川做了内奸，江淮一带出兵大都失利。韩侂胄改用丘密为两淮宣抚使。公元1206年底，金军又秘密派人去找丘密，示意讲和，

丘密果然上钩，也多次派人到金军进行谈判。

这一来，西线吴曦叛变，东线丘密主和，韩侂胄被夹在中间，陷于孤立。韩侂胄看出了丘密的用心，公元 1207 年正月，罢免丘密，命张若代替他的职务。韩侂胄还拿出自己的家产 20 万，补助军需。同时，他又派了使臣方信孺到开封，同金朝谈判。

这时候，四川军民同叛徒吴曦展开了斗争。吴曦召用大安的杨震中，杨震中服毒自杀，拒不附逆，陈咸削发为僧，坚决不向金朝屈服，史次秦自己弄瞎眼睛，拒不做官。还有好多官员都弃官而去。

然而，也有一个随军转运使安丙，甘心做了吴曦的丞相长史。监兴州合江仓杨巨源同吴曦部将张林、朱邦宁、义士朱福等人互相联络，策划讨伐吴曦。他们商量好了以后，由杨巨源去找安丙。

杨巨源手执利剑，眼射冷光，厉声说：“先生，你就甘愿做逆贼的丞相长史吗？”

安丙见势不妙，吓得脸色煞白，浑身哆嗦，眼泪鼻涕也流下来了，哭声说：“我哪里能甘愿附逆，只因手下无兵将，不能奋起。现在只有依靠你们这些豪杰，来除掉此贼！如有用我处，敢不从命！”

“那好，你就老实听我们的。我们杀了吴曦以后，你就出来主事。”

杨君玉等人伪造了一份皇帝诏书，诏书命安丙为招抚使，诛灭叛贼吴曦。李好义等 47 人持枪带剑闯入伪宫，当着吴曦的面宣读诏书。那些护卫的兵士听说宋朝皇帝下了诏书，也不愿再为叛徒卖命，都自动散去。当诏书宣读完毕，吴曦身边已无人保护，李贵当即抽出闪光的宝剑，一下子将吴曦身子斩为两截。

韩侂胄那里听到吴曦叛变，曾密写帛书给安丙：“如能杀曦报国，当



不论资格封赏。”帛书还在路上，这里已杀吴曦。当安丙接到帛书，立刻上报朝廷，韩侂胄即命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杨巨源、李好义等乘胜收复阶、成、和、凤四州。

李好义等又要乘胜攻取秦陇，安丙却不许。安丙与孙忠锐不和，命杨巨源伏兵杀了孙忠锐。刘国昌在酒中放毒，害死李好义。安丙又诬指杨巨源谋乱，把他下狱害死，假说自杀，上报朝廷。由一部分爱国的下级军官造成的胜利形势，又被安丙等人断送。

这时的金朝，正如辛弃疾所说，到了“必乱必亡”的前夕。只是由于南宋出了叛徒和内部的钩心斗角，部署不当，才使金兵得以侵入淮南；但金朝实际上已不再有继续作战的能力，只是对宋朝威胁、讹诈。宋使方信孺到了金朝，金朝立即将他投入监狱，虚声恫吓。九月初，方信孺带回完颜宗浩给张岩的复信。信中说，宋朝如若称臣，可以江淮之间取中划界；若称子，以长江为界。还要斩元谋奸臣（指韩侂胄）的头，增加税币，出犒师银，方可议和。韩侂胄大怒，决意再度整兵出战。

宁宗下诏，招募新兵，起用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指挥军事。然而，诏命送达铅山的时候，辛弃疾的病情已十分严重。他急忙上书请辞。没过几天，也就是九月十日，这位 68 岁的老人，用最后的力气呼叫着“杀贼！杀贼！”与世长辞。

韩侂胄筹划再战，朝内主降派官员也大肆活动。曾做过宰相的史浩，在光宗朝病死，他儿子史弥远现任礼部侍郎，是朝中投降派的主要代表。公元 1200 年，宁宗的韩皇后病死，公元 1202 年宁宗立杨氏为后，韩侂胄不赞成，杨后对韩侂胄深怀仇怨，在政治上和她哥哥杨次山一起，主张妥协、投降。杨后、杨次山和史弥远紧密勾结，多次秘密上书，要求宁宗向

金人投降。而老臣韩侂胄成了他们投降的障碍，他们一心要把他除掉。宁宗没有支持他们。他们便暗中派遣中军统制夏震等人，趁着黎明韩侂胄上朝时，车子刚走到六部桥，夏震命部下夏挺、郑发、王挺等，率健卒百余人，突然一拥而上，围住了韩侂胄的车子，逼他来到玉津园的夹道内。然后，一伙兵卒把韩侂胄从车内拖出，强按住他的头，让他跪下，一人从背后用锤猛击，一下子将韩侂胄的头颅击碎。事后才奏报宁宗。从此，军政大权都落在了杨后和史弥远手中。

接着，史弥远等又利用手中权力，将主战派官员苏师旦处死。他们还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把韩侂胄、苏师旦的头割下，派使臣王柟（nán 南）送到金朝，接受金朝提出的全部条件：增岁币为 80 万，犒师银（赔款）300 万两。

杨后、史弥远害死韩侂胄以后，立皇子询为太子，杨次山加开府仪同三司，史弥远知枢密院事，又进为右丞相。史弥远一上台就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表明他是地道的卖国奸贼的继承人。

但是，反对投降的社会力量还在战斗。公元 1209 年 5 月，史弥远为他母亲治丧回临安。原来拥护韩侂胄的一个普通军官罗日远等，准备在朝官到浙江亭迎接时，藏 1000 人在船中举火为号，三路齐上，杀死史弥远和投降派官员。但因有叛徒告密。史弥远逮捕了罗日远，把他用磔刑处死。其他参与的人们也都被斩首。

就在这年十二月，86 岁的爱国诗人陆游病死了。死前，他写了一首传诵千古的名诗《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充满爱国热情的诗，也反映了对史弥远投降路线的强烈抗议。

这时候，蒙古族在北方崛起。它不仅与金朝展开了争夺，而且野心勃勃地要征服南宋。南宋统治者对此却无清醒的认识。

蒙古族在唐朝时称为“蒙兀室韦”，原住在额尔纳河一带，8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河之间，11、12世纪时，在蒙古草原及其周围，有大大小小许多部落，其中有蒙兀儿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等。蒙古孛儿只斤部贵族铁木真在长期作战中，逐渐强大起来。公元1206年，也就是韩侂胄发动北伐的一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在斡难河边建立了蒙古族的汗国，被各部落尊称为成吉思汗（最大的汗）。

蒙古汗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北起中原地区和蒙古汗国西方一些国家，经济文化都很落后。蒙古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剥削别人的私欲，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战和掠夺。在13世纪，蒙古贵族率领的骑兵，踏遍了东自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大欧亚地区，给中亚和东欧各族人民带来了灾难。

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除了发动三次西征，同时还派军队向南方进军。他首先进攻西夏，迫使西夏统治者屈服，跟着蒙古军去攻打金朝，使得金兵受到重大伤亡和财物损失。

早在公元1196年，铁木真曾帮助金朝打败鞑靼人，被金朝封为“扎兀惕忽里”，向金朝进贡。1208年金章宗病死，这时成吉思汗的翅膀也硬了，再不听从金朝号令。公元1211年二月，成吉思汗聚众誓师，从克鲁伦河

南下，发动了大规模南侵金朝的战争，大败金军。第二年，又接着出兵，进行抢掠。成吉思汗和蒙古奴隶主们，每攻下一处城池，就大肆掳掠奴隶，抢劫牲畜和财物。从公元 1213—1214 年，蒙古军几乎踏遍了金朝在华北地区的领土。金朝统治者完颜永济，被迫放弃了中都（今北京），迁到汴京（今开封），再加北方农民起义军奋起抗金，大大加速了金朝的灭亡。

公元 1217 年，金宣宗发兵渡过淮河，打算避开强大的蒙古，到南方扩大地盘。金兵被辛弃疾提拔的将领赵方打得大败。赵方趁胜利上书朝廷，列举五条理由，反和主战。这年五月，宁宗终于下诏伐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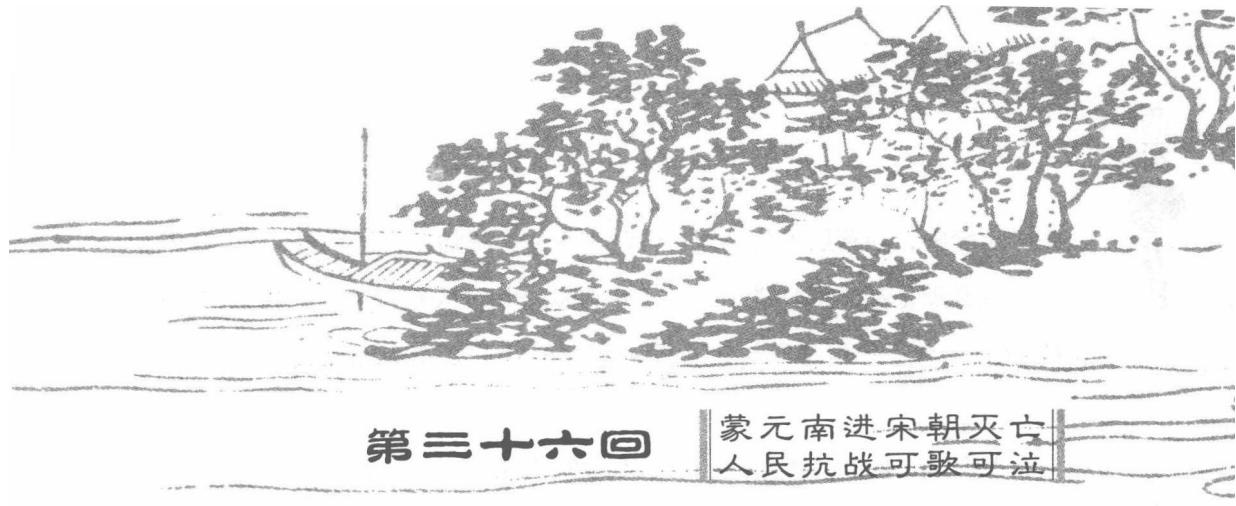
经过六年时间的战争，由于宋朝抗金将士和民兵的坚决抵抗，金军一再遭到失败。到了公元 1224 年三月，金朝不得不派使臣到宋朝“通好”。

公元 1220 年南宋太子询病死，次年改立宗室贵和为太子，改名竑（hóng 宏）。赵竑喜欢听古琴，史弥远便向赵竑进献了一名善弹古琴的美女，实际是让她暗地监视太子的动静。太子竑对史弥远这一伙祸国殃民的投降派，深为痛恨，常常在桌上书写史弥远的罪恶，并说要把他发配八千里。史弥远得到弹琴女子的密告，便派人在绍兴民间找了一个名叫赵与旼（jǔ 举）的 17 岁男子，说是赵宋宗室之子。然后把他召到临安，改名贵诚。史弥远让国子学录郑清之为贵诚讲儒学。到公元 1224 年闰八月，宁宗病死，史弥远便废太子竑为济王，立贵诚做皇帝，称理宗。

公元 1226 年春，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第二年，他病死于甘肃六盘山下的清水县行宫。不久，蒙古军攻入中兴府，建国 190 年的西夏灭亡。

理宗即位，朝政全由史弥远把持。公元 1233 年史弥远病死，理宗开始亲政，用他老师郑清之为丞相。这年，蒙古军包围了金朝都城南京（开封）。金朝皇帝完颜守绪（金哀宗）逃往归德，又逃到蔡州。蒙古派使臣

来宋联络，要求宋朝出兵夹攻，金亡以后可将河南归宋。七月，宋将孟珙出襄阳，在马蹬山大败金兵。八月，进围蔡州，与蒙古兵会合。公元 1234 年一月，金哀宗在蔡州自杀，统治北方 120 年的金朝，宣告灭亡。



第三十六回

蒙元南进宋朝灭亡
人民抗战可歌可泣

金朝灭亡以后，陈州、蔡州西北地区归了蒙古，以南地区归还宋朝。蒙古军攻陷开封以后，大肆抢掠。宋军占领洛阳时，洛阳早已成了空城。这时候，蒙古兵也来到洛阳城下，完全背弃盟约，和宋兵打了起来。

在南宋联合蒙古灭金时，宋朝大臣中就不断有人用北宋联金灭辽而自取灭亡的经验，警告理宗。理宗不听。到了金朝灭亡，果然蒙古军又开始向南宋进攻了。

公元 1251 年，蒙古蒙哥汗（宪宗）即位。公元 1258 年初，他发动三路大军，向南宋进攻。蒙哥自己率军过六盘山，侵入四川。他派他弟弟忽必烈，率军从甘肃经青海、四川到云南，消灭了大理政权，吐蕃各部也降服，使西南地区为蒙古所控制。然后，忽必烈攻打鄂州。蒙哥又命侵入云南的兀良哈台军北攻潭州，企图在鄂州与忽必烈会师。

蒙哥的军队长驱直下，宋军节节败降。到了这年年底，蒙哥攻到合州（今四川合川县），宋朝知州王坚，在合州筑钓鱼城，设防坚守。公元 1259 年，蒙哥军在三月间连续攻打钓鱼城周围的各个城堡，都被宋军打退。七月，蒙哥又亲领大军攻到城下，遭到宋军的猛烈反击。蒙哥自己在钓鱼城

下中了流矢，回营后不久就死了。蒙古军失去统帅，只好撤退。

忽必烈正在向鄂州进军，宗王末哥从合州派人来告诉他，蒙哥已战死的消息，请忽必烈北返。忽必烈刚毅地说：“我奉命而来，岂能无功而回？”

九月间，忽必烈围攻鄂州，企图在鄂州获胜后，再北上夺取汗位。

蒙古南侵时，南宋宰相丁大全因为隐瞒真实军情被罢了相位。理宗又任命吴潜为左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为右相兼枢密使。理宗命贾似道出兵汉阳，支援鄂州。鄂州“危急”的报告不断传来。宦官董宋臣见理宗脸色沉郁，赶忙跪下献计说：

“请陛下保重龙体，万万不可过于忧愁。依奴才之见，四明（今浙江宁波）地处钱塘江边，四面环山。蒙古军来势凶猛，临安难保，不如把都城迁往四明，再作打算。”

理宗正无主意，听了董宋臣这么一说，想了半天，答道：“迁都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事关重大，还要同朝臣商议。”

第二天上朝，大臣们听说要迁都，大多数以为正中下怀，因为他们早就准备逃跑了，只有少数人反对，可又不敢讲话。

这时候，承事郎（皇帝的侍从官）文天祥，在他当年的主考官王应麟支持下，来到理宗面前奏道：“陛下为一朝之主，迁都只能动摇人心，扰乱视听的内侍董宋臣，应当斩首！”

站在理宗身边的董宋臣，听到要把董宋臣斩首，不由得惊惶起来，赶紧跪在理宗面前，苦苦哀求说：“奴才不知何事得罪了文大人……”

文天祥这才知道，跪在皇帝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董宋臣，立刻怒目而视，鄙夷地说：“你就是董宋臣？你迷惑万岁，鼓吹迁都，扰乱军心、民

心，要把宋朝天下，拱手送给蒙古……”

王应麟气愤地接话说：“罪该万死，理应斩首！”

董宋臣见这形势，更加惊慌，匍匐在地对皇帝叩头如捣蒜：“请万岁爷为奴才做主！”

文天祥等大义凛然痛骂董宋臣，实际也打击了理宗要迁都逃跑的打算，理宗心中很是气恼，但又不好发作，只是大声问文天祥：“文天祥，你有什么好办法，即刻稟奏。”

文天祥理直气壮地说：“陛下，现在非常需要把那些主张抵抗、怀抱救国救民大志的有识之士提拔上来，建立方镇，加强地方的抵抗力量，各州县的租谷作为军需，努力整军备战。臣在殿试的时候，曾将‘自强不息’四字献给陛下，蒙陛下钦点臣为状元，臣愿为保卫国家万死不辞！”

文天祥字文山，本为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眼见金国灭亡，蒙古兵又侵入长江流域，妄图吞并宋朝，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南宋的君臣和大小官僚，不顾人民的死活，仍然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他心怀忧愤，常与同窗议论朝政。20岁那年，他到临安参加进士考试，在试卷上揭露了封建教育的弊病。他说：

“现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从小时候教授字句，就选择一些不违背时尚不得罪官长的文章来读。年长以后，专门练字作文，靠这个来应乡试，考科举，去猎取高官厚禄。父兄所教，师友所讲，都只是个利字。”

他也大胆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各种主张。结果，他考取了进士第一名，经殿试，被点为状元。他生长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早就怀有报国救民大志。他方才对理宗说的这番话，使得那个得宠于理宗的董宋臣，以为有空子可钻。他像个哈巴狗似的望望主人，对文天祥进行反击说：

“陛下，祖宗说过：外忧不过边事，离朝廷远着哪。最可怕的是这内患。文大人要求加强地方力量、建立方镇，居心叵测。”

文天祥鄙视着董宋臣说：“不建立方镇，不加强地方力量，就挡不住蒙古兵的进攻，国家就危险了！”

理宗环顾四周，殿内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儿，那位平日很少发言的左相兼枢密使吴潜，站出来说道：“臣以为文大人的话很有道理。京城不可轻易迁动，临安百万生灵不可抛弃。”

吴潜刚说完，军器太监何子举憋不住跪奏道：“奴才赞成吴丞相的话。奴才早对陛下稟奏，董内侍的话不能听，请陛下三思。”

理宗没想到，代表了自己内心想法的董宋臣的建议，被文天祥等人驳倒了，心中悒郁不乐，只好宣布退朝。

过了几天，理宗宣布不再迁都。但文天祥所提“自强不息”的其他建议，并未实行。

公元 1259 年十二月，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来势凶猛，私自派使臣到蒙古军营求和。这时，蒙古诸宗王在漠北策划，拥立阿里不哥为汗。忽必烈闻讯，急速撤兵，因此，允许了贾似道的请求，以长江为界，宋朝每年送蒙古银 20 万两、绢 20 万匹。这时，蒙古的兀良哈台军进攻到潭州，也遭到宋将向士璧的反击，只得撤军北上，与忽必烈会合，一起回北方去了。

公元 1260 年 3 月，忽必烈从鄂州返回开平（后改称上都，在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多伦县北石别苏木），召开宗王大会，登上了汗位。经过连年激战，打败了阿里不哥的抵抗，才逐步稳定了在北方的统治。又经过几年准备，忽必烈打算继续进攻南宋。目标是最后消灭南宋的统治。

蒙古军退走的时候，贾似道不但隐瞒了他私自求降的事实，反而谎报

他取得了胜利。昏庸的理宗加封他为辅佐国君的少师、卫国公。从此，贾似道排斥了左相吴潜、宦官董宋臣等，把持了朝中军政大权。公元 1264 年理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太子赵禥（jí 吉）做皇帝，这就是度宗。

度宗本来就荒淫无能，做了皇帝以后，称贾似道为老师，整天沉溺于酒色，无限度地奢侈挥霍。到了公元 1260 年忽必烈做了蒙古大汗，又发动大军南侵以后，南宋在潼川的安抚使刘整，在公元 1261 年率领泸州等 15 州 30 万户叛变，投降了蒙古军。公元 1267 年刘整向忽必烈献策说：“要想攻取南宋，必先取襄阳，由汉水渡长江。”

忽必烈听了很高兴。第二年就任命刘整为都元帅，随同征南都元帅阿术（兀良哈台的儿子），入侵襄阳境内。刘整和阿术商议，制造战舰五千艘，练水兵七万，作渡江灭宋的准备。

蒙古军要夺取汉水南岸的襄阳，必先攻破汉水北岸的樊城。公元 1269 年春，元军围攻樊城。宋朝守将张世杰抗敌失败。七月，沿江制置使夏贵领水兵到新郢，又被阿术打败。贾似道派了范文虎来支援，仍然大败，范文虎坐着小船逃跑了。

公元 1270 年，南宋将领李庭芝出任京湖制置使，领兵出援襄、樊。那个逃跑的范文虎却写信给贾似道说：“我领兵数万人襄阳，一战可平。但愿不要让当地的兵将听命于京师（指李庭芝），事成之后，功劳全属恩相（贾似道）。”

奸相贾似道看了这封信，赶紧命范文虎牵制李庭芝，借故停兵不进。

但是，襄、樊地区的军民为了保卫家乡，坚持抗战，虽然得不到南宋王朝的支持，仍然不怕牺牲，奋起抗击敌人。

忽必烈为了统治全国，决心采用“汉法”，重用汉族中地主阶级知识



分子。在忽必烈很年轻的时候，曾和先王成吉思汗、窝阔台时的大臣、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接近，听取他的教诲。当他听到唐太宗李世民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的史实，十分欣羡。耶律楚材死后，忽必烈派遣赵壁、许国桢等汉谋士，首先跑到保州（今河北清苑县）去聘请王鹗，同他“朝夕相见，问对非一”，王鹗尽力给他讲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就是在汉人地主阶级支持下，他于公元 1271 年迁都燕京（后改称大都，今北京），建国号为元。忽必烈自立为皇帝，不再称汗。元朝是以蒙古贵族为主体的蒙、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汉族封建统治制度被新王朝延续下来。

忽必烈的统治地位稳定以后，看攻不下襄、樊，又派金朝降将史天泽，到前线去部署。史天泽命张弘范驻鹿门，断绝襄樊粮道。公元 1271 年，派东路元军围襄阳。又从陕西、四川出兵，牵制宋军。六月，范文虎率领土兵和两淮的水师十万到鹿门，阿术把宋军又打得大败，范文虎乘夜间逃跑，战船和兵丁全被蒙古军夺去。

襄阳由吕文焕驻守，坚持抗战五年，直到城中绝粮。公元 1272 年，李庭芝驻屯郢州，知道襄阳西北有清泥河，便在那里造船百艘，招募民兵三千人，乘船去襄阳。民兵领袖张顺、张贵乘船领先，顺流而下。元朝的军队封锁江口，没法前进。张顺等便下水斩断元军设下的铁链、木筏，转战 120 里，在黎明时到达襄阳城下。襄阳守军雀跃欢呼，勇气百倍。但这时不见了张顺。几天以后，才见张顺的尸体浮上来，他身中六箭，手里仍然握着弓箭，怒气勃勃如活着一样。

张顺牺牲后，张贵入城，派遣能游水的战士两人，到范文虎处送信，约定从郢州发兵夹击元军。到时候，吕文焕、张贵发船打炮出战。结果，

范文虎没来，元兵来了，张贵仓促应战，负伤数十处，战败被俘。阿术向张贵劝降，张贵不屈，英勇牺牲。吕文焕则叛变降元。

公元 1273 年，襄、樊被元军占领，忽必烈召阿术还朝。阿术说：“在作战中，看到宋兵越来越虚弱，现在再不灭宋，就要丧失时机了。”

忽必烈听后，立刻下诏，水陆并进。元兵 20 万，由左丞相伯颜统领，分两路进军：一路由伯颜、阿术统领，从襄阳入汉水，过长江，以南宋投降的将领吕文焕为先锋；另一路由左丞相合答等率领，从东面取扬州，以降将刘整为先锋。

南宋的贾似道既无心抵抗，又求和不得，只好被迫应战。南宋军队溯江而上，在池州（今安徽贵池）发生战斗。南宋军顷刻溃散，元军乘胜东下。公元 1274 年十二月，鄂州都统程鹏飞投降，范文虎在安庆投降。元军直逼临安。这时候度宗病死，贾似道拥立四岁的赵㬎做皇帝。有些人请朝廷迁都逃跑，谢太后（太皇太后）不准。陈宜中任丞相，请斩贾似道，谢后只罢了贾似道的官，贬到循州。在路上被押解的人员杀死。谢太后下诏，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官员都在准备投降元朝，根本不响应。只有张世杰、文天祥起兵勤王。状元出身的文天祥此时任赣州知州，接到诏书后，立即招募兵士上万人，去保卫临安。有的朋友劝他说：“现在元兵三道而进，你以乌合之众万人去迎敌，岂不是驱赶羊群去斗猛虎吗？”

文天祥说：“我也知道是这样，可是国家已到了危亡时刻，向天下征兵，竟没有一人一骑前去，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不自量力，拼着性命去打仗，或许天下的忠臣义士会闻风而起，这样国家就可保住了。”

文天祥的妹夫彭震龙、门客刘洙等也都随从起兵。



四月间，文天祥领兵到古州，新任宰相陈宜中和投降派官员竟说他出兵是开玩笑，要他留屯隆兴府，不必亲来临安。

元兵东下，宋守将相继投降。张世杰受命总都督府各军，也遭失败。文天祥继续要求保卫京都，得到朝廷允准。八月，他领兵到临安，被派作平江知府。元兵分三路进攻：一路沿江入海，取嘉兴府的华亭；一路取常州；一路从建康出发，攻打余杭县的独松关。陈宜中以为独松关是临安门户，急调文天祥领兵援助。文天祥兵还未到，独松关已经失守，他只好又转回临安。

文天祥回临安后同张世杰商议，勤王兵还有几万，可以与元军决一死战，万一得胜，淮东出兵截住元兵后路，国家或许还有转机。陈宜中等人一心准备投降，对文、张二人建议不予采纳。左相留梦炎在独松关失陷后，弃官逃跑。

文天祥与张世杰请太皇太后、太后和皇帝等人，逃到海上去，由他们领兵背城一战。陈宜中仍不允许。不久，陈宜中暗做手脚，向元军送去宋朝的传国玺和以皇帝赵㬎名义写的降表。伯颜看了降表，要陈宜中亲自到元军，商议投降的事。陈宜中害怕被杀，趁夜逃到温州。张世杰见临安不保，领兵南下，准备壮大自己，继续抗元。

谢太后见右相陈宜中逃跑，立即加封文天祥右丞相兼枢密使称号，命文天祥、吴坚等去与元军议降。

文天祥见了元军统帅伯颜，正气凛然地对他说：“若是北朝想以宋为附属国，请你退兵到平江或嘉兴，然后再议岁币与金帛的事，这样北朝可以全师而回。这是上策。若是一定要把宋朝毁掉，恐怕淮、浙、闽、广好多地方，还难攻取。兵连祸结，胜负难料，请大帅详察。”

伯颜见他语言不逊，即将文天祥扣留在军营，只放吴坚固临安。

太皇太后又命贾余庆为右丞相，与左相吴坚等向元朝祈降。他们先到伯颜军营，伯颜把文天祥找来与吴坚等坐在一起。贾余庆同伯颜讲话时，低声下气，无耻谄媚，文天祥越听越气，当场责骂他“卖国”，并斥责伯颜“失信”。早已投降的吕文焕从旁劝说，文天祥实在忍不住了，腾地站起身，大声说：

“你身受国家厚恩和重托，不能以死报国，反而合家作了叛逆，还有什么资格说话！”

一句话把吕文焕说得面红耳赤。伯颜见势，一把抓住了文天祥肩头，文天祥扭转身子，用眼瞪着他，一点也不低头。伯颜便将文天祥押解北去。

德祐二年（公元 1276 年）三月，伯颜领兵进入临安，将太后和皇帝赵㬎等俘虏北去，统治中国达三百年的赵宋王朝，从此宣告灭亡。

文天祥在被押解途中，经过镇江，他与幕客杜浒等 12 人，乘夜间敌人不备，一起逃走。他们先到真州，宋守将苗再成接待了他们，并一起商量如何恢复宋朝的事。文天祥立即写信给守扬州的李庭芝，让他同时举兵，截住伯颜的归路。不料李庭芝误信一些逃亡的宋卒的话，说是元朝派文天祥说降真州，因而怀疑文天祥的信有诈，写密信给苗再成，要他杀了文天祥。苗再成不忍心，在他带领文天祥查阅城垒时，才把李庭芝的信给他看了。文天祥十分生气，要亲自到扬州和李庭芝说明白。

苗再成派了一些兵，护送文天祥到扬州，深夜到达城下，守门的兵卒说，奉制置使之命，正在追捕文丞相。文天祥一听，一时难以表白，内心十分苦恼，便移姓改名，沿东海岸逃到高邮、泰州，后由通州泛海到温



州。

原来公元 1276 年临安危机时，秀王赵与择护送 9 岁的广王赵是（“是”的异体字）和六岁的益王赵昺（bǐng 丙）到了福州，并拥立赵是为小皇帝，重新持起宋朝旗帜，继续抗元。陈宜中任左相兼枢密使，张世杰任枢密使，陆秀夫签书枢密院事。宋兵仍有 17 万人。他们听说文天祥到了温州，便派人来召文天祥到福州。

文天祥到福州以后，建议从海上恢复两浙，陈宜中不许。七月，文天祥到剑州建立督府，号召各地起兵，夺回江西。原来跟随文天祥的江西起兵的队伍，这时多已失散，刘洙只召回一部分来福建，又在福建当地召了一部分。十一月，移兵到了汀州。

汀州守将黄去疾，已与吴浚叛宋降元，吴浚还到漳州来游说，劝文天祥投降。文天祥斥责他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当即把他斩首示众。

江西各地人民顽强斗争，为文天祥进兵准备了条件。文天祥依据人民的支持，进入会昌，在雩（yú 于）都大败元军，进而攻下兴国，收复赣州，吉州的属县，大有复兴气势。

元朝派西夏人李恒率兵反攻，在赣州将文天祥打败，并乘胜进攻兴国大营。文天祥北上，企图同驻守吉州的邹沨部会合。行至中途，邹沨也被元兵击溃。八月，文天祥走到庐陵，遭到元兵追击。文天祥部下老将巩信领兵数十人，把守着方石岭山口，掩护文天祥撤退。敌人越聚越多，显然登山不易，就一起拉弓射箭，巩信抡起大刀抵挡，身上终免不了中箭，血流如注，力气用尽。但他至死仍坐在大石上巍然不动。他身旁的士兵同他一样英勇，大多中箭负伤，仍然倚着岩石傲然挺立。直到巩信与战士们全部牺牲，仍像一群石雕的英雄像，在山岩上挺立着。元兵从山下望去，以





为仍有士兵把守，不敢轻进。文天祥得知这个消息，大哭一场，心怀复仇大志，赶紧带领队伍撤走。

第二天，眼看着文天祥又被元兵追上，文天祥的部下赵时赏故意坐着肩舆走在后面，引起了追兵注意。元兵疾步追上，把赵时赏从肩舆上拉下，问他姓名，他自称姓文。元兵以为捉住了文天祥，押着他去见李恒，李恒又找来被俘的宋卒辨认，才知不是文天祥。赵时赏见目的已达到，破口大骂元军，不屈而死。

文天祥躲过追兵，退到汀州，整顿残部，又转移到循州，屯兵在南岭山中。公元 1278 年二月，向潮州移动。三月间小皇帝赵昰在广州湾的岡（gāng 冈）州病死，陆秀夫、张世杰又拥立 9 岁的赵昺做皇帝。陈宜中觉得恢复无望，又一次逃跑了。

此时，元朝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率领水军和骑兵，大举南下。文天祥在十二月退出潮阳，转到海丰以北的五坡岭，准备进山固守。士兵们正在岭上做饭，文天祥与大家共餐，不料元军先锋张弘正追到。从江西赶到潮阳与文天祥会师的邹沨，眼见难以突围，拔剑自刎殉国，文天祥被大批的元军捉住。

张弘正把文天祥押到潮阳，见了元军统帅张弘范。张弘范左右的卫士吆喝文天祥下跪，文天祥毅然不屈。张弘范为了拉拢他，亲自为他解缚，以礼相待，凡是文天祥家属中被俘的人，也都让他们来陪伴文天祥。文天祥一再请斩，张弘范并不生气，只是把他送到船上去。

文天祥早就抱着一旦被俘，宁可一死，决不屈服的信念。但他同时又怀着死灰复燃的希望，所以他只得暂时在船上住着，且看敌人怎样处置。

元军舰队北上，经过珠江口外的零丁洋，被押在船上的文天祥，不禁想起当年在赣州起兵时的惶恐滩，面对零丁洋，抱定宁死不屈的决心。随着波浪的摇荡，他提笔写诗道：

辛苦遭逢起一经，
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
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
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

诗的前六句追述了国家和个人的悲惨遭遇，后两句则表达了自己捐躯报国的决心。元军舰队到了崖(yá牙)山，张弘范要文天祥写信给张世杰，劝张投降。文天祥便拿出他刚写成的这首诗，作为回答。

张弘范看完这首诗，知道劝降办不到，便率元朝水军，战船 500 艘，进攻崖山。张世杰有战船 1000 艘，民兵 20 多万。他把宋军战船用绳索连成一字阵。小皇帝赵昺和小朝廷官员，全部上船死守。有人说，这个办法不好。张世杰却说：“如果我们常年漂泊海上，何时是头？不如与敌人决一胜负，胜了是国家之福，败了就同归于尽。”

北面水浅，船不能进。张弘范率元军绕到南面，用茅草油脂乘风纵火。张世杰对此早有防备，船上全涂了水泥，火攻不破。张弘范又截断了宋军上岸取水担柴的要道，宋军被困住了。

正月底，李恒又从广州率水军赶到。二月初六早晨，李恒率元军乘着



涨潮向宋军猛攻，张弘范也督军配合。张世杰北南受敌，宋军战士全部疲惫不堪。元军仗着人多势众，用炮石、火箭作掩护，突破宋军阵脚，跳上宋船，与宋兵短兵相接。但见宋军船上旗倒樯断，波涌船摇。战到日没，风雨大作，晨雾四起，咫尺之内，不辨南北。张世杰见大势已去，保护着杨后乘小船突围而出，然后召集残部，图谋再举。陆秀夫走到小皇帝船上，见赵昺已慌作一团，又见宋船都连在一起，谅难逃脱，便对小皇上说道：“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已经受屈难忍，陛下不可再受辱了！”说完，背起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

张世杰和他带领的十几只小船，在海上漂泊。四天后，他们遇到了狂风大浪，小船全部翻沉，张世杰等全都死在海里，宋朝这一支残存的抵抗力量，也就这样覆没了。

张弘范得胜而归，把文天祥押解到元大都，关在狱里。元朝统治者想尽一切办法，劝诱文天祥降元，一次一次地都被严词拒绝。宋朝的状元宰相留梦炎逃跑以后，投奔元朝做了官。他奉主子之命，到狱中劝文天祥投降，被文天祥骂走。元朝又派俘虏来的亡国皇帝赵㬎去劝降，文天祥拘于封建礼教，只是连声说：“圣驾请回，圣驾请回。”

文天祥宁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留给后世：

是气所旁薄，凛然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何足论！

文天祥被关押了三年多，在拒绝了元朝皇帝忽必烈亲自劝降以后，被元朝杀害。

元朝灭亡了赵宋王朝，但人民的反抗斗争并未终止。在元朝统治下，各族人民继续不屈不挠地展开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五千年演义 两宋春秋

作者=杨世铎著

页数=376

出版社=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01

SS号=12831641

DX号=000008046331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8046331&d=9528B711D6FC96C990A1FD302F080602&fenlei=0903091201&sw=%CE%E5%C7%A7%C4%EA%D1%DD%D2%E5++%C1%BD%CB%CE%B4%BA%C7%EF